

武俠世界
第38年
16
$20.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蕭顯貴先生撰著的商業戰場故事系列之一的「飛鱷」。陳景鏞初爲「宏景地產」的智囊，因見「岑福地產」以三億地皮換取銀行按揭四億六千萬巨款，從而啓發他的靈智，毅然自組公司創一番事業。他以三十萬打天下……蕭顯貴先生細膩生動的將陳景鏞發財致富的創業歷程巨細無遺的描述出來，從而讓讀友瞭解到，人生致富須靠努力的奮鬥，配合人和地利去充分發揮個人的材幹，方能成就一番大事業，說不定您閱後亦能効彷致富呢！

* * *

短篇續刊程天朗先生著的「紫衣流星劍無情」，誤將情侶當仇人是何價？請閱。

申公豹先生撰著的「龍蛇干戈」在今期續刊完，一直熱烈捧場的您，切莫錯過諸葛明軍師的一場精彩導演。

* * *

下期將刊「趕盡殺絕」「奪寶結良緣」「古桃源傳奇」，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鄺　光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16期
（總號192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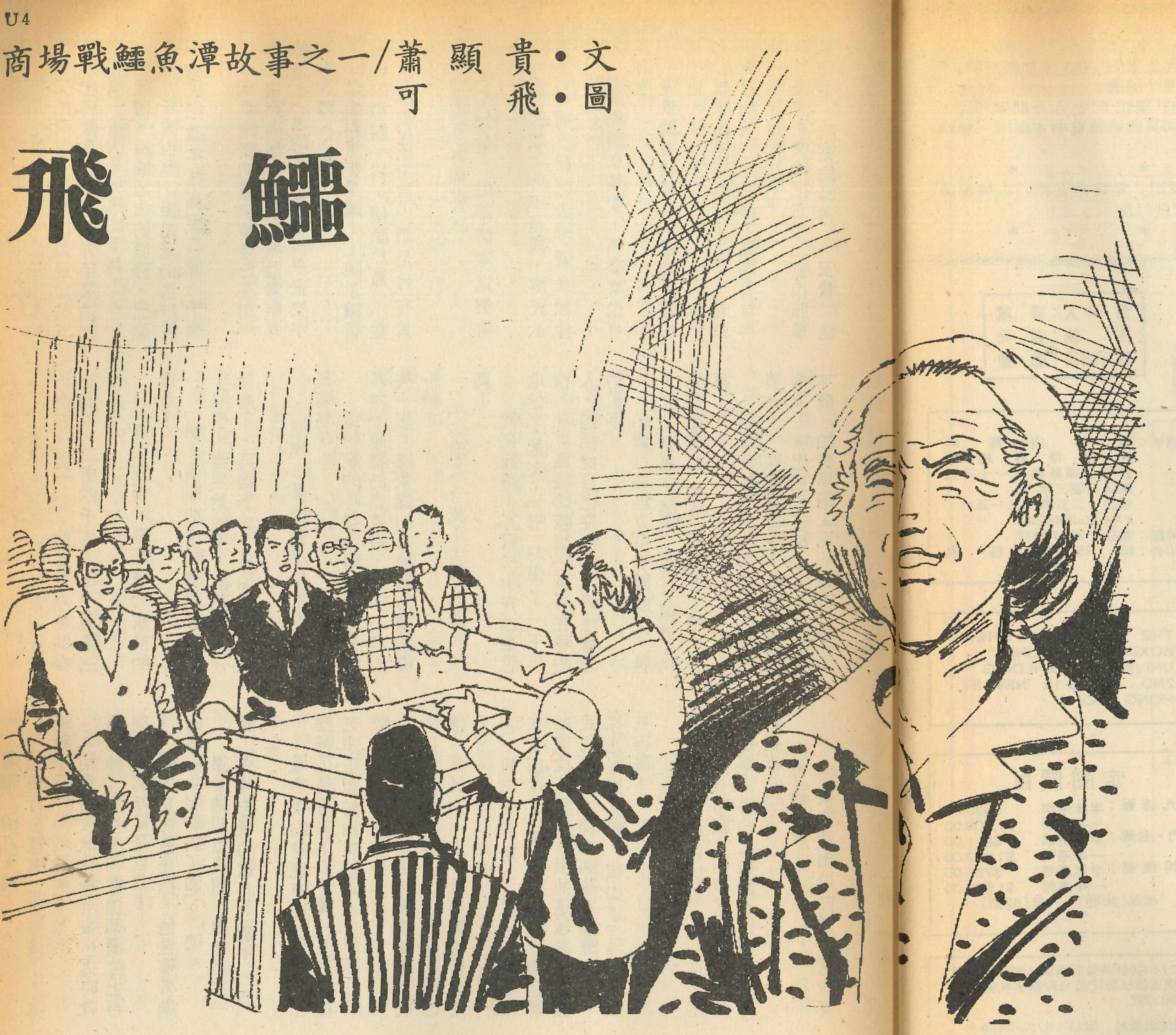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商場戰鱷魚潭故事之一／蕭顯貴・文　可飛・圖

飛鱷



陪伴公子競投地皮

狂風陡地在一座豪華莊園內捲起，隨即「咯喇」一聲，把老主人鍾正宏睡房窗外的一枝梧桐樹吹折了。

這時是上午十時，鍾正宏習慣打完太極拳後，便返睡房小歇。他已六十多了，他創辦的宏景建築地產公司在香港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現時除非是特別重大的事務，其餘能夠放下的，他已全部放在他的獨生子鍾志豪身上了。

鍾正宏在小歇中被突然驚醒，他瞥一眼窗外，神色驀地一變：鳳凰來儀，棲於梧桐，梧桐被折，鳳凰驚飛！

今日是港島一塊地王拍賣的日子。

明天恰好是鍾正宏的生日大壽。

這塊地王鍾正宏志在必得，因為這是他的賀壽大禮，他心中渴盼的鳳凰來儀。

地產界流傳着這麼一句話：地產世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宏景出手競投的地皮，無人敢直攖其鋒，港島那塊地王尚未正式拍賣，行內已有人斷言，這已是宏景的囊中之物，因為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岑福是否出手競投？這成了行內人關注的焦點。

鍾正宏心中盯着的亦是岑福。但據宏景的智囊兼建築工程師陳景鏞的分析，岑福不會出手競投，因為已無能為力，他打算收購彩視澳洲幫的大股權，已消耗了岑福的大半財力。

「嘿嘿！岑焯然的後代怎地這般沒大沒小？彩視被他硬插進一腳，瞧着他老頭子的面上，這口氣我忍下了，這塊地皮，既明知我鍾家已志在必得，他岑家還敢伸出手來麼！」

鍾正宏自負的下了這個判斷，心中的焦燥便舒緩了點，輕輕吐了口氣，隨即他的眉頭又擰了起來，神色倏地一變。

為甚麼，為甚麼卻出現梧桐被折、驚飛鳳凰來儀的不祥之兆？

*　*　*

各界矚目的港島地王拍賣會，訂在上午十時半，在彌敦道的美麗酒店舉行。

上午十時許，各式時款的小汽車便响着號，紛紛駛來美麗酒店的停車場。片刻間，進行拍賣的美麗酒店太平洋廳，便已擠滿了人。

十時二十五分，距開場的點間尚有五分鐘，趕來的人已很難進場，財經新聞記者拚命地大張喉嚨嚷着要人們借光，但他的聲音，卻被沉雷般的嗡嗡聲掩沒了。

十時二十八分，人羣中突然響起尖聲的叫嚷：「嘿！宏景地產的大公子鍾志豪親自出馬哩！」

果然，是宏景集團的執行董事鍾志豪，在太平洋廳的門口出現了。傍在他身邊的，還有一位蓄了極漂亮二撇鬍的青年人，他是誰？此時就連消息最靈通的財經記者也不知道。

兩名彪形大漢在前面開路，把鍾志豪領到早就號定的前面第一排最有利的位置上。

當鍾志豪在第一排坐下不到一分鐘，人羣中又響起驚叫道：「啊呀，岑福地產集團的董事長岑逸榮、執行董事岑逸峯也來了！」「嘿！岑氏家族的大少、二少一齊出馬，今日註定有好戲瞧了！」

岑逸榮和岑逸峯的出現，令鍾志豪的心突突一跳。這不是偶然的巧合吧！很快，他又尋着推翻自己霎間情緒波動的理由，因而他又迅速地冷靜下來了。

岑逸榮和岑逸峯一行人擠過人羣，在第三排穩然坐下。

隔前排約莫六呎遠處，擺了一張高桌，桌上放了一把錘子，不少人的目光盯着這錘子，憧憬看這錘子最後一擊的千鈞力度。

十時三十分正，拍賣行的經理挾着一疊文件走到高桌前，立刻道：「各位，本次拍賣的地皮為港島地段三百三十八號，地積五千方呎，非工業用地，經地政署同意修改用途可以興建酒店。本行受拍賣人金發公司委托負責拍賣。」

拍賣行經理不動神色地讀着文件。他非常精於此道，臉上根本瞧不出任何喜、怒、哀、樂的表情。他頓了一下，隨即便提高了聲音道：「這幅地皮的底價是一億五千萬港幣，每次加價規定五百萬元。現在拍賣開始！」

「昌隆一億五千五百萬！」

拍賣廳靜了一霎，隨即便有人承價道，但出手很謹慎，只加碼五百萬，是起碼的數目。昌隆地產公司的代表叫價後，連忙往前面的岑氏家族兄弟二人溜了一眼，眼利的人都發覺昌隆代表的神態異常，但誰也不明白這是甚麼意思。

這情形鍾志豪亦發覺了，他微驚地瞥了岑氏兄弟一眼，但岑逸榮、岑逸峯却出乎意料的沉默。鍾志豪想了想，便用手指在身邊二撇鬍青年的掌心點了三下。

這是一個暗定的訊號，二撇鬍青年緩緩的站了起來，道：「宏景一億七千萬！」

二撇鬍青年的托價聲剛落，嗡嗡聲馬上騰起：「啊！一次加價一千五百萬！這是大手筆哩！宏景果然志在必得！嘿嘿！地產世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呀！」

但嗡叫聲剛一沉，昌隆地產的代表又托價了，雖然仍是規定的五百萬起碼數目，二撇鬍青年又站起來托價，這次是加碼二千萬！

此時，這幅地皮的價錢，已達一億九千五百萬，但昌隆仍舊咬住不放，把數字托高至二億一千萬了！

宏景地產的鍾志豪神色不由一變，扭頭向他身邊的二撇鬍青年耳語道：「怎的了？昌隆似乎狠咬不放！景鏞，你看？」

二撇鬍青年景鏞——陳景鏞唇上的二撇鬍一抖，便斷然道：「並非昌隆咬住不放，而是另有其人！」

「是誰？岑福麼？」

「不知道，但不排除這個可能！」

「爲甚麼？你不是說，岑氏欲插手彩視，已把大半資金困住麼？」

「商場瞬息萬變，甚麼事也可能發生。」

陳景鏞避開鍾志豪略帶責難的目光道。

鍾志豪微一咬牙，道：「老頭子對這塊地志在必得！昌隆胃口再大，也無法把它啃下！」

鍾志豪突地把右手二根指頭舉了起來，響亮的叫道：「宏景二億四千萬，是二億四千萬！」

拍賣場上先是一陣驚雷過後般的沉寂，但立刻，便響起滿場的嘩叫聲：「二億四千萬！出手便是三千萬！」

「鍾氏家族，這是鍾氏家族的作風！」

「喲！這幅地皮已漲到每呎五千塊了！雖然是地王，但恐怕過分抬高了，再接下去，只怕很難承托了！」

「嘿嘿！早就說這地皮非鍾家莫屬麼？」

這紛亂的叫聲，鑽入鍾志豪的耳內，他雖仍很鎮靜，但亦不禁微笑一下。陳景鏞的二撇鬍却僅微微一抖。

「二億八千萬！岑福二億八千萬！」

就在此時，岑家二少岑逸峯忽地站了起來，「啪」的彈了一下手指，意氣風發的喊出一個令在場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終生難忘的數字。

拍賣行經理立刻眉開眼笑，錘子亦立刻舉了起來，接口喊道：「現在出價是二億八千萬！二億八千萬！」

這聲音喊過後，擠在太平洋廳裏的人，像突然碰上一股强烈的龍捲風，嘴巴被扯了開來，久久地合不攏，拍賣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

「岑福二億八千萬！」

拍賣行經理第二次叫價了，他的錘子已作勢地要敲下來。

拍賣場依然死般沉寂，這時就連行外人亦知道，在這個價位上再硬拚，那無疑是自殺！

鍾志豪臉色蒼白，他在陳景鏞的掌上急促的劃了個「？」號。

陳景鏞想也沒想，便把手掌一翻，在鍾志豪的掌心上劃了一個「十」字。

鍾志豪的意思很複雜，有「怎麼辦？是否跟下去，萬一失去，在老頭子面前如何交代？」等等的問號。

陳景鏞的回答却非常簡單：現時每方呎已達五千六百塊的死亡線，再硬拚下去，就等如趕着去見上帝！

鍾志豪再拚力掙扎了一下，在「二億八千萬」上再加了一個起碼的價位五百萬，但他這種垂死掙扎式的托價，却立刻被岑福識破了，岑逸峯微笑着，喊出了「二億九千五百萬！」

「岑福二億九千五百萬！」

拍賣行經理連叫了二次。這時，眼見再無人出價了，岑逸峯依照規矩，再一次加價五百萬，這是拍賣行的規定。

「岑福三億！」

「岑福地產出價三億！請證實一下！」

拍賣行經理舉着錘子，最後求證。

「是！岑福地產出價三億！」

「砰！」拍賣行經理不待岑逸峯意氣風發的聲音落下，手中的錘子便向高桌狠狠的擊下！

這有如一個暴風雨來臨的信號，立刻，死般沉寂的拍賣場沸騰起來，閃光燈强烈的鎂光，相機按快門的「卡喳」聲，近百雙驚奇的眼珠，上百人感歎聲、讚美聲，全聚到高大英俊、鷹鼻懾人的岑逸峯身上，倒把岑福地產的董事長，寬額大口、相貌醜陋的岑逸榮冷落了。

這一切一切又滙聚成一個令人震撼的聲音：「地產世家，宏景稱雄；岑福不出，誰與爭鋒！」

在震耳的喧嘩聲中，鍾志豪和陳景鏞悄悄的退了出去，根本就沒人留意他們，商場最講現實，失敗者永遠沒人捧場。

＊　＊　＊

隔天是鍾正宏的生日大壽。

下午三時許，在鍾家莊園的花園、客廳、各走廊的甬道、各間休憩耍樂場所，便已人頭湧湧、聲響嗡嗡。

祝壽的音樂小調在大客廳四處旋繞。穿深啡制服、胸掛「迎賓」紅布條的接待侍應，雙腳急急移動着，按客人的身份引到不同的地方

去。脚踏一雙生膠底皮鞋的通傳侍應，火燒屁股似地跑出跑入，剛在大客廳沾到點冷氣的光，立刻又被來客的聲音催趕着，苦着臉孔跑出烈日下的花園中去。

一會後，到賀的頭面賓客幾乎都到齊了。

此時，通傳侍應却匆匆跑進客廳，報說岑家的人到了。

正在客廳招呼賓客的鍾正宏和鍾志豪，聞報不由一怔，驚疑的交換了一下眼色。鍾志豪微一咬牙，便走出去迎接。

岑家空羣而來，領先的是岑福集團的董事會主席岑老太太，岑老太後面緊隨大兒子岑逸榮夫婦、二兒子岑逸峯夫婦四人。

「正宏！六十五壽辰，天幸身子尚這麼硬朗，秀芳向你恭喜了！」岑老太眞誠的向鍾正宏恭賀道，「秀芳」是她年輕時的名字，今時今日已沒多少人知道了，就算知道了，也沒多少人有資格直呼其名。

「好，好，托岑老哥的福氣吧，阿嫂妳也要保重身子囉！」鍾正宏道，因「秀芳」這個字眼，勾起了他昔日與岑老哥岑焯然一道闖天下的回憶，他的語調沉緩，很帶了點感情。

岑家的大少，岑逸榮夫婦也向鍾正宏祝了壽，鍾正宏點頭答謝。

這時，岑家二少岑逸峯手捧一個漂亮的盒子，走了上前，道：「這是特意向鍾世叔賀壽的禮物，祝你龍馬精神，長命百歲。」

鍾志豪微一怔，道：「有心了，逸峯兄，這是甚禮物？」

岑逸峯的鷹鼻一聳，微微一笑道：「這是阿爸生前留下的三枝百年佳釀，一枝用來慶賀岑福終於投得那塊地王，自然也得多謝鍾兄你的容讓，一枝拿來向鍾世叔祝壽，至於另一枝麼……」

鍾志豪臉色微變道：「怎樣了？」

岑逸峯呵呵一笑，朗聲道：「實說吧，兄弟不日必將在彩視董事局與鍾兄你共事，屆時這最後的一枝，便該派上用場了。」

岑逸峯的話聲剛落，岑老太便微惱低喝道：「逸峯，在鍾世叔面前，說話怎可無規無矩了。」

鍾正宏却微笑一下，淡淡的道：「那也沒甚麼，商場如戰場嘛，況且後生可畏，我們這些老傢伙沒用囉，將來的天下，還不是逸峯等世侄輩的麼！」

這時，在不遠處與他的年輕的太太KK，正說笑着的二撇鬍青年陳景鏞，却把鍾、岑兩家的話盡收耳中，他的二撇鬍飛快的抖了一下。

一會後，岑家的人連生日酒也沒喝，就推說有事，告辭走了。

鍾正宏望着高大英俊、昂首闊步的岑逸峯的背影，臉色不由一沉，咬牙對鍾志豪道：「哼，你有他的一半氣魄，阿爸也不致於當面被人欺辱。」

鍾志豪不服氣道：「他雖然奪了那塊地皮，但也是負創取勝，我和景鏞計算準了，三億元的地價，加上建築成本，每呎已超過一萬元，就算建成酒店全部賣出去，按市面的樓價他也虧蝕慘重，況且……」

鍾正宏沉聲道：「況且甚麼，你說說看。」

鍾志豪道：「這塊地已把岑家的三億多現全拖住，他欲再在彩視插上一手，便必定力不從心。」

鍾正宏冷冷的哼了一聲，道：「因此你就不敢托價，故意讓姓岑的奪去，還以爲這是良方妙策了。」

鍾志豪微一怔，不解道：「是啊，不是麼？阿爸。」

鍾正宏嘿嘿道：「你中計了，你知道麼，這幅地皮到了他岑家手上，值多少價錢？別的不說，光是拿去銀行按揭，憑他岑家在金融界的面子，少說也按得了三、五億，他手上可以運用的資金，便立刻多了二億，憑這筆數，便足以把彩視澳洲幫的大股權買斷了，嘿嘿，你等着去喝岑家那枝百年佳釀好了。」

鍾志豪神色驟變，他不得不承認，假如岑家拿那幅地去銀行按揭，憑他岑家老牌地產世家面子，多按二、三億的確並非難事，這樣一來，岑家不但勇奪地王，一飛衝天，而且實力大增，輕易便可以踏足彩視的董事局了。

鍾正宏瞥了兒子一眼，又冷冷的添了一句：「哼哼，連人家一箭雙鵰的妙計也瞧不透，還敢自誇甚麼良方妙策，還有甚麼智計超人，最出色的建築工程師。」

鍾正宏末了一句，明顯地，把有份參與競投的陳景鏞也扯進去了。

鍾家父子的對話，聲音雖然輕微，但却點滴不漏的鑽入陳景鏞耳中，鍾正宏末了一句辛辣的嘲諷，對陳景鏞來說，比當面怒斥更令他羞辱，他的二撇鬍劇抖了一下，臉色倏的漲紅了。但隨即他的眼神又一亮，鍾正宏的話似乎令他瞧到其中一點强烈的光芒。

「你怎麼啦？不舒服麼？」他的年輕太太KK，發覺他的神色有異，柔聲道。

陳景鏞迅速平靜下來，他微笑一下，道：「沒甚麼，我祇是忽然明白了，金礦到底在甚麼地方。」

KK不由一怔，驚道：「景

鏞，你瘋了麼？」

陳景鏞低笑一聲：「瘋甚麼，KK，是生日宴入席的時候了，走啊，喝生日酒去。」

這一頓生日酒，陳景鏞大概是喝多了，離席時已搖搖欲倒，鍾志豪吩咐一位侍應，幫着他的太太KK，把他送回家去。

＊　＊　＊

陳景鏞的家在港島的一幢舊樓，屋內陳設簡陋，甚至可說異常寒傖。陳景鏞在宏景雖然掛了個地盤工程師的名堂，以及甚麼鍾家的「智囊」，實際上亦僅是替鍾家打工的苦力而已，這一層住宅，還是鍾志豪替他預支工資，才交付首期買下的。

陳景鏞眞的喝醉了，KK把他扶入屋後，陳景鏞便跌跌撞撞的跑入睡房，在床底下翻出一個殘舊的擦鞋帚，狠命的抱在胸前，像餓急了的娃娃見了奶嘴般放聲哭了。片刻後，又哈哈的狂笑着跑出廳來。

「景鏞，你瘋了麼？」KK在浴室衝出來，她拎着一條熱毛巾，正打算替他敷面解酒，她被陳景鏞這模樣弄得目瞪口呆。

陳景鏞這時的酒氣却忽然醒了，他平靜的向妻子點點頭，道：「沒事了，我出去走走，清醒一下就沒事了。」

陳景鏞下了樓，一直向北面走去，在維多利亞海旁，他驀地停住了脚步。

在黝黑色的，偶爾劃過渡海輪閃爍燈光的海面上，是幽暗的、黛青色的夜空。

陳景鏞抬眼凝神望去，祇見在更高更遠的夜空，一顆猶如長尾巴的星懸在天際，射出强烈的白光。

彗星！這是預兆恐怖的不祥的彗星！

陳景鏞却沒有半點的驚懼，相反，他定定的凝注着，他彷佛看見，這彗星正以離弦箭似的，掠過無限的天際，射了下來，插在香港扯旗山上，翹起强有力的尾巴，閃爍着强烈的白光，他嘿嘿地叫嚷着：「香港啊香港，你將因我的出現而驚愕。」

不知是鍾家長頸FOV的酒氣作用，還是鍾正宏那話中閃灼的强光，陳景鏞心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衝動：此時此刻，與他的目標所企求達到的高度比較起來，他二十多年來所受的屈辱與折磨，是多麼微不足道。

回到那幢舊樓的家中，他的KK早就睡了，她深知他脾性，些微的酒力，絕不會令他醉倒。

陳景鏞冲了熱水浴，渾身更覺舒暢，他走入睡房，KK早就熟睡，但枱燈却仍亮着。

枱燈下面壓了一張字條：「景鏞，鍾先生來電話，問你是否醉倒，他約你明早在金頓餐室見面，皮鞋已擦好，就在桌子下，我睡了，不要叫醒我。」字條這麼寫着，沒有署名，但陳景鏞閉上眼也知道，這是太太KK的口氣。

他在桌子前坐下，第一件映入他眼眸的物事，是那雙KK替他擦得烏黑發亮的皮鞋。

他突然浮出一個很奇怪的念頭，嘿嘿，她擦鞋的功夫，比起我當年的手藝就遜色多了。他拎起皮鞋，仔細地端詳着、想着。

皮鞋的表面發亮，烏油油的發光，但陳景鏞一眼便瞧出，這祇是鞋油太多的作用，鞋油僅鋪在表層，並沒有滲進裏面去，一沾塵埃就會變色。嘿嘿，這便是手藝高下的分別了。

陳景鏞饒有興致的審視着，突然，他從桌子的底層摸出那隻殘舊的擦鞋帚，這鞋帚連上面的毛也發黃了，但他仍當寶貝似的珍藏着。

他用鞋帚在皮鞋的表面俐落的抹了幾下，說也奇怪，經他這麼一調弄，皮鞋的表面更亮了，就如一塊平板玻璃，在燈光的掩映下，甚至透出陳景鏞的臉孔來。

陳景鏞得意地笑了，皮鞋上的影子也衝着他裂開了嘴唇。陳景鏞晃了晃鞋帚，喃喃的道：「你做甚麼？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倒轉飯碗餓死麼？嘿嘿，這話說得動聽極了，簡直是妙之極了。」

這時，鞋面的倒影，分明是一位年約十四的窮小子，在馬來西亞的一條街道上，死命白賴地哀求、糾纏路過的闊佬，賞臉伸出脚來，畫面一幅幅的掠過，最後是他正替一位人客用力仔細地擦着鞋面，用力不當，不愼把鞋油抹到人客的褲脚上，這人客是馬來西亞的一位商人，他見褲脚被弄髒了，臉孔一黑，便惡聲惡氣的吼道：「你做甚麼？你這個擦鞋仔，伸脚給你擦是抬舉你，不然，還不是倒轉飯碗餓死麼？」

一種極强烈的屈辱感突然湧了上來，陳景鏞在皮鞋面上的臉孔因而被扭曲了，變得異常古怪，一絲詭秘的笑意却突地在這臉孔上泛了出來。

「嘿嘿，多謝了，如果不是這句話，我陳景鏞還不知是否能從生意破產的慘敗中爬起來，嘿嘿，你聽着，不出三年兩載，陳某這個當年的擦鞋仔，不但在香港，甚至連馬來西亞亦因他而震慄。」

陳景鏞激奮的嚷道，他的聲浪把熟睡中的KK驚醒了，她翻了個身，睡眼惺忪地抬起半邊身子。

「景鏞，你這時才回來？睡啦，捧着皮鞋幹麼？嫌我擦得不好

麼？」

「好！好！他說得太好，啊，不，你擦得很好，但以後我不會讓你擦了。」

「爲甚麼，就因爲陳某人的太太犯不着再擦鞋子，但你不是說，你認識一位女子，她與香港的豐裕財務公司有關係麼？」

陳景鏞突然很認眞的問道。

KK一怔，道：「是呀，她叫鄔倩雲，她也是從大馬來港的，但你問她幹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沒甚麼，隨便問下。好啦，KK，沒事了，睡吧，明早我與志豪見面，回來再說吧。」

＊　＊　＊

翌日的早上，陳景鏞在金頓餐室與鍾志豪會面後，宏景地產建築公司的寫字樓，便不見陳景鏞踪影，整整三日三夜，他彷彿在這世上失踪了。

第四天的深夜，鍾志豪在家中接了一個電話。

「我在帝國地下餐室等你！」

「啊！爲甚麼選了這個地方？」

「你來了自然明白！志豪，請你馬上來！」

鍾志豪略一猶豫，便走去鍾正宏的睡房。鍾正宏的家規甚嚴，就算是他的獨生子鍾志豪，超過晚十一時，若非必要的應酬，便不准離家外出。十幾年了，直至鍾志豪出任宏景地產的執行董事，這規矩才稍爲鬆動了點。

「阿爸，景鏞有電話來，我出去一下。」鍾志豪走進睡房，對父親說。

鍾正宏此時正在床上打坐練氣功。他極重養生之道，煙酒不沾，甚至遠避女色，他一生祇有一位夫人，當兒子十歲那年，夫人不幸病逝，他就沒再沾惹第二個女人。

鍾正宏拚闖了幾十年，到今時今日，他的人生目標祇剩下唯一的一個，就是在兒子的手上，把鍾氏家族的事業宏揚光大，這也是他把公司取名「宏景」的唯一原因。

「唔，有消息麼？」鍾正宏長長的呼了口氣，道，口氣仍帶着冷峻。

「是，阿爸，極有可能與岑家有關！」鍾志豪肯定的道，比起他的父親，在雄心上他稍有不及，但在謹愼而言，他幾乎遠勝父親，沒有絕對把握的事，他絕不會貿然行動。

鍾正宏一聽兒子的口氣，便點點頭，一絲笑意迅速地就在嘴角掠過，唔，在氣魄上他雖然比不上岑家那小子，但在守業上，他就穩重得多了！這念頭的浮出，鍾正宏的語氣就破例的和緩了。

「好，你去啦，阿爸相信你會把此事幹得漂漂亮亮！」鍾正宏道，他一頓，又添了一句，「凡事謀定後動，靜須如處子，動則如脫兎，這是商場的取勝之道！」

「是，阿爸，我知道了！」鍾志豪點頭道，他雖然年已廿七、八，但在父親面前，仍絲毫不敢放肆。

鍾志豪駕車出去，僅十五分鐘的車程，他就趕到帝國地下餐室去了。鍾志豪絕對信任陳景鏞的辦事能力與手腕，因爲陳景鏞在馬來西亞來港時，一位姓蔡的世叔伯曾親自打電話來鍾家說：「景鏞的公司破產了，欠下的十萬元債務我替他付了，他走投無路才過去香港發展，但他絕對是一位出色的商業奇材！」

這時是深夜十二時多，剛好是午夜場電影散場的時候，人來人往，因此誰也不會想到，在這個幽靜而普通的地下餐室內，將要醞釀一幕令人震撼的豪門恩怨。

陳景鏞已在裏面的一角等着，鍾志豪立刻就明白，陳景鏞爲甚麼特別選中了這地方。

「你看！志豪，那是甚麼？」鍾志豪在陳景鏞對面的卡位剛坐下，陳景鏞便微微一笑，把手指往窗外一指，道。

帝國地下餐室南面窗外數十丈遠處，是一幢落成不久剛入伙的商業住宅樓宇，在夜色中，猶如一座蹲在都市的白色怪獸。

鍾志豪不由微一怔，道：「新建住宅樓唄！景鏞，搞甚麼鬼？神神秘秘的！」

陳景鏞替鍾志豪點了一款凍飲，待穿超短裙的女侍應走開，才突地沉聲道：「應該補充一點，是岑福地產公司的新建樓宇！」

鍾志豪眼一亮，他有點明白了，「噢？你查出岑福這幢樓宇有毛病？有甚麼毛病！」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樓宇的設計與建築絕對沒任何毛病，這是岑福地產的一貫作風，因此它才可以屹立不倒！但這幢樓宇的天台水箱側，却加建了一個單位，我在工務局查過，又向岑福的一位工程部朋友打探清楚，這是違反工務局審批圖則的！」

鍾志豪驀地一喜，就如赤手空拳的人，突然尋到一柄鐵劍，隨又眉心一擰，因爲仔細一瞧，鐵劍已然生銹，作爲武器簡直不堪一擊。

「就算違反設計圖則，頂多拖延一下樓宇入伙時間，這丁點漏洞，岑氏打個噴嚏便解決了！你能奈何他們甚麼！」鍾志豪皺眉道，他是建築工程系畢業生，這顯淺的建築法律條文，根本就難不倒他。

陳景鏞却又微微一笑，續道：「不錯，這漏洞岑氏可以解決，但必定拖延樓宇的資金回籠，這幢

樓宇共一百七十八個單位，每個平均五十萬計，起碼困住岑福八千多萬的現金！所以岑氏必然全力以赴，謀求堵塞漏洞，因為他們目下為買入影視的股權，現金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假如這漏洞曝了光，岑氏會輕鬆麼？」

鍾志豪點點頭，道：「唔，岑氏果然非得分心應付不可！但憑岑氏手腕能力，要擺平漏洞，那是輕易之極！」

陳景鏞的笑容一斂，二撇鬍疾速一抖，道：「關鍵就是首先要令岑氏為堵塞漏洞大傷腦筋，接而他要應付的，就絕不輕鬆，甚至陣脚大亂了！而後面的，才是出擊的主攻方向！」

鍾志豪吃了一驚，忙道：「你打算怎樣？老頭子說，這事要做得漂漂亮亮，絕不能留下任何尾巴的！你知道老頭子與岑老太爺的關係，萬一被岑老太揪住痛脚，老頭子的面子就不太好過了！」

陳景鏞的嘴角迅速掠過一絲笑意，忽然道：「你見過岑二公子岑逸峯的太太麼？」

鍾志豪不明白，陳景鏞為甚會在此時提起「岑逸峯太太」，他不由一怔道：「見過呵！但你問她幹麼？」

陳景鏞微笑道：「你對她有何感覺？」

鍾志豪迅速道：「冷艷而高傲！」

陳景鏞點點頭，道：「對極了！而且我還打探清楚，岑二少奶的娘家是一位黑社會老叔父的近親！如果說，岑二少奶與岑二少鬧翻，岑二少會好過麼？」

鍾志豪眼神不由一亮，道：「假若鬧到翻臉的地步，岑逸峯自然極不好過！但聽說他們是恩愛夫妻呵，如何會鬧翻？」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假的！祇是掩人耳目，做給岑老太看的！」

鍾志豪奇道：「為甚麼？」

陳景鏞詭秘的一笑，道：「因為岑二少有種怪癖，極喜歡與歌星、明星、藝員鬼混，有名氣的歌星、明星與他同床一月，他例必送給對方一層樓作酬金。他雖然是執行董事，但送出的單位多了，難免會被身為岑福主席的岑老太發覺，因此他每送出一層單位，就必定想方設法在原來的圖則上作手脚加建一個！而對面那幢住宅樓宇，之所以要在天台水箱側加建一個單位，就是因為岑二少正把下面十五樓的一個單位，送給了一位W明星小姐！」

鍾志豪驚喜道：「你打算把岑逸峯的風流逸事曝光，打擊他在社會的聲譽？」

陳景鏞微一搖頭，斷然道：「千萬不可！志豪！箭欲發而收於腰，這才是强弩利弓！此事岑二少掩飾得極好，岑二少奶雖有懷疑，但若無證據，無法興師問罪！因此，此事祇須向岑二少奶透露一點眉目，岑家就有好戲瞧了！」

鍾志豪微笑道：「岑逸峯必定苦於應付岑二少奶的猛烈進攻！」

陳景鏞笑笑接口道：「岑逸峯必定仍須拚命掩飾，力求堵住岑二少奶的嘴！否則，他偷改圖則，加建送樓給女明星的事讓岑老太知道了，這幕大戲就越發越熱鬧了！」

鍾志豪驚喜的連連點頭。陳景鏞一頓，又添了一句道：「如此一來，岑逸峯那還有時間精力，去謀劃彩視的大股權呢！」鍾志豪一聽，不由笑道：「虧你想出這個一箭三鵰的妙計，景鏞！連消帶打，不着形跡，就算老頭子他知道了，亦不得不嘆個服字！」陳景鏞無聲的微笑着。

＊　＊　＊

岑福集團執行董事岑逸峯，昂首闊步的在香港豐隆銀行貸款經理部走出來。他的左右有兩人伴着，右面一位年約四十，架了眼鏡、挾着一個文件袋、一派師爺的模樣；左面一位却是膀圓臂粗的彪形大漢，他是岑逸峯的私人保鏢兼司機。

岑逸峯挺着懾人的鷹鼻，快步向他的座駕車走去，那是一部車牌「一」號的勞斯萊斯。

那師爺模樣的男子早就替他拉開車門，岑逸峯略一彎腰鑽進車廂，把手指「啪」的一彈，道：「阿漢！回公司去！」

「是！一哥！」保鏢兼司機的阿漢湊趣的笑着道。他本來稱他做「二少」，但自從他出任岑福執行董事，又不惜高價投得「一」號車牌後，他就改而稱之「一哥」了。

一號勞斯萊斯座駕向港島的南面開去。

岑逸峯把身子往車背一靠，意氣風發的道：「那塊地，阿媽和大哥都說貴了，可你看看，茂生，三億元入價，在豐隆銀行却按揭了四億六千萬！轉一轉手，便多了一億六千萬現金！彩視的股權，還不是手到擒來麼！」岑逸峯用手一拍師爺模樣男子捧着的文件包。

師爺模樣的男子——茂生連忙點頭微笑道：「是，是，看來還是逸峯兄的眼光獨到！宏景這一伙是徹底輸了！」他自然不敢在這時提及，若非岑老太端出他丈夫岑焯然的面子，那這塊地皮頂多祇能按地價的五十巴仙貸款，若然如此，那收購彩視的股權就註定告吹了！

高大英俊，鷹鼻懾人的岑逸峯，返抵岑福公司寫字樓，便昂首

闊步、迅速的穿過寫字樓大堂，直抵岑福的董事長室。他連門也不敲，就闖了進去。

「大哥！我這一攤大功告成，四億六千萬的現金到手了！就看你能否把澳洲人米高擒住了！」岑逸峯把銀行按揭文件放在大哥的辦公桌上，用手一拍，得意地笑道。「澳洲人米高」，便是持有彩視四成股權的大股東，其餘六成中，鍾氏家族持有三成六，是彩視的第二大股東，但由於米高對香港的情況太不熟悉，托他全盤代理，因此鍾氏實際上是彩視目下的最大股東，董事局主席一職，便非鍾正宏莫屬。

大哥——岑逸榮見岑逸峯直闖而進，却毫不介意，這位寬額大口、相貌醜陋的大哥，在高大英俊的弟弟面前，顯得有點萎瑣。他點了點頭，道：「昨天我剛和米高見面，他出讓彩視股權的條件沒變，就是說，要買下他的四成股權一共需動用現金一億多！阿媽說，彩視前景不太明朗，一下子困死大筆現金，尚須仔細考慮。況且……」岑逸榮瞧了弟弟一眼，忽地一頓。

岑逸峯不以為然的一笑，道：「況且甚麼？大哥！」

岑逸榮皺眉道：「那幢新建樓宇的銀行貸款快到期了，但認購額高不足五成，到時尚須大筆現金去頂銀行這筆貸款！因此，收購彩視股權的事，是不是緩緩再說？二弟！」

岑逸峯一聽，不由呵呵大笑，他的鷹鼻一聳，斷然的道：「樓宇貸款根本不成問題！大哥！我敢保證，只入伙紙一發出，一個月內就可以全部售清餘下的空置單位！銀行那筆二千萬貸款，還成問題麼！」

岑逸榮仍不放心道：「但入伙紙是否能及時發出？聽說工務局新換了電腦，對圖則設計審核嚴厲，千萬不要出甚麼漏洞才好。」

岑逸峯的眉毛疾速一跳，但迅即平復，不以為意的笑道：「放心吧！大哥，入伙紙的事，就包在我身上好了！」

岑逸榮點點頭，道：「這就好，若那幢新建樓宇盡快售出，現金盡快回籠，阿媽的疑慮或許便會打消了！」說到此，岑逸榮突地一頓，想起了甚麼，忙對岑逸峯道：「啊！對了，二弟，二嫂四處打電話找你，不知她有甚急事了？你快回個電話給她吧！」

岑逸峯又好氣又好笑，道：「她啊，大哥也知她的脾性，醋勁重極了，她大概又以為我出去胡混了！」

岑逸榮看了岑逸峯一眼，關切的道：「那你更該立刻回電話給她！你……你那些女人調調也該收斂一下了。」

岑逸峯笑道：「放心吧，大哥，逸峯做事保證乾淨利落！」他說着，便就近撥了個電話找他的岑二少奶。

「綺嫦麼？我剛去了一趟銀行！現在就在大哥的董事長室嘛！我還有事，晚上再說好麼……甚麼？你！你開甚麼玩笑！這……好啦！我馬上來！」

岑逸峯面色一沉，馬上把電話擱下了，岑逸榮忙道：「甚麼事？二嫂她……」岑逸峯鷹鼻急促的一聳，道：「沒甚麼，她說不舒服，要看醫生去！」

岑逸榮不放心道：「那要不要告訴阿媽？就讓大嫂陪她看去吧！」

岑逸峯立刻道：「千萬別告阿媽！大哥！」他一頓，又補了一句，「綺嫦總有點神經兮兮，我不想阿媽白擔心。」

岑逸峯說罷，就迅速的疾奔而出。

第二天上午，岑逸峯在他的執行董事室，呆坐在高背大班椅上，默默的出神。

這時，那位伴他去豐隆銀行的師爺——徐茂生，悄然而進，臉上笑容可掬。

「逸峯兄，工務局剛派人下來查核過，看樣子很滿意，我看，入伙紙很快就可以批下來了！」徐茂生是岑逸峯太太方綺嫦的表兄，原在財務公司當一名主任，岑逸峯把他拉入岑福，又塞了把「受薪董事」的交椅讓他坐上去，因此對岑逸峯不由感激涕零。

這是一個極好的消息，徐茂生因此連忙跑來呈報。

往常岑逸峯必定會開心的大笑，說一句得意的讚語，但此時他坐在大班椅上，仍然皺眉不語，似乎滿懷心事。

「有甚麼事嗎？逸峯。」徐茂生小心翼翼的低聲道。

「你表妹她要跟我攤牌！」岑逸峯恨恨的一咬牙道。

徐茂生嚇了一跳：「為甚麼？逸峯兄！」

岑逸峯咬牙道：「不知為甚麼，她忽然神通廣大到把我送樓給人家的事，都知道了……現在她可是發瘋了！」

徐茂生神色一變，連忙道：「不是我告訴她的！我發誓，我絕對沒洩漏半句！」徐茂生深知，他在岑福的地位全靠岑逸峯這條大柱。

岑逸峯把手一擺，道：「當然不是你！否則，我還會跟你說麼？因為我試得出她的口風！向她洩漏的，目的是衝着我岑逸峯！你當然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茂生！」

徐茂生這才暗地鬆了口氣，忙

又小心翼翼的道：「她知道的事，到底有多少？」

岑逸峯冷哼一聲，道：「一切的一切，完全徹底！她甚至知道加建天台樓是你的主意，她把你也臭罵了一頓！她還知道我一共送出了五個單位，那五個女人的名字、身份她掌握得一清二楚了！她說，她忍了我三年了，今回是勢不兩立了！」

「甚麼條件呢？」徐茂生低聲道。

岑逸峯狠狠的咬牙切齒道：「分家唄！她要五千萬和兩幢別墅！」

徐茂生一聽，亦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五千萬……兩幢別墅！這，這不是敲詐麼？表妹竟這般大口氣？不可以一口拒絕麼？」

岑逸峯冷笑一聲，道：「若如此簡單就好了，你知不知道阿媽——這老太婆最愛面子，若被她知道我和她分手眞相，她不把我活撕了麼？還有，天台加建樓若被工務局查核，鬧出煙來，老太婆當眞會把我殺了！她正是揪住我這弱點，才有恃無恐，獅子大張嘴！」

徐茂生一聽，亦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深知岑老太極重家族的名聲，若被她獲悉眞相，他與岑逸峯的彌天大難，立刻就會降臨！

「怎辦？逸峯兄！岑老太發起狠來，首先送去廉署喝咖啡的，必定是我徐某人！你……你可不能見死不救！」

徐茂生慌道，他深知私改設計圖則，天台加建樓是他經手幹的，岑逸峯只是出口，查究起來，遭殃的首先是他徐茂生！他連冷汗也嚇出來了。

這也是岑逸峯相信徐茂生不會洩密的原因，岑逸峯處事的乾淨俐落，不留任何尾巴，就連他自己亦頗爲自負。但這次却百密一疏，被人在背後狠揍了一掌，更慘的是岑逸峯根本不知道出手的人是誰，這幾乎把他氣瘋了！

岑逸峯狠狠瞪了徐茂生一眼，「哼！在這時驚慌失措頂屁用，你去穩住你表妹再說！千萬莫讓她到處亂跳亂叫！知道麼？一切我自有辦法解決！」岑逸峯末了特地加了一句，以穩住徐茂生的情緒。

「是，逸峯兄！」徐茂生眼見岑逸峯沒有拋棄他的意思，連忙道，「我馬上去找她！」徐茂生說罷，立刻轉身而出，他的動作，比受驚的兎子還快了幾倍。

岑逸峯目送徐茂生的背影離去，他的驚恐令他更爲激怒，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咬牙切齒道：「錢我有，但絕不會給她敲去！」

岑逸峯略一猶豫，便伸手抄起辦法桌上的電話。「……宋律師麼？我馬上上你律師樓！是急事，麻煩透了！」姓宋的律師是岑逸峯的同學，他與太太的婚約見證人便是宋律師。

岑逸峯把電話狠狠的一擱，就從他的執行董事室衝了出去，此時就連他最熱衷的收購彩視股權事，亦被他斷然的拋開了，他非得先把逼在眉睫的私人危機擺平再說！

* * *

此時陳景鏞正欲離家出門，他的太太KK忽然把他喊住。

「景鏞，等一等！你想見的那位鄔倩雲小姐，我已約好了，看你甚麼時候有空和她吃飯吧！」

陳景鏞一聽，立刻頓住脚步，他的眼神一亮，欲說甚麼，但忽爾又微笑一下，道：「先不忙和她見面，KK！」

「爲甚麼？景鏞！前幾天你不是說，你很想結識這方面的人才麼？」KK迷惑道。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沒有地盤，再高明的工程師也沒用！KK，你明白這道理麼？」

陳景鏞說罷，也不理KK仍在迷惑得直眨眼，便走了出去。

陳景鏞返回宏景地產總寫字樓設計室，簽發了幾份施工圖則，便接通鍾志豪的電話，馬上趕去他的辦公室。

「景鏞，宏福那面有動靜麼？」鍾志豪緩緩的道，他走了開來，招呼陳景鏞坐下。

陳景鏞微笑道：「岑逸峯果然拿地皮去銀行按揭了！」

鍾志豪吃了一驚，忙道：「是那間銀行？按了多少？」

陳景鏞道：「豐隆銀行！四億六千萬吧！」

鍾志豪急道：「岑福突然多了大筆現金，收購彩視股權，豈非十拿九穩麼？老頭子知道，必定發火了！」

陳景鏞胸有成竹的笑笑道：「放心吧，志豪，按我的估計，岑氏很快就無心思去理會彩視這一面了！」

鍾志豪半信半疑，「爲甚麼？你那女人和加建樓的事，也未必便把坐擁巨資的岑氏困住的，景鏞！」

陳景鏞微笑道：「但據我的估計，岑氏家族中，只有岑逸峯對入股彩視的事最熱衷，因爲電視台缺少不了美女麼！若岑逸峯被困住，岑氏收購彩視股權的事，起碼就散了一半了！」

鍾志豪不由一笑，道：「但你能擔保岑逸峯會被困住麼？」

陳景鏞斷然道：「你放心吧，志豪，我已把消息放出去，憑岑逸峯的性格，他此刻必定氣得半瘋了！而且他的太太娘家並非善男信女，岑逸峯要擺平決非輕易之事，他必定在自食玩女人的苦果了。」

鍾志豪腦中浮出岑逸峯氣急敗壞的樣子，心中便感一陣痛快，他點點頭，咧嘴一笑道：「今回你可玩殘岑逸峯了！景鏞。」

陳景鏞微笑不語，他的目光在鍾志豪臉上飛快地一掠，斷定他還正處打擊對手後的欣然境地，便忽然道：「其實把岑逸峯困住的大功臣，應該說是岑老太她！」

鍾志豪沒作聲，若有所思。

陳景鏞看了鍾志豪一眼，斷然的接下去道：「若非岑老太獨攬產業大權，岑逸峯會如此忌憚她，爲了區區一個女人破壞了進取大計麼？」他一頓，見鍾志豪若有所悟的點點頭，立刻又續道：「平心而論，岑逸峯除了在女人身上糊塗外，在商言商，倒不失爲一個人才，可惜處處受制於岑老太婆，因此大有有力無處使的悲哀！」

鍾志豪不禁感觸的點頭道：「是啊！看來他的處境並不見得比我好過！」

陳景鏞微微一笑，立刻趁勢道：「所以我以爲，志豪，年輕人爲甚麼不以實際行動向這些頑固的老太婆、老頭子表明，自己絕對有能力獨擋一面，犯不着前怕虎後畏狠！」

鍾志豪微吃一驚道：「你這獨擋一面是甚意思？」

陳景鏞猛一咬牙，便把自己盤算日久的大計亮了出來！「自組公司！另起爐灶！決然行動！」

鍾志豪雖已隱隱猜中，但乍聞之下，依然神色一變，半晌不語，好一會，才喃喃道：「你好大的膽子，景鏞！若被老頭子知道，他還不把你活劈了麼？」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我敢擔保，日後鍾老先生知道了，不但不會發火，相反衹會對志豪兄你更加倍讚賞！」

鍾志豪道：「爲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鍾老先生的性子，依我看，他暗地裏必然十分欣賞岑逸峯的氣魄，是麼？」

鍾志豪點點頭，道：「是呵！老頭子甚至以他來嘲笑我！」

陳景鏞道：「鍾老先生並非嘲笑你，他祇是恨鐵不成鋼！他的意思是故意以此來激勵你的進取鬥志！我絕對相信，祇要志豪兄你以行動去向他表明，你並非他心目中那種憂柔寡斷的人，鍾老先生對你的看法必定立刻改觀！」

鍾志豪的眼神不由一亮，低聲道：「但……另組公司，這行得通麼？人手、資金如何解決？」

陳景鏞以手掌輕輕一按鍾志豪的大腿，斷然道：「人手方面你大可放心，志豪兄若拿定主意，我陳某人算一份子好了！資金方面多的我拿不出，但三幾十萬還不成問題，再加上志豪兄你的一份，便足可以起家了！」

鍾志豪猶豫道：「我私人的存款不足一百萬，加上景鏞你的一份，尚不足二百萬，這丁點資金，在地產方面搞得出甚麼名堂？挪用公司款項是決計不能的，老頭子對數目一向核查極嚴厲！」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放心，作奸犯科，陳某人也決不會去幹！況且在商場上，資金多少並非唯一的取勝之道！」

鍾志豪一怔道：「那還有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有時，人面也能夠起決定性作用，就看你是否懂得着意運用！」

鍾志豪道：「你似乎已有絕對的把握了？景鏞！」

陳景鏞微一點頭，決然的道：「那當然囉！我就連公司成立後的第一宗生意亦相準了！」

鍾志豪此時亦不由心動，忙道：「甚麼生意？」

陳景鏞道：「樓宇買賣！我相中的那幢樓，雖然是五層舊樓，但地點極佳，隣近岑福投得的那塊地王，地王一旦動工興建酒店，這舊樓的地皮就必如火箭一飛衝天！現時的開價僅爲一百六十萬，按地皮計每呎六千塊，換言之，舊樓地皮的潛在升值率幾達六倍！你說，有甚麼比這生意更爲美妙！」

陳景鏞展示的前景委實美妙極了！鍾志豪的眼眸不由亦迸出火花、閃閃灼亮，雖然賺一百幾十萬的生意，對宏景集團來說算不得甚麼，但若是自己獨闖江湖的第一仗，這前景就令人異常神往！

因此，短短的七天後，陳景鏞與鍾志豪合組的地產公司便正式註册成立。

公司取名爲「宏生置業有限公司」，這是陳景鏞堅持起的公司名字，他堅持說這名字的好處日後自會見到，鍾志豪雖佔公司股權的六成，但他視陳景鏞爲公司的主樑，因此從公司的起名、註册，到租用寫字樓，一切均由陳景鏞全盤主理。

一切都是靜悄悄的進行，靜悄悄的註册，靜悄悄的租用寫字樓，靜悄悄的開張，甚至連開張的最簡單儀式也沒有。

陳景鏞對鍾志豪解釋道：「儀式給人的印象很淺，行動留下的記憶才會永恆！」鍾志豪見陳景鏞處事神速俐落，幹勁十足，心內滿意，便一笑置之，沒說甚麼。

事實上，一百萬的數目，對鍾

志豪來說根本算不得甚麼，鍾氏家族龐大的產業，將來終歸於他，他祇要能以「宏生」向老頭子表明，祇要他放開手脚，他做生意的氣魄並不遜於岑逸峯，這他就心滿意足了。

但陳景鏞却把「宏生」視作他的命根，因爲他的全副家當，已押在「宏生」上了。

宏生置業有限公司註册成立不到三日，陳景鏞就決然的與那幢樓的業主斟盤。

陳景鏞施展渾身解數，甚至不惜搬出他的「擦鞋」功夫，運用到與那業主的週旋上，把自己的表面擦得極爲光亮，終於把舊樓的售價壓到一百五十萬。

那業主是一位南洋阿伯，面對陳景鏞鍥而不捨，苦苦相纏的講價本領，南洋阿伯不由嘆了口氣，苦笑道：「算我老人家服了你啦！一百五十萬，現金！這是最後的一句！」

陳景鏞苦着臉孔道：「現金就現金！但不是一百五十萬，稍爲再減一點點，好麼？」

南洋阿伯不由又好氣又好笑，道：「那你說減多少，陳先生！」

陳景鏞迅速道：「一百四十八萬！一路去發的意思！大吉大利！張老先生你長命百歲！」

南洋阿伯——張老先生定定地瞧着陳景鏞，猶如瞧一頭神出鬼沒的怪物，終於，他嘆了口氣，道：「好啦，好啦，依你啦，陳先生！再說下去，天下的好話祇怕都被你說盡了！」

陳景鏞心中大喜，但仍故意想了想，道：「那就說準了，一百四十八萬成交！」

張老先生連忙接口道：「是一百四十八萬現金，現金！知道麼？」

陳景鏞微笑道：「自然是現金！那甚麼時候上律師樓辦手續？」

張老先生想了想，道：「七天後吧，怎麼樣？」

陳景鏞連忙道：「這餐室對面便有律師樓，反正張老先生的屋契已帶在身邊，不如這就先上律師樓，辦個收訂落訂的手續，七天後，再辦轉名手續！」

心思縝密　左右週旋

張老先生道：「陳先生打算落多少訂金？」

陳景鏞立刻道：「三十萬！我立刻去銀行開現金本票！」

張老先生不由又好氣又好笑，「怎的忽然又這樣豪爽了？」

陳景鏞笑道：「這就叫一諾千金麼！」

就在陳景鏞與南洋阿伯上律師樓辦落訂手續時，岑逸峯在辦公室接到女秘書的內線電話，說他的司機黃金漢到了。

黃金漢便是那位保鏢兼私人司機的阿漢，他是岑逸峯的私人司機保鏢，祇聽從岑逸峯一人的指令，岑逸峯與「女明星」共渡春光，均由黃金漢專人負責接送。除岑逸峯外，連岑逸榮和岑老太亦無權指派他工作。

岑逸峯坐上車廂後，示意回家，那是他與太太方綺嫦單獨居住的家。

「太太有甚麼動靜？」岑逸峯道，他早就指派黃金漢監視太太的行動。

「有點異樣！」黃金漢雙目緊盯着前面的路面，「她近日常在環頭環尾的地方出入！」

岑逸峯略一沉吟，鷹鼻一聳道：「唔！等會你不必隨我進去，留在花園嚴密監視！我已約了兩個幫辦同律師遲一點到，今日必須把這事擺平！」

勞斯萊斯房車駛抵一座西班牙式豪華別墅。岑逸峯獨自下車，走入地下的大廳。

他心中驀地一沉，祇見他的太太方綺嫦獨坐一旁，另一旁有三個穿西裝的大漢，坐在梳化上，打扮斯文，但却沒法掩飾三山五嶽人物的强悍。

「你……他們是誰？」岑逸峯盯着他的太太，沉聲道。

岑逸峯的太太方綺嫦，她是年近三十的少婦，因並未生育，身材保養得猶如未婚少女，身穿緊身T恤、皮褲、長鞋；但很濃的化裝，渾身的金飾，極盡富家少奶的氣派。

「他們是我方家的人！」方綺嫦冷冷的道。

岑逸峯向他們斜瞥一眼，道：「你家族的人，倒似三山五嶽的江湖好漢！哼！」

「你岑家財雄勢大，我方家也不見得可以任人欺負！」方綺嫦在岑逸峯的眼中，已瞧不出丁點昔日的夫妻恩情，便微一咬牙，道。

岑逸峯略一皺眉，他也知道太太的脾性，她極愛面子，既然不惜驚動她娘家的人，那是非常決絕的了，此事已沒有任何轉圜餘地，「你打算怎樣？」岑逸峯道。

「廢話少說！我提的條件你考慮清楚了麼？」方綺嫦擺出欲速戰速決的模樣。

岑逸峯瞥一眼三名西裝大漢，冷哼一聲，道：「欲逼我訂城下之盟麼？這是你我之間的事，他們有資格旁聽麼？」

三名大漢不約而同，霍地在椅上躍起，欲向岑逸峯有所動作，但

仍向方綺嫦目詢。

方綺嫦很鎮靜，從容不迫的淡淡道：「他們是我娘家的人，怕我吃虧，當然有權旁聽！」

「笑話！你吃甚麼虧了？若存心要你吃虧，我還來和你談麼！好來好去，不妥說到妥，犯不着搬出外人插上一脚！」岑逸峯恨恨地一拍那張名貴的酸枝桌，道。

爲首的一名西裝大漢終於按捺不住，瞪着岑逸峯，冷冷的道：「岑先生！你有頭有面，是個漂亮的花瓶，我們是爛石，硬碰對你決沒好處！五千萬與兩幢別墅在你眼中算得甚麼？」

岑逸峯冷笑一聲，「原來是存心來同我講數！」

方綺嫦根本沒被岑逸峯的冷傲嚇倒，她亦冷笑一聲，立刻道：「你說甚麼都好，但這事今日一定要解決，我不想再拖下去，你也可以早點大模大樣到你那些女人的金屋裏去！」

方綺嫦已擺出公然撕破臉皮的模樣，岑逸峯心內不由一沉，他知道，方綺嫦不愧是他岑逸峯相伴五年的太太，早就把他的弱點揪住不放，而且這個被揪住的弱點是早已致命的！

「到這地步，我的事你管不着！宋律師快到了，一切由他見證才說罷！」岑逸峯冷然一笑，强作輕鬆道，但他的眼睛，却不時透過玻璃的反射盯着三名大漢的動靜。

岑逸峯已隱隱意識到，事情並非一如他所料的那般輕鬆，方綺嫦早就有備而來，她帶來的「娘家的人」，自然也並非等閒之輩。

果然剛才那發話的西裝大漢嘿嘿道：「不是猛龍不過江，我們三兄弟有膽赴會，自然有膽同你玩到底！嘿嘿，紅、黃、藍、白、黑，我們都玩慣了，岑先生喜歡玩哪一份？」

岑逸峯不屑的冷哼一聲，却不再作聲。

雙方僵持之際，宋律師與兩個警方的幫辦準時趕到，大步走進大廳來。

岑逸峯神色登時一鬆，他與宋律師耳語幾句，然後向那三名西裝大漢點點頭，微微一笑，道：「這兩位是重案組的劉幫辦、陳幫辦，你們好好聊聊！」

陳幫辦當即走到三名大漢前面，道：「你們是那一路的人馬？」

岑逸峯以爲，他這一亮牌，搬出王氣，這些黑道中人，還不立刻脚軟麼？

豈料三名大漢一聽，却嘿嘿冷笑，剛才發話的那大漢冷冷的道：「朋友，你是當差的，應該知道離婚索償法例！岑太委托我們同她的先生談判條件，你們是甚身份，若是岑先生的代表，也不必在此談了，留着去投訴組才講個清楚，再或者大可到廉記飲咖啡時討個公道！你們說如何了？」

西裝大漢話雖不多，但字字猶如超强膠布，登時把陳幫辦的嘴封住，出聲不得。因爲陳幫辦自然知道，以他和劉幫辦的身份了，參與豪門恩怨，若然鬧上廉署，後果將很嚴重。

宋律師見狀，低低的對岑逸峯了幾句，又走過綺嫦那面，解釋了幾句，宋律師的話似乎很有份量，岑逸峯和方綺嫦依言站了起來，與宋律師一道，走入岑逸峯的書房。

但不到五分鐘，方綺嫦氣衝衝的走了出來，對三名西裝大漢道：「走啦！姓岑的有心玩我，就陪他玩玩！他大概不見棺材不流淚了！哼，走！」

此時岑逸峯和宋律師也走了出來，方綺嫦狠狠的盯了岑逸峯一眼，道：「你聽清楚，五千萬、兩幢別墅，缺任何一款，你我之間決不會好來好去，岑老太面前，你自己等着去解釋清楚！」

西裝大漢之一知道談判破裂，馬上目露兇光，大喝一聲道：「我地有唔少細佬，湊巧有個未到入獄年齡，又有絕症，俾多少安家費，要右手永遠唔會斬錯左手！」

陳幫辦、劉幫辦一聽，忍不下這口氣，正要以王氣鎮壓，西裝大漢却根本不把他兩人放在眼內，搶先冷笑道：「你兩個少擺王氣這瓣，此時未輪到你地講惡，最好少插手此事，若大家攪落去，唔掂的是你地！」

西裝大漢說罷，便簇擁着方綺嫦走了，看方綺嫦決絕的神態，她早就當岑逸峯與她這個家完了。

岑逸峯怔怔的目送太太與三條西裝大漢離去，竟然悶聲不响，依他的脾性，這是極少有的事，顯然此事大出他意料之外，他顯得驚慌失措了。

「錢！我有……但不想給她！有甚麼法子？」岑逸峯目注宋律師和陳幫辦、劉幫辦，驚怒交集的喃喃道。

陳幫辦苦笑道：「我雖然是一哥你的好友，但對方欲以黑手硬碰，我們也無法保證一哥你的安全！」

劉幫辦亦接口道：「對方看來絕非普通黑社會人物，若此事不能善了，驚動到廉署，就認眞麻煩了！說句實話，一哥你實在不宜與這些亡命之徒結下仇恨。」

岑逸峯哼道：「宋律師你怎麼看？她帶來的爛仔揚言斬人，難道還不夠條件抓麼？」

宋律師搖搖頭，道：「他並未有行動，而言語是不足以定罪的！

而且就算眞把兇手抓了，傷人罪的刑期也不會太長，這對於這些見錢眼開的亡命徒，吸引力是很大的。」

岑逸峯咬牙道：「那我豈非很危險麼？眞的被她敲詐成功？」

宋律師沉吟道：「除非你甘冒生命危險，而且你就算告上法庭，判決的結果也未必對你有利。其中的利害得失，希望你考慮清楚。」

岑逸峯又驚又怒，道：「但五千萬現金，兩幢別墅，並非小數目！一時間我如何付得出？這不是很要命麼？」

宋律師道：「我不知你爲甚麼與太太搞到這個地步，但既然到了這個地步，女方向男方索償，是法律允許的，希望你明白這點。」

岑逸峯一聽，口氣不一窒，作聲不得，因爲他被太太揪住的那致命弱點，他是決計不能向宋律師洩露的。

宋律師、劉幫辦、陳幫辦等三人告辭走了，岑逸峯呆在空蕩的大廳裏發怔。

他開始隱隱的意識到，他與太太鬧翻是非常失策的事了，不說別的，那五千萬現金、兩幢別墅的離婚索償，就算對他岑逸峯來說，也絕非輕易可以拿得出的數目。

更要命的是，方綺嫦的背後，顯然有暗手操縱着她，把她推上火線，從而立刻把他逼進眼下這個進退維谷的境地，更令岑逸峯惱火的是，他甚至連對方的目的是甚麼也不知曉！

「哼哼哼！若被岑某人查出此人是誰，哼哼哼，我要活剝他三層臭皮！」岑逸峯恨恨的咬牙哼道。

*　*　*

陳景鏞挾着皮製的文件袋，毅然決然的踏進豐隆銀行貸款部經理室來。

他昂首闊步，因爲他的文件袋內，裝着那幢以一百四十八萬買入，時價却絕對值二百萬的舊樓屋契，這是陳景鏞打算憑此起家創業的本錢。

他已有一套完美的計劃，他絕對相信，這幢舊樓可以在銀行取回一百六十萬的現金貸款，因爲這僅是時價的八成。然後憑這筆現金，他立刻又可以收購另一幢樓宇，再按出去，再收購，初期是小本生意，但這般滾雪球下去，他手上便握有數幢物業，待樓價升高時拋出去，轉眼「宏生置業有限公司」便可以淨賺一百萬，加上原來的資本，生意就可以越做越大！

這一套完美的創業大計，陳景鏞也早在鍾志豪面前拍胸口說必定可以實現。

三天前他就向豐隆銀行貸款部的陳經理接洽妥當，今天早上，是陳經理約見的時期，陳景鏞信心十足的準時帶備文件赴會來了。

銀行的貸款部絕對不容輕易踏進，特別是寂寂無聞的生面人。

陳景鏞却絕對相信自己是唯一的例外。

他很快的走到大廳的詢問處，又很快的掏出那張早就準備好的咭片，毅然決然的向詢問處的公關小姐遞過去。「小姓陳，與陳經理約好的，有關樓宇貸款的事！」陳景鏞簡捷有力的道出來意。

「請等一等！陳先生。」公關小姐持陳景鏞的咭片，走進裏面去。

公關小姐很快走出來，對陳景鏞說：「對不起，陳經理剛好有客，請你等一等，好麼？」她的口氣婉轉客氣，但神態却是不容分辯的。

陳景鏞無奈只好退開去，在大廳的一角坐下等待。

許久，陳景鏞才聽到傳訊道：「陳景鏞先生，請到貸款部！」

陳景鏞咬了咬牙，站了起來，哼哼，小小一位貸款部經理，架子也這般厲害！他雖然心中有氣，但這是他有求於人，根本不能發作。

陳景鏞被公關上姐引進貸款部。貸款部的陳經理是一位圓腦袋的中年男子。

「陳先生，請坐！」陳經理向陳景鏞欠欠身，隨口一句道。

陳景鏞又沒心思與他泡磨菇，他屁股剛沾上坐椅，便急道：「那份求貸書，陳經理看過了麼？大概沒甚麼問題吧！」

陳經理圓滑的一笑，道：「陳先生是私人按揭，還是公司按揭？」

陳景鏞一怔，道：「這有關係麼？」

陳經理異常肯定的點點頭，道：「有！這牽涉到按貸對象的信用問題！」

陳景鏞想了想，便道：「那，那就是公司按揭吧！是宏生置業有限公司！」他自豪的道出宏生的名字，不管怎麼說，這是陳景鏞自己創業的開始，而「宏生」就是他創業伊始的本錢，他爲此而感到自豪。

陳經理的眉頭却迅速一皺，道：「宏生置業？是新成立的吧？陳先生把屋契正本帶來了嗎？」

陳景鏞心中一喜，暗道：「宏生」果然大好兆頭，甫一露面，便惹人注重了！他連忙打開文件袋，把那幢舊樓的屋契掏出來，向陳經理面前一推，微笑一下，却沒作聲。

陳經理仔細的瞧着屋契，又在計數機上按了一會，便沉吟起來。

陳景鏞看了陳經理一眼，信心十足的道：「陳經理，你看，可以按一百六十萬吧！這只是時價的八

成而矣！」

陳經理微微一笑，沒正面回話，却反問陳景鏞道：「陳先生這幢舊樓，買入價是多少？」

陳景鏞自負的一笑，道：「那業主等錢用，再加上買家的眼光手腕，是超值買入價一百四十八萬！但可以絕對肯定，眼下的時價應該是二百萬以上！所以，貴行方面就算以一百六十萬按出，也是絕對穩當的！」

陳經理微笑一下，根本沒被陳景鏞的言辭所動，「但銀行的規矩只可按舊樓價的五成，還要看樓宇所在的地點，陳先生這幢舊樓在旺區，有一定發展潛力，所以特別批準按舊樓價的五成貸款。」

陳景鏞一聽，差點跳了起來，忙道：「按舊樓價的五成！那是多少？」

陳經理肯定的道：「那就是七十五萬吧！小小尾數，也就略去不計了！」

陳景鏞猶如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七十五萬！這頂個甚麼用？」他不由低嚷一句道。

陳經理此時已收拾了笑容，冷漠的道：「樓宇按揭貸款，通常銀行只考慮樓宇的價值，再扣除保險系數貸出款項，至於貸款的用途，一般性是不加考慮的！若陳先生同意，現在就可以辦手續。」

陳經理的語氣神態，無疑在向陳景鏞道：「若不同意，那便請出去！但這個數目距陳景鏞的預算相差實在太遠了！他情急之下，不由搶白道：「可我知道，陳經理！岑福那塊地皮，入價三億，却在你們豐隆超額按出四億六千萬！這，這公道麼？」

陳經理微微一笑，道：「可惜你們是宏生置業，若是岑福、宏景，那又另當別論！岑福那地皮，實話說那是豐隆董事長的裁決，因爲宏氏家族的宏老夫人出面擔保的！陳先生該明白了吧？對不起，若陳先生尚有疑慮，那就撤消按揭申請好了！」

陳經理的口氣，就只差下逐客令了。

陳景鏞又羞又氣又怒，他這時才確然的相信，世家富豪的面子，竟值一億六千萬，他們輕輕的一句話，便比他陳景鏞這窮小子叩萬個響頭份量重多了。

陳景鏞臉色鐵青，却悶聲不語，因爲他知道，這是銀行貸款部，普天下最現實的地方，除了實力，任何其他一切均是徒勞的。

他把那張屋契收回，塞進文件袋，決然的站起來，便欲離開。假如祇能按七十五萬，那簡直等於不按，現下任何有潛質的樓宇，均遠超過這個數目，捏着這丁點現款，他如何在樓宇置業上闖出血路。

「對不起，陳先生，我實在無能爲力，這是銀行的規矩。」陳經理打圓場的加了一句。

陳景鏞冷哼一聲，話也不說，便欲轉身離去。

就在此時，公關小姐却引進一位青年男子，這人高大英俊、鷹鼻懾人，不是岑氏家族的二公子岑逸峯是誰？

陳經理見是岑逸峯駕到，臉上頓時換了甜極的笑容，他忙站起來，一迭聲的道：「岑先生親自來辦理貸款轉賬手續麼？辛苦了，辛苦了，其實有你一個電話，隨便派個人來，我立刻便替岑先生你辦妥了。」

陳經理這時根本就當陳景鏞已不存在。

岑逸峯銳利的目光却落在陳景鏞身上，他沒理會陳經理的奉迎，却向陳景鏞點點頭道：「怎麼？景鏞兄，宏景也來求貸麼？」

陳景鏞心中一跳，他不知道，岑逸峯這話的用意是甚麼：「沒甚麼，是我向銀行的私人求貸。」他掩飾了一句，就欲走出去，在這時，他不想與岑逸峯糾纏，以免再添痲煩。

岑逸峯一眼便也瞧破陳景鏞的心境了，他不禁微笑一下，道：「景鏞兄打算求貸多少？」

陳景鏞悶聲不語，在這個尷尬時刻，碰上正被他和鍾氏家族算計着的岑逸峯，他還有甚麼可說。

陳經理却討好的接口道：「原來岑先生認識陳先生，陳先生打算以樓宇按揭時價的八成，但銀行的規矩舊樓祇能按價五成，所以這事很難辦啊，請陳先生原諒。」

陳景鏞微哼一聲，但依然不說話。

岑逸峯笑了，「陳經理，不能通融一下？」

陳經理爲難的笑笑，道：「可惜這是上頭定下的規矩，所以，所以我也很難處理。」

岑逸峯道：「多少數目？」

陳經理苦笑道：「按時價八成是一百六十萬，但銀行方面祇能按舊樓價五成即七十五萬，數目相差太大。」

岑逸峯瞥了陳景鏞一眼，忽然微微一笑道：「那是指物業按揭，但陳經理，如果加上一個信用擔保，豐隆是否可以通融到一百二十萬？現下物業升值率很高，按這個數目，銀行也是保險極了。」

陳經理沉吟道：「這得看是甚麼信用擔保啦，例如岑先生方面的信用擔保按舊樓價的八成即一百二十萬，相信問題不大。」

岑逸峯點點頭，忽然向陳景鏞轉過目光來，很認眞的道：「景

鏞，這筆私人樓宇按揭事，如果你需要我作信用擔保，就給我一個電話吧！」

陳景鏞眼神一亮，這絕處逢生的感觸，幾乎令他衝口而出立刻答應，但他想了想，終於祇是點點頭，笑笑道：「多謝，岑先生，但暫時還用不着。」

陳景鏞說罷，鎮靜的走了出去。

走出豐隆銀行，迎面吹來一陣冷風，陳景鏞覺得，這就有如他現下的心境一般。

陳景鏞對這幢舊樓的買賣寄予莫大的期望，但此時却被那圓腦袋陳經理兜頭潑了一盆冷水，他的由此而出的闖業大計，也幾乎就此幻滅了。

陳景鏞尚有一線希望，假如鍾志豪肯以宏景的名義擔保的話，那見鬼的圓腦袋陳經理不是說過，可惜他並非宏景、岑福集團的麼？

帶着這一線希望，陳景鏞又信心十足了，他祇要有一點希望，就永遠不會絕望。

陳景鏞返回宏景公司總寫字樓，他尚有幾份宏景的建築圖則要審校，雖然「宏生」是他私人的命脈，但他深知，眼下他還必須守穩「宏景建築工程師」這份職務。

忙了一個下午，憑陳景鏞的辦事效率，他早就把那幾份圖則審校妥當了。趁一個空檔，他就毅然決然的上鍾志豪的辦公室了。

鍾志豪做事勤懇，雖然是下班的時候了，他仍在辦公室裏面忙着。

「有事麼？景鏞。」鍾志豪抬頭見是陳景鏞，便把手中的筆一擱，道。

陳景鏞已在鍾志豪面前拍了胸口，憑他的本領，一定可以令「宏生」在地產界衆强敵中殺出一條血路，但豈料甫一出師，便鎩羽而歸，這教他如何向鍾志豪開口。

陳景鏞斟酌了一會字句，終於繞了一個圈子，道：「宏生買的那幢樓宇，果然超值，銀行方面很樂意以一百二十萬按貸，祇是需要一個信用擔保。」

鍾志豪對「宏生」的成敗，根本就不以爲意，因此他一聽就笑了：「算了，景鏞，你也別繞圈子了，銀行方面誰也不會冒險按舊樓價的八成，他們所謂信用擔保，好過直說求貸者沒還款信用紀錄吧了。」

陳景鏞不得不佩服鍾志豪的眼光，他直截了當的便點出了這事的關節，但也瞧出鍾志豪對「宏生」的冷漠，他根本上祇當「宏生」是一場遊戲吧了。

「那，那你看怎辦？志豪。」陳景鏞仍不肯死心，直盯着鍾志豪道。

鍾志豪並不掩飾自己對「宏生」的冷淡，雖然他在「宏生」投資了一百萬，他笑笑道：「我沒甚麼主意，你說吧，景鏞。」

陳景鏞咬了咬牙，終於鼓起勇氣道：「我看，志豪，能不能以宏景的名義去擔保這筆貸款？反正那幢樓宇時價起碼值二百萬，宏景擔保一百二十萬並無任何風險，但宏生有這筆現金回籠，就可以再收購另一幢超值的樓宇，然後再按給銀行，再收購，宏生手上握有數幢物業，價高而沽，轉手就可以淨賺一二百萬，嘿，創業的第一炮就夠響的了，志豪。」

陳景鏞拚命的鼓動鍾志豪，但他看來是選錯對象了，因鍾志豪根本不爲所動，事實上，這區區的一二百萬，比起他的未來產業宏景來說，那不過是九牛一毛。

「那不行，景鏞，你也知道，阿爸很留意宏景的來往賬目，他若發現我私下以宏景的名義擔保宏生貸款，那還得了麼，而且這對宏生也並無任何好處，我看，景鏞，既然有三幾十萬樓價賺，也不必拿去按揭了，乾脆就沽出去算了，做生意慢慢來嘛！」鍾志豪不容分辯的道，他根本就不打算掩飾他對父親鍾正宏的尊崇與畏懼。

陳景鏞闖業的決心雖然强烈，但他知道，他這種決心，在富豪世家的千絲萬縷關係面前，那不過是流水中的落花，眨眼就會被急流淹沒。

陳景鏞沒再糾纏下去，他心中雖然極之失望，但他的神色却絕不會流露出來，人生的辛酸挫折，對他來說，這還吃得少麼？

陳景鏞又開話題，向鍾志豪說了一會宏景建築地盤的進度事項，就告辭走了。

＊　＊　＊

陳景鏞回到家裏，他的太太KK正等他吃晚飯。

陳景鏞悶聲不响的往嘴裏撥飯，KK連瞧了他幾眼也沒發覺。

「你有心事？景鏞。」KK很愛她的丈夫，見他悶悶不樂，便柔聲道。

「沒甚麼，你吃飯啦，KK！」陳景鏞沒好氣的道，KK待他越好，越細心體貼，陳景鏞就越難過不安，他總覺得自己虧欠了她甚麼似的。

KK却沒體會陳景鏞這種微妙的心情，她的大眼一眨，裏面已有淚水在滾動，她嗔道：「你怎麼啦，好像吃了火藥，你在外面不順心，回來就拿我出氣麼？」

陳景鏞見KK嗔怒，便慌了，他把飯碗一扔，便一手把KK摟進懷裏，似解釋又似慰藉的道：「別

多心，KK，好麼，我那份工程師幹得好好的，有甚麼不順心了，你放心好了。」

KK在他的懷裏扭動一下，依然不放心道：「算了，你騙不過我的眼，甚麼事，你不告訴我，我不理你了。」KK說着，果然就虎起了臉孔。

陳景鏞心下更慌，因爲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KK這種陌生人似的冷面孔，他連忙求饒似的拍拍KK的腰肢，道：「好啦，KK，實話實說吧，那不過是宏生買賣的一點小事，我總會有辦法解決的。」他仍然故作輕鬆。

KK一聽，却立刻明白，既然這是「宏生」的事，這對陳景鏞來說就絕非「一點小事」了，她眨了眨眼道：「既然這是宏生的事，鍾志豪也是股東，爲甚麼不找他想想辦法？」

KK祇是按她的思路去想，但這却正戳中陳景鏞的痛處，他狠狠的咬咬咬牙，道：「別提啦，這些守財公子哥兒哪有闖業的興趣，說實話，論辦事的氣魄，鍾氏的確比不上岑氏的岑逸峯。」

KK一聽暗吃一驚，忙道：「你打算向岑逸峯求助？眼下鍾家正與岑家明爭暗鬥，讓岑家知道了，這還得了麼？而且鍾志豪還是與你合股的股東。」

陳景鏞咬牙道：「我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沒答應岑二少的好意，人家在銀行碰上我，二話沒說就願意替我作信用擔保，但鍾家的人就沒這份豪氣，活脫的一對父子守財奴。」

陳景鏞恨恨的道，KK擔心的連連眨眼道：「你不是打算掉轉槍頭，反助岑家對付鍾家吧？」

陳景鏞狠狠的發洩了一頓，這時已冷靜下來了，他輕輕的放開KK，微笑道：「放心吧，KK，鍾家就算有甚不是之處，但念着我陳某人落難來港，蒙他鍾家收留這點恩德，我處事總不會太過份的，好啦，祇顧說，飯菜都涼了，快吃吧，待會我還有一個約會呢！」

吃過晚飯，趁KK入廚房洗碗碟時，陳景鏞就決然的打了一個電話。

打完這個電話，陳景鏞走進洗手間，用冷水提下精神，屁股也沒沾上椅坐坐，便抄起那個內裝屋契的文件袋，飛快的走出去了。

陳景鏞夾着文件袋，走到街上，揚手截了一部的士，就急急的鑽了進去。

此時已是晚上的八時半，陳景鏞約會的那人，祇有九時至十時這一個空檔，從這裏趕去約會的地點，起碼要三十分鐘的車程，那人而且揚言，過了九時十分，他就不再等待了，這教陳景鏞如何不心急如焚？

那是一間幽靜而舒適的海鮮館。

在這裏吃一頓便要陳景鏞半個月的薪水，但今晚請客的主人却是岑逸峯。

「你知道，我爲甚麼願意作你的信用擔保人麼？景鏞！」

海鮮剛捧上桌面，岑逸峯懾人的鷹鼻便一聳，直截了當的道。

陳景鏞並不感意外，他早就預料，今晚這頓海鮮飯，雖然並非鴻門夜宴，但也絕非有肉無骨的魚片湯！

陳景鏞往桌上帶刺的石斑魚瞧了一眼，便微微一笑，點點頭道：「知道！」

岑逸峯因陳景鏞的坦率微感意外，但迅即以指頭一彈桌面，沉聲道：「你知道甚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假如逸峯兄你遇上麻煩，第一個值得懷疑的，自然是所有與鍾氏家族有關的人啦！因此我知道逸峯兄所以肯做我的信用擔保，唯一的原因是你把我選作你的反擊的突破口了！」

岑逸峯立刻盯着陳景鏞，道：「你知道我遇上麻煩麼？」

陳景鏞淡淡的一笑，道：「不知道，但猜得到！」

岑逸峯急道：「爲甚麼你可以一猜便中？」

陳景鏞微笑道：「逸峯兄視鍾氏家族爲目下最大的假想敵，我不幸是鍾氏家族的所謂『智囊』，逸峯兄如非碰上大麻煩，懷疑這與鍾氏家族的人有關，豈肯紆尊降貴，陪陳某這窮小子吃海鮮飯麼？」

岑逸峯的心事被陳景鏞一言道破，不但不怒，反而爽快的呵呵大笑道：「好！景鏞兄果然不愧爲智囊級的人物！我岑逸峯欣賞的正是你這號人材！」岑逸峯一頓，又盯着陳景鏞，道，「那麼景鏞兄是否肯坦率一句，這事與鍾家有關麼？我是指，我碰上的那見鬼的麻煩！」

陳景鏞一聽，也呵呵大笑道：「可惜我連逸峯兄你碰上的是甚麻煩也不知道，又怎知道這是否與鍾家有關？逸峯兄這不是强人所難麼！」

岑逸峯一聽，不由眉頭一皺，陳景鏞的從容鎮靜，雖有求於他，但仍能不卑不亢，委實是一個厲害角色！

欲旁敲側擊，在他身上尋突破口，那是決計不可能了！因爲岑逸峯並無可以迴旋的時間！他的太太方綺嫦祇給他三天時間，過了限期，女人翻起臉來，是甚麼都敢做的，到時他不但過不了岑老太這一關，方綺嫦認識的那些三山五嶽人

物，說不定眞會拿他開刀，他一樽花瓶，豈可冒險去與爛缸破瓦碰！

這可怕的前景，氣魄宏大如岑逸峯，也被弄得心驚肉跳，因爲這到底不是任他縱橫馳騁的商業戰場！這是另一種充滿血腥味的黑社會戰場！

岑逸峯心念電轉，口氣便一轉，這時倒變成並非陳景鏞有求於他，而是他岑逸峯有求於他陳景鏞！岑逸峯把他碰上的痲煩，繞了一個圈子，透露了一半，至於私改圖則送樓女明星這等刑案大事，岑逸峯是決計不會說的了。

陳景鏞靜靜的聽着，他心中雖然偸笑，因爲岑逸峯所說的「痲煩」，就連他不敢洩露的隱秘之處，也是他陳景鏞一手挖掘出來的！但他的淡然的神態，却丁點不變，就好像這一切他根本不想知道，也根本與他無關似的！

「你看！除了姓鍾的，還有誰把我的根底挖得這麼透徹！若非欲置我岑某於死地，別人也決不會使出這種毒辣手段！」岑逸峯恨恨的咬牙道，他一頓，隨即虎的盯着陳景鏞，道：「因此我懷疑這必定是姓鍾的背後搗的鬼！爭地皮他們輸了，不服氣就施出這些鬼域技倆！你是鍾家的智囊，你一定知道其中的內幕！景鏞！哼哼！」

岑逸峯冷哼一聲，狠狠的盯着陳景鏞，懾人的鷹鼻急促的一聳，「弄這些鬼把戲的人，我岑某人發誓要活剝他三層臭皮！但助我一臂的人，岑某亦決不會待薄他！這，就看你的啦，景鏞！」

陳景鏞神色不變，就連眉毛也沒跳動，他擺出一副原來如此的神態，點點頭道：「我知道，這是逸峯兄待人恩怨分明的好處，我很佩服！」

岑逸峯不耐煩了，他瞪了陳景鏞一眼，道：「說這些幹麼！我是說，你能否助我一臂之力，告訴我，是誰在使這些鬼域技倆！」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雖然我不知道是誰使這些技倆，也不知道其目的是甚麼，但我知道，要破解這個招數，也並非甚麼天大的難事！就看逸峯兄是否抓住其中的關節吧了。」

岑逸峯一聽，喜道：「景鏞兄有甚妙法？說！快說！」

陳景鏞道：「逸峯兄不是說陪你太太來講數的是一些三山五嶽人物麼？對這些人，法律和王氣都毫無用處，唯一可行的祇有一個法子！」

岑逸峯大感興趣道：「是甚法子？你乾脆一句說吧！」

陳景鏞微笑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付黑社會人物的最有力武器是黑社會，祇要逸峯兄能尋出『黑吃黑』的入手處，我敢擔保，你太太便失去最有力的武器，她開出的盤口便會立刻降低，逸峯兄的難題便迎刄而解了！」

岑逸峯聽陳景鏞說罷，又沉吟一會，忽地伸手一拍桌子，道：「很好！嘿嘿，黑吃黑，這果然是一個絕妙的法子！」

岑逸峯說着一頓，很快的隨便吃了幾口擺上桌面許久的海鮮，便把一疊鈔票扔在桌子上，道：「景鏞！我先走了，你替我找數！你很有頭腦，這頓海鮮幾千元值得極了！三天後你打電話來，這事解決了，我自然會替你作私人信用擔保！」

岑逸峯說罷，也不容陳景鏞再有任何表示，便霍的站了起來，迅速的離開了。

陳景鏞往桌面的那疊金色的鈔票瞥了一眼，不由微微一笑，道：「哼哼哼！倒好像我陳某人貪吃他這頓海鮮宴似的！陳某人雖然窮，但還不至於爲這區區小數目向人屈膝卑躬！」

陳景鏞又往桌上的豐富的各款海鮮瞧了一眼，心中忽然一動，便站起來，走去電話間，撥了一個電話。

「KK麼？是我景鏞！今晚我請你和那位鄔倩雲小姐吃海鮮，你能馬上帶她來麼？好，那我等你們啦！」

陳景鏞說完，然後他走回來坐下，就連筷子也不動了，微笑着靜靜地等他的太太KK，和那位鄔倩雲小姐的到來。

陳景鏞在心內暗笑道：「人家施的是一箭雙鵰妙計，不吃白不吃，我就來個一席海鮮宴三客便了！」

岑逸峯剛走出海鮮館，他的保鏢兼司機黃金漢便迎了上來，在眼下這個非常時刻，岑逸峯要黃金漢片刻不離身旁，否則，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會被人斬去左手右脚！

坐在車裏，岑逸峯悶聲不語。

「二哥！趙小姐已在別墅等很久了！」黃金漢忽然微笑道。

岑逸峯悶哼一聲，並不作聲。趙小姐的確是難得的人間尤物，若換了平日，祇要提起「趙小姐」這三個字眼，岑逸峯立刻就會聯想起她那迷人的曲線條，然後立刻就會神采飛揚，心癢難熬。

但此時他就連「趙小姐」也彷彿失去興趣了。

「二哥，還沒有解決太太的事！」黃金漢見岑逸峯的反常，便笑笑道。

岑逸峯悶哼一聲道：「哼！她獅子開大口！還出到黑社會，要斬要殺，就算我照足她條件，也難保日後不留有手尾！哼，她這一手太毒了！」

黃金漢道：「二哥不是說，欲在剛會面的那位姓陳的身上，尋出幕後的黑線索麼？」

岑逸峯咬牙道：「姓陳的很厲害！他雖然有求於我，但依然不露任何口風！看來他也不一定知道！不過，他向我獻了一個破解的招數——黑吃黑，眼看這是唯一的法子了！」

黃金漢聞言微笑，道：「不錯，姓陳的說的對極了！黑吃黑的確是唯一的法子！但你被姓陳的小子欺騙了！二哥！」

岑逸峯猛一怔，道：「我如何被他騙了？」

黃金漢微笑道：「很簡單，姓陳的若非早就摸清了太太的底細，知道她與黑社會有聯繫，他就絕不會想出這個黑吃黑的法子！因爲黑吃黑也要看雙方的斤兩如何，他若不清楚，那是決不敢提出這個辦法的！」

岑逸峯微一沉吟，便冷哼一聲道：「你懷疑果然是姓陳的奉鍾氏主意，施暗手搗的鬼麼？哼哼，若被我查出眞是他，既做賊又做好人，岑某人把他宰了！」

黃金漢笑笑道：「是否如此，我也不敢斷定，但姓陳的必定脫不了嫌疑！不過二哥你目下並非查內幕反擊的時刻，而是要先把燒上身的火頭撲熄，再從容打算，這是上策！」

岑逸峯咬牙道：「我也知道！但一時之間，如何去請那些黑社會大哥？況且與這些人打交道，聽說後患無窮，我無論如何不能出面，否則，被老太婆知道，她眞會把我生宰了！」岑逸峯對岑老太很畏懼，不因甚麼，就因爲岑老太仍然手掌岑家的產業大權！

黃金漢却微微一笑，道：「這事交我辦吧，二哥！」

岑逸峯驚奇的瞪了黃金漢一眼：「你有辦法？阿漢！」

黃金漢點點頭，道：「二哥也知道我曾在懲敎所渡過半年時光，但你並沒因此嫌棄我，給我一條生路，這次我出面就當是報答二哥多年的關照！坦白說吧，是你太太帶來的大漢所屬幫會的龍頭大哥，現時坐正大哥的是我的一位表叔輩！雖然我多年沒跟他來往了，但向表叔說一聲，他也決不會袖手旁觀！」

岑逸峯大喜道：「好極了！你去活動，總要使用，需要多少？你開句聲，阿漢！」

黃金漢搖搖頭道：「暫時用不着，等我先見了表叔再說吧！但絕對不需要你太太般獅子口大張！」

岑逸峯不由連連點頭，呵呵大笑道：「很好！你很夠義氣！阿漢！你幫了我這個大忙，岑某人總不會虧待你！」

黃金漢沒再作聲，他把呔盤一扭，房車轉了個彎，前面不遠便是岑逸峯那幢豪華的西班牙式別墅。

自太太方綺嫦被氣走後，岑逸峯便乾脆把他旗下最迷人的「趙小姐」，接到別墅來了。

這時岑逸峯的興緻才悄然而回，「趙小姐」身上的迷人線條，又盤上他的腦殼，把他緊緊的纏住了。

＊　＊　＊

就在岑逸峯坐車返回別墅途中時，陳景鏞的太太KK，也伴着她的女友鄔倩雲小姐，走進陳景鏞「一席宴三客」的海鮮館。

陳景鏞見KK伴着一位女士走過來，便很有禮貌的站起來。

KK拉着鄔倩雲的手臂，微微笑道：「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鄔小姐，他就是我先生陳景鏞。」

陳景鏞未及有所表示，鄔倩雲却脆聲一笑，道：「聽KK她說過了，果然是有型的男士，你的二撇鬍可別把女孩子迷死了，啊，對了，我姓鄔，名倩雲，隨便叫我倩雲就是啦。」

陳景鏞仔細的瞧了鄔倩雲一眼，心中不由一動，好極了，這鄔小姐樣貌雖然不算頂尖兒，但她身上那種獨特的靈慧氣質，却是商場女强人必備的條件。

「請坐，鄔——倩雲小姐！」陳景鏞很有風度的擺手道，但他把她的名字拖長了，便成了很親切的「倩雲小姐」。

KK笑道：「見面就直呼人家的名字，不怕失禮鄔小姐了。」

鄔倩雲淸脆的笑了：「怕甚麼？KK，你是我朋友，他是你先生，所以三人坐到一起，便也是朋友啦，我說的對麼？景鏞！」她也直呼陳景鏞的名字了。

KK冲着陳景鏞一笑道：「道：「她是我少時的朋友，性子辣極了，日後你欺負我，小心她幫着我對付你。」

陳景鏞微笑不語，他招呼鄔倩雲坐下，問她喜歡喝甚麼飲料，但也並沒忘了照料太太，替KK喊了最清淡的啤酒。

鄔倩雲喜歡飲的却是男士喜歡的FOV。

陳景鏞心中又一動，暗道能言、善飲、靈慧、乾脆，商場女强人的四大特點，她竟可集於一身，再加上她的人際關係，若與她聯手發展，足以在商場縱橫馳騁。

陳景鏞殷勤的招呼鄔倩雲，當然也沒冷落他的太太KK，這初次的聚會，彼此便覺很融洽愉快。

「聽說，倩雲小姐與裕人銀行香港分行的經理很熟，是麼？」陳景鏞替鄔倩雲斟了一杯白蘭地，忽然微笑道。

鄔倩雲瞧了陳景鏞一眼，格格一笑，道：「是KK告訴你的？」

陳景鏞亦一笑道：「是呀，不是KK，還有誰？坦白說，你是我認識的第一位談得來的女子。」

KK笑道：「倩雲，他與你一見如故哩，小心他向你展開追求囉！」

鄔倩雲臉兒微微一紅，但那或許是酒意的緣故，她不但不怒，反而把頭一側，笑道：「你不呷醋，假如他眞的如此，KK……」

KK大笑道：「誰不知妳鄔小姐眼高於頂，景鏞木訥訥的，他能打動鄔小姐的芳心才是怪事。」

KK和鄔倩雲的逗笑，陳景鏞祇作不聞，微笑不語，待兩人靜下來，他又把方才的話題挑了起來。

「說眞的，倩雲，你認識他麼？」陳景鏞含笑道。

「你是說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麼？」鄔倩雲瞧了陳景鏞一眼，又微笑道：「你想打裕人銀行貸款主意麼？」

KK忙插口道：「他呀，還不是剛成立了個宏生置業公司，但買了幢樓資本不夠，很想在銀行按一筆現金出來嘛！」

鄔倩雲爽快的一口答應：「物業按揭？那好辦，銀行通常都樂意做，明天我和你去見哈素先生。」

陳景鏞却搖搖頭，道：「不，那幢樓按揭祇是小事，順利的話，有人願替我作信用擔保。」陳景鏞沒說出岑逸峯的事，因爲自與鄔倩雲見面後，他的思路已大大躍進一步了：「我說，倩雲，你既然與哈素先生很熟，爲甚麼不好好利用這個絕佳機會，在香港大展拳脚。」

鄔倩雲微吃一驚，道：「坦白說，我並無多少資本，哪談得上大展拳脚呢？」

陳景鏞異常肯定的道：「可以，當然可以，做生意講的是靈活變通，以小本錢做大生意，例如倩雲你與銀行高層的關係，這人面就是一筆很大的本錢，就看是否善於運用了。」

鄔倩雲眨眨眼，她既感驚奇又感興趣：「喲，你說得滿有把握似的，但你有甚麼大計，說出來聽聽好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伸手一指桌上的石斑魚道：「說來其實也很簡單，就拿這尾石斑魚說吧，在街邊的大排檔，它的價錢可以賣個一、二百元低價，但如果把它弄進高級餐館，就拿這間海鮮館說吧，它的價錢就升高數倍了。」陳景鏞一頓，他的雙眼霍的亮了：「同樣一尾石斑魚，爲甚麼價值相差這麼大，還不是與採納他的海鮮店有莫大的關係麼？銀行就像海鮮店，貸款抵押品就是石斑魚，貸款抵押品的價值，不是同樣由銀行方面決定麼，所以，如果在這方面動動腦筋，那一塊錢的本錢，就可以化作千塊，甚至萬塊使用了，簡單說，這叫做利用銀行，以小本錢做大生意。」

陳景鏞興奮的鼓動道，他甚至把他與「南洋伯」買賣樓宇時的口才，亦充分施展出來了。

此時不但鄔倩雲驚喜參半的瞪大了眼珠，就連KK也停住了筷子，雙眼直直的盯着陳景鏞，就好像她直到此時才發覺，她的丈夫原來是野心大得驚人的商場狂人似的。

這一頓海鮮宴雖然並沒決定甚麼，陳景鏞也並未得到任何即時的好處，但陳景鏞向商場大舉進軍的決心，却比任何時候都更堅決了。

事實證明陳景鏞的眼光獨到，因爲三天後，鄔倩雲就領了一位青年男子到來，與陳景鏞夫婦作第二度的約會。

這青年男子連KK也不認識，但就連KK也相信他的確是一位商界奇材，因爲他對目下香港的地價、樓價、潛在發展價的精確掌握程度，就連陳景鏞也大爲佩服。

青年男子叫何焯然，原來是鄔倩雲的同鄉，但比陳景鏞來港發展的時間還長，可惜一直鬱鬱不得志，目下在一間地產公司打工，掛一個營業經理的銜頭，其實是雙脚挨苦的行街經紀。何焯然也早就有自闖一番事業的雄心了。

「我說，景鏞兄，你在宏景也是大材小用，爲何不決然自立門戶，闖一番自己的事業。」見面時，何焯然很快便發覺，陳景鏞身上潛伏的狂熱的闖業決心，竟比他還更熾烈，兩人立刻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陳景鏞微笑一下，道：「我也有這個打算，但不鳴則已，一鳴務須驚人，這第一炮無論如何要打響，這就涉及人手、資金、機緣，三者都是缺一不可。」

何焯然立刻道：「景鏞兄計劃幹哪一行？」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憑焯然兄的眼光，你以爲哪一行業比得上地產麼？」

何焯然會心的一笑，他想了想，便決然道：「資金方面我是個窮光蛋，但如果景鏞兄不嫌棄，搞地產方面的人手，就算我一份便了。」

KK有點擔心道：「搞地產好是好，但冒險性很大，萬一搞糟了，就連何先生你也拖累了。」



陳景鏞太太不以爲然的道：「誰會瞧得上他。」

何焯然慨然道：「放心啦，阿嫂，我何焯然的脾氣，鄔小姐最清楚不過，光棍一條的，有甚麼拖累不拖累了？祇要有兩餐飯吃，餓不死，可以繼續做作，那就可以了。」

鄔倩雲笑笑接口道：「假如焯然他祇會吃飯，不會做事，我也不會向景鏞介紹他了，這人手方面麼，我也算進去吧，KK，好麼？」

KK不由又好笑又好氣，道：「這甚麼地產公司連個影子也未見，你便這麼認眞麼？」

鄔倩雲格格一笑，道：「你呀！KK，枉你跟了他多年了，連丈夫的脾性也不清楚，他這人立定主意的事，就十頭牛也扯不轉他了。所以我敢擔保，不出一月半月，這陳景鏞地產公司必定可以豎起招牌，在香港大展鴻圖。」

KK依然半信半疑，但陳景鏞却向鄔倩雲和何焯然點點頭，決然道：「好，有你兩位的臂助，這地產公司的事就算確定下來了，資金方面我再想想辦法，這第一炮的公司門面，無論如何也不可太寒酸了。」

* * *

岑逸峯又精神起來了。

他的私人司機兼保鏢黃金漢，辦事果然大有斤両。那晚答應代岑逸峯出面擺平他太太的事不到兩天，黃金漢就告知岑逸峯，他那位「幫會元帥」的表叔，已答應出面裁決。

岑逸峯驚喜之餘，又有點不太放心，他對黃金漢道：「這事一定要乾淨俐落，絕對不可留有任何手尾，阿漢。」

黃金漢笑笑道：「放心，一哥，祇要表叔答應出面裁決，那班人便祇有聽話的份兒，決不敢輕舉妄動。」

兩天後，在紅燈區的一間酒樓，黃金漢單刀赴會。

那位表叔已召集有關的「大佬」級人物，在酒樓的一個痲雀房，靜觀其變。

不久，岑逸峯的太太方綺嫦，由三條大漢伴着，按約定的時間準時抵達酒樓，四人的後面，又跟着七、八位手下，氣勢甚盛。

方綺嫦見祇有黃金漢一人在場，大感驚疑道：「他，沒來麼？」

黃金漢微微一笑，把手一擺，道：「岑先生有事，不能來了，但他已委派我作他的全權代表，有甚麼話，一切由我作主，坐啦，請！」

方綺嫦和三條大漢冷哼一聲，在黃金漢的對面坐下來，其他的毛頭小子，則併排挺立於後。

「就你一個司機的身份，也敢

與我們講數麼？」三條大漢之一沉喝一聲，向黃金漢施下馬威道。

黃金漢神色不變，他依正江湖規矩，替各人斟滿茶，才微微一笑，道：「開門見山說吧，我代表岑先生提出條件，他可以一次給岑太五百萬，但需立刻簽分居書，而且言明日後彼此再無任何瓜葛！這是岑先生最後的條件了！」

方綺嫦一聽，氣得尖叫道：「五百萬就想封住我的口麼？沒那麼容易！」

三條大漢亦霍然的站起來，喝道：「按原來的條件！五千萬加二幢別墅！少一個仙，便有好戲給他瞧！」

黃金漢微微冷笑道：「五千萬和二幢別墅，這不是强人所難麼？夫妻一場，就算有甚不是之處，這五百萬也足以抵償了！」黃金漢的目光射向三條大漢，「兄弟，論輩份你地未夠斤兩上枱同我講嘢！看在一家人面上也算了！出來搵食也要講分寸，岑太有五百萬到手，你們的好處也不少了，見好即收，無謂再管到人家兩公婆的爭吵！」

三條大漢見黃金漢口出狂言，氣得竟一怔。但後面的毛頭小子却按捺不住，罵聲四起，又虎的衝了上來，亮傢伙就要向黃金漢下手！

就在此時，痲雀房裏的「表叔」和三位「大佬」，突然蹿了出來。

三條大漢一見，連忙喝住那些毛頭小子，齊聲向三位「大佬」躬身道：「大哥！」

三位「大佬」面色一沉，罵了三條大漢一句，再向「表叔」躬身道：「請大路元帥示訓！替我地教訓他們。」

三條大漢一聽，均嚇傻了，因爲他們誰也不知這老頭竟是久未露面的「大路元帥」！那七、八名毛頭小子，也算醒目，見機早就縮到一角去了。

岑逸峯太太方綺嫦，並不太懂這些幫會的行規，故仍在恨恨的大罵，又抱怨三條大漢見了那糟老頭，怎的便如老鼠見貓？

但三條大漢却低首垂目，大氣也不敢喘。

那「表叔——大路元帥」瞥了方綺嫦一眼，目光掃向衆人，緩緩的道：「人家公婆講數，本幫兄弟不宜插足，貿然出面，人家會耻笑本幫賤格，挑起人家公婆是非，從中漁利！傳將出去，有辱堂口！但此事既已攬上身，也要有頭有尾，岑太，我那三位兄弟只能助你去到『五百萬』這個數目，你若認爲條件不合，那你就自行料理，我那三位兄弟決不會再插手！請你自己好自爲之。」

「表叔——大路元帥」既責罵了三條大漢，但也給他們留回一點面子，此事能爭到「五百萬」的數目，算是三人的功勞，但若再插手此事，那是決計不可。他處事的手腕，果然有「大路元帥」的風範氣度。

三位「大佬」連忙喝道：「老大哥已給足你地面子了，還不向老大哥謝罪？」

三條大漢趕緊向「大路元帥」躬身道：「多謝大路元帥訓教！」

「大路元帥」轉向岑太——方綺嫦含笑道：「岑太！就去到這數目算了吧？再玩下去，便很易玩出火來了！」

方綺嫦又氣又怒又恨，不由無奈的尖叫道：「我一個弱女子，想不算數也不行啦！豈料堂堂大幫會，竟也怕了殺千刀的岑家族！」

「大路元帥」微笑道：「不是怕了他，而是按情而論，五百萬也足以令你們公婆扯平恩怨！」

方綺嫦自知再鬧下去也決無好結果了，無奈的轉向黃金漢道：「你！你回去告訴姓岑的，算他厲害，尋着你這個大幫兇！簽分居書可以，但錢先要到手！」

「錢入你戶口，到時你不簽又如何？」黃金漢追問一句道。

方綺嫦氣得幾乎破口大罵，她瞪着黃金漢恨恨道：「鬼東西！只會鋤弱扶强，欺負我一個弱女子！你回去問問你的主人，我是否那種不講信用的衰人！他付了錢，我也懶得再去會他，免得被那些狐狸精纏死！」

黃金漢被方綺嫦數落一頓，却沒發作，因爲這時他忽然覺得自己眞的好像成了拆散人家夫妻的幫兇似的！他微歎了口氣，道：「那好吧，既然岑太你答應，此事就算定了，岑太等岑生的電話上律師樓辦手續便了！」

黃金漢離開酒樓，他雖然助岑逸峯解決了一個大難題，但心內並不高興，在駕車回去向岑逸峯覆命的途中，他不由暗道：「哎！錢銀女人，世上的一切煩惱，莫非均離不開這兩樣東西麼？」

黃金漢回到別墅，向岑逸峯覆命。

岑逸峯大喜道：「好極！乾淨俐落，一了百了，說吧！阿漢，你答應了她多少？」

黃金漢淡淡道：「就五百萬吧，不要多，但也不要少，這是雙方已定了的數目。」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很好，五百萬就五百萬！花五百萬掩住她的口，這值得極了！這比五千萬、二幢別墅合算極了！」

岑逸峯一頓，又道：「阿漢！甚麼時候給錢？她要現金、支票都可以！我馬上開票！」

黃金漢笑笑道：「不忙，一

哥，你先約她上律師樓，簽分居書及付補償費一併辦理吧！」

岑逸峯一聽驚喜道：「那五百萬是綺嫦——她實收囉？阿漢！你本應從中得一筆好處的！你爲甚麼不要？」

黃金漢淡淡的一笑，道：「這筆錢我不能要！這次我請出那位老頭子表叔壓服岑太的人，很有恃强凌弱的嫌疑，我若再從中抽取好處，那就成了不義之徒，只怕收了錢也無命享了！」

岑逸峯這才知道，盜亦有道，黑幫會亦有黑幫會的規矩，他欣喜的拍拍阿漢的肩膊，道：「好，你很夠義氣麼！阿漢！這次你幫了我一個大忙，你想要我如何多謝你？你講！」

黃金漢微笑道：「這次我不惜得罪幫中的舊兄弟，不過是報答一哥你待我的恩情，並不希望答謝。但日後小弟若有個三災六難，一哥念情照應一二，我就心滿意足了！」

岑逸峯更喜黃金漢的脾性，他用力一拍黃金漢的手臂，決然道：「那好！你日後有甚困難之處，盡管向我岑逸峯開口便了！能夠辦到的，決無異議！」

黃金漢亦知岑逸峯這人雖然花心好色，甚至因女人惹出不少煩惱，但他有一點好處，那就是對朋友很講義氣，而且恩怨分明，他不放過害他的人，但別人對他有恩，他也決不會忘記。正是由於他這一點，他雖然不時惹出痲煩，但最終總能安然渡過。

黃金漢想到此，不由一笑道：「那先多謝一哥了！不過，你太太的事雖然解決了，但眞正的危機並沒過去，一哥仍要小心了！」

岑逸峯深有同感的點點頭，道：「不錯！綺嫦——她這一面雖然僥倖解決了，但向她洩漏消息、造成這場見鬼官司的人仍然逍遙快活！哼哼哼，可惜我不知他是誰，若被我查出了，我要活剝他三層臭皮！」

黃金漢微微一笑道：「一哥欲知道搗鬼的人是誰，那也很容易！」

岑逸峯忙道：「如何知道？」

黃金漢緩緩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通常來獻計如何如何的人，他的背後必然隱有某種不可告人的目的！」

岑逸峯眼神一亮，醒悟道：「你是指那姓陳的？」

黃金漢微笑道：「按眼下所得的跡象看，我不敢斷定是誰，但這姓陳的身上，却必定可以尋到重要的線索！一切就看一哥你如何處置了！」

岑逸峯沉吟一會，忽然若有所思道：「不錯！姓陳的身上，的確値得下點工夫！無論如何，此人也是宏景姓鍾的一大臂助！哼哼哼！若能令此人反戈相向，宏景的一切，還不瞭如指掌麼！」

* * *

岑逸峯非常聰明，他集中全力，解決了逼近眉睫的危機後，又指令他的師爺徐茂生，把私改圖則的痕跡毀滅掉。

這樣一來，製造危機的人雖然仍在逍遙快活，但這場危機對岑逸峯來說，已失去任何的威脅。

岑逸峯這才從容的部署反擊。幾天後，岑逸峯主動約陳景鏞見面。

岑逸峯很爽快，不談任何條件，便答應替陳景鏞做樓宇按揭貸款的信用擔保。

岑逸峯的這一下子，令陳景鏞亦感到意外，他試探的道：「那……不愉快事，解決了麼？」

岑逸峯呵呵一笑，道：「當然啦！說起來，這得多謝景鏞你那黑吃黑的提議！另外，呵呵，也得多謝那在背後搗鬼的人，令岑某人終於甩掉那件煩人的包袱！如今，嘿嘿，岑某一樣精神爽利！而且包袱甩掉，岑某便可輕裝上陣，再無後顧之憂，逢兇化吉，大吉大利！」

陳景鏞不得不有所表示道：「那當眞値得恭喜你了！」

岑逸峯大笑道：「很好！你一定覺得奇怪了，爲甚麼我很爽快就答應做你的信用擔保？是麼？景鏞！」

陳景鏞趁機一笑道：「此乃人之常情，所謂無功不受祿！」

岑逸峯瞥了陳景鏞一眼，鷹鼻一聳，便決然的道：「不錯，岑某人果然另有目的企圖！老實說吧，我懷疑太太與我糾纏這事是有人在背後搗鬼？搗鬼的目的就是打算以此來捆住岑某的手脚！因此而無心思在商場上進取！誰會因此而得益？這其中的利害是非恩怨，不必我點明，景鏞兄也該明白了吧？」

陳景鏞坦然迎着岑逸峯逼視的目光，微微一笑，道：「若我知道，也犯不着與逸峯兄你兜圈子，因爲這對我自己並無任何好處！」

岑逸峯一聽，便呵呵一笑道：「不錯！這種鬼域伎兩，不管奏效與否，對景鏞兄你果然並無任何好處！就拿你效力的宏景說吧，我不敢斷定搗鬼的人是否與宏景有關，但就算眞的是姓鍾的搗的鬼，甚至連景鏞兄你這位智囊亦有份參與，我敢肯定，你絕對不可能在姓鍾的身上獲得任何好處！」

陳景鏞心中不由一動，暗道這姓岑的果然不愧有「一哥」的稱號！無論心智、魄力、處事的手腕，他都比鍾氏家族中人强多了，他甚至

一眼就瞧穿了姓鍾父子倆「守財奴」的本性，難怪他敢於向地產界天字號的「宏景」直攖其鋒了！

陳景鏞這般轉念，微微一笑，擺出一副無奈的神態，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姓鍾的縱有不是，亦會有恩於我，更是賓主一場，因此有關岑逸峯兄你與鍾氏家族的是非恩怨，請恕我不便插嘴了！」

陳景鏞一頓，看了岑逸峯一眼，岑逸峯沉吟不語，陳景鏞便斷然的續道：「我這處境、苦衷，希望逸峯兄你能體諒！假如逸峯兄認爲因此不便作我的私人信用擔保，那也是情理中事，我也不敢强求甚麼。」

岑逸峯盯了陳景鏞一眼，他發覺陳景鏞依然神色不變，一派從容淡靜，絕不因有求於他，而向自己屈膝卑躬，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若能把此人收歸己用，那就强過茂生這膽小鬼多多了！

岑逸峯萌此念頭，便打消了逼陳景鏞太急的原意，他把話題一轉，不再談與鍾氏家族有關的事。一會後，岑逸峯很認眞的對陳景鏞說：「你果然是一位人材！景鏞！我希望你考慮，可否過來岑福助我一臂之力？當然，你不必急着表態，我會等着你的答覆！而且不論你是否願意，我都會做你那幢樓宇按揭的私人信用擔保！明天一早，你就可以上豐隆銀行辦手續了！」

與岑逸峯見面的當晚，陳景鏞便約了鄔倩雲、何焯然去吃晚飯，這種場合，自然少不了他的太太KK的一份。

席間，陳景鏞把岑逸峯的意思向三人說出來，並沒有隱瞞其中的細節，因爲他們之間，已到了無話不說的地步。

「岑逸峯想趁機拉我過去岑福效力，他倒是出於眞誠！他也很有風度，並沒逼我即時表態，讓我考慮！所以，我得考慮、考慮了！」陳景鏞微笑道。

鄔倩雲一聽，立刻接口道：「你打算過去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你以爲呢？倩雲。」

鄔倩雲俏臉微一紅，不知爲甚麼，陳景鏞對她越是親切，她在KK面前就越感不安，她連忙格格一笑，道：「你問太太啦？KK！你以爲怎樣？」

KK却根本沒留意鄔倩雲的神色，她很愛她的丈夫，對他也很貼服，但凡他認爲是該走的路，通常她都不會表示反對，那怕她內心不太贊同。這時也不例外，KK想了想，便猶豫的道：「他把定主意啦！岑逸峯這人我不熟，但他既是出於誠意，也不妨加以考慮，留在宏景不死不活的也沒甚前途！不過若過去岑福，鍾家就會恨死你了，因爲無論如何，鍾家總算對你有一點恩惠！所以，你自己把定主意啦，景鏞！」

何焯然微笑道：「岑逸峯答應做信用擔保，同樣是欲施小恩惠，套住景鏞的人，假如景鏞眞的過了岑福，憑岑逸峯的手腕，他甚至不能容忍景鏞自己另立公司！這一點，鍾志豪顯然勝於岑逸峯！」

鄔倩雲眉毛一揚，道：「既然這樣，景鏞，你那幢舊樓也不必拿去豐隆按揭，無謂欠了岑逸峯一個人情！乾脆轉過去裕人銀行算了！如果你同意，我馬上去同哈素商量，估計按一百幾十萬出來不成問題！」

陳景鏞微笑，緩緩搖頭道：「不！倩雲，按一幢半幢舊樓，無必要驚動裕人銀行，而且這幢舊樓是以宏生置業的名義登記的，我不想宏生與裕人銀行有任何牽連。」

KK急道：「景鏞！你打算如何定奪？在鍾、岑兩家面前，你是左右爲難，順得哥來失嫂意哪！」

陳景鏞胸有成竹的笑笑，緩緩道：「那幢舊樓照舊在豐隆銀行按揭，岑逸峯的私人信用擔保我決定接受，但我不會過岑福，也不會留在宏景！現在是另立爐灶的時候了！」

鄔倩雲奇道：「你既然決定另立公司，爲甚又接受岑逸峯的私人信用擔保？爲何不乾脆趁這機會與裕人銀行建立關係？」

陳景鏞微笑不語，鄔倩雲和KK不解的互視一眼。何焯然却會心的一笑道：「不錯！景鏞這一步不失爲上策！」

鄔倩雲瞪了何焯然一眼，道：「爲甚麼是上策？爲甚麼我瞧不到？」

何焯然笑道：「殺雞焉用牛刀？那幢舊樓不過是一隻小雞，因此選在豐隆按揭足矣！但日後遇上龐然大物，便非裕人銀行這柄牛刀不可了！」

陳景鏞不由點頭微笑，道：「好！焯然，你與我想到一起去了！但還有一點，另立公司不能太寒酸，我打算用按揭出來的一百二十萬，作新公司的成立資本，祇要有岑逸峯這一條刺橫在鍾家面前，鍾志豪便不能不答應他那筆入股宏生的資金先由我調度運用！此時我再離開宏景，另立公司，鍾家也就無話可說，因爲我寧願另起爐灶，也不會反叛，對鍾家也就有個交代！祇要日後我站在兩者的中間，持折衷平衡的立場，那我就能在鍾、岑兩大地產世家之間左右逢源了！」

何焯然瞧了KK和鄔倩雲一眼，心中忽地一動，不由會心的一

笑道：「景鏞兄在事業上的左右逢源，阿嫂，你就不怕他在私生活上也來個左右逢源麼？」

KK不以爲然的一笑道：「他呀，在女人面前木訥訥的，誰會瞧得上他？而且他已在我面前發誓，他與我是患難夫妻，日後就算飛黃騰達，也決不會拋棄我！他這個人有個好處，說過的話就一定辦到，因此呵，我對他倒放心得很！倩雲，你旁觀者清，你說，他是這麼一個人麼？」

鄔倩雲的俏臉又一陣微紅，但一閃即逝，格格一笑道：「你是他太太，你不知道，我哪會清楚？KK呵！」

何焯然知道女人碰上這些敏感的話題，便很容易纏夾不清，甚至連大事也拋開不理了，便收起笑容，正經的道：「是啦，景鏞，你這個新爐灶到底何時豎起來？我也得準備遞辭職信了！」

這是在座三人都很關切的焦點，因此KK和鄔倩雲也忘了再說話，等着陳景鏞的決定。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决然道：「大約在一個月內吧！這包括註册登記、選寫字樓、配備必要設施，這是鴻圖大展的第一步，一定要走得漂漂亮亮！」

從這一晚的席間開始，一個令港人震驚的「陳、鄔、何——鐵三角」關係，就在這間不出名的簡陋的飯店開始形成。

第二天早上，在香港的銀行開門營業的半小時後，陳景鏞就準時的在豐隆銀行貸款部出現了。

這時陳景鏞夾着的，依然是前次的文件包，文件包內，也依然是那幢舊樓的屋契。

但貸款部的那位圓腦袋陳經理，却換上一副很樂意接受這宗生意的笑臉。

陳景鏞知道，這便是岑逸峯一個電話的威力了。

陳經理很快就辦妥了這宗樓宇按揭貸款，陳景鏞也很快在貸款文件上簽了字，陳經理把這份貸款文件，連同陳景鏞那張舊樓屋契很小心的放進文件袋，然後輕鬆愉快的笑笑。

「行啦！陳先生，這張一百二十萬的本票，明天上午就可以轉入宏生實業的戶口了！」陳經理笑容滿臉的道。

陳景鏞隨口客氣了一句，就告辭走了。

陳景鏞並不開心，雖然這宗按揭到底辦妥了，但他知道這並非他自己的本事，而純粹是「岑逸峯」這三個字的威力。

富豪世家的一個電話，就可以令貸款額增加一倍！這個現實的社會更令陳景鏞感觸萬千！嘿嘿嘿，甚麼時候憑陳某人的一句話，能令貸款額一倍、十倍的增加，那才是值得高興的日子哩！陳景鏞在心內狠狠的嚷了一句。

這時是上午十時許，陽光普照、風清氣朗，一派秋初的景象。

陳景鏞夾着內裝一百二十萬本票的公文袋，他的心思忽然一動，便信步向後面街的榕樹頭公園走去。

這是一個三教九流聚會之地，到了晚上，便如花街大會串。這時是白天，但依然擺了不少時裝、雜貨、賣藥、算命占卦的鋪檔。

陳景鏞對那些雜貨檔、時裝鋪一眼也不瞧，他除了唇上那二撇鬍刻意修飾外，在其他的衣著方面，簡直可以說是不修邊幅。

他留意的是那些占卦算命的檔口。他也連續走過三個檔口了，但均快步而過，因爲他嫌坐檔的人太年輕，哼，嘴上沒毛，辦事不牢，更何況占卦算命這道道道？

陳景鏞凡事均有極强烈的個人見解，就連占卦算命的人選，他也堅持的有自己的一套。

忽地，陳景鏞在一個冷清的算命占卦檔口前，停了脚步。

坐檔的是一位低垂雙目的老者，滿頭白髮，滿臉風霜，顯然已飽歷了人世的滄桑。他的檔口冷清，絕少人光顧，相反隔隣的一檔，却連排了五位人客。

白髮老者根本不以爲意，依然是自得其樂的低垂雙目，與他自己的內在私人世界低訴人世的苦樂。

雄心勃勃　開拓前景

陳景鏞毅然的走過去，向白髮老者打了聲招呼：「阿伯！好生意麼？」

白髮老者白眉一揚，目光閃了一下，便忽然道：「你來了麼？」

陳景鏞居然立刻領悟這無頭無腦的一句，低聲道：「是，我來了！」

白髮老者道：「你爲甚麼要來？」

陳景鏞道：「我爲甚麼不來？」

白髮老者道：「別人都不來，你爲甚麼來？」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人人都來，我就不來了！」

白髮老者一聽，低垂的雙目便忽地一張，雖已年屆古稀，依然睛光閃亮，他向陳景鏞瞥了一眼，這才點點頭道：「好！那你坐啦！」

陳景鏞也不客氣，在老者面前，四平八穩的坐下了。

白髮老者道：「你知道爲甚麼我被人客冷落麼？」

陳景鏞微笑道：「不知道，但我既然坐下了，也不想知道。」

白髮老者一聽，不由亦點頭微笑道：「很好，世風如此，人人都想聽恭維話，說眞話的，自然令人討厭！你想聽眞話或恭維話？」

陳景鏞笑道：「我想聽眞話！但眞實的恭維話也樂意聽聽！」

白髮老者高興的呵呵一笑，道：「很好！你很好！你是我五十多年來遇上的第一位能知我心的人客！」

白髮老者一頓，才道：「你想算命或是占卦？」

陳景鏞笑笑道：「先占卦，後算命！」

白髮老者道：「占甚卦？」

陳景鏞想了想，便決然道：「占事業之成敗。」

白髮老者點點頭，道：「事業之卦非同小可，事涉人之本命，那便非要配合時辰八字不可。」

陳景鏞如實報出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白髮老者用紅紙寫了，貼在一個卦筒上，喃喃的祝頌了幾句甚麼，便驀地把卦筒遞到陳景鏞手上，道：「你輕輕搖，搖到卦出為此。」

陳景鏞接住卦筒，果然誠心誠意的搖了起來，一會後，便「噗」的掉出一枝來。

陳景鏞拾起卦籤，見上面有一行籤文，也不知說的甚麼，便把籤遞還老者。

白髮老者接過卦籤一看，便微微一笑，喃喃道：「說醜得好，世事奇妙，欲聽眞話，却得中上上之卦，妙，妙，妙極也。」

白髮老者即解讀卦文道：「此卦上書鳳凰飛上第一枝，龍虎風雲際會時，一旦蛟龍冲凌霄，任君來往赴瑤池，此乃龍虎渡姜太公之兆，實上上之大吉籤！」

陳景鏞忙道：「如何大吉？」

白髮老者正容道：「當日姜太公淪落江湖，苦不堪言，後來龍虎得風雲會合，便如龍飛天上，直達仙家瑤池，此是榮華發達之象也，求得此籤者，定可百事如意，眞乃上上大吉之籤。」

陳景鏞大喜道：「如何大吉大利，例如我欲獨闖創業，另立爐灶，是否均可如意？」

白髮老者微微一笑，道：「此乃上上之籤，自然一應俱備，諸如問風水可發富貴，問遺失可得回原物，問自身四季平安，問交易一本萬利，總而言之，一切皆無往而不利矣。」

陳景鏞在大喜中不忘再問一句道：「那其中就沒有挫折麼？」

白髮老者呵呵一笑，道：「這便是事涉本命之事了，你的時辰八字當主三十至四十大發，此時正應籤上之兆。但過了四十，目下隱伏的煞氣即運行到眉心，眉心即印堂，印堂帶煞，恐怕從此便災磨不斷了。」

陳景鏞道：「可有生命之虞？」

白髮老者微笑道：「災磨既源源不斷，生命自然亦受威脅，但最終能否逃出大限，便要看你其時的修身養性及際遇，我非仙神，又豈可妄下判斷。」

陳景鏞一聽，想了想，便坦然笑道：「我今年二十八歲，距四十尚差十二年，祇要在十二年事業成功，往後也不必再去追究那麼多了，多謝老伯的贈言，這是酬金，請老伯收下了。」陳景鏞把雙倍的酬金付給白髮老者。

白髮老者也不客氣，接過來就放在口袋裏了。

陳景鏞站起來，打算離開，忽地又停下脚步，問老者道：「請問老伯貴姓，會替人看樓宇住宅風水？」

白髮老者微笑道：「若論風水一道，你算找對人了，這正應了你方才籤文的卦兆，我姓董，名逸平，看風水一道，已不幹多年了，別人無法請得動我，但你算是唯一的例外。」

陳景鏞一聽，大喜道：「那就先說定了，我一有頭緒，便來此地相請，這是睇風水的訂金，請董老先生收下了。」

董逸平奇道：「你為甚先給我？」

陳景鏞大笑道：「我姓陳名景鏞，這叫相金先惠，董老先生日後自會格外留神了。」

陳景鏞留下他的住家地址、電話，便告辭走了。

三天後，陳景鏞果然親自前來請董逸平，前去替他相他選定的寫字樓風水。董逸平一看，便斷然的反對選擇這個地址。

陳景鏞居然接受董逸平的意見，把選好的寫字樓退了，再行另選。

這次，在港島一條大道上的寫字樓，董逸平却大加讚賞，力言這幢寫字樓面向海水，東面太陽直射，波光反映入室內，當主財源廣進，事業一往無前。

陳景鏞居然深信不疑，他重酬了董逸平，又不惜花多一半的租金，選中了這幢面向維多利亞港的寫字樓。

再花了半個月時間的裝修，添置了必要的設備，陳景鏞自己的公司架子便最終搭起來了。但公司的名號，却是一個謎，不但何焯然、鄔倩雲不知道，就連他的太太KK也被他嚴密的瞞住。

KK忍不住問他，他就笑笑道：「天機不可洩露。」氣得KK幾乎在他面前跳霹靂舞。

一切準備就緒，陳景鏞才正式

向宏景提出辭職。

陳景鏞辭職的理由很簡單，祇有一條，就是自己想出去闖一闖，並多謝鍾家對他多年的關照。

宏景執行董事鍾志豪倒很爽快，一口便答應了，鍾志豪對陳景鏞道：「我知道宏景留不住你了，景鏞，你是地產界的人材，應該自己闖一番事業，說眞的，我還要感謝你。」

岑逸峯有點奇怪道：「為甚麼？」

鍾志豪低低的一笑，道：「老頭子說你養不熟，甚至會反叛宏景，我替你辯護，你這次離開宏景，並沒有轉去岑福，這證明我的眼光不錯，祇要你不做出對不住宏景的事，我們仍然是好朋友。」

陳景鏞道：「請替我向鍾老先生請罪，我改日再當面向他老人家拜辭。」

鍾志豪微笑道：「你別去了，景鏞，老頭子近來的脾氣很壞，連我也挨了他幾頓臭罵。」

陳景鏞隱隱猜到了原因，但仍忍不住問了一句：「鍾先生有甚不快事？」

鍾志豪歎了口氣，苦笑道：「還不是因為岑氏家族麼，老頭子不知為甚麼，對那塊地皮的事，一直耿耿於懷，你那妙計令岑逸峯沉寂了一會，但最近又活躍了，聽說他近日頻頻與彩視第一大股東澳洲佬米高見面，老頭子知道了，便氣得破口大罵，說岑氏家族得寸進尺，連鍾家有股份的彩視也要插上一脚，這不是存心給他難看麼？所以，所以你暫時最好別去，等他氣平了再說。」

陳景鏞暗道鍾正宏這老頭子已失去昔日的魄力勇氣，完全是一副守財奴的姿態，碰上岑逸峯這位傲氣十足的後起之秀，自然處處被動挨打，在商場上也是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嘛！

陳景鏞有點同情鍾志豪的處境，臨走便向他最後贈別一句道：「宏景與岑福已是旗鼓相當了，因此不宜硬碰，否則便必然兩敗俱傷，凡事如採迂迴戰術，效果會更成功。」

鍾志豪這時才意識到，自己身邊這位「智囊」要失去了，不由有點不捨道：「人向高處走，我不敢阻你，但希望以後多回來宏景走走，我鍾志豪歡迎你的光臨，還有，我們那個『宏生置業』，不必折夥了，如果你還有精力，就兼顧一下，說不定以後還有合作的機會，景鏞！」

陳景鏞領略鍾志豪話中的誠意，便點頭答應了。而且他知道，自己的抉擇是正確的，在鍾氏與岑氏之間，他祇有站在超然的地位，才可以左右逢源。

因此在公司開幕的酒會名單上，陳景鏞也立刻打定主意，兩家都不驚動，若送帖的話，鍾志豪和岑逸峯務必一齊呈送。

半個月後，陳景鏞的公司終於正式開幕。

酒會上，招待到賀嘉賓的是傳統的點心飲料，並沒有特別的昂貴招呼。

到賀的人却說得上冠蓋雲集，鄔倩雲的交際手腕果然令人刮目相看，因為她居然請動了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的大駕。

陳景鏞的助手何焯然，在地產界的朋友自然不少，但比起陳景鏞請來的嘉賓，那就顯然遜色多了。

陳景鏞請來的是鍾志豪和岑逸峯，這是香港地產兩大世家的公子少爺，第一次在同一個的交際場合出現。搞地產的中小型公司，誰不想與宏景、岑福扯上關係？但一齊請動兩家的，陳景鏞是破天荒的第一個。

雖然兩人在酒會逗留的時間很短，兩人也僅向陳景鏞祝賀幾句，便分別告辭走了。

陳景鏞却已心滿意足，他們逗留時間長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兩人在酒會的出現，這對陳景鏞的公司，就已經足夠令人重視了。

* * *

陳景鏞在到賀嘉賓身上所花的心思，最多的反而是鄔倩雲請來的哈素總經理，在整個開幕的酒會上，陳景鏞幾乎片刻不離他的身旁。

這就連哈素也感到有點難為情了，他微笑道：「陳先生是主人，不必盡招呼我哈素，有鄔小姐陪着，我還會寂寞麼？呵呵！」

哈素是地道的馬來亞人，年已四十多，被馬來西亞裕人銀行派來香港坐鎮已有五年多，因此他的粵語幾乎與地道的港人一模一樣。

陳景鏞笑道：「哈素先生是鄔小姐的尊貴客人，鄔小姐是敝公司的支柱，我這個地產置業的小老板，哪敢怠慢啊！」

哈素呵呵一笑道：「陳先生別太謙了，不說別的，能夠一下子請來宏景、岑福的少東到賀，這在香港的地產公司中也屈指可數了。」

陳景鏞微笑一下，不承認但也不否認，在哈素的理解中這是默認了，他對陳景鏞的印象不由又加深了一點。

哈素忽然很認眞的問道：「陳先生，請教一下，你這個C・R置業有限公司的名號，到底有甚麼深意？」

這是鄔倩雲也想知道的問號，因為她直到酒會開幕的前一霎，才在撕下封紙的招牌上，發現「C・

R置業有限公司」這幾個中英文混雜的字眼，但「C．R」到底是甚麼意思，她與KK、焯然三人都不知道。

在另一邊招呼客人的KK和何焯然，這時也趕到這一面來了。

陳景鏞瞧了KK和鄔倩雲一眼，見她兩人均注意的盯着他，便微微一笑，對哈素道：「其實也沒甚麼，哈素先生，是中文譯音『嘉玲』的簡寫吧了。」

哈素對中文並不太在行，他不由奇怪的眨眼，不明白「嘉玲」到底是甚麼意思。

KK忍不住了，她狠狠的瞧了陳景鏞一眼，道：「景鏞，爲甚麼神神秘秘的？嘉玲到底是甚麼意思？你快說呀！」

陳景鏞笑笑道：「嘉玲是英文的中文譯音，這意思嘛，用中文很難翻譯，如果一定要解釋的話，那就是『闖或創』的意思吧。」

陳景鏞說罷，便很快的把話題轉開了，而且日後他也沒再解釋這「嘉玲」的含義。

這是陳景鏞一個隱藏在心底多年的秘密，這個秘密就連他的太太KK也不知道，因爲陳景鏞絕不會向她洩露。

「嘉玲」是一位華裔少女的名字，是陳景鏞落難星馬時的女友，如果沒有這位少女的慰籍，陳景鏞自己也不敢相信是否可以捱過那段痛苦的歲月。但不幸「嘉玲」却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但她的倩影從此便永遠銘刻在陳景鏞的心中。

不久陳景鏞便遇上KK，然後KK的父親助他離開星馬，來到香港。KK雖然對他助力不少，但她無法取代「嘉玲」身上的獨特的氣質。

這種氣質，陳景鏞却在鄔倩雲身上尋到。

陳景鏞生命中似乎註定與女人不可分割，因他發覺，他每到生命的重要時刻，一位關鍵性的女性便會在他身邊出現……

「C．R——嘉玲」這個名字，究竟是記念已去世的那位少女？抑或是KK？又或者是鄔倩雲？這就連陳景鏞自己也不知道。

「好呵！陳先生，闖或創，都非常夠意思！我預先祝你的C．R鵬程萬里！」哈素向陳景鏞拱手道，因鄔倩雲極得體的從中拉攏，他與陳景鏞已顯得很熟絡了。

酒會結束，人客都告辭走了，偌大的C．R置業有限公司寫字樓，便祇剩下四位主人家，直到這時爲止，陳景鏞連一個外來的職員也沒請，熱鬧過後，便顯得有點冷清。

直到此時，KK還有點迷惑，這個各人期望甚大的地產公司，眞

的就開辦起來了嗎？「景鏞，鑼鼓敲過了，這公司就開張了吧？但天哪！你直到此時，連一宗地產的生意也沒有，人丁也單薄得很，這算甚麼地產置業公司呵！」

陳景鏞呵呵一笑，忽地舉手向鄔倩雲一指，道：「這是鄔副總經理！專責與地產有關的金融事務！」又一指何焯然，道：「這是何副總經理，負責地產買賣業務！」

鄔倩雲、何焯然不由笑着道：「那KK呢？陳老闆，你封她個甚麼官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KK心細如髮，除了處理內務的行政經理，委實沒有誰比她更合適了！」

陳景鏞一頓，又呵呵一笑，道：「你看，KK，各個行當都有人負責了，你還懷疑公司的實力麼！」

KK又好笑又好氣，道：「全是光桿司令，這算甚麼實力了？」

陳景鏞很認眞的道：「你別小看了我這兩位副手，他們任何一人均可抵擋千軍萬馬！你不相信？KK，你就等着瞧吧！」

KK依然半信半疑的直眨眼。

鄔倩雲瞪了陳景鏞一眼，格格一笑道：「別逗KK玩啦，景鏞！KK，你別聽他的，我告訴你，其實他已有第一宗生意了！」

鄔倩雲告訴KK，陳景鏞準備以C．R公司的名義，買入第一塊大有發展潛力的地皮。

KK一聽，轉而驚奇道：「是哪裏的地皮？要多少錢？」

何焯然接口道：「是元朗的地皮，賣家索價一千八百萬。」

KK不由目瞪口呆，喃喃道：「一千八百萬！這可是天文數字！C．R哪來這大筆的錢？這不是開玩笑麼！」

何焯然微笑道：「放心吧，阿嫂，景鏞他已有全盤大計了！那塊地皮我也看過，很有發展潛力，一千八百萬也是物超所值的。」

KK苦笑道：「是否超值，那是以後的事！眼下最重要的，是何來這大筆的現金！」

陳景鏞這時微微一笑，道：「你放心，KK，這筆現金我有辦法籌集，而且也不需要太多，大約五、六百萬就足以把地皮買到手了！」

KK更奇道：「明明地皮價值一千八百萬，怎麼又說五、六百萬便足夠了？」

陳景鏞微笑一下，終於把自己的計劃說了出來。「不錯地皮價值是一千八百萬，在地皮的總價格上，我打算答應賣家的要價，但有條件，就是必須分五期付地皮價，因此第一批現金大約祇需五百萬，付首期後便要取得地皮大授權書，地皮大授權書到手，其餘的地價便好辦了！」

KK仍然不明白，道：「那其餘的一千三百萬現金呢？往哪兒籌集？」

陳景鏞微笑不語，鄔倩雲這時接口道：「取得地皮大授權書後，就可以拿去銀行作物業按揭貸款了！我去與裕人銀行的哈素先生商量，估計按八九成地皮價不成問題！你放心啦，KK！」

KK這時才有點明白，原來這第一宗地皮生意，陳景鏞早就擬好計劃了，但她到底仍不太放心。「公司開幕爲止，你已花費不少了，那五百萬首期現金，如何籌集？景鏞！公司的第一宗生意，你總不能做空心老倌哪！」

KK此言道出，陳景鏞臉上的笑容便消失了，顯然他對這筆首期現金也並無絕對把握。他沉吟半晌，才道：「我與鍾志豪的宏生置業那幢舊樓，此時放出去，大約值多少？焯然！」

何焯然精通地產市道，他一聽不加思索便道：「那幢舊樓處於急速發展的商業區，升值奇速，現時光是地價便超過五千三一呎，因此整幢舊樓放四百萬以上，應該很容易脫手！」

陳景鏞沉吟道：「就按四百萬計數，交還豐隆銀行一百二十萬貸款，大約還有二、三百萬現金調用！唔，但距五百萬的首期款尚差二百多萬！」

陳景鏞一頓，忽然很認眞的問鄔倩雲道：「據你所知，裕人銀行私人信用貸款額，最多去到哪一位數字？倩雲！」

鄔倩雲想了想，道：「這得看這個『私人』是誰，同時也得看提供信用擔保的人是誰了！我聽哈素先生偶然提到，祇要有馬來亞裕人銀行總行的董事擔保，香港的裕人分行可以一次提供三百八十萬的私人信用貸款。你想向哈素先生開口麼？景鏞！你不是說，第一炮不能讓他睇小麼？」

陳景鏞笑笑，並沒有正面回答鄔倩雲的疑惑，「但這第一炮太重要了，絕對不能打不響！所以，倩雲，改天你要約哈素先生出來吃晚飯了！到時再說吧！」

陳景鏞決然的道。然後，又和鄔倩雲、何焯然、KK三人，商量下一步的大計。

一連三日，陳景鏞和何焯然分頭出動，忙着放出那幢已買入半年的舊樓。

何焯然在地產市場上果然很有一手，他先把那幢舊樓的價錢抬高到五百萬叫價。這幢舊樓的價錢雖抬高到五百多萬，但這幢舊樓的地皮果然發展潛力很大，因此有意接盤的人不少。

何焯然對有意接盤的人全部接受，但却在衆多的接盤客中鑑選，先從十中挑六，再從六中挑三，當他確認這三人都具有誠意與實力時，才分別與他們磨牙討價還價，最後他選中其中一位出中間價，却願付現金的人客，終於以四百八十萬成交。

陳景鏞對這個成交價非常滿意，也因此更欣賞何焯然的超卓的買賣本領。

陳景鏞以其中的一百二十萬加五萬息口，還清欠豐隆的按揭貸款，他可以調度的現金仍然有三百多萬。

陳景鏞取得第一炮的關鍵彈藥，他的信心也因此更足了。

在放出這幢舊樓的二天後，陳景鏞便毅然決然的通過鄔倩雲，約請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先生出來食晚飯。

那是一間很高級的酒樓，幽靜而清雅，很適合情侶的幽會，或商家的秘密洽談。

陳景鏞特別選了一間貴賓廳，從窗外望出去，便是燈閃波光的維多利亞港。

整個貴賓廳的人客祇有三位，除了東道主陳景鏞，客人是哈素先生，鄔倩雲自稱自己祇是作陪。

陳景鏞所點的菜式全是名貴貨，飽參翅肚，那是不可或缺，外加三支長頸FOV，這等排場，就算招待總統，祇怕也毫不遜色了。

哈素顯得很開心，一會就連飲了三杯，藉着酒氣，他的話也多了。

哈素從他如何被大馬裕人總行派來香港任職說起，到在香港的五年時光，不知不覺，竟訴起苦來。他說他雖然身任總經理之職，但薪金却祇有總行受薪董事的三分之一，而且還要向香港政府繳納個人入息稅，這樣一來一去，總行的董事薪金竟比他多了四倍！

陳景鏞替哈素再斟滿一杯，微笑道：「或者那些董事在銀行有股份啦！」

哈素狠狠的咬牙道：「有股份個鬼！裕人銀行是百分之百的國家銀行，那些董事全是沾了官家政要的光，才撈到這個肥缺！那些老不死懂甚麼銀行業務？全是掛個名銜乾支薪水！眞正在前線拚殺的，還不是像我這等高級打工仔麼！但嘿嘿嘿，薪金却比這些老不死低了四倍多！哎，鄔小姐，陳……景鏞兄，你們說，這世道是否太不公平？」

鄔倩雲瞧着哈素一笑，故意道：「哈素先生喝多了麼？這，竟批評起你的波士了！」

哈素大概已有幾分酒意了，他紅眼珠一轉，嚷道：「那算甚麼波士？屍位素餐，呸，一班老不死罷了！嘿嘿，單看我的香港裕人分行，營業額就佔了全行的四分之一，這就是我哈素的眞實本事！可惜却得不到合理的回報！哈，不說了，說來氣死人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爽！再喝一杯！」他替哈素斟酒，又遞到他手上，然後才又微微一笑，道：「其實人生得失，就如喝酒，有時自斟自飲，有時別人替你斟上，酒量小的人，淺嚐幾滴就醉了，酒量好的却千杯不言多！關鍵在乎你是否夠酒量，也看你是否敢喝罷了！」

哈素略帶驚疑的瞥了陳景鏞一眼，道：「景鏞……兄！你是指公事，還是私事？」

陳景鏞微笑道：「站在公司立場，自然是指公事，但這個地方……香港的公司多半是私人企業，因此說是私事也不爲過！」

哈素藉酒賣醉的哈哈一笑，道：「但我的公司却是國家銀行，百分之百是公衆銀行企業，這跟私事似乎就沾不上邊了！」

陳景鏞大笑道：「國家銀行也是私人企業，祇不過這是最大的私人企業罷了！例如說，那些憑政要的個人勢力，就可以進銀行當董事，領四倍高級職員的薪酬！又例如說，憑總行銀行董事的私人信用擔保，便可以從銀行借三百多萬的無抵押信用貸款！你看，哈素先生，這不是比私人企業更私人化的例子麼？」

哈素的憤怒被更强烈的挑動起來了，他狠狠的一咬牙，道：「那些老不死董事可以，我身爲分行總經理也可以！」

鄔倩雲覷準機會插口道：「是呀！憑哈素先生的本事地位，貸款信用擔保當然可以啦，就看你是否肯做罷了！」

陳景鏞也趁勢道：「這當然啦，哈素先生以總經理的名義，信用擔保額大概不會少於三百萬吧？」

哈素也並非等閑人物，他一聽陳景鏞的言下之意，便立刻眼珠一轉道：「景鏞兄打算向裕人求貸麼？」

陳景鏞微笑道：「假如我有此意，你以爲可以麼？哈素先生！」

哈素呵呵一笑，道：「景鏞兄的C．R與宏景、岑福兩大公司有來往，這實力和信用方面當然不必調查啦！再加上鄔小姐是你的副總經理，瞧着她的份上，我也不好拒絕啦！但不知景鏞兄打算貸多少？是用甚麼方式？主要是指有沒有夠份量的抵押品。」

陳景鏞微笑一下，暗道這哈素果然不愧金融業高手，他已露出求財的意思，但絲毫不着形跡，處處

先行保護自己！嘿嘿，只要你有求財的念頭，你就休想溜走啦！

陳景鏞微微一笑，突地便把盤口亮了出來：「地皮抵押貸款！哈素兄，貸款總額希望能達到六千萬港元！可以麼？」

哈素驀地收起笑容，很認眞的道：「這是大額貸款！可開不得玩笑！景鏞兄！我想知道，抵押品的價值到底值多少？」

陳景鏞鎭靜的微笑不語，鄔倩雲立刻會心的一笑，接口道：「這只不過是整個龐大交易的第一筆生意！可以說，這第一筆生意的抵押地皮價值，對銀行來說，起碼有九成八的保險率！按銀行的慣例，這已經是很高的了！」

接着，鄔倩雲把陳景鏞的整個交易計劃，揀最能說服人的焦點，向哈素介紹了。

這個完美無缺的物業按貸，向地產大舉進軍的計劃，令哈素也驚歎不已。他一方面佩服陳景鏞的勃勃雄心，縝密週長的發展大計，但另一方面又不由被他這種狂熱的進取野心，弄得心如鹿撞。

哈素神色的微妙變化，絲毫逃不過陳景鏞的眼線。他瞥一眼哈素，緊隨鄔倩雲的話題，突地又道：「作爲整個龐大交易的第一步，我希望能從哈素先生那裏，取得二百萬的信用貸款！而且我相信這完全在哈素先生的能力範圍內！當然啦，作爲裕人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在公在私，對哈素都有好處囉！」

哈素聽出陳景鏞已把話敲到節骨眼了，但他故意詐作不懂，呵呵一笑道：「這個交易計劃雖然龐大，但風險不小，我可看不出這公……私兩面，有甚麼好處喲！景鏞兄！」

陳景鏞微微一笑，忽然道：「哈素先生聽說過地產經紀做生意的秘訣麼？」

哈素一怔，道：「是甚麼秘訣？」

陳景鏞迅速道：「抽佣！例如說，從半個佣到一個佣！這是地產經紀之所以賺錢的秘訣之一，哈素先生仔細想想，那就不難明白囉！」

陳景鏞坦率的道出「抽佣」這兩個字眼，哈素明白，雙方斟盤的關鍵時刻到了，要麼他繼續談下去，要麼就要立刻告退。

哈素沉吟了好一會，他終於還是決定留下來談下去。

那前景的確令人不可抗拒！六千萬的「半個佣」就是三百萬，這是總經理的幾年的薪水！人生擁有多少個三百萬？相較之下，「總經理」的魅力，便被「半個佣」的光華掩蓋了！

陳景鏞終於成功的籌足五百萬首期，元朗那塊地皮交易成功，付出首期後，陳景鏞便獲得這幅地皮的大授權書。

陳景鏞當即向裕人銀行香港分行按揭六千萬，抵押品就是那份地皮大授權書。

哈素接受這宗物業按揭貸款生意，但提出一條件，整筆貸款要五次提取，即與C．R公司付款元朗地皮的分期相同步。當陳景鏞取得正式的地契後，地契立刻轉入裕人銀行，六千萬貸款才能全部提取。

這是哈素爲保護自己的萬全之策，陳景鏞爲穩固哈素的信心，也立刻答應了。

很快，陳景鏞就成功的取得了六千萬的現金，這還只是他無數次的成功的第一宗，陳景鏞決不會就此滿足停步。在成功取得第一筆六千萬現金後，他的目光，已決然的轉向第二宗更龐大的生意上去了。

就在陳景鏞成功的進行他的創業第一宗生意時，鍾氏父子才知道，陳景鏞離開宏景，絕對是他們鍾氏家族的一大損失了。

因爲鍾氏的家族生意，再次遭受嚴重的挫折，而這次向鍾氏家族進攻的，依然是岑氏家族的悍將岑逸峯。

岑逸峯不顧其兄岑逸榮的反對，堅決的說服母親岑老太同意，成功買入「彩視」澳洲幫米高的股權。

米高是「彩視」的四成股權的大股東，鍾氏家族只持有三成六股權，但由於米高不太熟悉香港的環境，才由鍾正宏出任董事局主席。米高的股權轉到岑氏家族手上時，鍾正宏的董事局主席職位，便立刻嚴重動搖了，按大股決策的法則，董事局主席便非並岑氏家族莫屬了！

陳景鏞離開宏景後，鍾志豪身邊少了他這位「智囊」，便變得耳目閉塞，根本難以捉摸岑逸峯的動向。

當鍾志豪尙以爲岑逸峯仍被那「女人、樓宇」事困住時，岑逸峯已成功的取得了澳洲幫米高的股權。

岑逸峯的「一」號車牌勞斯萊斯房車，昂然的駛入彩視大樓。

彩視的控制權之爭立即展開了。

岑逸峯利用「大股東」的地位，在董事局否決鍾家代表人物余佐材的加薪計劃，以此打擊余佐材的威信，更造成的彩視藝員的信心動蕩，人才流失，節目水準急劇下降，收視率迅速滑落。

此時，岑逸峯趁余佐材威信低落，信心大失時，利用一位「才女」

的口舌，氣走余佐材。岑逸峯另外安排自己的親信徐光翰出任總經理，彩視的控制大權，正式落入岑逸峯的手中。

爭奪彩視控制權的一役，在岑氏家族的悍將岑逸峯的高招下，鍾氏父子根本就無還手之力，完全是一個被動挨打的困局。

鍾正宏甚至預料，他的董事局主席職位，也勢將不保，因為他老了，已失去往日的銳氣，偏偏他的獨生子鍾志豪却是地道的鼻涕蟲！

直到此時，鍾志豪才猛然醒起陳景鏞這位昔日得力的「智囊」！鍾志豪知道，這時如果還有誰能救他一救的話，這個人便是陳景鏞。

鍾志豪花了整整半日時間，才與陳景鏞通上電話，陳景鏞對鍾志豪的約會，却很爽快的一口答應了。

鍾志豪在一間酒樓，與陳景鏞一道吃中午飯。

鍾志豪根本就無胃口，他略略的撥了半碗飯下肚，便不由歎了口氣，苦笑道：「以前整日見面，誰知今時今日，只有午飯的時間才有機會了！」

「碰上甚麼難題了？志豪！」陳景鏞的胃口却極好，他連撥了兩大碗飯，才微微一笑道。其實他一眼瞧見鍾志豪的模樣，便知他此刻進退維谷的心曲了。

鍾志豪苦笑一下，又歎了口氣，似在斟酌字句，終於還是急急的把鍾岑兩家爭奪彩視的事，坦率的道出，而且沒有遺漏其中的任何細節。「他……老頭子甚至說！我在商場上還是鼻涕蟲！哎！」鍾志豪末了道，他的語氣已很帶了點哭音。

陳景鏞靜靜的聽鍾志豪說，並沒插話，因為這是他意料的事，鍾志豪與岑逸峯較量，根本就並非岑逸峯的對手，他甚至不欲插手此事，因為這與他在兩大地產世家中保持超然地位的宗旨相反，但鍾志豪自怨自艾，却令陳景鏞眉頭一皺，陳景鏞他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碰到別人的苦苦哀求。

鍾志豪畢竟對他有過恩惠！這念頭突地浮上腦際，陳景鏞無奈的一笑。

「所以，所以我請你替我出個主意！你就算是救我一救，景鏞啊！」鍾志豪說。

陳景鏞沉吟一下，終於微微一笑，道：「知己知彼，對手的弱點是甚麼？志豪！」

鍾志豪若有所思道：「你是說……女色？但經過上次的打擊，他不會不警覺，他還會上當麼？」

陳景鏞笑笑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只要不着形跡，針對他的弱點，他必定會再次入圈套！」

鍾志豪眼神一亮，道：「為甚麼？景鏞！」

陳景鏞呵呵一笑道：「因為他絕不會視此為教訓，而只會視為人生最大享受的必然代價！在這點上，你的優點恰恰是他的弱點，以己之長攻彼之短，這是戰場、商場的取勝之道！志豪！」

對陳景鏞的提示，鍾志豪想了想，便立刻明白其中的奧妙，他欣喜的連聲道：「不錯！不錯！景鏞！你的頭腦比我靈活多了！嘿嘿，這一招連環美人計，不也是安排香餌釣金鰲麼？嘿，景鏞！」

陳景鏞不由微微一笑，心道鍾志豪雖然並非岑逸峯的對手，但也絕非其鍾老頭子所稱的「鼻涕蟲」！

* * *

不久，便有一位極漂亮的女郎，加盟彩視當藝員。

這位新加盟的女藝員芳名趙麗雲，她的形態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艷如桃李、冷若冰霜，渾身洋溢着一種懾人的古典美態。

趙麗雲的絕頂美貌，立刻引起彩視上下的轟動，也引起一班年輕女藝員的强烈妒忌。

女人的美麗是一種禍根，同時亦是一種武器，就看她本人如何把握罷了。

趙麗雲不但美貌，而且也很會演戲，特別是扮演經典人物武俠劇的古典女子，她那種冷艷的氣質，令妒忌她的人也不由懾服了。

趙麗雲很快便在彩視站穩了脚跟，令暗中早就留意她的岑逸峯，亦不禁暗暗驚奇，他對她的一舉一動更加留意了。

就在此時，在彩視的藝員圈中，却傳出一個消息：趙麗雲是董事局主席鍾正宏的公子鍾志豪介紹進來彩視的。

這個消息，很快就由岑逸峯寵信的那位「才女」口中，傳入他的耳中。「才女」的用心，自然是希望岑逸峯因此而打消動趙麗雲的主意，因為「才女」認為，自己才是「皇后」的最佳人選。

岑逸峯的心思却永遠無人猜想得透，自趙麗雲進彩視後，他進軍電視業的目標便決然的轉向了。成功打入彩視，奪取彩視控制權，岑氏家族終與鍾氏家族平起平坐，岑逸峯堅決的確認，他為岑氏家族爭雄的目標已達，現在應該是他自己獲得「報酬」的時候了。

他與多位女藝員的秘密「交情」，算是這種「報酬」之一，而他與「才女」的「特別友情」，却是他打擊鍾氏的手段，而決非「報酬」。

眞正的「報酬」終於來了，這就是新加盟彩視的女藝員趙麗雲，趙麗雲的出現，猶如九天仙女降凡塵，立刻把岑逸峯的心攫住了，他

決然的斷認，如果說以前與他有「交情」的女子都是美麗的星星，那趙麗雲就是天上的一輪明月，所有的星星在明月面前皆黯然失色。

岑逸峯並不甘於做「摘星高手」，而決然的要做「摘月聖手」。

但趙麗雲竟然是鍾志豪介紹進彩視的，這豈非「明月」已有人用線扯住，他岑逸峯祇能「望月興歎」。

這想法就有如熾熱的鐵條伸進冷水裏，强熱乍冷，幾乎把岑逸峯弄瘋了。「哼哼哼，鍾志豪，你好運，這明月被你搶先靠近，但你別太開心得意，因為我岑某人才是摘月聖手。」

岑逸峯決定，他要不惜一切，搶先一步，把趙麗雲追求到手。

岑逸峯決定了的事，不管是事業或是女人，他都絕不會半途打折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岑逸峯第一次與趙麗雲的正面接觸，是他以「彩視董事局執行董事」的身份，約趙麗雲到他的辦公室談心，他談的自然是有關公司的公事，但也旁敲側擊的探清了趙麗雲的底細。

原來趙麗雲是一位出身台灣的女演員，是鍾志豪一位在台灣搞地產的朋友把她發掘出來，介紹給鍾志豪，鍾志豪又再介紹她進彩視當合約藝員。

原來如此，岑逸峯弄清了趙麗雲的來龍去脈，便慶幸的鬆了口氣，祇要她是彩視的藝員，那就決不愁她在他眼前溜走，這樣看來，倒要多謝鍾志豪這蠢蛋，無意中向他岑逸峯送上這份重禮了。

岑逸峯微微一笑，他隨口向趙麗雲慰勉了幾句，無非是好好在香港發展，大有前景之類，末了，他忽然彷彿是隨便的一句道：「後天我請你出海，趁便熟習一下香港的環境，趙小姐，賞面嗎？」

岑逸峯對這邀約並無多大的把握，因此半帶了「公事」的口脗，以便萬一她拒絕時，也好有個轉圜的餘地。

趙麗雲瞧了岑逸峯一眼，這一眼就有如鈎魂攝魄的電眼，情場高手如岑逸峯，也不由一陣心魄搖蕩，他目灼灼的盯着她，萬分緊張的等待着她的回話。

趙麗雲淺淺的抿嘴一笑，忽地低聲道：「好啊，岑先生，因為我也想熟悉香港的外景。」

岑逸峯不由心花怒放，連聲道：「是，是，香港的外景很美，做藝員應該多去熟習，哪，這事就定了。」

直待趙麗雲肯定的點頭確認，走出他的辦公室，岑逸峯才確信，「明月」已點頭答應他靠近了，他不由在心中打了一聲忽哨，呵呵，甚麼很美的外景？比起你的迷人身段，那不過是見鬼的荒山野嶺。

岑逸峯為這次出海作了極周密細緻的準備，配備了一切最完美的設施，所有的一切準備工夫，都由他自己親自動手，他連最微小的細節也沒有遺漏，他準備工夫的完美，計劃的週全，一如他向事業某目標進軍的雄心與魄力一樣。

到兩天後約定的時間，岑逸峯親駕他那部「1」號車牌勞斯萊斯，到趙麗雲租住的酒店，接她出來。

趙麗雲這時是一身淡裝打扮，更顯得她的清麗脫俗，當她出現在岑逸峯眼前時，他不由一怔，呆呆的盯着趙麗雲，竟半晌沒有說話。

趙麗雲甜甜的一笑：「早上好，岑先生，認不出我了麼？」

「啊，早上好，趙小姐，不，麗雲！」岑逸峯伶俐的口齒竟有點不清了：「我說，這不是在公司，妳乾脆叫我逸峯好了。」

趙麗雲落落大方的微笑，道：「那也好，逸……峯，走，上車吧！」

岑逸峯連忙答應，他親自替趙麗雲拉開車門，讓她先進去，然後他一個箭步的衝上駕駛座，今天他連私人保鏢也不用，他極穩當的開車駛出酒店的停車場。

岑逸峯的大勞斯萊斯直駛去港灣，那裏早停着一艘豪華的遊艇。

遊艇上祇有一位負責駕駛的水手，以及二套名貴的潛水設備。

岑逸峯扶趙麗雲上了遊艇，便向駕駛水手發出開航的命令。

遊艇風馳電掣的向外海駛去。浪花飛濺，山光水影，海燕隨船飛掠，清風撲面，令人心神蕩然。

岑逸峯與趙麗雲倚在船欄，也許是船駛得太快了，趙麗雲有點害怕，她的身子不由與岑逸峯貼近了，她的秀髮被海風揚起，輕輕的拂撫着岑逸峯的臉面。

岑逸峯忽然聞到一陣陣特別的氣味，這種氣味他沒有在任何一位女子身上聞過，他突然醒悟，這是趙麗雲身上特有的香氣，這發現幾乎令岑逸峯醉了。

他見趙麗雲不說話，便柔聲道：「你害怕船太快，我吩咐水手慢一點。」

趙麗雲輕輕的搖搖頭道：「不，一會就會適應啦！」

岑逸峯體貼的道：「那先進內艙歇歇，喝一點酒，你的膽子就會大了，麗雲。」

趙麗雲點點頭，隨岑逸峯走入內艙。內艙的設備，就有如一間豪華的大套房，臥椅、臥床、酒吧間，一應俱全。

岑逸峯替趙麗雲倒了一杯白蘭地，柔聲道：「喝吧，麗雲，有酒

氣到肚，就舒服多了。」

趙麗雲輕輕的呷了兩口白蘭地，她的酒力大概很小，兩口酒下去，她的臉蛋便浮出兩朵艷麗的桃花，這令她更美，美得令人心醉。

岑逸峯瞧得呆了，他在心裏驚歎一聲道：「如果世上眞有仙女下凡這回事，那仙女便是她了。」從這一刻開始，岑逸峯「摘月」的決心更强烈了，在他的下意識中，甚至事業、地位、以至家族，都決不能阻住他摘下這顆明月的決心。

「你老是看着人家不出聲幹嘛！你不認識我啦？」趙麗雲見岑逸峯第二次露出失魂落魄的樣子，便甜甜的一笑道。

岑逸峯連忙定一定神，把滿滿一杯白蘭地喝下肚去，一面道：「不，你眞美，麗雲……但你喝呀，喝多一點，膽子會更大的。」

趙麗雲格格一笑道：「你想把我灌醉，好任得你……哎喲，不說了！」

岑逸峯明白趙麗雲沒說出的半句是甚麼，他連忙解釋道：「不，你別誤會，待會要下海潛泳，喝點酒，才夠膽子下水的。」

事實上，岑逸峯也決沒有用這些下三濫手段的打算，「風流而不下流」，這是岑逸峯與女人週旋的宗旨，「一切要對方心甘情願這才有樂趣」，這是岑逸峯與女人廝混的成功的戰術手段。

這時遊艇緩緩的慢下來，原來已出到外海了，當遊艇最後停下時，岑逸峯便挽着趙麗雲的手，一道步上甲板。

水手這時把潛水設備搬了過來，道：「一哥，這裏是潛泳的最好的地方，放心吧，風平浪靜，擔保安全極了。」

岑逸峯點點頭，又向趙麗雲笑道：「妳聽到啦，我的女皇小姐，一切都替妳想週全了，下去潛泳，不害怕了吧！」

趙麗雲微微一笑，道：「我小時候，在台灣的海裏，就能夠潛到水下四十呎了。」

岑逸峯一聽，大喜道：「好啊，原來你眞人不露相，竟然是潛泳的好手，那我們倒要下去比賽比賽了。」

岑逸峯和趙麗雲很快換好潛水衣，戴上面罩，背上氧氣筒。穿上潛水衣的趙麗雲，更顯得曲線玲瓏，身段迷人。

但此時岑逸峯却不敢分心，因爲他從趙麗雲穿戴潛水衣具的動作就知道，她的潛泳技術，絕對不會比不上他，岑逸峯是一位求勝心極强的人，因此就算是趙麗雲這顆明月，他也絕不願在她面前輸了。

兩人由水手扶持，下了大海，一道往下潛了十呎，頓覺周遭蔚藍一片，無邊無際，視野開闊極了。

岑逸峯向趙麗雲作了一個下潛的手勢，趙麗雲用力的點點頭，兩人於是又冉冉向下沉降，漸漸地，眼前的蔚藍已變成墨綠色了。

就在此時，在兩人的不遠處，却出現了一位半裸的泳者，背向着兩人，從背影看，這人顯然是一位男子。

這半裸男子既無潛水衣，又無面罩和氧氣設備，却與他們並排，顯然他的潛泳術比兩人都强多了。

岑逸峯向趙麗雲望去，發覺她正盯着那半裸男子，呆呆的，似乎被這男子高超的潛泳術迷住，岑逸峯不由一陣怒火上升。

他看看自己的深度測量錶，發覺原來祇是海下二十呎，他心中登時一鬆，心想祇要再下潛二十呎，便可以擺脫這無賴了。

於是岑逸峯向趙麗雲示意，兩人再下潛了二十呎，這是海下四十呎了，岑逸峯向前一看，那半裸的男子竟然也跟了下來，依然是背向着他兩人，相距也沒有改變。

岑逸峯氣得猛一咬牙，拉着趙麗雲再下潛二十呎，這時已經是海下六十呎，已到了潛泳的危險線。

但那毫無潛水設備的半裸男子，竟然緊追不捨，也追了下來，依然是背立在兩人前面不遠。

趙麗雲這時似乎已忘了岑逸峯的存在，她的眼睛祇是盯在那半裸的男子那面。

岑逸峯簡直氣瘋了。

他飛快的迫近那半裸男子背後，憤怒的拍擊海水，以動作怒罵這半裸男子：爲甚麼如鬼影一般，跟在後面。

海水的波動衝擊着那半裸男子，他終於緩緩的轉過身來了，祇見他眼如死魚，嚇得岑逸峯差點昏了，她連忙扶着他升上海面，又與水手一道，把手軟脚軟的岑逸峯送上遊艇，扶進內艙。

趙麗雲把一大杯白蘭地灌進岑逸峯的嘴裏，好一會，岑逸峯的臉上才重新有了血色。他忽然緊緊的握住趙麗雲的手，動情的道：「麗雲！謝謝你！你救了我！你嫁給我吧！麗雲！」

趙麗雲輕輕的掙脫被握的手，含羞帶笑的瞪了岑逸峯一眼，半嗔半笑道：「喲！你！你這算是報恩的表示吧！誰稀罕你了？」話雖如此，却也沒有明確的拒絕表示。

這時駕駛遊艇的水手，見出了事，早就把遊艇駛回港灣來了。

第一次與趙麗雲出海，便碰上這宗兇兆，這令岑逸峯悶悶不樂了幾天。但他很快又開始高興起來，因爲他發覺，自從這一次出海潛泳歷險後，趙麗雲與他單獨相處時的神態，顯得更親密了。

＊　＊　＊

岑逸峯與趙麗雲關係的日趨親密，而且日漸公開，感到最高興的人，反而是岑逸峯視爲「假想情敵」的鍾志豪。

趙麗雲的而且確是鍾志豪介紹進彩視的，他介紹她進彩視的目的，就是希望岑逸峯會被她的美麗迷住。

鍾志豪這一招高明之處在於不着形跡，他甚至沒有在趙麗雲面前提及岑逸峯的名字，而讓他與她自然發展。鍾志豪堅信陳景鏞的判斷，岑逸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在「一輪明月」面前，岑逸峯必定神迷意亂！

事勢的發展一如陳景鏞之意料……

沉醉在趙麗雲美色中的岑逸峯，不久就遇上他入掌彩視後的第一個大難題。

彩視由於高層的明爭暗鬥，中下層的幕前幕後人員，忙於爭寵獻媚，根本沒有人去關心電視台的根基——節目質素，因此節目質素，越來越差，收視率節節下降。

電視收視率的下降，立刻就引起連鎖反應，廣告客戶隨即減少，營業額及盈利均大幅下降，但支出却不斷上升，此消彼長之下，彩視的虧損已非常嚴重。

這又立刻在彩視董事局引起反應，鍾志豪以第二大股東的身份，提出「按股份增加注資」的要求，否則鍾氏就退出彩視。

這時岑逸峯正沉醉在電視業的七彩迷幻圈中，他豈容彩視就此完結？但如果拒絕鍾志豪提出的要求，鍾氏一旦退出，彩視失去其中一條支柱，結果祇能是垮台。

迫於無奈，岑逸峯祇好同意鍾志豪的注資要求。雖然如此，但最後的決定權却是手握岑氏經濟大權的岑老太。

對彩視的前景，岑逸峯的大哥岑逸榮可以說是岑氏家族中最清醒的一個。他深知彩視將是一個無底深淵，因此游說母親，又力勸岑逸峯愼重，切勿盲目向彩視注資。

岑逸峯此時却陷於七彩迷幻圈中，堅決不肯罷手，在岑老太面前矢言，若不注資，彩視必定倒閉，那以前投入的資金，就將血本無歸，而且這對岑氏家族的聲譽將是一次沉重的打擊。

岑老太對岑逸峯自小便有偏愛，而且相信他此舉是爲維護岑氏家族的聲譽，因此最終同意再度注資彩視。

按所佔的股權比例，鍾氏家族注資三千六百萬，岑氏家族却要投入四千萬。加上岑氏買入的澳洲幫股權，岑氏在彩視投入的資金已達二億元巨額數字了。但鍾氏家族連同新注資金，投入彩視的也僅是八千多萬。

此時此刻，若彩視一旦倒閉，損失最慘重的，毫無疑問將是岑氏家族。

而最清楚這一點的，莫過於鍾氏家族的老頭子鍾正宏，他對兒子鍾志豪說：「唔，很好！你這個用美人請君入甕的連環計，果然敲響鑼鼓了！好戲即將上場，我等着瞧下一幕！」

難得被老頭子如此稱讚，鍾志豪很有點受寵若驚，他連忙笑着點頭回應，但心中却不由暗道：「如果你知道這完全是陳景鏞的計策，你就更後悔以前待他輕慢，以致錯失一位商場諸葛亮了！」

就在岑氏家族再度向彩視注入大筆資金的半月後，在電視七彩迷幻圈中陷得水深火熱的岑逸峯，却突然被岑氏家族的「老太君」岑老太急召回家。

岑逸峯的「1」號大勞斯萊斯立刻飛馳出彩視大樓，任何人岑逸峯都敢於怠慢，但岑老太是唯一的例外。

岑逸峯也不知急召他的原因，他恃着岑老太對他的偏愛，也根本不去細想，此時趙麗雲在他腦海中的倩影，那是決計揮之不去的了。

岑老太正坐在大廳中，專門等他回來。她的臉色陰沉，就如暴風雨發作前的天色。

「媽！甚麼事？這麼急要我回來！」岑逸峯沒留意岑老太的神色，因此依然像平日見她時一般的親暱。

立刻，岑逸峯便發覺不對頭了，因爲岑老太沒有平日的眉開眼笑，而是重重的「哼」了一聲，這是岑逸峯極少見到的神色。

「哼！逸峯！你知道你幹了甚麼好事麼！」岑老太沒好氣的劈頭一句便道。

岑逸峯一怔道：「你說甚麼？媽！我沒幹甚麼呵！」

岑老太怒氣衝衝的把一叠東西「啪」的擲在岑逸峯面前，「哼！沒幹甚麼，你自己看看！」

岑逸峯往那叠東西一看，原來是一個厚信封，是直接寄去岑福岑逸榮收的，信封裏面是一叠照片，照片上是他與趙麗雲親熱的情景，雖然並非甚麼艷照，但兩人的親密程度却是一目了然。

「哼！照片上的女子是誰？你身爲彩視執行董事，怎的如此不檢點了！」岑老太哼道。

岑逸峯不能不解釋了，但他亦暗地鬆了口氣，因爲這裏面畢竟沒有他那些不可見人的場面！「媽，她叫趙麗雲，是公司的合約藝員，我正打算帶她回家，讓阿媽你見見哩！」

岑老太沉聲道：「你不必帶了！我不想見她！」

岑逸峯急道：「為甚麼？媽！」

岑老太怒哼一聲道：「為甚麼？你還問為甚麼！我問你，你這麼起勁投重金入彩視，是不是就因為追求這個女子！」

岑逸峯的心事一下子被岑老太說破，他不由一怔。

「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的用心？告訴你，你不說，別人替你說了，你大哥收到這封信後，又立刻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人不知是誰，但對你的事清楚極了！你和二嫂的事已弄到滿城風雨，現在又來搞三弄四！你想把阿媽活活氣死麼！」岑老太怒道。

岑逸峯又驚又怒，「媽！這明明是有人藉此來打擊我嘛！」

岑老太咬牙道：「我不管這是甚麼用意！和女藝員談婚論嫁絕對不成！這些女子水性楊花，怎能做岑家的媳婦！你趁早死了這條心，不然，哼哼！你好自為之吧！」

岑逸峯被岑老太痛斥了一頓，懲了一肚子悶氣，如果這人不是岑老太，又或者她並非手握岑家的財權，岑逸峯必定會狠揍她一掌！

但不幸這一切都是無奈的現實，岑逸峯祇好啞忍。但要他放棄趙麗雲，那也決計不能。

正當岑逸峯進退兩難之際，趙麗雲却毅然退出娛樂圈。

岑逸峯因此拒絕岑老太要他放棄趙麗雲的意思，堅持與趙麗雲繼續來往。

岑老太一怒之下，決用經濟壓力，逼岑逸峯就範。

岑逸峯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對彩視因而心灰意冷了。

彩視的內亂進一步加劇了。

就在此時，鍾氏家族已悄悄的出讓了所持的彩視股權，成功的收回一億六千多萬。

鍾氏家族退出彩視，彩視頓時失去一大支柱。偏偏岑老太此時又正向岑逸峯大施經濟壓力，拒絕再向彩視注入任何新的資金。

此時此地，岑逸峯自己也知道，就算他在這時放棄趙麗雲，彩視亦是無可挽救的了！

不久，彩視宣佈破產。鍾、岑兩家從地皮之戰到彩視爭奪的一役，以鍾氏家族壯士斷臂，岑氏家族損失二億多後而告一段落。

成功創業　大展拳脚

鍾氏家族在這一役中，幸保不失，鍾正宏在兒子的口中知道，陳景鏞居功不少，他便打算設宴慶功，邀陳景鏞到鍾家赴會，試圖把他拉回宏景。

陳景鏞却堅決的婉拒赴會，他在電話中對鍾志豪說：「這是你以己之長攻彼之短的戰術成功，亦是岑氏家族太愛面子，寵信兒子的惡果，更是逸峯他太重女色的咎由自取！我根本沒做甚麼，呵呵，鍾老先生的好意我多謝了，希望以後多多提攜，有空再共吃晚飯，好麼？志豪！」

事實上，陳景鏞此時也根本無暇再去理會鍾、岑兩家的激鬥了，這時他的心思已全部撲在另一宗更大的創業生意上。

這宗大生意的目標是華生銀行大廈。

華生銀行大廈位於九龍遊客區，建成已十載，租戶以酒樓業為主。

大廈的業權人索價一億八千萬。這個要價是否偏高？那就要看各人的眼光了。

因此就連「C．R——嘉玲」公司高層人物，陳景鏞、鄔倩雲、何焯然、KK四人中，爭持也相當激烈。

他們在討論生意時是無分彼此的，也無高下之分，每人都暢所欲言，各持己見，雖然爭得臉紅耳熱，但一旦決定了，就盡心盡力的分頭去完成。

爭得最厲害的是何焯然與鄔倩雲二人。何焯然堅決認為一億八千萬物有所值，但鄔倩雲却認為索價太貴了，KK附和鄔倩雲的意思。

陳景鏞却靜靜的微笑不語。

「倩雲說得對！焯然，首先是哪來這大筆現金？你說呵！景鏞！」KK瞪了何焯然和陳景鏞一眼，急道。

何焯然不待陳景鏞有所表示，便決然的道：「眼下先不忙爭論資金問題，主要是看那幢大廈，是否值那個價錢！」

陳景鏞微笑道：「你以為值麼？說說你的看法，焯然！」

何焯然精確的道：「華生銀行大廈樓高十五層，每層佔地二萬五千呎，換言之，光是地皮便有三萬呎，按該區時下的地皮價每呎五千元算，大廈的地皮便已值一億五千五百萬！另外，再加十五層物業，按時下的租值折算，整幢大廈的價值當在二億元以上！」

何焯然這精確的數字，然仍有不太明確之處，例如現時那區的地皮是否值五千元，但整體來看，的確具有動人的說服力。

此時不但陳景鏞點頭微笑，就連鄔倩雲也不作聲了。

但KK仍很緊張的道：「就算合算，但現金呢？景鏞？這可是一億八千萬的龐大數目！公司現時持有的現金，連這個數字的四分一也不到！你就算用前次分期付款的四期的辦法，現有的資金也不夠調

度！」

KK提出這要命的焦點，何焯然也無話可說了，因為最值得買的貨物，若拿不出貨款，也只能望貨興歎。

這時陳景鏞却忽然很堅決的道：「可以！KK，只要肯動腦筋，世上便絕無不可能的事！」看得出，他已經下決心了。

鄔倩雲不由又驚又奇，她盯着陳景鏞，道：「那四分一的首期現金如何籌集？景鏞！」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拿不出四分之一，那就分五分之一！五分之一首期，總可以拿得出吧！」

鄔倩雲道：「五分一首期加買賣費用，勉强可以，但對方肯答應麼？因為他們提出的是一億八千萬一次付款！」

陳景鏞胸有成竹道：「這就得看討價還價的本領啦！到時再說吧，關鍵是看這幢大廈的確實價值！」

這天後，陳景鏞由他自己親自出馬，展開了連串艱苦的買賣活動。

陳景鏞為了確實掌握華生銀行大廈的確實價值，他不怕辛苦，逐層逐層的向現時的租戶探盤，試試對方日後到底肯出多少租金。

他一個人獨自的在大廈對面的天橋底整整站了一個下午，精確的計算該段區域每日車和行人的流量，以便據此推算大廈的商業價值。

當這些都得出準確數字後，再結合整幢大廈的地皮呎數，陳景鏞心中就豁亮了，他斷然的下了判斷，華生銀行大廈的時價是二億元，但前景價格却達五億元以內！

下了這個判斷，陳景鏞便毅然決然的行動了。在艱苦的討價還價中，陳景鏞為了減輕他首期需付現金的壓力，不惜把大廈的售價主動抬升到二億元，條件是分五期付款，付首期四千萬後，必須取得整幢大廈的大授權書。

到這個地步，陳景鏞便堅決不肯再讓步了，那怕是一分一寸，陳景鏞精確的模準了對方的心理，如果他再讓步，對方就不但不領情，反而會懷疑他的付款能力了。

陳景鏞以其獨特得的進退策略，終於把華生大廈的業權人征服了。

不久，雙方就簽了約，一如陳景鏞提出的條件，成交價二億元，分五期付款，付出首期四千萬後，業權人即向陳景鏞的C．R公司簽發整幢大廈的大授權書。

取得華生銀行大廈的授權書，對這宗大生意來說，其實只完成了一半，陳景鏞又決然的依第一次的經驗，邁出第二步。

這第二步進攻的目標仍然是裕人銀行的總經理哈素。

有了第一次成功而具安全穩當交易的信心，哈素這次與陳景鏞斟盤時，就顯得自信而且大膽多了。

仍然是那間高級酒店的貴賓廳，密談的人物也依然是陳景鏞、哈素，唯一不同的是，上次是鄔倩雲作穿針引線的主要人物，這次她就變成配角了。因為此時，哈素，已等於是陳景鏞的合股人，不過他所做的生意，有另外不可告人的門路罷了。

陳景鏞的C．R公司，終於以華生銀行大廈大授權書作抵押，在裕人銀行獲得二億五千萬的按揭貸款。

當一切的條款談妥後，哈素就先告辭走了，因為他不想在公衆場合露面得太久。

陳景鏞瞥一眼貴賓廳的出口處，那是哈素剛走去的地方，他忽然無聲的微微一笑，因為他彷彿看到一座金山銀礦的背影。

「你笑甚麼？景鏞喲！」鄔倩雲看着陳景鏞，忽地半嗔半喜的說。

也不知為甚麼，鄔倩雲忽然發覺自己很留意他的一舉一動，而且，每次見到他的微笑，她便不由自主的一陣半羞半喜。

陳景鏞却沒留意鄔倩雲微妙的神色，他殷勤的替鄔倩雲斟了一杯白蘭地，「沒甚麼，倩雲，來，喝！生意談成了，就當這是慶功宴，說實在的，不是碰上你，C．R絕對沒有今日的成功！」

鄔倩雲捧杯呷了一口，略帶羞喜的瞥了陳景鏞一眼，忽然格格一笑，半認眞半開玩笑的道：「那你打算怎樣答謝我？景鏞喲！」

陳景鏞並不知道鄔倩雲目下的心曲，他想了想，便很認眞的道：「C．R與鄔倩雲三字分不開，有鄔倩雲才有C．R公司！你無論提出甚麼要求，C．R公司都不會拒絕！」

鄔倩雲格格一笑，「包括一切的一切麼？」

陳景鏞堅決的點點頭，道：「是的！是C．R公司的一切！包括地位、薪酬、甚至公司的紅利！」

鄔倩雲却微一搖頭，目灼灼的盯着陳景鏞，道：「不是這些，我是說你！你打算怎樣報答我——我這個單身女子！」

陳景鏞見鄔倩雲的神色有點古怪，不由微一怔道：「你希望我怎樣啦？這跟你是否單身女子並沒有關係啊！我保證，有C．R公司，就有你鄔倩雲小姐！」

鄔倩雲含羞帶氣的瞪了陳景鏞一眼，忽地衝口而出低嚷道：「你……你眞蠢！景鏞！」

陳景鏞心中一動，因為這時他

從鄔倩雲臉上，忽然發現她嬌嗔的神氣，竟與他那位逝去的「嘉玲」一模一樣！

這個發現，令陳景鏞破例的變得很溫柔，他微笑的望着鄔倩雲，忽然醒悟似的道：「啊！那我明白了，倩雲，你年紀也不少了，二十五啦，感到寂寞吧？」

鄔倩雲的心事被陳景鏞說中了一半，臉色一紅，盯着陳景鏞焦切的道：「喲！你說的！但是又怎麼樣？你說！」

陳景鏞却誤會了鄔倩雲另一半的心曲，他笑笑道：「憑你的交際手腕，還認識不到合意的男朋友？是不是想我替你介紹一個啦？你說吧，你想要甚麼條件的？」

鄔倩雲又羞又氣，她狠狠的瞪了陳景鏞一眼，低嚷道：「你呀！做生意精明透了，但對女人的事却是大傻瓜！不跟你說啦！」

鄔倩雲說着，捧起那杯白蘭地，飲開水似的一下喝乾了，然後又伸手要倒酒。

陳景鏞不知鄔倩雲忽然受了甚麼刺激，他慌了，連忙伸手按住酒瓶，柔聲道：「不要再喝了，再喝你會醉的！」

鄔倩雲口齒不清的嚷道：「醉了也好！再不要想那煩事……反正你也不知道！」

陳景鏞道：「我送你回去吧，你眞的有點醉了！走吧，倩雲！」

鄔倩雲却坐着不動，喃喃的道：「回去……回去幹嗎？孤伶伶的一間空屋子！」她忽然瞪了陳景鏞一眼，臉兒一紅，低聲道：「你想知道，我心中的那男朋友的模樣麼？」

陳景鏞無奈的一笑道：「是，是，你說出來，我替你介紹！這可以了吧？」

鄔倩雲格格一笑，驀地站了起來，道：「那好啊！你送我回去，我再告訴你！景鏞，走！」

陳景鏞駕車送鄔倩雲回去，這時陳景鏞已自置了一部小車，是日本豐田牌，雖然並非大富豪的平治、勞斯萊斯，但作爲一種必要的代步工具，陳景鏞這時已很滿足。睇菜食飯，這是陳景鏞在私生活上奉行的法則。

鄔倩雲坐在駕駛座旁，不知爲甚麼，她的身子有意無意的向陳景鏞偎依過去，也許她眞的是酒喝多了。

鄔倩雲的住處，只需十分鐘車程，那是一幢獨立的私人住宅，是鄔倩雲在三年前租住下的，地方不大，一廳一房，屋內的陳設整潔幽雅。

這是陳景鏞第二次踏入這所獨身女子的居處，第一次是他和KK一道前來拜訪。

陳景鏞的心情有點異樣，鄔倩雲自離開酒樓後；在車上直到下了車，她的身子依然依偎着他，而且這時已經是晚上十時，他扶着一位獨身的年輕女子，走進她的居所，這事的本身就已充滿旖旎浪漫的味道。

陳景鏞扶鄔倩雲進屋去，扶她在廳中的一張軟椅上坐下，又走去倒了一杯水，遞到鄔倩雲的手上。「喝杯水，歇歇就舒服了！然後沖個熱水涼，睡一覺就沒事了，明天你還要上裕人銀行哩！」

鄔倩雲捧着水杯，却沒喝，反而怔怔的望着陳景鏞，若有所思的道：「你對KK也是這樣溫柔體貼麼？景鏞。」

陳景鏞笑笑道：「這要看是甚麼情形，甚麼環境啦！」

鄔倩雲對陳景鏞的坦率不由格格一笑，「你呀！難怪KK老向我訴苦，你有時象個暴君，有時又像女傭似的！」

陳景鏞感觸的苦笑一下，「她還說我甚麼？倩雲！」

鄔倩雲歎了口氣，道：「她說呀，你小時候一定受了許多苦，所以有時就顯得憂鬱暴燥！但到底你受了甚麼苦，她也不清楚……我知道，你連她也不說，也一定不會向我說了！」

陳景鏞苦笑一下，在鄔倩雲身旁坐下，道：「那時因爲KK的感情很脆弱，她可比不上你的堅强，說出來徒令她心傷吧了！其實那也沒有甚麼，不過是一個窮苦人家的辛酸故事！但這對我也有好處！」

鄔倩雲奇道：「爲甚麼反而有好處？」

陳景鏞朗聲一笑道：「因爲以後不論遇上甚麼艱難，但和那段苦日子比較起來，就根本不算甚麼了！所以甚麼樣的困阻我都可以熬得住！」

鄔倩雲歎了口氣，幽幽的道：「可惜那時我還未碰上你，不然也可以跟你一起嘗嘗那些日子的味道了！」

陳景鏞苦笑道：「那種日子你還是不要碰上的好！那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熬得住的！但不說這些啦，現在我認識了你，就恰到好處，沒有你，C．R也沒有今天的日子！」

鄔倩雲格格一笑，道：「你老提這個，眞的打算向我圖報麼？」

陳景鏞點點頭，道：「你說吧，倩雲，你想我怎樣報答你？」

鄔倩雲的俏臉忽地漲紅了，她的身上似乎有兩種東西在激烈的拚搏，一種是「理智」，激烈爭鬥的結果，却是「感情」漸漸佔了上風！

鄔倩雲蚊子般的低嚷：「你呀！你眞傻！你看不出一個獨身女

子的寂寞麼？你，你留下來陪我，就……是最好的報答我！」

這話毅然出口，鄔倩雲就再支持不住感情的重荷，她軟軟的呻吟一聲，趁勢倒在陳景鏞的身上……

好一會，鄔倩雲光裸的身子才在陳景鏞同樣是光裸的懷中蠕動一下，意猶未盡的嘆了口氣，但又有點無奈的低聲道：「哎！你該回去了！不然，KK她會駡我了！」

陳景鏞伸手拍拍鄔倩雲柔滑的腰肢，「放心吧，KK她很信任你！倩雲！」

鄔倩雲幽幽的嘆了口氣，「就是因爲她這樣信任我，我就更覺得對不起她！可我……我又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其實我很早就發覺自己陷入這漩渦了！你不是想知道我心中的男朋友是甚麼樣麼？這個人哪，就是你啦！傻爪！」鄔倩雲一頓，又嘆了口氣，「但我不知道，我……們以後怎麼辦喲！」

陳景鏞不禁一怔，他自然明白她所指的「我們」，包括他、KK、和她！以後怎麼辦？他不知道，亦不敢去想，因爲兩位女子，已和他的事業和生命不可分割了！他能怎麼辦？他既不能顧此失彼，也不可顧彼失此！他不由亦嘆了口氣，苦笑道：「我也不知道，倩雲，暫時見一步走一步吧。」

此時陳景鏞才眞正明白，在女人的情網下，强如他陳景鏞亦一樣難以脫困！

＊　＊　＊

幸而KK並沒有絲毫懷疑他和鄔倩雲，因此鄔倩雲、陳景鏞最擔心的事畢竟沒有發生。

陳景鏞曾有意無意的試探KK，他對KK說：「倩雲她似乎很感寂寞，KK呵，你是不是替她操心啦？」

KK却笑道：「倩雲這人我最清楚，眼高於頂，等閑的男子，她哪看得上眼？隨她的意吧！」她一頓，又似笑非笑的瞥了陳景鏞一眼，道，「她既然寂寞，你就多陪陪她呀！我知道C．R公司現在絕對不能缺少了她！你放心吧，我信得過你們。」

KK這樣通達大度，這令陳景鏞亦感意外，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在事業和生活上同時獲得兩位女子的鼎力相助，更重要的是，鄔倩雲的加入，遂了他與那位不幸逝去的「嘉玲」的未了之緣。

這種幸運的感覺，並沒有使陳景鏞沉醉，恰恰相反，却成了他向事業更高峯衝刺的動力。因爲他覺得，若不如此，他就辜負了她們對他的期望和情愛。

一個月後，C．R公司與裕人銀行辦妥按揭貸款，陳景鏞手上握有接近三億現金時，他又開始策劃一項更驚人的大計劃了。

C．R地產置業有限公司的寫字樓，經過近年時間的發展，從最初的「光桿司令」，到現在已初見規模。公司內新聘請了一批辦公室管理人員，從打字小姐、接線生到秘書，一如其他中型地產公司，五臟俱全。

這天中午，飯後何焯然走入陳景鏞的總經理室，閑談中何焯然提到近日的股票市場。

陳景鏞的眼神驀地一亮，很認眞的道：「焯然，你看，這股票市場，有搞頭麼？」

何焯然想了想，道：「股票這門我不太熟，但我有一位姓詹的朋友是這一行的，聽他說，前段市場偏於淡靜，他們做股票行的着實挨了一段苦日子，但近日成交量日增，指數也節節上升，看來是另一個大牛市到啦！」

何焯然一頓，又道：「你打算買入一批股票？趁這牛市，看來也是時候了！」

陳景鏞微微一笑，忽然很認眞的道：「不是買入股票，而是把整個上市的公司買起！這才夠味道！」

何焯然一怔道：「你不是開玩笑吧？景鏞，爲甚麼？」

陳景鏞微笑道：「當然不是開玩笑！你說，焯然，股票場上的散仔與莊家有甚麼區別？」

何焯然道：「散仔自然是那些買入某家公司股票的散戶，但莊家却是那些手握上市公司的大戶。」

陳景鏞點點頭，又道：「那散仔與莊家，賺錢有甚麼不同？」

何焯然想了想，道：「這跟賭場差不多吧，散仔純粹是靠運氣，但莊家却講究魄力與手段！」

陳景鏞不由呵呵一笑，道：「這就是啦！同樣是爲了賺錢，一個要靠運氣，望天打救，另一個却是憑自己的魄力、手段，相較之下，莊家的氣魄和機會，也比散仔大多了！」

陳景鏞一頓，很認眞的斷然道：「因此除非不涉足股票市場，否則，便決不做散仔，而絕對要做莊家！靠運氣小敲散打，永遠闖不出個大名堂！」

何焯然發覺，陳景鏞是認眞的了，他不由又驚又奇的道：「你眞的打算收購一家上市公司？你把它收購回來做甚麼？」

陳景鏞微微一笑，胸有成竹的道：「我向證券市場打聽過了，C．R公司暫時還不具備上市的條件，所以要做莊家就得另想辦法，如果我把一間正在上市的公司收購到手，我就可以藉這間公司的『殼』，包裝C．R公司的實，易名『嘉玲』，堂堂皇皇的推出市場

去！」

何焯然被陳景鏞這個雄心大志，弄得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他怔怔的道：「那現金呢？我聽說收購一家上市公司，動輒要花上十億、八億現金！這，這哪來這個龐大數目？」

何焯然的擔心絕對不錯，因爲要收購一間就算是中小型的上市公司，所需的現金亦相當龐大，而且買家必定要付出比市場高的股票價，否則，賣家是不肯賣賬的。這樣一來，買家所付出的代價就必然更大了。

何焯然也同樣清楚，就如同他熟知他的十根指頭一樣，C．R公司雖然成功的做成了幾宗大生意，手上持有三億左右的現金，但這是帶有手段性質的銀行貸款，單是每月的銀行利息就夠厲害，怎能再向銀行貸款？雖然哈素與C．R公司的關係特殊，但若然沒有物業抵押，要他貸款那就殺了他也不敢幹！而C．R公司擁有的地皮和物業，此時已全部按押在銀行，何來新物業拿出去作抵押？

何焯然來回的估算，但憑他的精明，也無論如何看不出，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有成功的半點可能！

所有這一切，陳景鏞自然比何焯然更清楚，他甚至也懷疑自己這個計劃是否太冒險了？但經過仔細的盤算，他却斷然的對自己說：賠幹！因爲這是一本萬利的賠率！賠率有一比萬的冒險，祇有懦夫才不敢去搏！

但話雖如此，如何去搏？却就連陳景鏞到此時仍沒有一個完美的方案，因此他淡淡的一笑，對何焯然道：「是呀，焯然，現金的確是一大難題，但也決非完全絕望！這事以後再說吧。」

陳景鏞把話題扯到別的事上去，與何焯然又閑談了一會，他忽然對何焯然道：「對了，焯然，你去問一問華生銀行大廈的業權人，大廈的正式轉名屋契出來了沒有？還有，能不能約你那位姓詹的股票行朋友，抽個時間見見面？就說C．R公司打算和他合作做一筆大生意，看他有沒有興趣！」

何焯然告辭走出去後，陳景鏞往身後的高背大班椅一靠，合上了眼皮。

僅一霎間，陳景鏞的眼皮又霍地張開了，眼神比片刻前亮了許多。他伸手按響了桌上的對講機，緩緩的但却很有力的道：「倩雲麼，有空過來一趟，好麼！」

第二天一早，鄔倩雲獨自去了裕人銀行一趟，但她回來時的臉色却很不好看，她低低的對陳景鏞說了一句甚麼，就走了出去。

望着鄔倩雲走出去的背影，陳景鏞皺了皺眉，暗道她第一次嘗到被人拒絕的滋味了！

到晚上八時，陳景鏞又駕車出去，因爲他有一個不能不去的約會。

這是一間深入地下的餐廳，幽秘極了。

主動提出約會的，是裕人銀行總經理哈素，鄔倩雲回來後不久，陳景鏞就接到他打來的電話，這時，哈素已先到了。

「你簡直打算要我的命了！景鏞！」當陳景鏞剛在對面廂座坐下，哈素夾雜了白髮的腦袋，便向陳景鏞這面一湊，緊張的道。

陳景鏞淡淡的笑笑，他向侍應要了一杯凍檸樂，從容的呷了一口，這才微笑道：「慢慢說，哈素兄，萬事都有商量嘛！」

哈素却依然虎着臉，急急的道：「鄔小姐找過我，向我開了一個盤口，她說這是你的意思！所以我馬上約你，證實一下，這是否眞的如此！」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是眞的！哈素兄！」

哈素一聽，往前靠的腦袋登時縮了回去，喘了口粗氣，這才道：「你開玩笑麼？貸款五億元！你簡直在玩賭命輪盤了！」

陳景鏞微笑道：「我看不出這有任何賭命輪盤的味道！」

哈素瞪了陳景鏞一眼，猶如碰上一頭發瘋的猛獸，好一會才苦笑道：「那好，你先說說，這五億元！你拿甚麼來抵押擔保？我是說，整整五億元的物業擔保！」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斷然的道：「華生銀行大厦！然後再加上一批上市公司的股票！」

哈素一聽，幾乎跳了起來，他打斷陳景鏞的話道：「你瘋了！華生銀行大厦不是已在抵押那筆二億五千萬貸款了麼！」

陳景鏞鎮靜的一笑，「你請先聽我說，那是華生銀行的大授權書，現在大厦正式的轉名屋契出來了，增大貸款額絕對沒有問題！爲甚麼？因爲華生銀行的前景價值，遠遠超過二億五千萬，它完全可以去到五億元這個數目。」

哈素又忍不住道：「等一等！你說說如何算出這個遠景價值！」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請問華生銀行的地盤建築面積是多少？」

哈素道：「三萬呎開盤哩！」

陳景鏞道：「該區現時地皮價五千元一呎，單地皮價便值一億五千萬，再加上蓋十五幢物業，那實際價值當在二億到三億之間，假如地皮增值到八千、一萬元一呎，哈素兄，你算算整幢大厦的價值是多少？」

哈素沉吟了一會，道：「按遠景價不錯是值五、六億之間，但銀行貸款的規矩祇考慮近期價，所以，所以這個抵押貸款五億元，無論如何是太高了。」

陳景鏞微笑道：「如果再加上日後補押的股票呢？」

哈素立刻道：「如果是有價值的上升股票，當然也是一種樂意接受的抵押品……但景鏞，這些股票是哪家公司的？」

陳景鏞迅速的判斷，如果不把他的整個投資計劃向哈素解釋，那是很難令他提起信心的了，於是便笑笑道：「C．R公司的股票。」

哈素一聽，先是一怔，隨即又失笑道：「你想必是瘋了，景鏞，你的C．R公司尚未上市，而且不一定夠條件上市，你哪來C．R股票抵押？」

陳景鏞鎮靜的一笑，朗聲道：「這前景就在這了，新貸的五億元，再加上C．R原來持有的現金，我打算收購一家上市公司，然後用C．R的中文譯名『嘉玲』名稱上市，現在股票正值牛市，『嘉玲』必定大有前景，作爲抵押品也穩當極了。」

陳景鏞又一次發揮他非凡的鼓動本領，加上他的精確統計數字說服力，使哈素的臉色也不由舒緩了。

哈素不能不承認，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雖然冒險性很大，但其前景亦非常誘人，這一擊如果成功，那C．R公司就必定石破天驚了。

陳景鏞瞥一眼沉思着的哈素，又適時的微微一笑，低聲道：「將來C．R公司的股票，可以優惠價配售，哈素兄你需要多少，說一聲便可以了。」

陳景鏞這一言，便把C．R公司的前景，與哈素的私人利益勾串起來了，而且這是一個有强烈誘惑的前景，以最低價買入大手股票，待股票升值時，那原來付出的，便可以一本萬利收回了，更重要的是，這絕對是一種合法合理的收入，獲得這種合法的收入，那就根本不愁甚麼「收入與職位不相稱」了。

這多種誘惑的扭合，終於把哈素的口氣鬆動了，但他的神色依然很緊張，周圍絕對幽秘，但他仍不放心的向四周張望一下，確信他說的祇有說和聽的人知道，才緩緩的沉聲道：「景鏞呀景鏞，按你說的，那就要重新評估整筆貸款申請，涉及的貸款額更達五億，坦率說，這已經超越裕人香港分行總經理的審批權限了。」

哈素忽然一頓，看陳景鏞的反應。陳景鏞知道哈素的心曲已在鬆動，便立刻接口道：「不錯，這是一種阻力，但憑哈素兄的頭腦，必定可以想出轉圜之方法。」

哈素緩緩的續道：「三億元以上，十億元以下的貸款，審批權在裕人香港分行主席手上，換言之，這筆重新安排的五億申請貸款，必須香港分行主席審批簽字，否則，根本無法從裕人總行調撥出這筆巨額款項。」

陳景鏞一聽，他的神色亦不由一驚，因爲這事若要驚動到裕人大馬總行，那就連半分的把握也失去了。

偏偏哈素這滑頭鬼又不動聲色的微笑，這不禁令陳景鏞懷疑，這哈素是否在藉故推搪了，他微一咬牙，道：「難道沒有其他辦法轉圜麼？哈素兄！」

哈素很堅決的搖頭道：「沒有，絕對沒有，總行若不撥出巨款，事實上香港分行也無力調撥。」哈素一頓，忽然又口氣略鬆道：「所以，除非能夠說服裕人香港分行主席，這筆貸款才有希望。」

陳景鏞沉吟了一會，便猛一咬牙道：「裕人香港分行主席是誰？」

哈素道：「菲士曼，他同時也是裕人大馬總行的銀行董事。」哈素特別加了一句。

陳景鏞略一思索，便明白哈素所指：「你是說，假如菲士曼點頭，那在分行、總行都暢通無阻了。」

哈素緩緩的點點頭，道：「可以這麼說，因爲他是總行董事，總行方面是絕對信任他的，但他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如果是我哈素，我就絕對不敢動他的主意了。」

陳景鏞默然的沉思了一會，忽地伸出右手，把桌面用力的一按，咬牙沉聲道：「幹，我決定動他的主意，但需要哈素兄你的配合，他甚麼時候來香港？」

哈素驚疑不定的歎了口氣，苦笑道：「下星期恰好是銀行的半年業結，菲士曼會循例來港一次，但你可要三思，若弄巧反拙，驚動這頭老狐狸，你和我都會完蛋大吉，景鏞兄！」哈素心有餘悸的加了一句。

陳景鏞却微微一笑，輕聲道：「任何的高手都有他的弱點，祇要緊緊的捏住，再滑頭的老狐狸，也決計溜逃不掉。」

陳景鏞與哈素又低低的密談了一會，才先後分開，離開這間幽秘的餐室。

* * *

七天後是裕人香港分行主席菲士曼，駕臨香港視察業務的大日子。

這起碼對裕人香港分行的職

員、總經理哈素、C·R的陳景鏞、鄔倩雲、何焯然等人是如此。

菲士曼抵港的時間預定在今天下午四時。

一早，總經理哈素就把菲士曼抵港的時間，通知了鄔倩雲，鄔倩雲又立刻轉告了陳景鏞。因此，與菲士曼來港有關的人士，在他未抵港前，便已安排好一切的接待準備。

陳景鏞還向哈素特別提出，他和鄔倩雲也一道去機場接機，以便從一開始就把菲士曼緊緊的套住，因此甚至連見面時的引介辭，也一早就擬好了腹稿。

哈素、陳景鏞和鄔倩雲，在旅客走出的閘口前等候，這時還僅是下午三時三十分，陳景鏞肯等候人半小時以上，顯見他對來客的重視之極。

到下午四時零五分，菲士曼終於出現了，那是一位典型的馬來人，半百的年紀，渾身一套灰色的夏威夷恤，雖上了年紀，但依然黑髮整齊，紅光滿面，顯然平日極注重身子的保養。陳景鏞不由微微一笑，因為這與哈素的介紹極為相符。

但陳景鏞很快就皺一下眉頭，因為哈素指着菲士曼身邊的一位女士，很緊張的告訴他，這是菲士曼的太太，娘家是大馬很有勢力的政要。

這就與陳景鏞預料菲士曼獨自來港的計劃有出入，他原來預定的「接待」方式，也不得不立刻加以改變。

哈素領着陳景鏞、鄔倩雲向菲士曼夫婦，快步迎上前去。

「主席，你們很準時啊，啊，歡迎你也來港，菲士曼太太！」哈素親自接過菲士曼手挽的簡單行李，一面恭敬的向菲士曼夫婦討好道。

菲士曼隨口客套一句，但不大的眼珠却落在陳景鏞和鄔倩雲身上，臉上面泛着狐疑的光彩：「他們是……」

哈素連忙擺出一副到這時才醒起的樣子：「啊，差點忘了向主席介紹，你看我，高興得昏了頭了，他們是香港C·R公司的總經理陳景鏞先生、副總經理鄔倩雲小姐，是裕人銀行很有實力的新客戶，他們說，為了表示對裕人銀行的謝意，特別抽空來接主席你。」哈素按預先擬好的腹稿道。

「哪敢當！陳先生、鄔小姐太客氣了，那是銀行應該做的，對有實力、有信用的客戶，裕人銀行是很歡迎的。」菲士曼緩緩的說了句公式語言，從他的臉上，根本就瞧不出有任何特別的神色。

這是陳景鏞最害怕碰上的對手，他立刻就在心內下了這個判斷。

鄔倩雲却適時的發揮了女人的特有魅力，她很得體的接過菲士曼太太的手提包，扶着她向外面走去，一面微笑的道：「妳一定累了，菲士曼太太，不要緊，汽車就在前面，酒店也替你們準備好了，到酒店先洗個熱水涼，我再請妳出去吃海鮮，好麼？我叫鄔倩雲，但妳直叫我倩雲好了。」

鄔倩雲的神態、語氣，就像女兒接了媽媽的機，然後在她身邊極親切的喃喃低語，這對任何一位上了年紀的女性來說，幾乎是不可抗拒的。更重要的是，她說的是純正的馬來語。

因此菲士曼太太冷漠的臉孔也不由浮出笑意：「啊，你是馬來人麼？鄔……倩雲小姐。」

鄔倩雲笑道：「馬來亞是我的出生地，父母死後，一位族叔帶我來香港讀書，後來就在香港做事了。」

菲士曼太太一聽，神態就更親切了：「那你沒有媽媽了？」

鄔倩雲歎了口氣，道：「我連媽媽的樣子也不知道，所以，所以我見了妳，忽然就想起我那位馬來亞媽媽了。」鄔倩雲這話倒有一半是眞的，但另一半却是投其所好，因為她早在哈素的口中知道，菲士曼夫婦年過半百，却沒有兒女。

果然菲士曼太太也歎了口氣，感觸的道：「妳沒有媽媽，我却沒有兒女，老天有時也眞的很不公道。」

陳景鏞這時也明白鄔倩雲的用意了，便趁勢半開玩笑的道：「那好啊，妳們合起來，不就有了媽媽，也有了女兒了麼？」

鄔倩雲微笑不語，菲士曼太太道：「喲！看陳先生說的，我哪來這麼大的福氣啊！」話雖如此，她瞧着鄔倩雲的眼神，却親切多了。

他們駕了兩部車來，鄔倩雲自告奮勇，開車送菲士曼夫婦去酒店，哈素也祇好與陳景鏞同一部車子。

鄔倩雲的車在前面走，陳景鏞和哈素落在後面護送。

「嘿！你的鄔小姐果然有兩下子，見面不到三分鐘，就把他們哄得團團轉了。」哈素在車座後面呵呵一笑道。

陳景鏞却微笑一下，道：「菲士曼太太外冷內熱，倒好接待，但你的這位主席大人，却是外熱內冷，果然是一頭超級老狐狸，從他的外面，根本就摸不着任何形跡。」

哈素不由歎了口氣，道：「我早就說過，菲士曼絕非好對付的人物，你現在明白啦，看來你的一套

安排都要落空了，因為他很畏懼他這位娘家是大馬政要的太太，有她在身邊，就算是跳脫衣舞的女郎在他面前，他也絕不敢瞧上一眼的！」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不錯，菲士曼太太突然出現，原訂的方案就要改變了，但我絕對有信心，他決不會溜掉！」

哈素驚疑不定的眨眨眼，道：「為甚麼？你這樣有信心？」

陳景鏞朝前面的車子探頭迅望了一眼，扭頭無聲的一笑道：「只要有鮮魚，饞嘴的雄貓是決不會不吃的！」

哈素、陳景鏞、鄔倩雲送菲士曼夫婦，到酒店安頓下來，菲士曼夫婦對酒店的環境很滿意，這是陳景鏞親手訂下的貴賓房，是「總統」駕臨香港也下榻的地方，如果有誰還不滿意的，那這人不是呆子便是白痴。

當晚是陳景鏞為菲士曼夫婦設的洗塵宴。

席間只談風月，不提任何公事。所以菲士曼也顯得很高興，破例的說了一句客氣話，說能交上陳景鏞這個朋友是他的幸運。

但最滿意的却是菲士曼太太，因為鄔倩雲把所有的殷勤照料，都花在她身上了，她甚至已改口直呼「倩雲」，在她的潛意識中，她似乎已把鄔倩雲當作她的乾女兒了。

「倩雲，你在C·R公司幹得開心麼？」菲士曼太太已有了一點酒意，她忽然很認眞的問鄔倩雲道。

陳景鏞一聽，半認眞半開玩笑的接口道：「怎麼？菲士曼太太打算撬C·R公司的牆角麼？」

菲士曼太太笑道：「也是也不是吧！如果倩雲在陳先生那裏幹得不愉快，我倒眞的要撬走她啦！」

陳景鏞笑道：「菲士曼太太，你有合適的地方供她去麼？」

菲士曼太太自負的一笑，道：「那當然，不要說是在大馬，就在香港，給她一份銀行主任的差事，大概也準不困難！哈總經理，你說是麼？」

哈素連忙道：「是的！是的！如果鄔小姐肯屈就，香港裕人銀行無任歡迎啦！」

菲士曼太太微笑看着鄔倩雲，「怎麼樣？倩雲，只要你說一聲啦！」

鄔倩雲格格一笑，低聲道：「不，我在C·R做得很快活嘛！但謝謝你啦，菲士曼太太，有空我一定回大馬探望你。」

菲士曼很高興的拍了一下手掌，道：「那好呀！你一定要來呀！倩雲！我的家門！永遠向你打開！」

菲士曼太太喜歡鄔倩雲的心溢於言表，在座的人均會心的一笑，菲士曼本人，也破例的顯得很隨便了。

這是彼此都很愉快的洗塵宴。

第二天一早，菲士曼就獨自赴香港裕人銀行視察。菲士曼太太却由鄔倩雲伴着，在香港各處遊覽購物，鄔倩雲特地領她上尖沙咀，在一間大珠寶店，買了一條鑽石頸鍊，送給菲士曼太太，說是她給她的一份見面禮。

菲士曼太太與鄔倩雲更親密了，就只差一句「乾女兒」沒有說出口。

陳景鏞向菲士曼的探盤却無功而退，那是在菲士曼抵港的第三天晚上。

與菲士曼、哈素分手後，陳景鏞就把何焯然連夜約返公司寫字樓。

「這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狐狸！剛剛觸到貸款的邊緣，就給他一句話搪開了！」陳景鏞咬牙道。

何焯然道：「他怎麼說？」

陳景鏞道：「他說這是哈素先生的責任，他不便插嘴！但這筆巨額貸款，沒有他的親筆簽字，那就告吹了！」

何焯然也咬牙道：「這老狐狸！他既然擺出這副超然的姿態，那就極難再向開口了！」

陳景鏞狠狠的猛一咬牙，決然道：「軟的不成，那就來硬的吧！我就不信他這道貌昂然的超然神態擺得太久！你那面安排好了麼？焯然！」

何焯然點點頭，道：「沒問題！就等你的指令了！但很難掌握她的行踪！」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這你放心，倩雲現在和她是形影不離！但你告訴他們，絕對不準傷害她們兩人，否則，他們自己就有難了！」

何焯然肯定的點頭道：「放心，他們辦事歷來很講信義，絕對不會違背委托人的意思！」

陳景鏞沉吟一下，又道：「還有，除了接頭人外，你千萬不能與動手的人直接見面！知道麼，焯然！因為我不想你惹上甚麼痲煩，更不想C·R因此失去你！」

何焯然知道這是陳景鏞的眞心話，便微笑道：「你放心吧，景鏞，一切我會小心處理，你集中精力應付你那一面好了！」

* * *

今天是菲士曼夫婦抵港的第七天。

菲士曼視察裕人香港分行業務的工作已接近尾聲，今天是最後的一天審核分行的半年業結。對香港分行的業績，菲士曼相當滿意，想

着可以完滿的向總行董事會交代，他對哈素的態度也就很親熱了，畢竟這些業績與他的努力很有關連。

菲士曼太太此行也相當滿意，她買到許多滿意的物品，也收到價值不菲的禮物，這其中有鄔倩雲送給她的，也有陳景鏞托鄔倩雲送的名貴金錶，菲士曼太太想着這金錶很適合她那位政要父親戴，就開心極了。

今天是菲士曼太太留在香港的最後一天，鄔倩雲提議，帶她去專賣中國古董的商店。

菲士曼太太喜出望外，因爲收集中國古董，正是她的一大嗜好，她不由更喜歡鄔倩雲的冰雪聰明，這時如果鄔倩雲提出甚麼要求，菲士曼太太也絕不會拒絕的了。

但鄔倩雲根本沒有任何相求她的意思，這令菲士曼太太在喜悅中不由有點奇怪，她曾經很認眞的試探她，鄔倩雲很認眞的回答道：「我們是同鄉，在香港就是親人一般啦！」菲士曼太太因此更信任鄔倩雲了。

這時是上午十時左右，鄔倩雲領菲士曼太太走進一間古董店，是香港市面很有名的一家古董店。

店內的古董各式各樣，從歐洲的古劍，到中國唐代的花瓶。但擺得很凌亂，大概這是古董店的特點，好增加人客攫獲珍品的興趣。

菲士曼太太的眼珠亮了，她極有興趣的四周審視，最後在一幅古畫前面停了脚步，再也不肯離開。那是一幅全是鳥兒的圖畫。

這時古董店的老闆適時的踱了過來，微笑道：「太太！這是宋代著名的百鳥歸巢圖，你夠眼光極了！」

菲士曼太太忙道：「要多少錢？」

古董店老闆報了一個很貴的價錢，菲士曼太太一聽就失望的歎了口氣，大概她知道確付不出這個價錢了。但她仍不肯走，那神色尷尬極了。

鄔倩雲見狀連忙走過來，她以她的經驗和智慧，一眼就瞧出古董店老闆漫天討價，於是她便來個落地還錢，很快就替菲士曼太太解了圍，最後以一個很合理的價錢成交。菲士曼太太高興得摟着鄔倩雲又笑又叫，就象媽媽抱着能幹的女兒。

當古董店老闆替菲士曼太太包起古畫時，鄔倩雲忽然想起一事，便向古董老闆借電話打出去，她的電話是打回C．R公司的，她說話的聲音也很大，站在一旁的菲士曼太太也聽得很清楚。

「請轉告陳總經理，中午十一時的業務會我趕不及回來了！來不及啦，我正和一位客人在大乾坤古董店哪！好啦，就這樣吧！」

鄔倩雲說罷，然後她就擱下電話。這倒令菲士曼太太有點不安了，她對鄔倩雲說：「倩雲，你公司有事，就先回去吧，不要再陪我了！」

鄔倩雲笑道：「不要緊，那是例行公事，沒有我也可以的！你明天就要走了，就讓我陪你最後一天吧！」

菲士曼太太自然樂意極了。

古董老闆這時已把古董包裝好，放進一個扁平的錦盒中，又連聲向菲士曼太太道謝。

菲士曼太太喜氣洋洋的挽着那個錦盒，與鄔倩雲一道走出古董店。

就在此時，二輛黑色的小車突地飛馳而至，在兩人身邊吱嘎一聲急刹停，從車上跳下兩名打扮斯文的男子。

鄔倩雲正欲大聲喝斥，但一名男子已掠到她身邊，一道寒光在她眼前一閃，隨即是一聲沉吼：「不準叫！叫就沒命！」

鄔倩雲往側面掃一眼，只見菲士曼太太亦已被另一條大漢用刀架住，她猛一咬牙，伸手撥開橫在她眼前的利刀，她的手掌立刻被刀鋒劃破了，她也不理，向菲士曼太太這面撲至，一面尖聲嘶叫道：「不要傷害太太！」

她立刻又被從後撲上的男子用手臂勒住脖子，一面罵道：「你這死八妹！她是你甚麼人？這樣緊張她，連命也不想要了！我們求財吧了，不要命！」

這時菲士曼太太也情急的尖叫道：「算了！倩雲！你不要反抗了！看他們怎樣好了！」

鄔倩雲只好放棄抵抗。她和菲士曼太太被分別推上黑色小車，又立刻被蒙上黑布，推伏在車廂後座，然後黑色小車就風馳電掣的開走了。

這一切都發生在半分鐘內，而且這是一個街角拐彎的地方，因此絕對是神不知鬼不覺。

這時是上午十時許，菲士曼和鄔倩雲的被綁架，根本就無人知道。

直到下午四時許，菲士曼返回他下榻的酒店，才知道太太尚未回來。但這時他還很鎮定，因爲他知道太太有鄔倩雲伴着，他這時已很信任他這位年輕的同鄉了。

晚上八時，菲士曼有一個宴會，那是陳景鏞特別爲他夫婦設的送別宴會。

趁這段空檔，菲士曼連忙倒了滿滿一杯白蘭地。在太太面前，他是絕對不敢喝多的，這次來港，雖然一切都很順利，但菲士曼却覺得這是一次最沒趣的公幹旅行。

上一次他還有位年輕女郎相伴，但這次却提也休提，因爲太太在他身邊，更因爲她是大馬政要女兒！菲士曼能有今日的地位，權勢，他那位岳丈大人可着實居功不少！因此寧得罪天條，莫得罪太太，這是菲士曼堅決奉行的信條。

正當菲士曼把滿滿一杯白蘭地，倒下肚子時，他下榻的貴賓房的電話却響了。

打電話來的是C．R公司的陳景鏞，他詢問菲士曼太太回酒店沒有，因爲鄔倩雲原定下午四時要見一位地產界朋友，那人已抵達C．R公司，但鄔倩雲仍未見人，她是與菲士曼太太一道出去的。

菲士曼還沒有意識到這事的嚴重性，他在電話中還半開玩笑的對陳景鏞道：「怎麼啦？陳先生，我對太太還比不上你的鄔小姐呢？坦白說，陳先生和鄔小姐是不是有點那個……哈哈！」

陳景鏞在電話中呵呵一笑，既不承認也沒否認便收線了。

菲士曼心中不由暗笑，他知道陳景鏞的太太叫KK，也是一位能幹的女强人，但看鄔倩雲對他的忠心耿耿，他與她的關係顯然就絕非老闆與助手那麼簡單了！嘿，能令一位女人貼服已很不容易，能令一位女强人信服更不簡單，能令兩位女强人心服的男子，就更天下少有了！菲士曼也不由羨慕起陳景鏞的本事來了。

在自斟自飲，自得其樂的飲酒中，又過了幾十分鐘，這時已是傍晚六時了。

但菲士曼太太仍未見回來，甚至電話也沒有一個，這時菲士曼也不由有點急了，雖然她有鄔倩雲伴着，但兩位女士整日外出，到底也令人擔心，特別是萬一太太有個三長兩短，菲士曼如何向他的政要岳丈大人交代！

菲士曼記得陳景鏞的C．R公司的電話號碼，便忍不住打了個電話過去，問鄔倩雲小姐的行踪。

C．R公司的職員却全下班了，接電話的看更告訴菲士曼，說若有人打電話來找鄔倩雲小姐，就直接撥電話去陳總經理家，這是陳總經理臨走吩咐下的，看更並告知了陳景鏞的住家電話號碼。

菲士曼連忙又撥電話去陳景鏞家。

接電話的却是陳景鏞的太太KK，KK似乎並不認識菲士曼，她祇告訴菲士曼說，陳景鏞剛接了一個電話，就神色極緊張的出去了！但去了甚麼地方，連她也不知道！

菲士曼不由怔住了，這時也更急了，因爲他已隱隱意識到，鄔倩雲小姐必定是出事了，不幸的是太太與她在一起！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菲士曼接連把車禍、受傷、生病等等原因排除，因爲憑香港發達的資訊，出這些事都立刻會有電話通知！除非……但除非甚麼？菲士曼不敢想像，也無勇氣想像，因爲他根本無力去應付這種可怕的後果！

不幸這時他房中的電話却響了！

「太太麼！」菲士曼抄起電話，便立刻僥倖的嚷了一句，但立刻他就沉默了，因爲打電話來的人却是哈素！

哈素在電話中緊張的告知他，他剛接到陳景鏞打來的電話，說他接到一個神秘電話，鄔倩雲小姐被人綁架了！並說他不知道菲士曼太太目下的情形，他要我先安慰你，待他查清眞相，再作打算！

菲士曼一聽，身子幾乎冷了半截，因爲他最擔心的事却可怕的發生了，鄔倩雲是與太太在一起的，她既然被綁架，他的太太又豈會倖免？想到這個可怕的後果，菲士曼幾乎要哭了，因爲此地並非馬來西亞，在那裏他一個電話去警方，幾乎就可以解決問題，但此地是香港的華人社會，他根本就毫無辦法。

「哈素！陳先生到甚麼地方打聽眞相？你快說清楚！」菲士曼惶急的道。

哈素在電話中說：「陳先生說，打電話來的人，指定他到鄔倩雲居所等電話通知！所以他立刻就趕去了！」

菲士曼連忙道：「鄔小姐住甚麼地方？你馬上開車來接我去，光在酒店等，急死人了！」

* * *

接了這電話，菲士曼一手抛掉捏着的酒杯，火燒屁股的下去酒店大堂，等候哈素的到來。

一會後，哈素就飛車趕到了，知道這消息後，哈素看來也很着急。

在哈素的車上，菲士曼悶聲不語，在他的腦中，接連閃過幾種可能，其中便有此事是陳景鏞等人的佈局，目的是逼他就範，在貸款的事上鬆動。但這個可能性一閃即過，迅速的被排除了，因爲綁匪的目標是鄔倩雲，並非他的菲士曼太太！太太不幸成了陪葬品罷了！

菲士曼迅速的下了這個判斷，而且他也寧願下這個判斷，因爲既然綁匪的目標是鄔倩雲，那太太就會安全多了，而且在贖金方面，他就可以不必負責，而且事實上他也無力負責！

哈素和菲士曼很快就趕抵鄔倩雲那座雅緻的居所。

陳景鏞果然在裏面守候着電話，他見是哈素和菲士曼到來，略感驚疑的道：「啊！是你們！有消

息麼？」

菲士曼忙道：「有消息我就不來了！那綁架的人怎麼說的？他沒有提到太太的消息麼？」

哈素也解釋道：「因爲菲士曼太太是和鄔倩雲一道出去的，現在鄔小姐出了事，菲士曼太太也沒有訊息，所以他忍不住就馬上趕來了！這事很嚴重哪！」

陳景鏞嘆了口氣，苦笑道：「打電話來的人祇說了鄔倩雲她！顯然綁架的人是衝着她的！她在香港並沒有直接的親人，這責任不幸就落到我身上了！菲士曼太太倒不必擔心，因爲對方似乎並不知道她的身份，就算她被綁架，也祇是誤會陪襯罷了！」

菲士曼一聽，就輕鬆點了，因爲這證實了他的判斷一半，祇要接到綁匪的電話，那一切就清楚了。

三位即將令世人震驚的金融、地產界强人，就這樣在一位年輕女子的居所，相對無言的苦苦等待。

直到深夜十時，在小客廳一角的電話才終於響了。

陳景鏞立刻把電話搶了起來。打電話來的人聲很響，因此湊在旁邊的菲士曼和哈素，也聽得一清二楚。

「……聽見了麼？這是鄔小姐的聲音了吧？對了，還有一個大概是她的媽媽！她拚死保護她！五百萬！全部現鈔！二日後交錢！收錢就會放人！」打電話的人說。

陳景鏞忙道：「如何付款？可否寬限三幾日？贖金少一點可以麼？」

對方道：「嘿！堂堂大地產公司副總經理，起碼也值五百萬啦！寬限？那就三天之內吧！付款辦法你等通知，記住，千萬不要報警，我們是求財，唔想要命！」

菲士曼忍不住了，他一手搶過電話，叫道：「喂喂！你把那媽媽……怎樣了！」但對方已咯的一聲，把電話擱下了。

菲士曼的判斷被證實了，綁匪的目標祇是鄔倩雲，太太祇是不幸被誤會作她的媽媽而已，那太太的危險就大大降低了！菲士曼不由暗地鬆了口氣，但也不敢流露出來。

菲士曼向陳景鏞同情的點點頭道：「你的公司屬員出了這不幸，我也替你難過！但你打算怎麼辦？同意綁匪的條件麼？」

陳景鏞皺眉道：「你以爲呢？菲士曼先生！」

菲士曼連忙道：「那當然不能報警，也不能不答應綁匪的要求啦！」

陳景鏞道：「爲甚麼？那可是蠻大筆的五百萬現金哪！」

菲士曼又忙道：「這些亡命之徒，甚麼事做不出？再說鄔小姐是你的得力助手，你總不能看着她有個三長兩短吧？」

菲士曼這時倒象變成綁匪的代言人了！

陳景鏞不由皺眉苦笑道：「難道菲士曼先生，不爲你的太太擔心麼？」

菲士曼很怕陳景鏞把責任推到他身上，聞聲便連忙道：「哪裏！哪裏！我當然替她擔心！但她不幸成了個陪襯，危險性自然沒有鄔小姐大啦！坦率說吧，如果綁匪的目標是我太太，這五百萬要了我的命也沒法拿出來！」

菲士曼一頓，又瞧了陳景鏞一眼，見他神色舒緩，大有答應的可能，便連忙加了一句道：「所以，所以陳先生救了鄔小姐，也就是救了我太太，這個人情我領了！」

陳景鏞沉吟了一會，這才點點頭，決然的道：「好吧！人總比錢財重要，這事就由我解決吧！綁匪是求財，不是要命，祇要答應他們的條件，她們都會安全的！你放心吧！」

陳景鏞一頓，又道：「對了，那菲士曼先生，明天是否返大馬？」

菲士曼見陳景鏞答應全力解決，心情就輕鬆多了，但也不好表露，便嘆了口氣，苦笑道：「發生了這不幸，要走也走不成啦！」

陳景鏞想了想，便安慰菲士曼道：「這樣也好，你先回去吧，這事我會安全解決，有任何消息，我會馬上通知你的！總之一定讓你和太太安全回到大馬！」

菲士曼見陳景鏞這樣體諒自己，不由便由衷的道：「你很夠朋友義氣！陳先生，你這個朋友我算是交定了！一切多多拜托！」

菲士曼和哈素告辭走了。

在哈素的車上，菲士曼仍不太放心，他不安的問哈素道：「你看，哈素，陳先生他會答應綁匪的要求麼？如果他不答應，那就壞了！太太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回去如何交代？」

哈素無聲的一笑，立刻很肯定的道：「放心吧！主席，陳景鏞這個人我知道，他答應的事，從不打絲毫折扣的！太太必定會有驚無險的安全回來！」

菲士曼嘆了口氣，道：「但願如此吧！」

車子走了一段路，哈素道：「回酒店麼？」

菲士曼苦笑道：「碰上這事，今晚還睡得着麼？」

哈素微笑一下，道：「這事不發生也發生了，主席也不必太擔心了！反正睡不着，我領你上夜總會解解悶吧！」

菲士曼猶豫了一下，終於點點

頭，道：「好吧！不然，我也不知道這個晚上該怎樣渡過去了！」

帝國夜總會，一派醇酒美人的旖旎風光。

菲士曼置身在這種風光中，幾杯白蘭地下肚，他心中的煩惱便拋開了大半，他的紅眼珠已聚在舞場中的乳波臀浪上了。

媽媽生這時走過來，她似乎早與哈素相熟，因此隔老遠便眉開眼笑道：「啊！是哈素先生，怎麼許久沒來捧場啦？這位是……有相熟的小姐麼？」她一疊連聲的道，雖然這是公式的客套，但也是她對哈素這樣的大客用的。

哈素却不見怎麼熱烈，他咧咧嘴，簡單的一句：「他是我朋友，來解悶的，有好的小姐就介紹一二個吧！」

媽媽生想也沒想，便立刻笑着道：「剛好有兩位小姐，下海不久，還是純情玉女，我馬上去領他們來。」

菲士曼的紅眼珠珠閃動一下，却沒有拒絕的表示，哈素無聲的一笑。

很快，媽媽生就領着兩位年輕艷麗的女郎，走了過來：「這是綺文小姐、玉芳小姐，這是哈素先生，他的朋友，你們好好聚聚啦！」媽媽生笑着說，然後她就識趣的走開了。

這時，玉芳小姐、綺文小姐已分別一人一個，伴着哈素和菲士曼坐下了。

哈素摟着玉芳小姐，却向綺文小姐微微一笑，道：「他姓菲，你稱他菲先生好了，菲先生很悶，看妳的本事啦！」

哈素和玉芳小姐調笑着，哈素不知說了一句甚麼，玉芳小姐就格格的笑得乳峯蕩得很厲害。

綺文却略爲沉靜，似乎眞的下海不久，她沒施太多脂粉的臉色，大概也不會超過二十歲。她微笑一下，便捧起酒杯，送到菲士曼的嘴邊，軟聲道：「喝吧，菲先生，喝酒是解悶的最好辦法。」

菲士曼果然就在綺文的手上，呷了一大口白蘭地。

哈素雖然與玉芳小姐調笑着，但却留意着這面，他一見便呵呵笑，道：「醇酒還不夠，還要加上一個美人兒，才是解悶的妙法啦！」

菲士曼不由咧嘴一笑，他一手搶過綺文手中的酒杯，一仰脖子便喝光了。綺文又殷勤的替他斟滿一杯，菲士曼一連喝了三杯，但依然面不改容，這似乎很對他的心緒，在太太面前的壓抑，祇有在這種地方他才能盡情的發洩。

哈素雖然知道菲士曼的酒量厲害，但這樣喝下去，他很快就會醉了，他絕不希望他在這個地方飲醉。

哈素的眉頭皺了一下，忽然悄聲在玉芳耳邊說了一句甚麼，玉芳小姐格格一笑，便走到綺文身邊，對她耳語了一句。

綺文的俏臉居然一紅，菲士曼奇怪的瞪着紅眼珠，道：「她對你說甚麼？」

綺文古怪的一笑，低聲道：「她浪極了，她說你的總統套房有上佳的白蘭地，如果想嘗嘗做總統夫人的滋味，就跟你回去喝白蘭地。」

這話却切中菲士曼的心曲，他不由哈哈一笑，趁勢道：「那妳去麼？綺文小姐。」

綺文笑笑道：「菲先生開了口，我們做小姐的，敢不去麼？你請等一等，我去買鐘就可以走啦！」

哈素却接口道：「綺文小姐祇管去吧，媽媽那裏，我去照應一聲吧，妳可要用心侍候菲先生啊！」

菲士曼藉着幾分酒意，打個哈哈，也就半摟半抱的伴着綺文小姐出去了。

菲士曼領綺文小姐返回他下榻的酒店，綺文小姐很知情識趣，不必菲士曼開口，便服侍他再連飲幾杯白蘭地。

菲士曼酒量雖好，但此時也略見口齒不清，他的紅眼珠瞪着綺文，哈哈的笑着道：「呵呵！痛快！痛快極了……妳……綺文小姐，怎的不喝？喝！妳也大杯地喝呀！」

綺文笑道：「我喝醉了，誰來服侍你啊？你也不要喝了，我去洗個澡就出來。」

綺文笑着，跑進精雅的浴室中去了。

菲士曼怪笑道：「你眞夠味道，把男人的心都瞧穿了，我那太太……有妳的一半心兒我就是死也願意了。」

綺文在浴室裏面笑道：「你太太……你不怕她現在回來嗎？」

菲士曼呵呵笑道：「被她知道，她會把我殺了……但妳放心，她出外了，有幾天一定不回來……妳倒是快點出來啊！」

「來啦……嘻，等不及了麼？」

綺文笑着道，話音未落，她已經在浴室出來了，她渾身上下，就祇纏了一條浴巾，露出雪白的胸峯、雪白的大腿。

菲士曼的紅眼珠一亮，眼線猶如火焰，射向那迷人的肉體，這時他把一切都渾忘了，甚至下意識的慶幸，多謝那些見鬼的綁匪替他遂了這積欠的心願。

菲士曼怪笑一聲，便撲過去把綺文抱起來，拋到床上，綺文身上

纏着的浴巾，也就適時的脫落了。

這是菲士曼抵港後最煩惱的一天，但也是最快活的一個晚上。

第二天一早，綺文就告辭走了。菲士曼也根本沒有挽留，也絕對沒有再去留戀她的意思，這祇是逢場作興，過後絕不留手尾，這是菲士曼出來快活的一條屢戰屢勝的秘訣。

這晚與綺文的一幕也絕不例外，雖然綺文算得上是他無數玩伴中最滿意的一個。

菲士曼快活之後一夜好睡，這時精神特別爽利。他洗臉後，就欲下餐廳吃早餐，然後也該打個電話到陳景鏞處，打聽一下他與綁匪週旋的進展情況。

就在此時，房裏的電話却很不適時的響了，因爲這時是菲士曼空肚子習慣進膳的時光。

但菲士曼不敢不接，因爲他恐怕這是陳景鏞那面打來的電話。他一手抄起電話：「菲士曼先生麼？有一宗買賣想與你談談，不知有沒有興趣？」電話中傳來的却是這麼一句突兀的話。

菲士曼不由猛地一震，忙沉聲道：「你是誰？我不認識你，談甚麼買賣？」

對方立刻道：「你不要收線，否則你會後悔，你先下去大堂，在東面第三張椅子下面有一個皮包，你打開看看，就知道這是一宗甚麼生意啦，我一會打電話來。」

對方說罷，就立刻收線了。菲士曼心中一震，暗道莫非那些綁匪已查出太太的身份，要直接向我下手。

他不敢猶豫了，連忙下去大堂，在東面第三張椅下面，果然有一個黑色的皮包，菲士曼執起皮包，也不敢在大堂拆看，迅速的返回房間，才打開皮包。

皮包裏面原來是幾幅照片，菲士曼一看，此道中老手如他，也不禁臉上一熱，原來上面竟是他與綺文鬼混的瘋狂場面，有些在床上，有些在浴室，其中更有一幅是他與綺文正在「鴛鴦戲水」的情景。

菲士曼的手不禁抖顫了，他甚至不敢把照片撕爛，因爲他知道這祇是火山的一角，那底片才是烈焰的源地。

菲士曼自然知道，這些照片若然落在他太太手裏，那他的前程就必定立刻毀滅，因爲祇要太太回去向那位政要岳丈大人說一聲，憑他的顯赫的勢力，不必花半日的時間，他在裕人董事會的職位立刻就會被除名。

這是最可怕的結果。

不幸他面臨的却恰恰是這種最可怕的結果。

對方那電話很快又響了。

菲士曼一手抄起，他的口氣已不由放軟了：「你想怎麼樣？說吧！」

對方不緊不慢的道：「看來你已經看過照片啦，別問怎麼拍的，坦白告訴你，從你抵達香港那一分鐘起，你就被盯着了，祇是沒有機會下手，我知道，最有興趣看這些照片的，大概是菲士曼太太啦！」

對方此言一出，菲士曼的心就抑制不住狂跳，他立刻把對方的話打斷了：「說吧，你打算要多少？條件是交回底片。」

對方呵呵一笑，道：「交回底片最是了斷解決的買賣，當然價錢高一些啦，一口價，一百萬，這合算極了。」

菲士曼猶如被猛敲了一棍，他失聲的叫道：「一百萬，你就殺了我也辦不到，十萬八萬或者可以。」

對方笑道：「不要急，菲士曼先生，你慢慢想辦法籌款，三天內，你等着通知付款，過了三天，我保證這些照片就會在你太太手上。」

菲士曼急得大叫道：「喂，喂，你講點道理好麼，我哪來這麼多現錢，你減一點，減一點呀！」

菲士曼幾乎是氣瘋得嘶叫了，但對方根本不動心，電話也立即擱下了。

菲士曼捏着電話傻了眼，好一會，他才把電話一摔，一屁股的跌在椅上。他猶如見了殺父仇人似的盯着這個漂亮的電話，他恨不得一拳把它砸爛。

接連的兩股烈焰，都是從這見鬼的千刀殺的電話跳出來的，現代的通訊工具，提供最大方便的竟是這些絕子絕孫的綁匪，而這兩股烈焰，無論任何一般，都足以把他菲士曼燒死。

菲士曼的腦袋被烈焰烤得滋滋尖叫，他所推測的原因沒一個是可以把他拯救出生天的，最可疑的自然是那位殺千刀的綺文小姐，但就算是她又怎樣，這條仙人跳圈套簡直妙絕極了，鬧起來倒霉的仍然是他。

不幸的是烈焰已迫近眉睫，他根本沒有時間去追查眞兇了。

菲士曼知道，他可供選擇的路已不多，而其中最穩當的一條，就是向陳景鏞求助，在兩股烈焰撲身之際，陳景鏞簡直就是菲士曼救苦救難的觀世音了。

菲士曼不敢猶豫了，他立即撥了個電話給哈素：「哈素麼，我給你弄慘了，你馬上來我這裏，有事和你商量。」

菲士曼決然的道，他知道，憑他與陳景鏞的交情，根本未足以令他援手，唯一可以打動他的，便是

他的總經理哈素了。

* * *

不久哈素就準時趕到了。

菲士曼也根本來不及抱怨他，便坦白的把昨晚的事告知他。

哈素大驚，因爲他也知道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但又表示自己並無這筆巨款，反而勸菲士曼盡快想辦法籌款。

這幾乎把菲士曼急瘋了，他一手捉住哈素的手臂，道：「今次你一定要想辦法救我，你幫了我這個忙，以後有話好說便是。」

哈素無奈的歎了口氣，道：「這事除非有一位有助力又有辦法的人出面，否則連警方也無可奈何。」

菲士曼已失去平日的鎭靜從容，他一聽便立刻開門見山的道：「是，是，一事不煩二主，你那位陳景鏞不是很有辦法麼？我太太的事他幫了忙，這次也不能不靠他援手了！」

哈素醒悟道：「你想我去向陳景鏞求援？」

菲士曼苦笑道：「除了他還有誰肯幫忙！但願他念在與你的交情，不要一口拒絕！」

哈素祇好答應去向陳景鏞求援。

陳景鏞並沒有一口拒絕，表示看看情形再說。

陳景鏞這模稜兩可的態度，可把菲士曼迫得猶如螞蟻進熱鍋！一連兩日兩夜，他幾乎把貴賓房的地氈都磨穿了！

但他又絕不敢離開酒店半步，因爲兩個要命的電話都會隨時打來。

這是「照片」勒索三天的最後一個晚上。

菲士曼提心吊膽的等着電話響。

到晚上十時，電話終於響了。

但打電話來的却是陳景鏞，他向他報喜說：「綁架的事解決了！綁匪收到錢後，很守諾言，把鄔倩雲和你太太一齊放了！他們通知我到郊外一個地方接她們回來！菲士曼太太很快就可以安全回到酒店！」

菲士曼一聽，却猶如立刻掉進冰窖裏，心頭一陣寒凉！因爲「照片」勒索已到最後限期，但贖金仍沒有着落，假如這時他太太回到酒店，他一切就完了！

菲士曼此時已差不多接近崩潰了，他竟然在電話中哀求陳景鏞道：「景鏞！你一定要伸手救救我啦！求你快想想辦法！再幫我這個忙吧！」

陳景鏞在那面道：「你要我怎樣幫你？」

菲士曼厚着臉皮道：「你先想辦法拖住鄔小姐和我太太！你對綁匪說，太晚了，不安全，明天才去接她們！就一個晚上！然後請你馬上上我這兒來！你有甚麼要求，我答應考慮就是了！」

陳景鏞在那面沉吟了一下，才道：「你的事哈素兄告訴我了！我……很同情！可我打算提出的都是公司與銀行之間的公事，並沒有甚麼特別的私人要求！所以，我可是純粹看在哈素兄的份上，才答應幫忙，我付出的代價也很不少啦！」

菲士曼此時但得陳景鏞答應，便跪下拜他也肯了！他連忙道：「是！是！陳先生的朋友情沒說的，你幫了我這次，總之以後有事一切好說！啊！那你馬上過來呀！」

直到當眞見了陳景鏞趕到來，菲士曼才暗地鬆了口氣，但祇是一小口，因爲他深知「照片」的事一刻未解決，埋在他身上的定時炸彈就隨時都會爆炸！

與陳景鏞同來的還有哈素，以及一位菲士曼未見過的青年人，青年人的手上挽着一隻皮袋。

陳景鏞不待驚疑的菲士曼開口，便指了指那青年人，向菲士曼解釋道：「他叫何焯然，是C．R公司的高級職員，對付這些黑幫份子很有辦法，我把他也請來了！」

陳景鏞一頓，伸手接過青年人手挽的皮袋，嘶的拉開，裏面是一疊疊現鈔，「這是一百萬！祇要對方的電話一來，隨時可以交款！」

陳景鏞又低聲問菲士曼道：「他們說一定會在今天晚上打電話來麼？不然，明天你太太就必定回來了！」

菲士曼心驚膽顫道：「他們說過三天限期，今晚是最後一晚！」

陳景鏞略一沉吟，便道：「這麼說，他們必定有電話來！因爲他們目的是求財，鬧翻了對他們也沒有任何好處！」

菲士曼嘆了口氣，苦笑道：「但願如此吧！說眞的，把我逼上絕路，對他們也眞的沒有任何好處！啊，你們都請坐吧！」菲士曼到此時才記得招呼客人。

四位金融、地產界的未來的顯赫名人，這時就靜靜坐在豪華的貴賓房，等着一個勒索的電話！如果這是一幕戲，那導演的人，就一定是妙絕天下了！

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誰也沒有說話，貴賓房靜寂得非常可怕。

終於，電話打破了地獄的沉寂，響起來了！

菲士曼戰戰兢兢的拿起電話，「是，我是！」他低嚷了一句，漸漸臉上才有了血色，又終於把電話放下了。

菲士曼嘆了口氣，苦笑道：「

是勒索電話！他們交代了一個付款贖還底片的方法！」他低聲的把這方法說了，末了又嘆了口氣道：「這些鬼東西，偏要把人弄得團團轉，才肯交易！去的人會危險的！我……還是我自己去吧！」

陳景鏞沒作聲，倒是何焯然道：「菲士曼先生身份太重要，不宜拋頭露面，還是我去跟他們鬥一鬥吧！陳總經理，你看？」

陳景鏞想了想，才道：「好吧！那你去吧！看來你是最合適的人選啦！但一切要小心，既要保證安全，也要取回所有底片！絕不能留下任何尾巴！」

何焯然點點頭，挽起那個內裝巨款的皮袋，毅然決然的走出去了！

「他？行嗎？」哈素問道。

這恰恰是菲士曼想問又不便問的疑問，所以他也很留意陳景鏞的回話。

陳景鏞微笑一下，絕對肯定的道：「放心吧！與這些人打交道，他比我還强！相信他很快就會解決那事回來了！」

直到此時，菲士曼被吊懸着的心兒才鬆了大半。他心中不由對陳景鏞感激萬分，而且不由有點懼怕，因爲自己身上的尾巴已被他完全揪住了！自己的生死榮辱竟變成與他密不可分！

此時哈素忽然道：「對了！景鏞，趁這時空閒，你再把C．R公司申請貸款的事說說吧，反正菲士曼先生是香港裕人的最高負責人，還是總行的董事，請他參詳一下，會有很大幫助的！」

陳景鏞微笑道：「菲士曼先生心情還沒有平復下來，改天再說吧。」

菲士曼感激陳景鏞的豪爽，更有點害怕，不得不表示道：「沒甚麼，你就說說吧！反正這是非正式的會談。」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其實也很簡單，這純粹是和裕人銀行合作發展的計劃！」

陳景鏞一頓，迅速的掃一眼菲士曼，見他的確很注意的聽着，這才迅速的道：「簡單一點說，近日股市大旺，我看中了一間中型上市公司，叫『恆霸』！有一定價值，所以我打算把它收購了，然後借『恆霸』的殼，把C．R公司用中文名字上市，必定大有前景！」

「甚麼前景！景鏞，你詳細說說嘛！」哈素說，實際上他早就知道這個「大計劃」，他故意這麼一問，目的是引起菲士曼的注意。

果然菲士曼的心被挑動了，他插了一句道：「特別是有關裕人的！既然景鏞是與裕人合作的計劃嘛！」

陳景鏞充滿自信的笑了，他極富鼓動性的道：「坦率說吧，這個計劃需要的現金龐大，單是C．R公司啃不完，所以我打算向裕人貸款五億港元，付高息，而且提供足夠的抵押！這個大生意做成了，裕人香港分行的業績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菲士曼道：「C．R公司以計劃作抵押？」

陳景鏞很決然的道：「華生銀行大厦，再加上C．R公司股票！」

菲士曼剛審查過裕人的貸款文件，特別是大宗的，他因此印象深刻，他聽陳景鏞提起華生銀行大厦，不由猛地一怔道：「華生銀行大厦不是已作C．R公司的貸款二億五千萬了麼？你不至於這麼健忘吧？景鏞兄！」

陳景鏞微微一笑，略一沉吟，便把其中的節骨猛地抖了出來：「問題就在這裏啦！華生銀行不錯已作了二貸五千萬款的抵押，但近日該區地價大升，因此華生大厦的實際價值已超越五億了！這個是有據可算的！因此用華生抵押，擴大貨款，重新辦一個五億元的貸款額，應該不成問題，而且我打算在貸款三個月後，即可以拿C．R的股票充實抵押，這樣，作爲裕人方面不是穩當極了麼！」

陳景鏞說時面不改容心不跳，但菲士曼却被這個驚天大計弄出一額汗水！「話需如此，景鏞，但你所算的都是前景抵押！對裕人來說，這風險率就很大，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和哈素都吃不了兜着走了！」

陳景鏞鎭靜的笑笑，道：「有大前景必有大風險，這是必然的事，這不單是公事如此，就算私人的事也是一樣的道理！例如說吧，如果將來菲士曼先生擁有一批優惠價的C．R公司股票，升值成倍後再放出去，這私人的前景不是很美好麼？到那時啊，區區一百幾十萬，菲士曼先生也根本不必緊張了！」

陳景鏞這一手很厲害，前一半是誘惑强烈，后一半是隱隱的脅迫，無論前者後者，菲士曼都不能不作考慮，也不敢不作考慮！

在這麼一個特別的場合，特別的時刻，陳景鏞這個大計都是不可抗拒的。

終於，菲士曼的注意力聚到私人利益這方面來了，陳景鏞也在心裏微笑，因爲他堅信，在這方面，私人利益是不可戰勝的！

不必花太多的時間，也不必花太多的唇舌，陳景鏞這個驚人大計就確定下來了。

菲士曼答應開綠燈，但他提出

兩個條件，一是他在這宗交易中必須佔二個巴仙的好處，因爲他此舉是破釜沉舟，萬一出事，他就必須逃亡；二是不能向外界洩露裕人銀行與C．R公司的借貸關係。

這令哈素感到爲難，第一個條件不難接納，但第二條却違反了香港銀行監察條例，極易暴露眞相，萬一因此被銀監處追查，那就危險極了。

但這根本難不倒陳景鏞，他略一沉吟，便提出，由第三者出面代管華生銀行大厦業權，再向裕人按揭，款則轉撥C．R公司。

陳景鏞這個辦法，就連道行高深如菲士曼，亦不禁呵呵一笑道：「虧你想得出這個瞞天過海的妙計來！」

到晚上十一時多，當陳景鏞、菲士曼、哈素已把一切談妥時，何焯然適時的趕回來了。他帶回的是菲士曼與綺文小姐鬼混的底片。

然後是第二天菲士曼太太和鄔倩雲被安全接回。菲士曼太太不但沒有抱怨，相反在菲士曼面前大讚鄔倩雲如何英勇無畏，拚死維護她的安全。她甚至連那幅心愛的「百鳥歸巢」古畫也安然帶回。

菲士曼太太動情的對菲士曼說：「倩雲這個乾女兒，我是認定的了！下次來港，或者她返馬來亞，我就和她辦上契儀式！」

菲士曼見狀不由咧嘴一笑，「太太怎麼說，就怎麼辦好了！」他也終於完全放心了。

二天後，菲士曼和太太返回馬來西亞。陳景鏞、哈素、鄔倩雲伴着去機場，與菲士曼夫婦殷殷話別。

各人均安然無恙，一切都皆大歡喜。

＊　＊　＊

這是菲士曼夫婦來港半年後的一天傍晚。

陳景鏞獨自在他的總經理室閉目沉思。

半年來一切都很順利，C．R公司成功的獲得五億巨額貸款，因此又成功的收購了上市公司「恆霸」，利用「恆霸」這個上市公司的殼，進而用C．R的中文名「嘉玲」成功上市。嘉玲公司集團一炮而紅，一舉成名了。

這僅僅是陳景鏞自立門戶闖業的一年。

就在此時，何焯然有點冒失的撞了進來，他依然象以前一樣，沒有敲門的習慣，但陳景鏞却也沒有絲毫責怪他的意思。

「甚麼事焯然！」陳景鏞從沉思中微一怔，隨即便隨口一句。

何焯然笑笑，在陳景鏞對面的椅邊站着，却沒坐下，「剛才詹持正打電話來，今天嘉玲股又上升三毫，即十個巴仙了！」何焯然喜氣洋洋的道。

陳景鏞却不以爲意的一笑，似乎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你告訴了倩雲、KK了麼？昨天微跌了少少，她們就擔心極了，女人的心總是太軟了！」陳景鏞微笑道。

何焯然不由一笑，道：「說眞的，我最初也很擔心這個計劃是否會成功！直到三個月前，嘉玲正式掛牌上市，我才敢相信這是眞的成功了！現在市面都在紛紛探盤，到底嘉玲無窮無盡的現金是從哪兒來的！」

陳景鏞微微一笑道：「你就告訴他們：你以爲東南亞的國家都很窮麼？就這麼一句，別的不要說，股民的心理很奇怪，你的公司越神秘，他們就越感興趣！」

何焯然大笑道：「是的！是的！景鏞，例如你親手導演的那一幕，就是百分百的絕妙好戲！」

陳景鏞不以爲然的微微一笑，「那只是小兒科！」

何焯然驚訝的咦了一聲，因爲他不敢想象，陳景鏞是否又在策動另一幕更驚人的好戲！

欲知另一幕驚人的故事，請待下一部。

（本篇完）

借箸代籌　修正規定

快哉樓

四騎士傳奇故事／古隆中・文
可飛・圖

快哉樓是一幢吃、喝、玩、樂應有盡有、包羅萬象的大酒樓，也是快活林的神經中樞。

快活林並不是甚麼森林，它是金兵入侵中原之後才崛起江湖的一個神秘所在，也算是亂世中的世外桃源。

兩條全長不足一里的大街，約莫千戶左右的居民，應該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鎮甸。

鎮甸的外圍，每隔一丈，以梅花間竹方式植松、柏一株，算是界碑，也算是給「快活林」的那個「林」字做象徵性的表示。

快活林的「林」字雖然祇是象徵性的表示，但那「快活」二字却十足是名副其實的。

儘管它是位於金人統治的淪陷區中，但金兵的鐵蹄却不敢踰越雷池一步。

金兵不敢管它，偏安於臨安的趙宋又因鞭長莫及，沒法管它。

由表面上看來，它是個三不管沒有王法的地帶，但事實上，它却比任何一個有王法治理的地方都要安樂得多。

所以，住在這兒的居民是幸福的。

在這兒，任何時間、任何角落所碰上的任何人，都是笑口常開，好像沒有任何煩惱。

像這樣的所在，叫它爲「快活林」，誰曰不宜！

當然，這兒也沒有兇殺案，不！以往是有兇殺案的，祇是現在沒有了。

因爲，以往凡是在快活林殺人的兇手，不論是甚麼理由，也不論他的武功有多高，都不曾有活着離開快活林的例子。

由於快意恩仇而殺人，固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如果必須賠上自己的生命，那畢竟是不划算的。

所以，經過不少次的血的教訓之後，再也沒人敢在快活林殺人了。

江湖中人都知道，所以使快活林成爲世外桃源的神秘力量來自快活林中的快哉樓，也知道快哉樓主人是一位花信年華的美艷少婦冷如冰，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冷如冰的出身來歷。

冷如冰的姓名雖然冷得令人發抖，但事實上，她却是一個熱情似火，不拘小節，幾乎近於放蕩的女人。

名義上，冷如冰是快哉樓的主人，實際上却是快活林的女皇。對

快活林的居民來說，她的話就是聖旨，所有快活林的人既不叫她「冷老闆」，也不叫她「冷夫人」，而一致稱她爲「寶相夫人」。

像這樣的一位神秘人物，統治着一個這麼神秘的鎮甸，她憑藉的是甚麼呢？

＊　＊　＊

夜幕才逐漸下垂。

快哉樓的如意廳中，已經是燈火輝煌，高朋滿座，笑語喧嘩之聲，百丈之外也清晰可聞。

如意廳是快哉樓的酒樓，說規模，並不算大，完全滿座時也不過百來名顧客，但它那豪華的設備，尤其是那一股獨特的氣氛——一進入就令人不飲自醉的氣氛，即使是在最繁華的京都中，也不容易找到同樣的場所。

由於它的場地有限，也由於它的特殊吸引力，爲免向隅之憾，除了預先訂座之外，就祇好提前報到。所以，儘管時間才是薄暮，却是除了一些預訂的空位之外，已經完全客滿了。

現在，「十全公子」呂十全就坐在一副臨窗的座位中，悠然自得地自斟自飮着。

這位吃、喝、玩、樂全來的十全公子，今宵却有點兒反常。他，除了獨據一桌，自斟自飮之外，對如意廳中那些花不溜丢的女侍們，居然沒有一點興趣，也不過是短短一袋烟的工夫中，他已經接連婉拒過三個美艷女侍的毛遂自荐了。

當第三個毛遂自荐的女侍訕訕地離去之後，他的背後送來如蘭似麝的香風，並傳出一聲嬌笑道：「究竟是甚麼原因，貓兒竟然不愛腥了？」

那語聲好嗲！好膩！乍聞之下，足以令天下「臭」男人爲之有如醍醐灌頂，遍體皆酥。

呂十全沒回頭。他，右手持着酒杯，左手摺扇輕搖，淡淡的一笑道：「不是貓兒不愛腥，是還沒有聞到眞正的腥味。」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不過，現在，已經有那麼一點意思了。」

「是甚麼意思？」

「眞正的腥味。」

「你，好像很識貨……」

隨着話聲，一位身着紫色衫裙的美艷少婦，已在呂十全對面坐了下來。

這位紫衣少婦就是快活林的「女皇」，快哉樓的主人，有「寶相夫人」之稱的冷如冰。

她，不但嗓音既嗲且膩，臉蛋與身材的美好，也同樣的沒得話說。尤其是那雙會說話的眼睛，顧盼之間，更是風情無限。

呂十全目光爲之一亮，道：「所以，我不是饞貓，也所以，我不是好像很識貨，而是實實在在的很識貨。其實，像妳寶相夫人這樣全身每一寸都具有女人味的大美人，如果我都分辨不出來，那我這『十全公子』的招牌，早就該砸掉了。」

冷如冰媚笑着截斷他的話，道：「呂公子，你有沒有完的？」

呂十全擧杯喝乾了杯中的美酒，道：「馬馬虎虎，到此爲止吧！」

冷如冰一面替他添酒，一面笑問道：「你，不會將我攆走吧？」

呂十全道：「像妳這樣的大美人，請都請不到，誰會忍心將妳攆走。」

「那我就靦顏坐下了。」

「無任歡迎。」

「也不怕小辣椒吃醋？」

「放心，小辣椒還沒過門，目前還管不了我。」

他的話沒說完，「奪」地一聲，他對面的牆壁上，被人用一把雪亮的匕首釘住一幅墨瀋未乾的紙條，紙條上潦草地寫着：

今日時鮮：

油炸呂十全
清燉假和尚
涼伴小辣椒
紅燒大法師

這一來，自然吸引住全體顧客的視綫，那喧嘩嘈雜的聲音，戛然而止。

冷如冰俏臉爲之一變，呂十全却目注冷如冰，淡淡地一笑道：「涼伴小辣椒，莫忘了加點陳年酸醋，最好是鎭江醋。」

這同時，如意廳中却響起一串「嗡嗡」的竊竊私語聲。

冷如冰苦笑道：「呂公子以爲是我玩的花樣？」

呂十全似笑非笑地道：「應該不是。」

「那麼，你以爲是誰在搗鬼？」

「我想，妳心中有數。」

冷如冰那張本來是柳媚花嬌的俏臉，一下子佈上一層寒霜。

呂十全神色一正，道：「寶相夫人，以妳的精明，在下此行的目的，必然早已在妳的洞察之中了！」

冷如冰苦笑道：「呂公子過獎，不過，我不否認，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是爲了解救吳光斗吳大俠而來。」

接着，又注目問道：「你們『四騎士』都已經到了快活林？」

「不錯。」呂十全接着反問道：「那批劫持吳大俠的狗腿子，現在正託庇在妳的石榴裙下？」

冷如冰道：「不是託庇，呂公子該明白，快活林不准外人生事，但也不拒絕外人在這兒停留。」

呂十全道：「但妳那不准外人

生事的規定，却無形中庇護了那批狗腿子。」

冷如冰歉然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前人訂下的規律，不能在我手中破壞，這一點，希望呂公子能原諒、包涵。」

呂十全道：「我可以原諒，也可以包涵，而且，我本來也是打算先向妳情商的。」

「如何情商法？」

「請看在同是炎黃子孫，中華兒女的情份上，破例讓我在這兒採取行動。」

「很抱歉……」

「難道妳不是中華兒女、炎黃子孫？」

「這兒不講究這些。」

「妳祇講究執行快活林的規律？」

「不錯。」

呂十全劍眉一揚，道：「如果咱們『四騎士』不遵守這兒的規律呢？」

冷如冰淡淡地一笑道：「這個嘛！呂公子最好是三思而後行。」

呂十全道：「妳這是威脅？」

冷如冰道：「我沒這個意思，我也知道，『四騎士』不是能受威脅、利誘的人，但你呂公子也該明白，快活林從來不惹事，也從來不怕事。」

呂十全冷笑道：「這是說，妳認為『四騎士』是怕事的人？」

冷如冰忽然媚笑道：「你這副生氣的樣子，好可愛！」

不等他接腔，又道：「別火！呂公子，我可不會說你們『四騎士』是怕事的人，而且，連想也沒有這樣想過。」

呂十全哼了一聲，沒接腔。

冷如冰俏臉一正，道：「呂公子，現在，我要鄭重提醒你一事：你們『四騎士』都是聰明人，當知道，兩面樹敵是兵家大忌。」

呂十全道：「何謂兩面樹敵？」

冷如冰道：「這還用解釋嗎？現在，你是我冷如冰的貴賓，但如果你逼得我非出面維護快活林的規律不可，那就……」

她一笑住口，呂十全却代她接了下去，道：「那就成為敵人了？」

冷如冰苦笑道：「不錯，所以，我多麼希望你不要逼我。」

呂十全也苦笑道：「我也希望我不必逼妳，但以目前情況來說，恐怕我自己也作不了主。」

冷如冰輕輕一嘆，道：「那麼，趁我們還沒有成為敵人的時候，痛痛快快的共謀一醉吧！」

說完，盈盈地站起，擺手做肅客狀，道：「呂公子請！」

呂十全訝問道：「去哪兒？」

「去貴賓室。」冷如冰歉笑道：「呂公子是請都請不到的貴賓，這兒下人有眼無珠，不會認出你呂公子的俠駕……」

呂十全截口笑道：「由妳這位寶相夫人親自認出我的『俠駕』，比由下人認出，何止榮耀上千萬倍。」

冷如冰道：「呂公子真會說笑，現在，請讓我聊盡地主之誼，也為方才的疏忽，簡慢聊致歉意。」

呂十全仍然端坐着道：「盛意心領，我看，還是在這兒談談算了。」

「還要談？」冷如冰媚笑着接道：「好聽的，不好聽的都談過了，還有甚麼好談的？」

「我說還有。」呂十全抬手一指那份仍然釘在牆壁上的「菜單」，含笑接道：「冷大老闆，請問：『油炸呂十全』，是如何一個炸法？」

冷如冰「哦」了一聲，道：「原來你說的是這個。」

呂十全道：「妳方才才說過，凡是在快活林中惹事生非的，都視為敵人？」

「不錯。」

「方才，妳也說過，現在，我還是妳寶相夫人的貴賓？」

「不錯。」

「那麼，如果現在有人要跟我過不去，對妳來說，是不是有『打狗欺主』之嫌？」

「是的。」

「現在，我敬謹請教：這一份『時鮮』的『菜單』，算不算是跟我過不去？」

「當然算。」

「也算是在快活林惹事生非？」

「是的。」

呂十全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那麼，妳這位身為快活林女皇的寶相夫人，將何以處之？」

冷如冰掩口媚笑道：「莫動肝火，呂公子，你要明白，到快活林來的人，都是為了找快活而來。」

呂十全截口接道：「妳已經明白，我不是為了找快活而來。」

冷如冰媚笑如故地道：「呂公子，何必那麼死心眼哩！俗語說得好：歡樂須及時，莫待春光老。這快活林中，要甚麼有甚麼，你又是難得到快活林來的貴賓兼稀客，何不暫時拋開一切俗務，盡情的逍遙一番，至於營救吳大俠的事，祇等他們離開快活林，你可以要如何，便如何，而且必要時我還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怎麼樣？」

呂十全道：「不怎麼樣，這問題，我也不想再談。」

「這問題，最好是不要再談。」

「可是，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甚麼問題？」

「就是那份『菜單』的問題。」

冷如冰禁不住啞然失笑道：「這問題嘛，不勞費心，早已有人在處理，而且，馬上就有佳音回報。」

不錯，是馬上就有人回報了，但回報的不是佳音，是噩耗，兩個追踪那送「菜單」的人的高手，一死一重傷，可說是都給人家放倒了。

這噩耗所給予冷如冰精神上的打擊之嚴重，是無可比擬的。

如果一定要勉强找一個近似的比喻，就好像唯我獨尊的皇帝老兒的御臉上，突然被一個不怕死的亡命之徒，猛然摑了一掌一樣。

因此，冷如冰那張平時足以迷死天下男人的俏臉，一下子變成一片鐵青，半晌沒吭氣。

呂十全仍然端坐着，右手擎杯，左手摺扇輕搖，俊臉上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煞像煞一個局外人，也好像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

半晌過後，冷如冰才向那回報的人沉聲問道：「死傷的是甚麼人？」

「回夫人，死的是黃字十二號，傷的是玄字第八號。」

「玄字第八號還能不能說話？」

「不能說話，目前正在急救中。」

「人是你救回來的？」

「是的。」

「也是你最初發現的？」

「是的。」

「有沒有看到敵人的模樣？」

「沒有。」

「有沒有向江總管稟報？」

「還沒有。」

冷如冰問到這裏，暫時中止。

她的俏臉上還是一片鐵青，這片刻之間，這位全身每一寸都具有女人味道的女人，却是人如其名，裏裏外外，都變得比冰還要冷了。

端坐如固的呂十全，搖了搖摺扇，道：「寶相夫人，可否讓我說幾句不太中聽的良言？」

冷如冰這才神色稍為緩和地，並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請說。」

呂十全笑了笑道：「寶相夫人，區區替妳借箸代籌，快活林中不准外人生事的規定，實在有修正一下的必要了。」

冷如冰道：「我說無此必要。」

「那麼，我替你設身處地的想一想，目前的事，可實在不好處理。」

「我可沒這種感覺。」

「我記得片刻之前，妳還勸我不可兩面樹敵。」

「我也沒忘記。」

「可是，現在妳自己也陷入了兩面樹敵的險境。」

「我不這麼認為。」

「這是所謂『當局者迷』。」

「我一點也不迷，而且，我現在的頭腦，比任何時候都要清醒。」

呂十全喝了一口酒，又習慣性地搖搖摺扇，道：「但願如此。」

冷如冰好像已經恢復正常，嫣然一笑道：「用不着『但願』，我現在是實實在在，非常非常的清醒。」

「噢……」

「我還不妨提醒你一聲，那個送『今日時鮮』的『菜單』的人，不一定是你心目中的敵人。」

「何以見得？」

「因為……難道你的對頭冤家還算少？」

「我的對頭冤家固然是不少，但我不相信臆測，我相信的是自己的眼睛。」

冷如冰披唇微哂，道：「方才，你曾經見到那個送『菜單』的人？」

呂十全道：「沒見到。」

「我還以為你比別人多長了一對眼睛哩！」冷如冰又披唇一哂之後，才正容說道：「呂公子，現在，我再重申方才說過的勸導，希望你不要破壞快活林的規律，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擔。」

呂十全笑了笑道：「多謝寶相夫人關注，在下已經記下了。」

冷如冰俏臉一沉，向那仍然呆立一旁、向她「回報」的短裝漢子沉聲說道：「地字五號聽令！」

那短裝漢子身軀一震，躬身說道：「屬下敬候令諭。」

冷如冰一個字一個字地沉聲說道：「傳令江總管，動員所有天、地、玄、黃四字號的高手，全力搜索，務必於天亮之前，將那個送『菜單』的鼠輩找出來。」

「是！」

「要活的！」

「得令。」

冷如冰揮揮手，那位被稱為「地字第五號」的短裝漢子躬身一禮，倒退三步之後，才陡地一個車轉，飛身穿窗而出。

過了一會工夫，外面忽然傳來一聲淒厲而又無比恐怖的怪嘯，令人聞之心悸神搖、汗毛直豎。

緊接着，如意廳中燈火全熄，陰風慘慘，鬼聲啾啾，令人有如置身陰曹地府之中。

沉沉暗影中，正待離去的酒客們嚇得尖聲怪叫，亂成一片。

祇聽呂十全朗聲喝道：「諸位不要驚慌，這是白蓮教的妖術幻象，見怪不怪，其怪自敗。」

如意廳中的驚叫聲減少一些，却仍然是一片混亂聲。

外面却傳來假和尚的狂笑道：「妙極！妙極！真道姑配假和尚，傳開來可真是一段武林佳話哩！」

（完）

上文提要：「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正氣義心，他在杭州西湖邂逅才藝雙全的「琵琶仙子」狄柔柔，因好友「崑崙雙傑」遭奸人暗算，因此離開仙子父女倆，許下相見之期，不料尚未見到佳人，遇到重傷少女迎面而來……「乾坤聖手」吳烈替少女療傷，紫衣客救人要緊，留下流星劍作抵押，也陪伴少女……蒙面人持流星劍殺狄青雲，嫁禍紫衣客……

俠情哀艷倫理故事／程天朗・文　可飛・圖

紫衣流星劍無情

錯殺愛侶　此恨綿綿

一點寒星飛射向他的心胸。

反應奇快，軒轅夢魂的劍鞘在那點綠星還未到達吳烈的身前之際，便已把它擊得橫飛，絕不停頓，軒轅夢魂怒叱道：「鼠輩休走！」他雄偉的身軀一下子已穿過窗門，飛落在一片草地上，當他抬頭回望，剛才那施放暗器偷襲的兇徒，經已杳如黃鶴。

「不好，調虎離山之計……」軒轅夢魂正欲騰身，但房內却適時響起了一聲慘叫！

把滿腔憤怒化作一聲異嘯，軒轅夢魂飛起的身軀不是向着窗門處躍去，而是在房門處停身，而此刻正有一條人影想從房門內衝了出來，當他發覺到有人截阻時，他不得不把身形硬生生地停住。

這人的年紀十分老了，他老到甚至由臉上的皺紋中也不可以看出他究竟是有多少歲，但在那蒼老的臉上，却有着一對如鷹般的銳利眼睛，此刻從這對鷹眼中所射出的光芒，好不銳利懾人！

身形微向前俯，雙拳緊握，對着面前的敵人，他始終不發一言。

用手輕輕在劍柄上撫摩着，軒轅夢魂毫無表情地道：「殺人滅口，心毒手辣，這是『鷹眸奪魂』的拿手好戲，朱明清，今天如果讓你逃生，那天理何在？」

雙手一抄，「鷹眸奪魂」朱明清已將斜背背後的那支劍泛起汪汪藍芒的鈎爪拔出，那是一支以精鋼打造，形如尖利五指般的彎曲長兵器，有着一隻鬼爪子，接連短柄半尺，柄尾連繫着一條細細的金鏈，而鍊的另一端却套在朱明清的右腕之上，祇要看了一眼，便知道這是一種既可近攻，又可遠搏的犀利奇妙異刄。

「鷹眸奪魂」朱明清的神色在憤怒中夾雜着一股難以形容的怨毒，他冷峻的盯視着軒轅夢魂，陰森森地道：「小子，你今日能出生天，我的『朱』字就倒轉過來寫！」

軒轅夢魂穩如泰山不動，他的那支「流星劍」更定定地托在右肩之上，目光耀閃如電，淡淡地道：「朱明清，只要是動上了手，你的後果已絕對不僅是將姓氏倒過來寫而已了！」

正在軒轅夢魂說話的時候，「鷹眸奪魂」朱明清突然行動，右袖猛捽，左手的那支奪魂鈎爪已迎頭擊向軒轅夢魂的腦門。

軒轅夢魂不退不閃，反而拔身猛迎而上，就在他身形飛躍的一剎那，「流星劍」幾乎一抹鬼影般比朱明清的攻勢更快，如此突如其來的脫鞘而出，只見光芒倏閃，已逼上了朱明清的眉心，而朱明清搶先發動攻勢，此際尚未夠得上打擊的位置！

怪叫一聲，朱明清仰身暴退，而那支「奪魂鈎爪」却揮舞橫掃，在淡淡的爪影光芒中，他目眥欲裂的暴叫着：「畜生，老夫今日和你拚了！」

劍芒疾閃穿刺，軒轅夢魂半聲不響，陡地已六六三十六劍向前攻擊，在參差射破的刀閃中，朱明清一路踉蹌蹌的後退，捉襟見肘。

三十六劍攻擊過後，朱明清的手腕連繫着的那支「奪魂鈎爪」已被利劍削斷成五段，軒轅夢魂於是再不讓他逃出生天了，劍芒如電，猝然流飛，而朱明清凌空暴退的身軀頓被劍擊中，被重重的撞落在地上，而肚腸腑臟與殷紅的鮮血噴濺得滿地都是。

一對鷹眸此刻射出的再不是銳利的目光而是死魚般的目光。

軒轅夢魂絕沒有延阻，當劍勢盡收時已飛快的納劍入鞘，兩個起落間就停身在吳烈的臥身之處。

而這時的「乾坤聖手」吳烈，只見他臉色青白，五官已開始痛苦得扭曲抽搐，流出絲絲黑血，他的胸口正插着一支藍汪汪的五寸飛針，從這種情形看來，此針之毒，可想而知！

吳烈望了軒轅夢魂一眼之後，他舉手指着牆壁上的一個玉瓶，艱苦萬分地說道：「快，解毒藥液……」

軒轅夢魂飛快取過玉瓶，拔開塞口，遞給吳烈，吳烈接過玉瓶之後就把玉瓶所有的藥液，全都倒進口中苦服入肚。

服過藥後的吳烈，在神色上已沒有剛才那般痛苦，他感激的望了望軒轅夢魂，嘘嘆一聲，緩緩地道：「軒轅大俠，老夫命危，我要道出這件事情的發展經過，請不要中途插口，唯因時間重要……」

一陣咳嗽打斷了未完的說話。

軒轅夢魂伸手輕輕抱起吳烈的身軀，放在一張臥椅上，關懷地問道：「吳大俠，這對於貴體是否有損害？」

揮了揮手，吳烈截口道：「你不必爲老夫擔憂，縱然有仙丹靈藥，也難挽回這條老命，這解毒藥液，功效只能奏效一時而已，過後，老夫命必歸西！」

軒轅夢魂只好緘默不言，在旁邊靜靜地在聆聽着吳烈的追述……

這是一項陰謀！

陰謀的發生是在軒轅夢魂自遠方歸來杭州西湖的同一天。

那是一個下午。

吳烈受邀請，要到西湖一艘豪華遊艇上，爲一名病者醫病，吳烈最忌出門診醫，尤其是在猛烈的驕陽之下，他本來已經婉言拒絕，後見來人出手豪闊，一擲就是黃金百兩，也只好答應出診。

當他抵達那艘停泊在西湖湖畔的船上時，他見到的不是臥躺於床榻的病人，而是一位素昧平生，不識廬山眞面目的紫衣客。

紫衣客戴上了人皮面具，隱住了本來面目。

但從語氣之中，可以領略到此人平時慣練功力，名氣及本領必定驚人。

紫衣客要吳烈到此會晤之目的，就是要吳烈用計謀去騙取軒轅夢魂那支常伴身邊的「流星劍」。

至於計策的安排，這位神秘紫衣客已計劃週全，可說萬無一失。

吳烈本不答應，但却經不起百兩黃金的利誘，更者紫衣客還要他的性命作爲威脅，在這種情勢之下，他唯有依計行事。

所以昨夜吳烈提議用寶劍來作抵押品，以換取靈藥救人，這一步驟，全都是紫衣客所安排的計策。

但是自「流星劍」在昨夜交到紫衣客手中之後，究竟有何作爲，那吳烈可說是一概不知，也無從知曉，到了今晨，就有人把「流星劍」送了回來。

隨着而來的兩名刺客，却以「滅口取劍」的藉口來行刺他，這件事情的變幻猶令他迷惘莫解……

軒轅夢魂聽到此處，問道：「吳大夫，難道那名紫衣客連些少可以尋覓踪跡的線索都沒有嗎？」

吳烈說過了上面一段故事之後，他的面容已漸漸呈露紫黑，絲絲黑血又復再由鼻孔處緩緩流出，他閉上了眼睛，重重地呼吸了幾下，才艱難地答道：「老夫雖然不認識此人是誰，但他右掌尾指却短了一節，這一特徵……也許……可以……幫助……你尋找……」

「尾指短了一節……」軒轅夢魂暗自記下，旋即再問：「那麼，那名受傷的姑娘何去？」

「不知道，」吳烈的聲調已經十分之低弱：「當你離去時……她也……跟着……不告而別……」

當他說到這裡的時候，頭顱輕輕側倒，一雙老眼雖然仍然睜着，但已沒有些微的光采。

軒轅夢魂面對這位在醫道上有「乾坤聖手」崇高威名的吳烈，不禁感慨萬千，想不到他的下場竟會如此，死於猝毒的暗器之下。

輕輕喟嘆，軒轅夢魂沉思一剎，對着掌中的「流星劍」看了一陣，長身騰飛，剎那間已離開這充滿血腥味的場所。

* * *

「流星劍」的劍名依然是這麼懾人。

但狄青雲的血債却是由誰人去抵償？

甚至連可以藉爲證人的「乾坤聖手」吳烈，也已命喪黃泉，而那

殺人嫁禍魁首現在仍然不知何人，除了那一點「右掌尾指缺了一節」的特徵之外，其餘簡直是毫無頭緒。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坐在岳王墳前的一塊大石之上，已經渡過了兩個黃昏時間，唯因他要等待着一個人，一個對於他洗刷罪名十分有幫助的證人。

而這位證人，就是那名求援的受傷少女。

兩天已經逝去了，三日的限期，如今已祇剩下那最後的一天，如果這僅有的一天也是如此的消逝，那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當軒轅夢魂想及狄柔柔那種仇視的眼光時，不禁心中戰抖起來，感情上遭受到的痛苦眞是無以復加，苦不堪言。

他無語問蒼天，腦海在這兩天中已想得太多太多了，以致這時候的他，在意識中感覺到眼前是一片空白。

難道以正義爲人的「紫衣流星劍無情」竟然會被人迫得在狄青雲的靈柩前自刎？

燦爛的晚霞逐漸隱去。

「究竟我的生命較晚霞强了幾許？」軒轅夢魂暗裏自嘲。

羣鳥歸巢，這雖然是飛禽，但牠們却還有一個巢窩。

而軒轅夢魂，他甚至連「家」的溫暖也嚐不到。

越想就越增煩惱，他不由仰天一陣長嘯，頓把樹林中那無數的鳥羣驚得拍翅遁飛，嗚啼不已！

嘯音未盡，在一株古松上輕盈的飄落一位身穿淺黃色勁裝的少女，向着軒轅夢魂嫋嫋的行去。

「軒轅大俠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妾身這裡拜謝了。」她竟然是上次爲軒轅夢魂所救的少女，在話聲中，她輕盈的嬌軀已跪倒地上，向着軒轅夢魂叩首。

軒轅夢魂幾乎疑在夢幻中，他呆了一呆，就立刻站起身來，雙手輕扶，把少女從地上扶起，一邊却道：「姑娘，舉手之勞，不必常掛心中！」

兩人的距離是如此接近，從少女的美眸中可以領略到無數的感激與疚愧，她輕輕地道：「軒轅大俠，這兩天一直坐在這塊大石之上，爲了等待來人嗎？」

「是的，我正是爲了等待一位能夠爲我洗脫罪名的證人！」軒轅夢魂神色十分威嚴：「而這位證人正是姑娘！」

「怎麼，妾身能夠做你洗刷罪名的證人？」少女不解地問道。

軒轅夢魂道：「姑娘恕我唐突，到現在我還未向妳請教芳名？」

少女答道：「妾身方麗蕊。」

軒轅夢魂雙手一拱，朗聲道：「久聞『血劍觀音』之大名，敬仰久矣。」

方麗蕊淡淡微笑道：「比起軒轅大俠之威名，『血劍觀音』實在微不足道。」

「姑娘太誇獎夢魂了！」軒轅夢魂虛懷若谷，絕不驕人的答道。

寒暄過後，方麗蕊正容問道：「軒轅大俠，關於剛才你說過的『證人』兩字，妾身願意請教，以解我滿腹疑念。」

於是，軒轅夢魂遂把事情的始末詳詳細細地說了一遍。

「血劍觀音」方麗蕊聽後，感嘆着道：「原來如此一回事，那天黃昏遊覽泉林之間，忽被一名蒙面紫衣客攔途截擊，身受重傷，而這些都是兇徒所設下的預謀，更料想不到會因此連累到軒轅大俠蒙受殺人的嫌疑！」語音稍停，旋即却以十分激動的聲調接道：「這兩天以來，我一直希望這名天殺的兇徒再度出現在岳王墳前，是故我也在此苦候！」

當她說到此處之際，便突然發覺週圍的氣氛有些不對，宛如寂靜的空氣中泛着點甚麼熟悉的東西——那是殺氣與血腥，她猛回身，目光掠過之處，七條黑影正好形成半圈之勢悄悄圍攏過來，而且七個人都是以黑巾蒙面的。

微微搖了搖頭，軒轅夢魂不禁嘆了口氣，他的臉龐上一片冷漠森酷的神色，凜烈的面對着那七名蒙面罩頭的不速之客。

七個蒙面人挺立不動，而他們所站在七個不同的方位，却顯然是極爲有利出手攻擊的位置上，七雙閃爍的眼睛裏之表情，全都含有那麼一股子謹慎、警惕又戒備的意味。

軒轅夢魂凝視着他們鐵錚錚地道：「這七位見不得人的朋友，你們有何企圖？」

七個人沉默無聲，既無動作，也不回答，就似是七根生硬的木柱一般挺立在那兒不動。

軒轅夢魂竭力忍住滿腔的怒火，道：「像你們這一羣三分似人，七分似鬼的怪物，難不成能嚇唬我『紫衣流星劍無情』嗎？」

對方七人迅速互相望了一眼，但是仍然半聲不吭，却齊齊往前圍攏了些。

軒轅夢魂嘲笑着：「怎麼，你們全是天生啞巴？」

突然，七人中站在當中的一個魁梧角色，往前踏進半步，聲音陰沉低啞說道：「姓軒轅的，你儘管去狂去驕吧！但今日，也是你驕狂的最後的一次！」

軒轅夢魂怔了怔，一怔之後隨即笑了，那笑聲有如龍吟虎嘯：「呃，閣下憑些甚麼本領？憑你們這

一班見不得人的下三流人物嗎？」

那人重重的道：「兵刃之下，方知高低！」

斜眼瞄着對方，軒轅夢魂緩緩道：「你既知我名，亦該知道我掌中『流星劍』的無情與厲害，而你們居然膽敢招惹到我身上來，豈不是有些反常，有點自找罪受？」

魁梧漢子冷冷一哼：「不要自視太高，我等全不是善男信女。」

軒轅夢魂冷森森地道：「打聽過了沒有，普天之下，有那幾個混帳傢伙敢向我挑戰，須知『流星劍』出現，不飮人血，絕不歸鞘！」

那人微微一揚臉，雙目中的光芒如燄，冷峻厲聲道：「少來這一套，你唬不住誰的。」

揮了揮手，軒轅夢魂帶些厭倦地道：「好了，你們通通夾着尾巴滾蛋，別在這兒惹得我心生殺念。而且，用不着我動上手，就知道你們不是材料，你們七個廢料，一個也不行，甚至加起來也絕對不行，以我觀察，你們年紀全不大，都還有好幾年好活。」

說着，他伸手去拖着方麗蕊，回身便走。

但他剛自搖步，後面立即傳來了一陣細碎快速的脚步移動聲，並加雜有一句厲嚎道：「站住！」

軒轅夢魂目光疾轉，嗯……七個蒙面人在這刹那間竟然又變了陣形，原先的半弧形頓時變了全圓，業已緊緊地將他與方麗蕊包圍在中間了。

側迴身過來，軒轅夢魂憤怒喝道：「你們眞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猝然間，在軒轅夢魂背後的，一個蒙面人俯身前進，兩柄分水刺劃起兩道寒光，戳向他的腰脅！

「流星劍」嵌着寶石的赤紅色劍鞘「砰」的抖上半空，灰濛濛且碧森森的劍芒如電迴斬，「括」的一聲過處，是名偸襲者業已身首分家，慘厲的叫痛聲方響起，祇見寒芒上衝而去，「嘿！」的微響，剛好把另外一位偸襲者斬得向後摔飛，慘叫聲帶着鮮血，直濺得滿空是血影。

從開始到結束，軒轅夢魂出劍的那種疾快手法，簡直祇是刹那間也不到的時間，旁人祇見鞘飛芒閃，兩條人命即已殞滅喪失！

悠然扛劍在肩，軒轅夢魂絕無憐憫表情，冷然道：「兩條人命了，這兩個人成長的時間需要多年，而死亡僅需一刹，那一位再上來試試，試試由生到死的微妙滋味！」

一直挺立在軒轅夢魂身邊的「血劍觀音」方麗蕊，她被這一種罕世的劍藝懾得杵在當場，她現今才體驗到這位絕世劍客爲何會被武林冠上「紫衣流星劍無情」的霸號！

對於那些魔徒，劍本該無情！

從面罩雙眸中，可以清楚地看得出其中所流露的震駭以及驚怒之色彩，魁梧大漢不由自主的感覺背脊發涼，血液幾凝，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强自鎮定道：「姓軒轅的，你好歹毒的手段，我發誓絕不會輕易的放過你的！」

軒轅夢魂冷冷笑道：「從我揮劍染血的時刻開始，我也不會輕易去放過你們的了！」

魁梧大漢咆哮了一聲，右手在腰間一探，「察」的一聲響，一柄長約四尺的軟劍已現了出來，他大吼着道：「各位，活剁了這個兔崽子！」

陣陣怒罵叫喝聲中一溜白晃晃的光芒直戳向軒轅夢魂，那是柄三刃劍，軒轅夢魂連正眼也不看上一眼，手腕猛抖，「颼」的一聲疾響，赤紅色的劍鞘業已暴射過去，幾乎不分先後，一柄四尺軟劍亦凌空襲擊而到，而軒轅夢魂的「流星劍」也同樣的不分先後的飛迎上去，刹那之間三十六劍已將對方逼得驚呼連連，脚步踉蹌急退，另一邊，那猛力射出的劍鞘，亦把那手執三刃劍的蒙面人迫得貼地急滾，狼狽不堪！

適時，另外三位蒙面的夥計，三件兵刃此刻亦全部展開，兇猛凌厲的齊齊向軒轅夢魂與方麗蕊一起招呼過來了！

「方姑娘，妳祇要站在我的身側，不用動手！」劍身似千百條匹練般迴繞在軒轅夢魂與方麗蕊的四週，左右上下飛躍騰舞，而在一連串的金鐵交擊聲裏，頓時把五件兵刃全部都格擋開去，緊隨劍勢陡然化作一道寒光如電暴射。

「吭」聲輕響，已飛快將五人中那個使用短戟的敵人咽喉割斷！

當那人的屍身才開始橫摔而去的一刹那間，軒轅夢魂的「流星劍」已第二次閃電地蕩開了另外四件兵刃，劍勢亦同時順着其中一個瘦小漢子的「短柄銀槍」的槍桿上快貼疾削，「察察」的兩聲輕響，瘦小漢子手臂上一大片皮肉以及半邊臉孔已慘遭削落地上。

鮮血狂噴，尚夾雜着那瘦小漢子那慘不卒聞的悲嚎叫聲……

四尺軟劍霎時有如狂風驟雨似的落下，軒轅夢魂原地不離，十八劍分成十八個迥異的方位往四週穿梭而出，逼退了其他兩件兵刃之後，「流星劍」突然自光芒弧影裏透射，正快速得幾乎是連成一條直綫向着魁梧大漢的咽喉穿戳而去！

可是，那使用四尺軟劍的魁梧大漢却能夠在一髮千鈞之間，做出了出人意表的動作，祇見他猝然縮身塌肩，長劍怪蛇也似的一彈倒捲，而「流星劍」的一聲微響斜揚

處，那魁梧大漢頓時「哼」的悶叫了一聲，被撞得橫滾退六步之遙，肩膊之部位血噴泉湧……

他，居然能夠躲避過了這原是致命的一招劍擊！

有一絲神色浮上了軒轅夢魂那微見憔悴的臉龐上，但他絕不加思索，劍身旋飛，「噹」的一下就震開了一柄緬刀，往回猛帶的同時，陡然之間，劍鋒居中暴射，便將那名使用三刃劍的角色穿了個透心涼。

七人之數，現今祇剩下了兩個！

猛然的轉身，軒轅夢魂的劍尖已是那樣快得無法形容的執住了手執軟劍的魁梧大漢的咽喉，而魁梧大漢才剛自站穩了脚步，他甚至連一口大氣也尚未及喘息過來。

「你的眞面目也該現出來了。」猝然之間，軒轅夢魂那支抵住對方咽喉的劍尖陡閃疾劃，那麼準又那麼有分寸的，一下子已將魁梧大漢所戴的黑布面罩割裂挑飛，却不曾傷及他的肌膚分毫！

「甚麼，竟然是你！」軒轅夢魂語氣聲中，顯出太多的不信。

原來，這位魁梧大漢竟然是「小孟嘗」蘇英濤。

蘇英濤恨聲道：「軒轅夢魂，我恨不得把你挫骨揚灰，方消我心頭之恨！」

軒轅夢魂神情十分威嚴：「蘇英濤，上次饒你一條狗命，想不到你這樣的卑鄙無恥，竟用這種以多欺少的手法向我偷襲，說，除了恨之外，你還爲了甚麼？」

蘇英濤的肩膊這時感到一陣的劇痛，他不禁劍交左手，以右掌去按摩着傷處，一邊却憤怒異常地道：「不用多說，殺剮聽便，蘇英濤不會皺一下眉頭向你討饒。」

軒轅夢魂的視覺接觸到那按摩的手掌時，他虎目中的殺氣就愈加濃厚，因爲這一隻右掌正如「乾坤聖手」吳烈臨死之前所說的一樣——「尾指缺少了一指！」

「難道蘇英濤竟會用計騙取了『流星劍』去親手殺死舅父嫁禍與我身上，那到底是爲了甚麼？」軒轅夢魂眞的不解，他越想越是覺得其中必大有文章。

於是，他嚴肅的道：「蘇英濤，想不到你就是殺死靑雲叔的主兇！」

蘇英濤一聽此言，神色頓變，他色厲內荏地道：「你莫胡說八道！」

軒轅夢魂道：「我不會寃枉你的，因爲你右掌尾指短缺了一節，這就是証據，因爲你三番四次派人向我下手偷襲也是有力的證據，說，究竟是爲了何故，你會對我這麼仇恨？」

蘇英濤在此種情況之下，再去否認也是枉然，於是，他咬牙切齒道：「實不怕告訴你，我之所以如此做，是爲了要得到狄柔柔的愛心。」

啊！原來是爲了「琵琶仙子」狄柔柔。

爲了要取得一個女子的愛，他竟用這麼多條人命，去作他成功的犧牲品。

「有愛必有恨，恨中自生仇！」自古皆然，但想不到蘇英濤爲要橫刀奪愛，而使用了如此毒辣的手段，焉不教人唏噓！

軒轅夢魂十分憤怒，厲聲道：「你的狠毒與陰險，比之毒蛇猛獸還要厲害百倍。」

蘇英濤陰沉沉地笑了笑道：「祇要能令到狄柔柔把你視爲仇敵，恨之入骨，那怕是再毒再狠的手段，我也會做得出來。」

軒轅夢魂又不禁想了狄柔柔那種仇恨的眸光。

眼中兇光突現，蘇英濤在軒轅夢魂微感怔呆之間的一刹那，魁梧的軀體疾移左側尺許，右掌中的四尺軟劍再就勢拚命揮出了無數的劍影，狠且厲的向着對方的全身要害掃去。

當劍勢還未落盡時，蘇英濤猛然翻身暴退，一邊却向那個使用緬刀的漢子命令道：「周放，截擊他！」

話聲中，他飛躍的身形已閃電般往後遁逃。

軒轅夢魂挪動了步法，避過了一陣劍勢，正想揮劍攻擊，而那個被稱爲周放的用刀漢子，却恰好在此刻揮刀攻了上來，從周放那魂飛魄散的眸光中，可以領略到他含有太多的驚惶，這時雖然是揮刀斬劈，但明眼人却看得出，那些刀法已是雜亂無章了。

軒轅夢魂一雙虎目神光湛然，他猝然凌空飛騰，於廻旋四射光華之中，猛然寒芒暴伸，當頭一劍將周放斬得打橫飛了開去，周放痛苦慘叫，仰頭翻倒，立即氣絕身亡。

目光凝聚，軒轅夢魂怒吼一聲道：「流星殞飛！」左手猛向自己的右肘彎拍出，於是「流星劍」凌空飛瀉而去，閃電般的向着正在飛遁的蘇英濤頭顱追擊。

蘇英濤十分機警，他自知以個人的力量絕對不能去抵抗這股劍芒，於是，他那奔逃的身子陡地撲倒在地面上，雖是如此，也被劍尖削落一大片頭髮，再世爲人。

驚吼連連，蘇英濤亡命似的跳躍起來，向前急奔逃生。

「流星劍」劃過半道弧形，又倒轉而回，恰巧此時軒轅夢魂才飄落地面，伸手接住。

望着蘇英濤的身背影，恨恨地道：「算你僥倖！」轉身時，他對着方麗蕊放言笑道：「方姑娘，累妳受驚了。」

「血劍觀音」方麗蕊，此刻心中的感慨眞是無言可喻，她絕對意想不到一項陰謀的造成是如此的複雜，如此的怕人。

她望着前面這位「神」般的人物，芳心的敬畏較之以前還要來得深厚，她輕輕的吁了一口氣，道：「軒轅大俠，首兇已現，你的嫌疑也可以消除了。」

軒轅夢魂緩緩的把劍入鞘，道：「方姑娘，如不見怪，請隨夢魂到狄家去一趟好嗎？」

方麗蕊正容道：「這是我應盡的責任，軒轅大俠切莫如此客套。」

岳王墳前，依然是如斯寂靜，晚霞的餘暉，也依然殘留。

祇是所不同的，就是平添了幾具屍首，及溢滿了空間的血腥味。

＊　＊　＊

狄靑雲的靈位前，依然是烟雲飄揚，依然是燭影搖紅。

蘇英濤受創的身形幾乎是連跌帶撞地衝到了靈堂之內，他此刻血染衣襟，髮被削落，那種狼狽之態，眞是令人不忍目睹。

狄柔柔不知內幕，突見此情景，她心中突覺驚惶，急忙上前扶着蘇英濤那跟蹌的身子，一邊關懷問道：「英濤，何人把你傷成如此？」

蘇英濤喘息着，眼中厲芒疾閃道：「是軒轅夢魂這萬惡之徒。」

語音一頓，轉過臉去，雙目盯緊盯在狄柔柔的臉上，軒眉道：「柔柔，妳快作準備，這兇徒隨後就快要趕到。」

狄柔柔聞言，不禁柳眉雙挑，美眸中的恨芒盛熾，她扶着蘇英濤，坐到一張椅子上，不發一言，轉身急步向後廳走去。

眼望着狄柔柔那無限美的背影，蘇英濤唇角已泛起了一陣萬分陰險的笑意，他暗中忖思着：「柔柔，我蘇英濤要使到妳親手去殺死軒轅夢魂，方消我心頭滿腔的怨恨！」

不多久，狄柔柔已改換了一身勁裝，手持利劍從內面衝了出來。

狄柔柔美麗的臉龐上所流露的憤恨，蘇英濤已深深了解到，也不必自己多費口舌去挑撥離間，而軒轅夢魂在她的芳心中已變成了不世的仇敵。

當狄柔柔正欲開口詢問蘇英濤關於事情的經過時，而軒轅夢魂那襲紫衣及雄偉的身軀已經出現在眼前，後面跟着「血劍觀音」方麗蕊。

蘇英濤一見到軒轅夢魂之際，他坐在椅上的身子不由自主霍地跳了起來，他揮動手中的軟劍，語氣中帶有無可掩蓋的抖顫道：「軒轅夢魂，你難道眞要趕盡殺絕？」

「紫衣流星劍無情」軒轅夢魂向着狄柔柔關懷深切地望了望，見她滿腔怒容，知道這位佳人已深受蘇英濤挑撥奸言所惑。

如果此際貿然向她解釋一切，那將會引致更難堪的結果。

於是，軒轅夢魂龍行虎步，直向蘇英濤行去，邊行邊說道：「蘇英濤，靑雲叔靈前，你的陰謀何從遁形？這次你無可隱藏了吧！」

蘇英濤見軒轅夢魂向自己行來，他非常機靈兼疾快地刹那間就往狄柔柔的後面走去，口中同時叱喝着道：「狂徒，你給我站住！」

見此情形，軒轅夢魂祇好停步挺立，而一雙威稜的虎目却冷冷地盯着蘇英濤，眨也不眨一下。

蘇英濤狠絕地道：「軒轅夢魂，我所得不到的你也休想獨佔。」左手從腰際忽然拔出了兩柄寒芒四射的飛刀，在語音剛盡時就向着前面的狄柔柔粉頸驟下毒手。

「流星劍」閃電出鞘，軒轅夢魂的身形疾速無比向前急射，口中同時叫道：「柔柔，小心飛刀……」右掌中的「流星劍」直擊向那兩柄飛刀。

事發倉猝，先入爲主，狄柔柔一見軒轅夢魂利劍出鞘之時，她腦海中已經十分肯定軒轅夢魂不懷好意的向她攻擊。

是以，狄柔柔手中的利劍也同時揮出，向着軒轅夢魂狠狠的刺去，絕不留情。

一旁靜立的「血劍觀音」方麗蕊，眼見情勢如此惡化，她正想開聲阻止，但已經遲了。

當「流星劍」擊落了兩柄飛刀的刹那間，狄柔柔的利劍却無情地穿過了軒轅夢魂的胸腹，而蘇英濤的四尺軟劍也適時攻到，一下子便把軒轅夢魂的右臂深深纏住。

身受利劍殘體的痛楚已非筆墨所能形容，軒轅夢魂的面容痛得變了形，但是他絕不哼出一聲，他祇用右掌輕輕地把狄柔柔推得向後翻身仰跌出數步之外，而他的身形也隨着向前飛去，手臂雖然被軟劍纏繞，但掌中的「流星劍」劍尖仍然直取蘇英濤的咽喉。

蘇英濤運勁掌中，疾快的抽回軟劍，而脚步向後暴退，四尺軟劍帶着一片血雨往後倒飛，軒轅夢魂那原先躍向前的身體，不由被這一拖之勢帶得更加疾速，於是，蘇英濤再也沒有任何時間閃避了，祇見「流星劍」的劍尖瞬息便深深插入了他的咽喉！

「哇……哇……」蘇英濤仰翻在地上，整個身體突的一挺，臉孔歪曲，瞪眼咧嘴，利那便已魂散命消！

軒轅夢魂抽回「流星劍」，此刻

血從他的胸膛滴滴點點滴在地上。

他以劍拄撐地面上，痛得整個軀體都在發抖，臉色更是說不出的慘白。

而那邊，方麗蕊趕忙扶了狄柔柔的嬌軀，一邊却用十分扼要且簡單的解說向狄柔柔講述着，這一項無耻狠絕的陰謀眞相中，軒轅夢魂受人陷害，蘇英濤才是眞正的罪魁禍首！

蘇英濤的死，是罪有應得！

狄柔柔一邊聆聽，一邊眼淚直流……

當她知道了自己這無情的一劍，所鑄成的錯失將是怎麼樣的嚴重時，她不由悲痛到極點，她搶天呼地哭着道：「夢魂，夢魂，我對不起你……」嬌軀已飛撲前去，一把抱住了軒轅夢魂那搖搖欲墮的殘軀！

軒轅夢魂此刻投身在愛人的懷抱中，他笑了，那是痛苦之中，混雜着絲絲甜蜜的慘笑。

能見到自己重新被人敬愛，在他來說：「死亡」又何嘗是一種威脅！

於是，他輕柔地伸出手掌，替狄柔柔抹去臉上的淚痕，並以一種十分平靜的聲調道：「不要哭，柔柔，能夠解妳心中對我的懷疑，能夠重獲妳對我的愛心，夢魂雖死亦瞑目了。」

狄柔柔一雙美目赤紅，悲嘶道：「夢魂，我錯了，我錯了，你是無辜的，如果失去了你，那我怎麼辦？」

她埋首在愛人的身邊，放聲悲哭，那陣陣淒楚哀絕的哭聲，令人不忍卒聽！

軒轅夢魂胸間一陣抖動，他咳嗽着，鮮血從唇角流出，臉容顯得更加憔悴了。

狄柔柔見此慘景，她心裏越想越哀傷，任她濯盡三江之水，也難洗去今夕滿腔罪疚，於是她伸手抓過「流星劍」，鋒利的劍鋒飛快的向自己的喉頭狠狠的劃去。

軒轅夢魂的手在急危之刹那抓着她的手腕，焦慮異常地道：「柔柔，妳不能如此輕生，爲了我，妳應該更勇敢地生存下去！」

那一雙已經失去光采的虎目，在此時却射出兩股期待的光芒。

狄柔柔輕泣無言，對着軒轅夢魂，她縱有千言萬語，也是無從傾訴。

「答應我，柔柔！答應我，妳要珍惜生命……」在臨死之前，也能夠去顧及愛侶的安危，像這樣一位忠誠的偉丈夫，天下間又會有幾人？

「我答應你，夢魂。」狄柔柔接觸他那關懷的兼期待的眼光時，心中不禁一陣刺痛，她幽幽而道：「你情深義重，我將會銘心刻骨，負疚終生，夢魂，這個名字將會永遠烙印在我心中！」

軒轅夢魂了却心頭，一雙虎目緩緩的閉上，神情表露出一片欣慰與安寧了……

用自己的臉去貼緊軒轅夢魂的臉，狄柔柔以默默的流淚，在心底咽泣，她可以感覺得出那種永恆的死亡氣息在凝結，那種可怕死別的脚步聲在傳響。

於是，軒轅夢魂的頭顱漸漸的軟下垂斜，再也沒有一點動靜了。

「紫衣流星劍無情」就這樣地死在愛人的懷抱中。

「血劍觀音」方麗蕊也被感染得流下了眼淚。

她輕輕的扶着軒轅夢魂那剛剛斷了氣的身軀躺下，一邊攙起半跪在地的狄柔柔，她低啞的道：「狄柔柔姑娘，軒轅大俠已經去了……」

沒有回答，也沒有哭泣，狄柔柔祇是默默凝視着地上的軒轅夢魂，那是她心愛的人，却含寃死於自己劍下！

哭泣，在她來說，已失去了意義！

縱有再多的哭泣，却也換不回愛人的生命了！

再不猶豫，狄柔柔俯身拾起那柄「流星劍」，左手抓起滿頭青絲，劍鋒過處，已盡削一空。

「夢魂，你安息吧，柔柔將會爲你而生存下去，在以後的歲月裏，我要青燈古佛，終老此生，夢魂……夢魂……夢魂……」

人生百歲，一如白駒過隙，短暫得可憐！

但被譽萬物之靈的「人」却在如斯短暫的一生當中，你欺我詐，豪掠巧奪……

究竟他們在爭執甚麼？又得到些甚麼？

秋風，又再次輕輕的咽泣了……

是嘆息？仰或是嘲笑？（完）

新派奇情詭譎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無形劍



上文提要： 黃蜂女爲了一件珍貴的玉器向杜天龍「商借」人頭，蛇怪苗奇則稱是爲陰風掌陳大風報仇，但却給「過關刀」雷慶揭穿了他的陰謀，苗奇祇好走了。因忌憚黃蜂女的毒蜂，也想了解何人指使她，雷慶鼓動三寸不爛之舌，使得黃蜂女願意採納他的意見……黃蜂女離開龍鳳鏢局，雷慶等四人正在商議之際，凌度月出現，他建議將計就計……

轉移目標聘蛇　玉鳳爲餌誘蜂女

王人傑道：「如是那丫頭祇答應一個人同去呢？」

雷慶低聲道：「那自然是你王兄弟了，凌少俠對兄弟言聽計從，你不去，咱們可沒有法子指使他。」

王人傑道：「咱們盡量爭取，老實說，小弟倒希望你大哥同行，你見多識廣，對咱們幫助非淺。」

四人計議停當，已是太陽將要下山的時分。

一個趟子手帶着黃蜂女走入後園。

杜天龍等八隻眼睛，都投注在那趟子手的身上，因爲，那是一副陌生的臉孔。

自然，那是凌度月所改扮。

他扮得很像，三十左右的年紀，黑黑的臉孔，連手臂上都塗了藥物，竟然是全無破綻。

雷慶心中暗道：這小子眞不簡單，倒是能裝龍像龍，扮虎像虎。

祇見他停足蘆棚外面，一欠身，道：「這位姑娘造訪……」

黃蜂女一揮手，道：「退開去。」

舉步走入蘆棚，笑一笑，道：「杜天龍，你想好了沒有？」

杜天龍道：「想過了。」

黃蜂女道：「怎麼決定？」

杜天龍道：「姑娘貪圖寶物，欲取在下人頭固是可恨，但更可恨的是那出價招請姑娘的人，在下倒希望能見見他，死也可以瞑目了。」

黃蜂女笑道：「杜總鏢頭很合作。」

杜天龍道：「但在下亦有條件。」

黃蜂女道：「甚麼條件？」

杜天龍道：「我這兩位拜兄、義弟，都希望能夠同行。」

歐陽鳳道：「我也要去！」

黃蜂女搖搖頭，道：「太多了，你們三個人中，祇能去一個。」

王人傑道：「姑娘，妳知道，咱們答應和姑娘同去，對姑娘取得玉器一事，幫忙很大，咱們多去幾個人，對姑娘也無妨碍。」

黃蜂女接道：「怎會沒有妨礙，如是那人交出玉器，我要殺杜天龍時，你們難道會袖手旁觀。」

雷慶笑一笑，道：「這麼說來，姑娘是怕我們了？」

黃蜂女道：「笑話，我如果怕你們，怎會三番四次的到此。」

雷慶道：「姑娘如是不怕咱們，又何在乎，咱們多去一兩個人？」

黃蜂女沉吟一陣道：「好吧！你們去兩個，你這頭老狐狸，和這位王鏢頭。」

歐陽鳳道：「我呢？」

黃蜂女道：「你不能去，老實說，對你們綠竹堡那些古古怪怪的武器，我也有幾分憚忌。」

歐陽鳳道：「好吧，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黃蜂女冷哼一聲道：「你們的條件太多了，難道我都答應麼？」

歐陽鳳道：「我把丈夫交給妳，妳總得露兩手給我見識一下，難道這條件過份了麼？」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說的是啊！你答應不跟我同行，我還有些不放心，不知你們在打的甚麼鬼主意，妳這杜夫人這麼一提，倒叫我放心了。」

歐陽鳳道：「哦！」

黃蜂女道：「如是你們知道，絕無反抗之能，那就心甘同去，路上也不用再耍花招了，是麼？」

歐陽鳳祇好點點頭，道：「不錯，如果妳姑娘露一手，不能把我們鎮住，我也許要變卦。」

黃蜂女道：「那是當然，我如沒有能力取杜天龍項上人頭，也就沒有資格取那玉器。」

歐陽鳳道：「姑娘準備露一手甚麼樣的武功，給我們開開眼界？」

黃蜂女道：「各人修爲不同，不論比甚麼武功，都可能有錯失，最好的辦法，就是動手相搏，各展所能。」

王人傑道：「硬碰硬的武功？」

黃蜂女道：「不錯，大約，你們覺得我黃蜂女，全憑黃蜂傷人，你們顧慮的，也就是黃蜂而已，藥酒、火陣，全都是針對黃蜂而設了。」

一番話，點破了羣豪的用心。

雷慶尷尬一笑，道：「不錯，看來姑娘很聰明。」

黃蜂女道：「不用誇奬，如是我猜得不錯，這番佈置，還是你老狐狸的安排。」

雷慶雙眉聳動，似要發作，但他終於又忍了下去，道：「也不錯，大半是雷某出的主意。」

黃蜂女道：「你過關刀的聲譽，想來手中一把刀，定然有些道理了。」

雷慶道：「四十年的火候！」

黃蜂女道：「好！我先請教你的過關刀，不知你意下如何？」

雷慶道：「當然奉陪，但不過……」

黃蜂女接道：「不用不過，我不施展毒蜂。」

這倒是大出了雷慶的意料之外，略一沉吟道：「姑娘說的話，算數麼？」

黃蜂女道：「不算數我說它幹嗎？你亮刀吧。」

這正是夕陽無限好，祇是近黃昏的時刻，一抹落陽，正照在黃蜂女的臉上，看她雙手空空，肩上亦無刀劍，不知她兵刃藏在何處？

雷慶取過了長刀，說道：「姑娘的兵刃……」

黃蜂女雙手在腰間一拉，解下了一條羅帶，道：「在這裏。」

那羅帶寬約三指，長約兩尺七八，中間微微鼓起，束在腰間，和一般的羅帶，並無不同，但拿在手掌之中，立刻可以瞧出有些異常之處。

但見多識廣的雷慶，一時間，竟也瞧不出那羅帶是何奇怪之物。當下，輕輕咳了一聲，說道：「姑娘這是把軟劍或是把軟刀？」

黃蜂女道：「不是軟劍，也非軟刀，這叫迷魂帶。」

雷慶怔一怔，接道：「迷魂帶？」

黃蜂女道：「不錯，它叫迷魂帶，老實說，我這兵刃中的古怪很多，不過，我不會施展，我要憑眞本領，叫你輸個心服口服。」

她一番自吹自擂，還眞把雷慶說得心頭發毛，當下擺開門戶，橫刀待敵。

杜天龍急急說道：「黃蜂女，這是切磋武功，不能隨便傷人。」

黃蜂女嗤的一笑，道：「你放心，這老狐計謀多端，說不定我還要他幫我出點主意，絕不會傷害他。」

話落，手中羅帶一揮，筆直的點向雷慶的前胸。

雷慶早已有了戒備，手中二十八斤的過關刀陡然掄起一片寒光，直向羅帶上斬去。

黃蜂女玉腕一抖，羅帶突然一軟，順着刀勢滑下，纏向雷慶的右腕。

這變化無招無式，全靠兵刃的柔軟，和腕上的陰柔力道。

雷慶吃了一驚，急向後退去，希望能避開那羅帶纏上右腕。

但黃蜂女的羅帶很快，美妙異常的纏上了雷慶的手腕。

想避開羅帶的纏腕，雷慶祇有一個辦法，那就是丟開手中的兵刃。

情勢逼人，雷慶祇好一鬆手，丟了手中的過關刀。

黃蜂女羅帶收捲，一下纏在過關刀的刀柄上，右腕微收，過關刀已入了黃蜂女的手中。

以過關刀的半世英名，祇一回合，就被奪去了兵刃，實在是一件使人震驚的事。

一旁觀戰的杜天龍和王人傑，心中更是震驚。

黃蜂女微微一笑右腕抖動，羅帶鬆開，過關刀波的一聲，插入一張木桌之上，深入了四五寸深。

刀身過重，震得木桌上杯碗橫飛，雄黃酒洒落一地。

黃蜂女目光轉動，掃掠了杜天龍等人一眼，道：「那一位還想試試？」

雷慶拔出過關刀還入鞘中，道：「姑娘手法怪異，武功高强，用不着再試了。」

黃蜂女緩緩收起迷魂帶，目光却轉到歐陽鳳的身上，道：「我明白，妳是想看看我放出的黃蜂，是否能勝過你的暗器，是麼？」

歐陽鳳也震驚那羅帶變化的巧妙，覺得她一身武功實非小可，點點頭，道：「咱們見識過了姑娘的武功，確實很高明，但如能再見識一下姑娘奇絕天下的毒蜂神技，自然是再好不過。」

黃蜂女目光轉動，突然右手一揮，兩點黃光破空而出。

祇聽呀呀兩聲慘叫，兩隻歸巢老鴉，突然由空中跌落下來。

每一隻老鴉的頭上，落着一隻一寸多長的黑體黃蜂。

直待那老鴉屍體將落實地，兩隻黃蜂才展翼飛起，繞着黃蜂女打了一個轉，突然又鑽入黃蜂女的右袖之內。

轉頭看去，祇見兩隻死於黃蜂毒刺之下的烏鴉頭，比平時腫大了一倍。

這巨大黃蜂的毒性之烈，實是驚人得很。

但想到一個容貌姣美的大姑娘，衣袖之內，藏着置人於死地的奇毒黃蜂，更叫人不敢恭維。

黃蜂女似是很得意，嫣然一笑，伸手一理鬢邊的散髮，道：「我這黃蜂，都是毒蜂，一刺之毒，可斃巨牛，但更厲害的是，牠們的鳴聲，能夠招來各種蜂類，千百萬隻，追逐强敵，杜夫人覺得牠們比你的暗器如何？」

歐陽鳳淡淡一笑，道：「果然是名不虛傳。」

黃蜂女盯着雷慶、王人傑道：「你兩位都要去麼？」

王人傑道：「姑娘如此武功，又有役蜂之能，杜兄此行，處境之危，可想而知，我們兄弟情重，自然要陪他同行。」

黃蜂女道：「好吧！世間有不少甘願同月同日死的朋友，我就成全你們。」

雷慶道：「萬一那人有意的欺騙姑娘，咱們多去一人，姑娘也好多一臂助。」

黃蜂女道：「杜天龍沒有死，想他們不會騙我，到時候，希望兩位能看開一些，別逼我多殺兩宗人命。」

杜天龍道：「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杜某人也不放在心上，但不知姑娘要幾時上路？」

黃蜂女道：「你問我麼？自然是越快越好。」

杜天龍望着站在棚外的凌度月一眼，道：「你去備車，我們連夜登程。」

黃蜂女嬌笑一聲，道：「杜天龍，你這人實在不錯，可惜，那件玉器太誘惑了，要不然，我很可能會改變主意。」

杜天龍道：「咱們一路行去，還有幾日相處，也許到時候，姑娘會有改變。」

黃蜂女道：「不可能，因爲，那玉器祇有一件。」

杜天龍笑一笑，未即答話。

片刻之後，凌度月重又行回，道：「馬車備好。」

杜天龍道：「區區帶路。」當先向前行去。

歐陽鳳默默的跟在黃蜂女的身後，看過了黃蜂女的毒蜂和武功之後，歐陽鳳確爲丈夫擔了一層心事。

雖然，有一個難測高深的凌度月同行，但他能否保得住丈夫的性命，對付黃蜂女這等高手，實在難說。

她想改變承諾，隨侍丈夫同行，但話已說明了，實難開口悔約。

王人傑突然加快脚步首先奔出大門，回頭看杜天龍等一行，相距還遠，低聲對凌度月道：「兄弟，瞧到那黃蜂了麼？」

凌度月道：「瞧到了。」

王人傑道：「怎麼樣，能對付麼？」

凌度月道：「小弟自信可以。」

有了凌度月這一句話，王人傑心中寬慰了不少。

歐陽鳳見夫君到鏢局門口，才黯然說道：「天龍，爲我保重。」

杜天龍微微一笑，道：「我不是早夭之相，也許能逢凶化吉。」

王人傑又一抱拳，道：「嫂夫人請回吧！人傑和杜兄生死一條命，交不回大哥的命，小弟絕不獨生。」

歐陽鳳目光一掠站在篷車旁邊的凌度月，似是領受到甚麼，悽然說道：「兄弟，這不是賭氣的事，眞有了甚麼事，你還要回來收拾龍鳳鏢局中的殘局，善後。」

杜天龍却哈哈一笑，道：「夫人請回吧！」

歐陽鳳歎口氣，退到門內。

黃蜂女道：「爲甚麼不騎馬，却要坐車趕路。」

杜天龍道：「姑娘，這是敝局特製的篷車，不比快馬慢好多，再說我杜天龍此去生死難卜，坐車去比騎馬要舒服一些。」

黃蜂女道：「我也坐車麼？」

雷慶道：「這個要姑娘決定了，馬已備鞍，姑娘如是覺得男女同乘一車不便，騎馬也成。」

黃蜂女格格一笑，道：「我不信還會有敢對黃蜂女存下非份之想的男人，咱們四人共乘一車。」一揭車簾，鑽入車中。

確然沒有人敢和黃蜂女擠在一起，讓她一個人坐得很寬闊，倒是杜天龍、王人傑、雷慶等三人擠在一起。

凌度月跨上車轅，揚鞭馳車，轆轆輪聲，借一抹落日餘暉，向前奔去。

黃蜂女望着駕車的凌度月，道：「你們還帶個趕車的。」

雷慶道：「姑娘，我們三兄弟如是都挺了屍，總得有個人把屍體運回來。」

黃蜂女笑道：「埋骨何需桑梓地，世間到處有青山啊！」

雷慶道：「故鄉泥土多芬芳，魂歸來兮，姑娘，殺了咱們三兄弟後，可別殺這趟子手。」

黃蜂女似是突有所感，倚在車欄上，默不作聲，篷車中突然靜了下來。

車出洛陽城，走到一處十字路口，凌度月一收韁，篷車停了。

雷慶望着閉目沉思的黃蜂女一眼，道：「姑娘，咱們到那裏？」

黃蜂女道：「開封府。」

杜天龍聽得一怔，暗道：「這不是柳家三堡主遇刺的地方麼，難道這也和柳家的事情有關。」心中疑念重重，但却忍下未言。

雷慶心中亦在暗自思量道：這丫頭忽然間若有所思，不知在想些甚麼？得想法子從她口中，套出一點內情才行。

未待吩咐，凌度月已轉上東行大道。

雷慶突然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倒出了老夫的意料之外。」

黃蜂女道：「甚麼事？」

雷慶道：「老夫的想法，咱們該往西去，想不到竟反了一個轉，向東走去。」

黃蜂女道：「老狐狸，你不要覺得自己很能幹，出你意料之外的事情很多。」

雷慶淡淡道：「此番隨姑娘東上也好，西行也好，反正，老夫就沒有打算活着回去。」

黃蜂女冷冷接道：「你本來可以不去的，偏是要堅決同往。」

雷慶爽朗的道：「話已經說出來了，後悔也來不及啦！不過，這一東行路途甚長，如是沒有時限，咱們似是用不着趕夜路了。」

黃蜂女道：「自然有時限了，咱們要七日之內，趕到開封。」

雷慶心中暗道：「任妳這小丫頭奸猾謹慎，這一路我也可套出你不少口風。」

心中念轉，口中接道：「對啊！姑娘祇要說個時限，我們也好安排行程了。」

黃蜂女道：「你看七天時限，能不能趕到開封？」

雷慶道：「趕緊些，如期可到。」

車行五日，黃蜂女竟一反常態，不再多說一句話，雷慶用盡了心機，想套她口風，竟難如願。

又是個黃昏時分，這日行至中牟縣境，黃蜂女忽令停車，找了一家客棧住下。

這一路行來，緊趕慢走，打尖住店，都由雷慶和王人傑安排，黃蜂女不多問，此刻，却自作主意，帶着篷車，投入了一家平安客棧。

凌度月一直盡着趕車的本份，從沒多說一句話，連雷慶這等老江湖，對他的裝作忍耐，也不禁暗暗佩服。

黃蜂女要了一間上房，吩咐店伙計準備了一桌酒席，才望着雷慶笑道：「明天，咱們時間很充裕，今夜裏晚些安歇，我請三位喝一盅。」

雷慶道：「請客的事，自然由我們作東，怎能叫姑娘破費。」

黃蜂女道：「一路上吃你們的，今天我得回請回請，明天，晚些上路，今夜裏你們開懷暢飲一次。」

雷慶道：「姑娘這一路走來，四五天都不講話，今個晚上似是興致很好。」

黃蜂女笑道：「很叫你失望，你這老狐狸能說會道，我如不小心些，必被你套出不少內情，所以，目前我祇好不講話了。」

雷慶道：「妳這點年紀，想不到江湖却跑得很老啊！」

＊　＊　＊

店伙計端上酒菜，四個人圍坐一桌。

酒菜很豐盛，擺了一桌。

黃蜂女忽然間很溫柔，玉手挽壺，替雷慶等三人斟滿酒杯，道：「先乾爲敬，我敬你們三位。」舉杯一飲而盡。

三人原本擔心她在酒菜中暗施手脚，及見她先喝先吃，才消去心中疑念。

大約是黃蜂女也思慮及此，每一樣菜都先吃了一口。

黃蜂女這異常的舉動，不但杜天龍和王人傑想不透她用心何在，就連雷慶也被鬧得難測高深。

酒過三巡，雷慶突然哈哈一笑，道：「姑娘，這席酒，可是給我們等三個的餞別宴吧！」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雷老兒，你最好別想得太多，想多了吃不下酒菜，豈不辜負了我一番好意？」

雷慶皺皺眉頭，道：「姑娘，

咱們大概不去開封啦！是麼？」

黃蜂女道：「很難說啊！」

王人傑突然高聲說道：「怎麼？到了地頭啦！」

這句話說得聲震屋瓦，靜夜中傳出老遠。

黃蜂女淡淡一笑，道：「王人傑，綠竹堡的人，大概想不到咱們改在中牟縣，祇怕他們早已到了開封。」

只聽一個森冷的聲音，道：「小地方，客人睡得早，這般大聲呼喝，吵醒客人事小，招來了要命的人，豈不是弄巧成拙麼？」

雷慶等人轉頭望去，只見蛇怪苗奇當門而立。

這次，他沒帶竹簍，却把一條長近一丈的赤練蛇盤在腰中，蛇頭從肩後伸過來，垂在胸前，蛇頭一昂，剛好在他下顎旁側。

別說那是條罕見的赤練毒蛇，就算是蛇不咬人，只瞧瞧那副形態，就叫人頭皮發麻。

黃蜂女大約也不太欣賞苗奇那副神態，一皺柳眉兒，道：「苗老怪，別把這條大長虫盤在身上，這地方，用不着掛上招牌。」

苗奇微微一笑，道：「我讓牠守着門，要是有人想逃跑，就讓他試試大紅的味道。」

右手抓住蛇身一抖，赤練蛇突滑落地上，盤在房門口處，張口吐信，不停的轉動着蛇頭。

王人傑相信那一聲大叫，招來了蛇怪，也驚動了凌度月，就未再有所舉動。

雷慶點點頭，笑道：「姑娘早和苗兄約好了。」

苗奇大步行了過來，王人傑站起身子，道：「苗兄請坐。」自己却和雷慶擠在一起。

蛇怪苗奇，雖然放下了身上的赤練蛇，但身上衣衫，仍有不少處蠕蠕而動，想他身上，仍帶着不少毒蛇，只不過由衣衫遮住罷了。

和這麼一個人並肩而坐，同桌飲酒，實是食難下嚥，酒難入喉。

苗奇哈哈一笑，在王人傑的位置上坐下來。

黃蜂女早已有準備，立時在桌上添一副杯筷。

原來，他早已叫店小二準備好了另外的杯筷，放在一個木盤中，擺在身側。

雷慶打眼一瞄，看那木盤中還有兩副杯筷，那是說，還可能有兩個人來。

杜天龍、雷慶、王人傑，也都早有準備，雖然未帶長刀，但每人身上，藏有一把鋒利的短刀。

杜天龍乾了面前一杯酒，笑一笑，道：「姑娘，可是準備今夜中動手？」

黃蜂女道：「不用慌，那件玉器，還沒有交來……」

目光一掠苗奇，接道：「怎麼樣？幾時能把玉器交到。」

苗奇道：「二更之前。」

黃蜂女望望木案上高燃的兩隻大燭，道：「現在甚麼時了？」

苗奇道：「初更剛過。」

雷慶道：「姑娘，是不是等我們見識那件玉器之後，妳才動手？」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雷老英雄，杜大哥，還有這位王大哥，各位心中既然明白啦！小妹也就不會瞞各位了。」

忽然間又是老英雄，又是大哥，叫得滿口蜜糖，但雷慶和杜天龍、王人傑等三人，都是聽得一點也不受用，反覺得森冷，肉麻，寒意透心。

雷慶重重的咳了一聲，接道：「不敢當，戲已經快收場了，咱們也用不着做作了。」

黃蜂女笑一笑，道：「你大概是聽慣我叫你老狐狸了，一下改了口，你聽得反不舒服……」

臉色一寒，口氣也變得一片冷漠，接道：「二更過後，那出價收買杜天龍人頭的人就可以趕到，同時携帶那件玉器同來，他如願要活的，我就把杜天龍交給他，如是他要人頭，我就只好下手，沒有你雷慶和王人傑的事，你們只要能袖手旁觀，不插手多事，我可以擔保兩位沒有事情！如是兩位硬要插上一脚，別怪咱們翻臉不認人。」

雷慶道：「姑娘，咱們到時候，說幾句話，成麼？」

黃蜂女道：「你有甚麼話，現在請說，到時候最好別插嘴，你一把年紀了，當知道禍從口出這句話。」

雷慶望了蛇怪苗奇一眼，說道：「明指開封，暗算中牟，這辦法實在很高明，但不知是妳姑娘想到的，還是別人替妳想的？」

黃蜂女道：「辦法是我想的，地方是苗老怪安排的。」

雷慶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姑娘和苗兄，早已連成一氣了。」

苗奇冷冷說道：「姓雷的，此間事了，就算姑娘放過你，我蛇怪苗奇也不會放過你。」

雷慶笑一笑，道：「也不必嘴上唬人，你如還有一點英雄氣概，咱們就一刀一鎗的分個生死。」

苗奇霍然站起身子，一掌拍在木案上道：「走，咱們現在就出去試試！」

黃蜂女冷笑一聲，道：「苗老怪，你跟姓雷的怎麼拚，和我無關，不過，現在不能攪亂我的大局。」

苗奇站起的身子，又緩緩坐了

下去。

黃蜂女目光轉在雷慶的身上，笑道：「苗老怪最是氣量狹窄，當心他暗中放出一條毒蛇咬你一口。」

苗奇道：「姑娘放心，在妳未取得玉器之前，苗某盡量忍下這口氣就是。」

黃蜂女道：「那敢情好，你如攪了我的局，那就不是你和雷慶的事，是衝着我來了。」

蛇怪苗奇道：「在下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雷慶心中暗感奇怪，不知兇名卓著的蛇怪苗奇，何以會對黃蜂女百般遷就。

但黃蜂女這幾句話，已套住了苗奇，至少，在那出錢買頭人未到之前，苗奇不會暗施算計，這就使雷慶放下了心。望望黃蜂女，道：「姑娘，就玉器的識辨，在下頗有心得，姑娘取玉器之後，最好能讓在下瞧瞧。」

黃蜂女笑道：「老狐狸，你剛才因爲多話，幾乎招來了殺身之禍，難道還不警惕一些麼？」

雷慶歎口氣，道：「咱們已來了，早已認命，生死事早已不放在心上。」

黃蜂女道：「原來如此，你這老狐狸，雖然討厭，但也很討人喜歡，如是我能幫你忙，一定幫忙……」

語聲一頓，接道：「你說對玉器的識辨頗有心得，是眞的麼？」

雷慶道：「自然是眞的了。」

黃蜂女道：「好！等一會你就留心幫我瞧瞧。」

一直很少開口的杜天龍突然說道：「姑娘，可否先告訴在下，那出價買頭的人，有多大年紀，形貌如何？」

黃蜂女道：「已快到二更時分，你立刻就可以見到了……」

但聞一個清冷聲音接道：「在下可能早到片刻，不過，就快到了二更時分了。」

黃蜂女緩緩站起身子，道：「請入室稍坐。」

那清冷的聲音冷冷道：「有毒蛇攔道，我如何進去。」

苗奇忽覺臉上一熱，離座而起，移開了赤練蛇。

杜天龍、雷慶、王人傑，一直未見凌度月有所行動，心中暗生狐疑，只怕他有了甚麼閃失。

如今正主兒已然現身，事迫眉睫，就算後援未至，三人也必得放手一拚。

三人一般的想法，各自運氣戒備。

凝目望去，只見當先之人，穿着一件青衫，赤手空拳，一張黃中透青的臉色，雙目中却閃動冷厲神光。

此人面目陌生，竟是從未見過。

緊隨在青衫人身後，是一個勁裝漢子，手中捧一個錦盒，背插長劍。

青衫人道：「在下還要盡快覆命，和姑娘約好的事，不知是否已經辦好？」

黃蜂女道：「玉器呢？」

青衫人道：「已然帶來。」

伸手由那勁裝人手中取過錦盒。

黃蜂女一指杜天龍，道：「這就是龍鳳鏢局的總鏢頭杜天龍。」

青衫人轉目望了杜天龍一眼，道：「還好好的活着。」

黃蜂女道：「我把活人帶來，總比帶一顆人頭來，可靠多了。」

青衫人嗯了一聲，道：「咱們要人頭，不要活人，姑娘請動手割下人頭，咱們銀貨兩訖。」

黃蜂女笑一笑，道：「我娘說過，江湖多險詐，我得先看看玉器！」

青衫人道：「姑娘請看！」

雙手捧住了錦盒，送到了黃蜂女的身前。黃蜂女並未因別人的敬重，而失去了戒備之心，緩緩伸手，取去了錦盒，擺在面前，打開了盒蓋。

她放的角度很巧妙，雖未擺在雷慶面前，但雷慶却瞧得很清楚。

杜天龍也覺得非得瞧清楚那是件甚麼樣的玉器？怎能使得黃蜂女這等人物也俯首聽命。

但杜天龍瞧清楚了錦盒中存放之物，頓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

原來，那錦盒之中的玉器，竟是個全身雪白的一個玉鳳。

雕刻得很美，栩栩如生。

但聞雷慶悄聲說道：「這塊玉不錯，但雕工更好，但如說它能具幾條人命的價值，那就未必。」

黃蜂女取起玉器，在手中把玩一陣，道：「我可以收起來麼？」

青衫人冷笑一聲，道：「姑娘砍下了杜天龍的人頭，再收玉器不遲。」

王人傑、雷慶，甚至杜天龍，六道目光，個個都看着黃蜂女的雙手，見她仍然執着玉器把玩，愛不釋手。

青衫人重重的咳了一聲，接道：「在下還等着覆命，姑娘可以下手了。」

雷慶淡淡一笑，道：「就是這個白玉鳳？」

黃蜂女雙手捧着玉鳳，道：「是呀，你老狐狸看看是否夠名貴？」

雷慶說道：「姑娘！咱們也想出個價錢如何？」

黃蜂女道：「甚麼價錢？」

雷慶道：「咱們照妳姑娘手中的白玉鳳爲標準，出價兩隻如何？」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老狐狸，可惜，這白玉鳳，世間只有這一隻。」

雷慶笑道：「像這等雪白無瑕的羊脂玉，姓雷的見的不算外，自己收的也有它個三五塊，不知姑娘是否相信？」

杜天龍一面運氣戒備，一面哈哈一笑，道：「姑娘，這麼一隻白玉鳳，也值我杜某人的項上人頭，實叫我杜某人難以相信啊！」

黃蜂女笑道：「兩位都看走了眼。」

右手猛力在玉鳳的雙眼之上一撩。

白玉鳳不見變化，但黃蜂女的臉色却突然大變，冷冷喝道：「假的！」

青衫人淡淡一笑，說道：「姑娘，杜天龍還好好的活着，咱們怎能交出眞的玉鳳？」

黃蜂女緩緩把白玉鳳放在木桌上，笑道：「老狐狸，幸好我聽了你的話，沒有殺了杜天龍！」

雷慶哈哈一笑，道：「姑娘，雷某人武功不如妳姑娘，但活了這一把年紀，經驗總算多一些。」

青衫人冷冷說道：「姑娘！妳是否還想要那血目玉鳳？」

黃蜂女道：「自然是想要，但不知那玉鳳現在何處？」

青衫人道：「割了杜天龍的頭，我帶妳去取。」

黃蜂女道：「你這樣狡猾，要我如何能夠信任你！」

青衫人道：「姑娘，要那隻血目玉鳳，你非得信我不可。」

黃蜂女突然出手如電，抓向了那青衫人的脈穴。

奇怪的是青衫人並未閃避，脈穴被黃蜂女一把抓住。

雷慶只瞧得暗暗奇怪，想道：這人明明有避開黃蜂女這一抓的機會，不知他何以竟然不肯避開，任令腕穴被人抓住。

任何一個人，如若腕脈要穴，落入人手之後，就很少再有反抗的能力。

只聽那青衫人冷冷說道：「姑娘可以取在下之命，但却無法得到血目玉鳳。」

黃蜂女道：「我先殺了你，再去找血目玉鳳。」

青衫人冷然一笑，道：「殺了我，你更無法取得血目玉鳳，何不殺了杜天龍去交換血目玉鳳。」

回顧了杜天龍一眼，黃蜂女緩緩說道：「我還未殺他，你們就玩出花樣，如是殺了他，只怕連你的面也見不到了。」

青衫人道：「正因爲你姑娘沒有殺他，咱們才不得不作些準備，如是你姑娘帶着的是杜天龍的人頭而來，咱們會規規矩矩的交出血目玉鳳。」

黃蜂女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應付？」

青衫人道：「姑娘請帶着杜天龍和在下同行……」

黃蜂女接道：「到那裏？」

青衫人道：「去找血目玉鳳，不過，只准你帶杜天龍一個人，等你見着血目玉鳳之後，妳再出刀殺了杜天龍，咱們一手交人頭，一手交玉鳳。」

黃蜂女道：「你要再騙我呢？」

青衫人道：「姑娘役蜂奇術，江湖上有誰不怕，那時，你姑娘盡管施放毒蜂，對付在下！」

黃蜂女道：「那時間不止是你，凡是你們一伙的人，我都要殺。」

目光突然轉到了蛇怪苗奇的身上，道：「苗老怪，你應得的酬報，取到了麼？」

苗奇搖搖頭，道：「沒有。」

青衫人道：「苗兄要銀子，容易得很，銀票就帶在我身上。」

苗奇道：「多少數目？」

青衫人道：「照你的價錢，十萬兩白銀，對不對？」

苗奇道：「不錯，銀票是否可以先給在下？」

青衫人道：「可以，不過，最好是和黃姑娘的事一齊了結……」

黃蜂女冷笑一聲，接道：「別把我們扯在一起，他歸他，我歸我，我奇怪的是，你們既然僱了我，付出血目玉鳳，爲甚麼又要僱苗老怪多花十萬銀子。」

這時，雷慶、杜天龍等心中之疑，已然完全澄清，蛇怪苗奇，確然也是人花錢僱的兇手之一。

但聞苗奇說道：「小丫頭，你放開他的手，好叫他掏銀票出來！」

這一次，黃蜂女倒是十分聽話，一鬆手，放開了青衫人的腕穴。

苗奇接着又說道：「杜天龍已經帶到，所差的，只是沒有割下他的人頭，但，那是你們和黃蜂女的事，我的銀子，可以先付給我。」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好吧！金銀之數，世所廣聚，和血目玉鳳不同，算不得甚麼珍貴物。」

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張銀票，順手遞了過去。

是山西柳記長福號的即期銀票，各分部都可兌現。

苗奇仔細瞧了一陣，揣入懷中，道：「老夫可以告退了吧！」

青衫人冷聲道：「不行，你的事情還沒有完……」

苗奇冷冷接道：「還有甚麼

事？」

青衫人道：「江湖上有一句話，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你守在這裏，對付姓杜的帶來這兩個幫手，我和姑娘，去取血目玉鳳。」

苗奇皺皺眉頭，道：「看來銀子很難賺。」

雷慶突然重重的咳了一聲，道：「苗兄，你是否還想再賺十萬銀子？」

苗奇一咧嘴笑道：「好啊！但不知如何一個賺法？」

雷慶道：「苗兄跑了很遠的路，找上龍鳳鏢局，又跟到中牟縣來，勞累奔走，何止千里，才賺到十萬銀子，如是苗兄想賺兄弟這十萬兩銀子，那就簡單多了。」

苗奇道：「說說看啊！」

雷慶道：「苗兄殺了那青衫人，和那勁裝背劍的漢子，咱們立刻可以奉上十萬銀票。」

蛇怪苗奇眨動了兩下眼睛，道：「眞的嗎？」

雷慶道：「自然是眞的！」

蛇怪苗奇哈哈一笑，道：「小丫頭，我瞧這兩個人定然是騙你的，他們未帶血目玉鳳，卻想把你引誘到埋伏之處，施行暗算，把你和杜天龍一齊殺了。」

他說的聳人聽聞，雖然爲了十萬銀子之故，但仔細想一想，也並非全無道理。

雷慶道：「苗兄高見啊！兄弟就未想得這麼清楚。」

苗奇冷然一聲，道：「我雖是貪圖你十萬銀子，但江湖上的陰謀鬼計，也無法瞞得過我。」

那青衫人不知是別有所恃呢？還是無詞以對，呆呆的站着，一語不發。

黃蜂女似是有些動搖了，但她仍然念念難忘那白玉鳳，冷笑一聲，道：「苗老怪，你是貪財賣主，危言聳聽，難道他們不怕我施展毒蜂報復麼？」

苗奇淡淡一笑，道：「這些地方，妳就不如妳娘老練了，我姓苗的雖然是爲十萬銀子，但揭穿他們陰謀，却全是爲了你好。」

黃蜂女道：「這話怎麼說？」

苗奇道：「妳要報復，我問你找甚麼人報復？」

黃蜂女道：「甚麼人騙了我，我就要他的命。」

苗奇道：「話是不錯，但咱們殺來殺去，却一直殺不到眞正的幕後人物，這些人，都是與咱們一樣，是人家花銀子買來的人。」

黃蜂女道：「這個，這個……」

苗奇接道：「別這個，那個了，我立刻可以找出一個證明給你瞧一下。」

黃蜂女道：「你只要能說出來，我就信你的話。」

苗奇道：「你仔細瞧瞧，這青衫人是不是第一次和你接洽之人？」

黃蜂女凝目向青衫人身上瞧了一陣，道：「不像。」

苗奇道：「這就是了，他們和妳見面時，可是安排在一個光線很暗的地方？」

黃蜂女道：「不錯。」

苗奇道：「老夫也是如此，當時，老夫還誤認爲他們是有身價的人，不願咱們瞧到眞正面目，現在想來，他們根本是早有的安排……」

黃蜂女哦了一聲，道：「他們用心何在呢？」

苗奇道：「很簡單，挑起咱們和綠竹堡的仇恨，他們只要咱們殺死杜天龍，而且，不准咱們暗中下手，找上龍鳳鏢局子去，用心就是要咱們留下很多目睹的人證，而且，他只要向杜天龍下手，却不叫咱們傷害到杜夫人歐陽鳳，這中間的用心，豈不是明顯得很。」

黃蜂女道：「那是因爲杜天龍和僱主有仇，僱主只要杜天龍一人償命！」

苗奇道：「他們也對我這麼講，聽起來很仁慈，也很合乎情理，但如想深一層，眞是用心惡毒啊！」

黃蜂女道：「說說看吧！惡毒到甚麼樣子？」

苗奇冷笑一聲，道：「你終是年紀幼小，平常看來倒是刁潑得很，但遇上了大事，反而不太清楚了，咱們如是暗中下手，殺死了杜天龍，就算有人要替他報仇，那得先要查出兇手，以江湖仇殺而言，這是最難的一件事，我久年不在中原道上走動，你是初出茅廬，就算綠竹堡勢力龐大，也得查上個一段很長的時日，咱們只要隱居一些時間不出來，再別留下痕跡，這就可能變成了一段無頭公案，如今咱們堂堂正正找上龍鳳鏢局，還有甚麼人不知道咱們是兇手，再留下杜夫人未死，她勢必會鬧着父親綠竹堡主，替她丈夫報仇，綠竹堡也必會盡出精銳追殺咱們……」

黃蜂女接道：「就算綠竹堡派出高手，我也不怕。」

苗奇道：「老夫也不怕，所以，人家才找上咱，我爲了十萬銀子，你爲了血目玉鳳，你想想，咱們在他們精密的安排下，同時到了開封，你想想，咱們從不同地方動身，怎會那麼巧的在開封碰上？」

黃蜂女微微一笑，道：「苗老怪，你說的有些道理。」

蛇怪苗奇道：「你這丫頭刁蠻，燥急，就是還有這一樣好處，肯和人講理。」

黃蜂女道：「現在該如何呢？」

苗奇哈哈一笑，道：「過關刀雷慶乃中原道上老江湖，你怕他們沒有準備麼？杜天龍沒有幾下子，也不會討到歐陽鳳那樣的老婆，咱們故然是早有合計，人家也有一把算盤打，如是全沒有準備，也不會這麼簡便的跟着你來了。」

雷慶哈哈一笑，道：「不錯，不過，有一點，咱們沒有想到，你們在中牟縣突然停下來，提前動手。」

苗奇道：「這麼說來，綠竹堡的人，都已趕往開封方向了？」

雷慶道：「天機不可洩漏，恕我不能奉告。」

黃蜂女冷笑一聲，道：「杜天龍，如若你們眞的約有高手相援，撇開這件事不談，我倒希望能鬥鬥你們約來的高手。」

王人傑道：「只要時機適當，姑娘自會如願以償。」

雷慶生恐節外生枝，急急說道：「黃姑娘，先解決眼下的事情要緊。」

黃蜂女略一沉吟，道：「好！我先鬥他們，再鬥你們來援的高手，苗老怪，你願不願意和我合作？」

苗奇道：「我和妳娘有過幾次合手的機緣，只要事情對老夫有利，自然可以合作了。」

黃蜂女道：「他們能出十萬銀子僱你，就會有更多的銀子僱別人，我瞧你要發大財了，這件事越是鬧下去，你可能混上個三五十萬銀子。」

苗奇道：「嗯！這倒大有可能。」

黃蜂女道：「咱們不管殺了甚麼人，只要他們身上有銀子，那都歸你所有，我分文不取。」

蛇怪苗奇道：「聽得進，小丫頭，咱們合作定了。」

黃蜂女道：「不過，現在你得犧牲一下，不能殺了他們兩個，少收雷慶和杜天龍十萬銀子，可能會多上一倍或兩倍的進賬……」

苗奇接道：「慢着，我得先和雷慶談談……」

目光轉注在雷慶身上，接道：「殺這兩個可有時限。」

雷慶笑一笑，道：「自然是有……」

苗奇接道：「三天之內如何？」

雷慶道：「太長了。」

苗奇道：「那就兩天吧！」

雷慶道：「那就算兩天吧！」

杜天龍微微一笑，接道：「只要我杜天龍這一次沒有死，兩位能找出那幕後人物，十萬銀子，咱們一定照付。」

蛇怪苗奇嘆口氣，道：「這就很難說了。」

目光又轉到黃蜂女的身上，道：「小丫頭，我打過算盤了，和妳合作的利益可能大一些，人往高處爬，水向低處流，多些銀子總比少些好，賺不到雷慶的銀子，那也只好忍疼一些了，你說說看，咱們該怎麼行動，既然，咱們合作了，我也要幫你思攷一下才行。」

事情演變至此，可算完全出了雷慶和杜天龍意料之外，自然，雷慶的隨機應變，縱橫施術，一層層挑起了黃蜂女和苗奇的心中疑慮，使兩人感覺受騙，有着很大的關係。

只聽黃蜂女道：「咱們帶着杜天龍和這青衫人，一起去瞧瞧看，能不能取得血目玉鳳。」

苗奇道：「這個，只怕杜天龍等不願同往了。」

黃蜂女道：「只要你眞肯和我合作，咱們就放開手做，杜天龍如是眞不肯，我就只好先殺了他。」

杜天龍道：「在下去又如何呢？」

黃蜂女道：「我要他交出血目玉鳳，如是他們不肯交出，那自然是徹頭徹尾的騙了我，我就殺了他們那裏所有的人。」

杜天龍道：「只是這樣麼？」

黃蜂女道：「不論是誰，只要是戲弄了我，我就跟他沒有完，他們騙了我，我要幫你找出那位眞正幕後人物。」

杜天龍道：「好吧！在下和姑娘同去一次。」

雷慶接道：「姑娘既然能帶苗兄同去，何妨讓咱們也去見識一番。」

黃蜂女道：「你們三人都去吧！我決定出手殺死杜天龍時，也給你們一個聯手合搏的機會。」

雷慶道：「這麼說來，咱們不去也不行了。」

黃蜂女道：「除非你們三位有把握能夠先把我制住。」

目光轉到那青衫人的身上，接道：「我們談的話，你是否聽到了？」

青衫人淡淡一笑，道：「聽到了！」

黃蜂女道：「敢不敢帶我們證實一下呢？」

青衫人道：「在下只能帶你和杜天龍兩人同往。」

苗奇笑一笑，道：「你好像一點也不怕死？」

青衫人搖搖頭道：「不怕。」

苗奇道：「不怕死的人很多，但能忍受活罪的人却是不多。」

突然擧手一揮，一條尺許左右青色小蛇，由他袖口中飛出來，纏在那青衫人的脖子之上，冷然接道：「那是很毒的青竹絲，咬人一口，不會立時死亡，但却能夠給人很多的痛苦，令中毒的人坐立不安，

也無法忍受。」

一條毒蛇纏在頸子上，給人的威脅、恐懼，大約比利劍快刀，加在脖子上，還要大些。

但那青衫人却有着人所難及的鎮靜，毒蛇纏頸，動也未動一下，靜靜的站着。

這不但使得杜天龍暗暗佩服這人的定力，就是苗奇也不禁心生敬服。

只聽他冷冷的說道：「諸位殺我也好，施用毒蜂、毒蛇取我之命也好，但在下只說明一件事，任何加諸我身上的痛苦，都不能使我改變意志，我答應讓妳黃姑娘帶着活的杜天龍同去，那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

苗奇怒道：「老夫能不能去？」

青衫人道：「不能。」

苗奇冷哼一聲，突然發出一聲低嘯。

但見那纏在青衫人頸上的毒蛇，突然開始收縮蛇身。

好像是那毒蛇收縮之力很大，那青衫人臉紅氣喘，不由自主的張開了嘴巴！

青衫人既不告饒，也未準備設法取下頸上的毒蛇，只是靜靜的站着不動。

這眞是極爲罕見的勇敢人物。

黃蜂女皺皺眉頭，道：「苗老怪，別把他勒死了！」

苗奇又發出一種很奇妙的低嘯聲，那纏在青衫人頸上的毒蛇，又自行鬆開了身子。

青衫人長長吁一口氣，道：「黃姑娘，在下只奉告一句話，你如是把我處死於此，你就永遠無法找到那地方！」

黃蜂女一揮手，道：「帶路吧！我們跟着你走。」

也許這青衫人的鎮靜和勇氣，使得苗奇和雷慶等都生出了敬佩之心，無人再堅持同往。

王人傑和雷慶心中別有想法，覺得這長時間的爭執，無論如何也該驚動了凌度月，自然會暗中隨行保護。

兩人同一的想法，相互望了一眼，未再多言。

青衫人冷冷道：「在下帶路。」

苗奇伸手抓起那青衫人頸上的毒蛇，藏入了懷中。

青衫人已帶着那佩劍大漢，當先向外行去。

杜天龍緊隨站起，走在那青衫人的身後，輕輕咳了一聲，說道：「朋友，貴姓啊！」

青衫人頭未回顧，目未轉視，冷冷淡然應道：「咱們不交朋友，用不着通名道姓吧！」

杜天龍道：「不錯，咱們不是朋友，而且還是誓不兩立的敵人，撇開這些不談，你老兄的那份鎮靜和定力，實叫在下敬佩。」

青衫人冷漠一笑，道：「承蒙誇獎，誠蒙誇獎。」

杜天龍道：「可惜呀！咱們相見的場合時間都不對，如是換上一個場合，杜某人定然要交交你這個朋友。」

黃蜂女和杜天龍並排而行，冷笑一聲接道：「等一會，證實了他是騙我的，就算他是鋼鐵鑄的，我也要把他化成鐵汁，洩我所憤。」

青衫人未答腔，只顧舉步而行。

出了客棧，青衫人折向西面大街行去，到了一座黑漆大門的巨宅前面，停了下來。

舉手一推，木門呀然而開。

青衫人有如回到自己家裏一樣，直行入正面的大廳之中。

夜色幽暗，大廳中更是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黃蜂女伸手摸出火摺子，一晃而燃。

屋角處一股勁風襲來，熄去了火光，一個冰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用不着火光。」

黃蜂女冷笑一聲，怒喝道：「你是甚麼人？」

杜天龍也聽出來，那不是青衫人發出的聲音。

那冰冷的聲音道：「不用問我是誰，你有沒有按咱們的約定，交上杜天龍項上的人頭？」

黃蜂女道：「但我帶來的是貨眞價實的杜天龍，你們却帶來了個假的玉鳳。」

那冰冷聲音道：「咱們約好是要人頭，你却帶來了活人，咱們自然不得不防一招了。」

黃蜂女道：「現在，我已帶人到此，舉刀揮劍，就可以砍下他的人頭，你拿出血目玉鳳吧！」

那冰冷的聲音道：「姑娘錯了，咱們並不是殺不了杜天龍，但咱們祇是不願和綠竹堡歐陽世家結仇，才不惜血目玉鳳，邀請妳姑娘出手，而且，另花了十萬銀子，請了蛇怪苗奇，爲妳助手，想不到，妳竟不守諾言把事情辦砸了，咱們如何還能交出血目玉鳳？」

黃蜂女道：「你想悔約？」

冰冷的聲音道：「談不上悔約，因爲，不守約的是妳姑娘。」

黃蜂女道：「那也不能怪我！」

冰冷的聲音道：「不怪你，難道還怪我們不成？」

黃蜂女道：「你們事先沒有把話說明白，活人的價值比一顆人頭更大，人既然是我帶走的，綠竹堡歐陽世家如要追查兇手，也會追到我黃蜂女的頭上，找不到你們這些幕後人物！」

（未完・七）

上文提要：沙成山與丘蘭兒一夜纏綿，沙成山一大早趕往鎮上弄吃喝的，巴總管與石昱二人從另一條路來到，誤會她是「無憂門」或「苗疆百毒門」，便把她押走……方剛逼乃兄說出二件寶，連親情也不顧了，姪女方小雲受刑慘不忍睹……丘蘭兒知道唯有沙成山才能救出他們，因此上前與方寬厚商議，取得方寬厚信任之後，她才將計劃說出……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彎月刀

下井取寶遭施襲　不虞變故險喪命

方寬厚痛得又是一聲大叫。

方剛却嘿嘿冷笑連聲。

油鍋在滾動着方寬厚的腿肉，發出沙沙響聲。

丘蘭兒看得雙手掩住兩眼，便方小雲與方老太也一聲大叫昏了過去。

油鍋中冒出灰慘慘的濃煙，一股子泛焦的怪味道好難聞，巴總管已高聲喝問：「兩隻猛犬怎的不一齊拉下來？」

有個大漢指着上面，道：「去拉了，應該快來了。」

便在這時候，地牢的大門被人掀起來，祇見從上面走下一個瘦削漢子，這人的雙臂各挾着一隻大灰狗。

巴總管一眼便看出來人是誰，他猛的暴喝一聲：「怎麼是你？爲何不在門房守宅子，你……」

瘦削的臉上露出疲憊的無奈，來人道：「那面連個鬼影子也沒有，所以我還是來了。」

不錯，沙成山來了！

那面，丘蘭兒已尖聲道：「沙大哥，我在這兒！」

沙成山乾澀的點點頭，道：「蘭妹，遇上我，就帶給你災難，我抱歉！」

丘蘭兒忙回道：「不，是我一時疏忽，沙大哥，我盼望你快點來，如今你果然來了。」

是的，沙成山本來想二更天便趕來方家莊，因爲他心中早已斷定丘蘭兒必被人擄入方家莊了。

祇是巴總管等一定會在今夜來此凶宅，所以他沒有提前去探方家莊，倒是方捕頭在二道院的那一幕，沙成山暗中看得眞切。

就在方剛等氣衝牛斗的走出凶宅，沙成山也跟着來到了方家莊。

他是從右後方越牆而入，不巧正遇上有人到鐵籠拉狗，沙成山一看便知是兩頭猛犬，個頭比狼還大。

巧的是有兩個抬鍋的却走入地牢，沙成山踞高臨下看得眞切，立刻知道人被關在那兒了。

猛的挫着鋼牙，沙成山幽靈似的到了那大漢身前，兩隻猛犬狂叫不已，沙成山十指連揮帶戳，那大漢尚未叫出口，便脖子上四個血洞，鮮血外溢，沙成山的雙脚便如兩隻巨杵般祇一個旋身便將兩隻猛犬踢死在地。

眞是行家出手，乾淨俐落，沙成山的足尖正踢在狗鼻子上，那可是猛犬的罩門，也是要命的地方。

沙成山的雙足之力何其之大，兩隻猛犬幾乎都是犬齒畢露，鮮血飛濺，半聲也未叫出來便不動了。

此刻，方寬厚重重的喘了一口氣，道：「沙老弟，你終於還是來了，這是上蒼有眼啊！」

方剛雙手叉腰走近沙成山，冷沉的道：「操，眞人不露相，是吧？」

沙成山懨懨的道：「大莊主，你言重了。」

巴總管臉色一緊，道：「你不看大門，來此做甚麼？」

沙成山伸手入懷摸出巴總管給他的一錠銀子，沉聲道：「這是你的銀子，沙某不想再幹了，成吧？」

說着，祇見他拇食二指捏着那錠銀子在變，變得宛似泥巴塑的一樣深凹下去……

光景看得巴總管等齊齊一驚，沙成山把捏扁的銀子拋在地上，重重的道：「沙某不屑於收這種血腥銀子。」

巴總管忿怒的戟指沙成山，道：「好小子，原來是練家子，且容巴某領教。」

方剛怒聲叱道：「退下，我們已經慢怠人家，此時還能再得罪嗎？」

巴總管冷哼一聲，道：「這王八蛋，騙得我們好苦，原來……」

方剛重重的對沙成山一抱拳，道：「鼓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朋友，你是那條道上的，說出來，也許你我一家人。」

臉無表情，沙成山道：「大莊主，你我冰炭不同爐，難穿一條褲子，你不會認識我這無名小卒的。」

方剛立刻又道：「這沒關係，那裡不是交朋友的？方某看你老兄必然少些用度，你等着，我立刻命人封一百兩銀子，算是你我的見面交情，如何？」

沙成山嘿嘿笑道：「大莊主，你眞慷慨。」

方剛忙跨前一步，道：「方剛誠意交你這位朋友。」

沙成山臉色一寒，道：「我却不敢高攀！」

佐大力忿怒的衝過來，吼道：「娘的皮，莊主一再以禮相待，你那裡倒跩起來了，來吧，且容佐大爺掂掂你有多大能耐，夠不夠上枱盤的份量。」

二閻王此時沒有喝阻，他倒退三步站向一邊，顯然是同意佐大力的出手了。

搖搖頭，沙成山道：「三流盜墓之徒，何必自取其辱，還是退一邊去。」

話語似有些軟綿綿的不帶勁，却又充滿了挑逗性。

果然，佐大力那張有點歪斜的大下巴一陣抖動不已，罵道：「你個小狗操的王八蛋，吃老子一刀。」

尖刀在暗紅的虛空裡閃動着寒光，挾着破空的銳勁，又狠又快的往沙成山胸前劈落。

沙成山臉色冷酷，雙目厲芒驟然暴射，左臂忽的吞吐，宛如他的出手早就在事先加以測定般，那麼準確的捉住了佐大力的手腕。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佐大力突然往右前方緩緩往地上矮，口中不由自主的發出「啊……唷……」

「噹郎」一聲尖刀落地，沙成山重重的道：「你是用這隻手要殺我？那麼，我就廢了你這隻喜歡殺人的手吧！」

他話聲甫落，佐大力的右腕發出一陣磨碎沙之聲，那麼粗的腕骨竟被沙成山捏碎！

佐大力就在沙成山推送下倒撞在一丈之外，抖着右腕直冒冷汗……

這祇是轉眼之間的事情，鐵栅內，丘蘭兒已歡聲道：「沙大哥，幹得好！」

方剛已大聲叱道：「朋友，欺人欺到我家裡來了，你殺死我兩隻愛犬，我可以不計較，今又膽敢傷了我的武師。這可是你自尋死路，任憑你是天王老子地王爺，我的兒，你都已註定了『死』字當頭！」

沙成山嘆息一聲，道：「方剛，你眞是個見利忘義的小人，六親不認的畜牲，你把自己的親哥哥折騰成這般光景，還敢在我面前耀武揚威，眞是可惡復又可笑。」

方剛大聲吼道：「可惡的是你，你不該橫插一手闖進來，可笑的也是你，你以爲用那麼一招金剛指就想嚇倒我方剛？狗屁！」

一側，巴總管吼道：「莊主，不用和他多囉嗦，下手先除掉這狗娘養的才是正經！」

石昱見佐大力負傷歪在地上，不由得火冒三丈的走近佐大力，道：「老佐，還能再幹嗎？我們合力把這王八蛋扣倒！」

猛的一咬牙，佐大力挺直身子，罵道：「你娘的，老子的左手一樣可以殺人！」反手後腰，他又拔出一把尖刀來！

方剛暴退一步，沉聲道：「你們三個把他圍起來，覷準了出手，一擊而必中，我方剛就不信他能翻出老子手掌心！」

懨懨的，沙成山雙臂垂在下面，他冷冷的道：「不要以爲人多勢衆就能佔到便宜，有時候人多反倒吃大虧，方剛，你的執迷不悟，馬上就要招致慘痛的代價，我眞爲你的貪念而可憐你！」

突然，被吊在木架上面的方寬厚厲聲道：「沙老弟台，我方寬厚爲你替我們方家清理門戶而衷心感激，你如能殺了這畜牲，要多少銀子你開個價……」

猛的一掌打過去，方剛厲叫道：「老東西，你爲自己的老命祈禱吧！」

望着方剛獰獰與蠻橫面孔，沙成山道：「我倒希望你始終如一的如此橫行下去，那，我便有足夠的理由搏殺你了！」

石昱便在這時平揮手上砍刀，「呼」的一聲疾斬過去！

另一面，佐大力一聲怪吼，道：「我扣死你這王八蛋！」尖刀在他的左手上前後激閃，人尚未到，他已揮出十七刀！

巴總管的砍刀狠又辣，他由正面直撲，寒光泛赤，銳風刮面，成束的光焰激盪着，摟頭蓋面的罩上沙成山！

沙成山的身形突然廻旋扭曲，他廻旋於一定的空間裡，扭曲在有限的高度中！

但見他突然伸出右臂，一輪彎月便驟然在這時候十分有靈性的穿梭在空中！

誰也無法知道他的「銀鍊彎月」閃擊多少，因爲流星似地彎月穿織得太快了，快得令人難以看清刀影！

於是，那密集如一堆燃燒的火炮也似的金鐵撞擊，便如是急驟的塡進人們的耳朶裡！

響聲仍在，空中已見鮮血狂標，三條往空斜閃的人影，便在一陣狂號怪叫中往三個方向倒去。

巴總管的砍刀落地，他雙手猛力的捧着脖子，翻滾在地上，鮮血便從他的指縫中往外奔濺着，剎時身前一堆赤漓漓的殷紅色！

石昱仍然握着砍刀，他在身形穩住以後，伸手摸了一把自己的後頸，鮮血正自外流，他却咧着大嘴猛的深深呼吸一下，罵道：「操你娘！你的刀……」

佐大力不動了！

一個頭快要掉下來的人，他又如何會再動一下呢？鮮血把他的半個頭浸沒了，他那滿面鬍楂子上盡是血，倒把黑粗的鬍子染成了赤紅！

「銀鍊彎月」垂在下面，沙成山冷如山嶽般，道：「來吧，方剛，你還在等甚麼？」

張大着嘴巴，方剛驚怒交加的道：「你……你的刀……難道你是江湖傳言的『二閻王』沙……沙……」

冷酷得宛如一塊冰，沙成山道：「我叫沙成山！」

方剛退了一步，道：「大鏢客沙成山就是你？」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我不是甚麼大鏢客，只是爲人辦辦事跑跑腿，混口飯吃，譬如替你方大莊主去那座凶宅子裡看看大門……」

方剛指着倒在地上瞪着大眼的巴總管，叱道：「你給我辦的好事情，糊里糊塗的弄個殺手替我看宅子，東西還好沒有曝光，否則豈不落入姓沙之手？」

巴總管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他忿怒的直望向沙成山！

「二閻王」沙成山臉色一緊，「方剛，別再打主意到那兩件東西上去吧，眼前你還是保命要緊！」

方剛突然暴喝如雷，激動的叫：「沙成山，你是甚麼東西？你又把我方剛看成甚麼樣子的窩囊廢？你以爲『銀鍊彎月』就多嚇住我？若殺人，方剛絕不會落在你後頭！」

沙成山雙肩一聳，道：「你還等甚麼？」

方剛挽起長袍前襬掖在腰帶上，隨手抽出一對金光燦燦的尖刀，「錚」聲脆響，華光四射，一對金刀發出瑩瑩寒光！

沙成山的「銀鍊彎月」仍然垂於右臂下！

他冷沉的道：「這場搏鬥，在我而言，只是平常得很，在你就不同了，因爲這是你的生死之鬥，方剛，你可要盡力使爲了！」

方剛大怒，吼道：「老子受夠你了……」

古井不波，沙成山道：「生死一搏，除了戒愼恐懼，更應該避免氣躁心浮，方剛，你心中在害怕了，是吧？」

突然，方寬厚大聲道：「小心他的毒鏢傷人！」

猛回頭，方剛大罵道：「老狗，你給我閉嘴！」

沙成山臉無表情的道：「來吧，我說過，你應該盡展所學，否則……」

猛古丁人影閃動，巴總管就地摸了一把短刀，虎吼道：「我們一起上路吧，兒！」

沙成山絕對想不到巴總管能挺起腰桿揮刀殺過來，他此刻正等着方剛出手，巴總管叫聲未已，人已撲殺過來！

鮮血染得巴總管上衣盡濕，尖刀却仍然發出撕裂空氣的「咻」聲……

就在巴總管的短刀快要沾上沙成山的左脅，沙成山冷叱一聲，左掌已拂上巴總管握刀之手，尖刀在沙成山身前貼着他的衣衫滑過去！

便在這時，沙成山的左膝猛的頂出，便聽得「吭吒」一聲，巴總管的身子彈飛起兩丈高，撞上地牢的頂處！

巴長東太不走運了，他竟然在空中翻了個身，一頭便栽入那隻滾燙的油鍋中！

「啪」的一陣響聲，油鍋便隨之被巴總管顫抖的身子撞翻來，一鍋的熱血洒滿一地上！

巴總管只是抖動了一下，已是滿頭赤紅似血的死在熱油上面！

方剛閃身在地牢一角，他忿怒的叫道：「沙成山，方剛要與你決一死戰！」

沙成山淡淡的道：「我不會拒絕你的挑戰！」

指向上面，道：「出去，我們上面放手一搏！」

搖搖頭，沙成山指着地上熱油，道：「能在一地熱油上面斷殺，其味道必然特殊，沙某不願放過這種經驗！」

驟然忿怒的狂吼，石昱猛的揮刀殺過去，這一次，沙成山看得清楚，他只是雙肩稍晃，斜劈過來的鋼刀便向他的右側掠過！

只見他右足猛的踢出，「叭」的一聲響，石昱被踢得溜地翻滾，不巧的是，地上熱油甚滑，直把石昱滑向鐵柵一邊，「咚」的一聲被鐵棚擋住！

眞是寃家路窄，石昱竟然滾到「玫瑰毒刺」丘蘭兒的面前，這對丘蘭兒而言，自是絕佳機會！

猛然矮下身子，丘蘭兒隔着鐵柵暴伸手，食中二指快不可言的插入石昱的雙目之中！

好一聲淒厲大叫，石昱在叫聲裡猛然劈出一刀，「噹」的一聲大震，砍刀劈中鐵柵，發出一溜火花來！

丘蘭兒的手指尙在石昱的眼眶裡一陣扭動，方才拔出血淋淋的手指頭，她冷冷的道：「這便是你這小子吃姑奶奶豆腐的下場！」

方剛一聲厲喝，騰身而上。

看來他是揮着兩把刀，然而他的人尙未撲上沙成山，兩點寒星宛如飛瀑般直奔沙成山面門！

誰也看不清他是怎麼打出這兩隻鏢，只有沙成山一人，因爲沙成山就是站在方剛正面，他看得十分清楚，兩隻鋼鏢來自方剛的雙足靴子裡面，當方剛彈身而起的刹那間，看似踏空，實則交替甩出靴內鋼鏢！

沙成山發現方剛的武功確在巴總管幾人之上，只見方剛的身形掠空立刻急速滾動，他挾着縱橫四溢金光刃芒，兜頭罩向敵人！

沙成山一招鐵板橋閃過兩把飛鏢，方剛已到了頭頂，猛古丁一個挺立，雙脚未離地，身子已順勢滑出兩丈遠！

沒有停下來，沙成山旋身挺身身子，仍然雙脚不離地面，「颯」的一下子便到方剛身邊！

方剛在半空滾動中，突然發覺敵人不見，就在他一驚之下猛然扭轉身形，忙不迭雙手金刀狂殺四十二刀！

然而，「銀鍊彎月」便在這時候眩目奪神的流轉穿刺不已，金鐵交擊聲一如花炮爆炸，金光冷焰頓然消失破滅！

方剛沉悶的一聲低嗥，踉蹌的搶出三步，幾乎摔跌在地，却强自伸手按住一張欖子不即倒下！

交錯的血槽在方剛的兩邊脖子上出現，鮮血在流！

那兩個抬火盆的壯漢，猛然往地牢門衝去，然而兩把砍刀流星般的分別穿入二人的後心，順着石梯又滾出來！

沙成山伸手扭斷兩間地牢的鐵鎖，他把丘蘭兒先放出來，再由丘蘭兒放下方小雲與剛剛醒轉中的方老太！

方寬厚無法站地，他在沙成山的扶持下到了方剛面前！

咬着牙，方剛先開口：「哥，人算不如天算，結果你變成了贏家，我沒話好說，你動手吧！」

望着方剛脖子上的鮮血，方寬厚嘆口氣，道：「方剛，你可記得小時候我背着你上山摘菓子，下河摸小魚的情景，兄弟本是同根生哪！」

方剛猛然大怒，吼道：「這時候你同我講這種閒扯淡的話，鳥用！」

方寬厚緩緩伸出手撫摸着方剛脖子上的鮮血，不由得老淚縱橫，道：「方剛，你被權與利蒙蔽住心志，一心要想稱霸武林！但你却忽略了一件大事，因爲你缺少的條件太多了，便眞的練成百竅神功，徒然增添武林血腥！」

方剛仍然未倒下，他的雙目漸趨暗淡，臉色由紅轉白，變得宛似塗上一層寒霜，猛古丁伸手抓住方寬厚的手，淒厲的沉聲道：「你只……會說我……爲甚麼不……不說你……自己？」

方寬厚怔了一下，道：「方剛，我的兄弟，你折磨得我們三人已不成人樣，可是大哥不恨你，難道……」

方剛咬牙沉聲道：「那麼……你爲甚麼……暗中……把那……兩件……寶物據……爲己……有？難道……你不想……有一日……獨霸天下……你……是這……場災禍之……首啊……」

方寬厚楞然不知所措！

方剛却突然一聲大笑！

然而，笑聲仍在，他那粗壯高大的身子猛的倒向地上，激起地上熱油往四下飛濺！

方寬厚一聲錐心大叫：「兄弟！」

叫聲裡，方寬厚雙手摟抱住方剛那血淋淋的脖子，把一張老臉貼上去，老淚已汨汨落個不停……

方老太同方小雲相互扶持着走過來，二人既悲且忿的搖着頭嘆息不已！

此刻，外面繁星滿天，夜色茫茫裡，正有幾條人影迂迂的往凶宅

那面走去！

「二閻王」沙成山走在前面，「玫瑰毒刺」丘蘭兒緊緊的跟在他身後，另外三人却拄着枴杖艱難的跟着走！

是的，方寬厚夫婦與女兒方小雲，三人强忍着一身傷痛回來了。

一行到了自宅前面，方寬厚仰望上天，嘆道：「唉！以爲這次死定了，沒想到老天垂憐，讓我一家死裡逃生！」

說着便在十二層青石台階下面跪下來，誠誠懇懇的叩了三個響頭！

方小雲忙吃力的扶起老父，這才與沙成山、丘蘭兒一齊進入宅子裡面！

方寬厚招待沙成山在前面正廳上坐下來，外面已是五更天了！

方寬厚並不稍停，他對沙成山道：「沙老弟，我立刻帶領你去取那兩件東西！」

沙成山點點頭，對丘蘭兒道：「蘭妹且在此照顧方夫人，我取了東西就來！」

丘蘭兒笑笑，道：「沙大哥，你去吧，拿了東西我們立刻上路！」

方寬厚剛走兩步，他又回頭拉住沙成山，道：「這兩件東西煩你送上『武林老爺』秦百年，唉，如今我才明白，該誰的誰拿，一點也不能强求！」

沙成山一笑，道：「我一定把東西送到『虎躍山莊』就是！」

方寬厚一聲苦笑，道：「記得你曾提及，自已阮囊羞澀才來到方家集，也好，此事我出你一千兩銀子，沙兄弟以爲如何？」

「二閻王」沙成山回頭看了丘蘭兒一眼，嘴角一牽，道：「一千兩？」

方寬厚的手按在沙成山的肩頭，道：「你的意思是……」

沙成山重重的搖搖頭，嘴巴緊閉……

方寬厚怔了一下，道：「沙兄弟可是嫌少了？」

「二閻王」沙成山哈哈笑道：「不錯，按照我的規矩，『武林老爺』秦百年的這兩件東西，少說也要萬兩銀子，不過，那是在正常情況之下的價碼，今方捕頭遭不幸，不但死了許多家人，更因此弄得兄弟鬩牆！而你方捕頭在大徹大悟之下，決心把東西物歸原主，就憑這些，沙成山決心只收你一兩銀子……」

方寬厚猛古丁一楞，道：「沙兄弟，你自定規矩，每年爲人辦事三次，如今相距明年尙有三月，難道你不爲這段日子……」

一笑，沙成山道：「那是我的事，就不用捕頭操心事了！」

一邊，丘蘭兒笑道：「藝多不壓身，錢多傷腦筋，沙大哥，此事一過，我們小船上生活，便神仙也比不過！」

她說話自然，出於眞誠，沒人覺得她說得露骨，便沙成山聽了也微微笑……

方寬厚又要開口，沙成山已伸手往廳外，道：「就這麼決定了，我們走吧！」

方寬厚立刻又搖搖頭，道：「沙老弟，你是俠義心腸，方寬厚打心眼裡佩服，不過此地相距虎躍山莊數百里，押鏢銀子一兩之外，我決定再奉送程儀三百兩，萬望不要推辭，否則我方寬厚此生難以安心！」

方小雲瘸着腿走近沙成山，她期求的雙眸閃着欣敬的光芒，緩聲的道：「沙英雄，你使我方小雲心底敬服，程儀三百兩，也算是我們一家三口的一點心意，你就答應收下來吧！」

「二閻王」沙成山緩緩點着頭，道：「不收，反倒有些做作，也有些不近情理，方捕頭，沙成山便破例收你這三百紋銀吧！」

方寬厚立刻指着後院，道：「走，我帶沙老弟取東西去！」

二人繞過巨屏來到二院，只見院子裡橫七豎八的擺着巨大石條！

方寬厚知道那是巴總管幾人幹的，便不由得一聲冷笑，對沙成山道：「你看，這幾個畜牲幹下好事！」

沙成山笑道：「東西怎會壓在這石條下面？沙某只看上一眼便知道不可能的事情！」

方寬厚又是一聲冷笑，道：「他們早已迷失心志，對於我整他們寃枉，自己不會立刻發現……」

他一頓，又道：「其實我的目的便是要你知道，希望你適時出手相助，當時……唉……」

沙成山笑笑，道：「當日一早我便發覺了，因爲丘姑娘落在他們手中，而我又不知丘姑娘被囚在甚麼地方。爲了不在方剛的大莊院裡亂闖，我狠下心來不搭腔。直到他們把你又帶回方剛的莊子裡，我便很容易的找到了地牢，也及時的救出你們，只是……只是你的姑娘……」

一聲嘆，方寬厚道：「方剛小時候就很野性，我一再的呵護着他，沒得反倒被他害得我好慘！」

二人繞過第二座大廳！

方寬厚望望天空，道：「這時候應該不會再有江湖人物出現，正是取那兩件寶物的時候了！」

沙成山環視着後院，道：「你把東西放置在後院裡？」

點着頭，方寬厚道：「不錯，我是把東西藏在這後院子裡了！」

從廻廊繞過一邊廂房，沙成山

指着廂房內，道：「你看，你兒弟方剛眞的掘地三尺，一心要找到你藏的兩件寶物了！」

嘿嘿冷笑着推開廂房的門，方寬厚咬着牙，道：「便把整個宅子拆掉，他們也休想找到那兩件寶物！」

「二閻王」沙成山道：「難道那東西不是藏在屋子裡？」

方寬厚突然指着那口原來拋擲九具屍體的水井，道：「寶物就在水井裡面！」

他此言一出，便沙成山也是一怔，道：「你把東西投入水井中了？」

一笑，方寬厚道：「不是投入，是藏入井中！」

沙成山走近水井看下去，一泓井水不波，九具屍體不見，就是看不出兩件東西藏於井中甚麼地方！

方寬厚一笑，道：「沙老弟，方某幹了二十七年捕頭，江湖上甚麼樣的花招絕藝沒見過？如果藏的東西一眼便被人看出來，我這些年的捕頭也算白幹了！」

「二閻王」沙成山回頭道：「方捕頭，且讓沙某開開眼界，如何？」

一聲嘆息，方寬厚道：「可惜我雙腿被割得難以行動，下井中取物便更難了！」

沙成山指着自己，道：「你說出藏寶之地，由沙某代爲下去！」

方寬厚遂指向井中，對沙成山道：「你來看，相距水面兩尺高處，四週長滿了青苔，正南方的青苔是不是最多？最厚？」

沙成山看了一陣子，道：「不錯，那地方的青苔也最多，最厚！」

笑笑，方寬厚道：「有誰會到那地方找寶？」

楞然一聲低叫，沙成山道：「眞高招，便是有人下井，也絕對想不到那地方會藏着武林人物個個欲得之而後快的兩件寶物！」

方寬厚的嘴角一牽，灰白的鬍子抖了一下，道：「下去吧，沙老弟，只要挖開那處厚厚的青苔，你便找到那兩件東西了，唉，惹禍的兩件東西！」

沙成山掖起衣襬，他雙掌再一次撐住井口兩邊——他原來就在那晚下井去過一次！

從上面，兩丈餘深的水井，沙成山撐着雙臂，晃動着雙肩，緩緩的到了水面三尺地上方！

他雙脚左右分岔在井壁上，右手撥開正南方的厚青苔，果見是有人故意把青苔貼上去的！

青苔已落入水中，那裡便露出石磚來！

沙成山伸手用力取出石磚，立刻便發現兩層石磚裏面用羊皮包着一件東西，十分端正的放在裏面！

沙成山心中暗想：「武林老爺」秦百年的兩件寶物怎麼會變得如此大？自己上回替他送往陽城的東西祇是一顆蠟丸，被易容大師「千面老人」扁奇巧妙的裝在頭髮裏，如今怎會變成這麼一件東西？難道……

沙成山並未多想，因爲上面的方寬厚已經在問：「沙老弟，找到沒有？」

沙成山仰起臉來，道：「不錯，找到了。」

方寬厚急又問：「東西沒有損壞吧？」

沙成山回應道：「一切完好如初，羊皮包得十分嚴密。」

沙成山正要把東西放入懷，方捕頭已叫道：「拋上來我先瞧瞧，可不會被人掉包吧？」

沙成山本能的把羊皮包拋到井口上面，方寬厚一把撈在手中，他看也未看一眼的等着沙成山躍上井口。

沙成山又順着井邊往上面升——他面露微笑，雙臂箕張，眼看就要跨上井來了。

猛古丁，就在這時候，方寬厚圈臂出掌，吐氣開聲，「嘿」的便一掌拍中在沙成山那毫不設防，也無從防備的胸口之上。

雙方距離不過一尺，方寬厚擺出的姿勢又似是去扶沙成山的樣子，這一掌打得可眞實在。

沙成山「啊」的吐出一口鮮血，平着身子飛出三丈外，「咚」的一聲便落在地上。

沙成山雙目泛烏，滿臉灰敗，他挺了一下上身，無力的望了方寬厚一眼，道：「你……你……」

方寬厚仰天一聲大笑，笑聲響徹雲霄……

沙成山「你」了幾次未能接下去，便昏死在地上了。

是的，方寬厚雖然雙腿傷得不輕，但他的掌上功夫還是十分了得。

他又是少林俗家弟子，出手便是金剛掌打去，沙成山本事再大，也難以承受這偷襲的一掌。

大廳上，丘蘭兒聞得方寬厚那種恣意的狂笑，立刻躍向後院裏，正看到沙成山跌在地上，不由得一聲尖叫：「沙大哥……」

丘蘭兒撲向沙成山，祇見沙成山已雙目緊閉，口中溢血，氣息似斷未斷的昏死在地上了。

她猛的抹去臉上淚水，直起身子，咬牙逼近方寬厚，怒道：「老王八蛋，原來你比你那可惡的兄弟還狠十分，你……你竟然恩將仇報，害死我沙大哥……」

從丘蘭兒口中聞知沙成山已死，方寬厚又是得意的一笑，道

：「你們怎不爲我方寬厚想一想？我千辛萬苦弄來的兩件寶物，又如何會輕易的再送給別人？」

丘蘭兒尖聲大吼，道：「還與不還是你的事，爲何要害死我沙大哥？你……」

方寬厚嘿嘿冷笑連聲，道：「稀世之寶，怎可讓外人知道？便妳也休想活着離去。」

丘蘭兒咬咬銀牙的道：「你以爲我會輕易離開？」

她雙目噴火的又道：「我要殺了你，殺了你老婆女兒之後再離開，老狗，你準備接受宰殺吧！」

方寬厚嘿嘿一聲冷笑，道：「憑妳？別以爲老夫腿傷，侍候妳這枝『玫瑰毒刺』，我還綽綽有餘。」

丘蘭兒一怔，道：「原來你早就認識本姑娘了？」

點點頭，方寬厚道：「不錯，衙門裏尚有妳的畫影圖形，一看到妳我便知道妳是誰了。」

丘蘭兒怒道：「怎麼會沒叫你自己的兄弟殺了你。」

方寬厚冷冷道：「就是他沒有殺了我，所以他先死了。」

丘蘭兒大叫，道：「可也是我沙大哥替你出了手。」

方寬厚臉色寒寒的道：「就算沙成山不出手，老夫也不擔心會死在自己兄弟手上。」

丘蘭兒忿怒的道：「你一家三口被拴在地牢裏，我不信你們還有生機。」

不料方寬厚嘿嘿一陣笑，道：「說出來也好叫妳這沒見識的丫頭聽聽，我的兩位師弟就要來了。

「我預定他們會找到我的，就如同沙成山找到地牢是一樣的。」

一楞，丘蘭兒道：「原來你已約了你的兩個師弟，他們是誰？」

方寬厚坦然的道：「皆是與我一般，少林俗家弟子。」

他嘿嘿笑了一聲，又道：「普天之下，誰都知道少林有七十二種絕世武學，如今由於我奪得這套『百竅神功秘笈』，從此少林又多了一項武功，變成七十三種了，哈……」

丘蘭兒突然騰空而起，鋒利的尖刀已拔在手中，她狂叱一聲道：「你休想！」

暴喝尖叱裏空中流燦眩目，冷芒激射成束，三十一刀合爲一招，劈頭蓋面的往方寬厚頭上罩去。

方寬厚果然薑是老的辣，但聞他嘿然一聲低哼，左臂一圈，右臂連揮不絕，一股罡風挾着濤濤巨猛氣漩，連擋帶拍，刹時便把一片冷刃拒阻在身前三尺之地。

丘蘭兒猛然發覺自己有窒息之感，方寬厚突然一聲大喝，道：「丫頭，納命來吧！」

就在這時候，後廳廊上一聲尖叫，道：「爹，不可以！」

祇見方小雲已歪跌着身子衝過來。

丘蘭兒便在方寬厚的一頓之間躍身後退三丈外。

方小雲已撲到方寬厚的身邊，叫道：「爹，叫她走吧，你已把姓沙的打死，就放走這位丘姑娘吧！」

咬着牙，方寬厚道：「放她走？小雲，可知放虎歸山，後患無窮，何況江湖上已有不少人正覬覦爹的兩件寶物？」

方小雲急切的道：「就算你殺了丘姑娘，我們還是要遠走高飛躲藏起來，何必落個不義小人之名？算了，放她走吧！」

方小雲不等她爹再說，立刻對丘蘭兒道：「妳快走吧，以後千萬別再叫我們遇上。」

丘蘭兒氣得臉色泛青，她跺跺脚厲聲道：「姓方的，我會找你的，一定找你的，眞可惡，世上怎會有你這種沒有良心的人……」

方寬厚冷聲一笑，道：「那麼，今日妳就遇上一位了。」

方小雲急又叫道：「別再囉嗦了，妳還不快走？」

丘蘭兒走近沙成山，低身雙手托起沙成山的身子背在肩上，淒淒慘慘的道：「沙大哥，你眞不值得呀！到頭來你如此的死在這個不仁不義小人之手……」

方寬厚拾起楞杖正要再追過去，丘蘭兒猛的拔空而起落在牆頭上，她回頭厲聲道：「方寬厚，你等着我丘蘭兒取你的狗命吧！」

方寬厚哈哈大笑，道：「等妳再找來，老夫的神功已成，正好拿妳開刀，哈……」

「玫瑰毒刺」丘蘭兒肩上扛着沙成山，所幸沙成山瘦骨嶙峋的不重，一下子便走出七八里遠！

她把沙成山放在一條山溪邊，忙着拿出絲絹沾着溪水替沙成山拭去口中溢出的鮮血……

猛然間，沙成山低如蚊蠅的「啊」了一聲，丘蘭兒大喜，立刻自懷中摸出一把內服傷藥給沙成山灌下去。

丘蘭兒直不楞的瞪着雙眼看，她似是在等待奇蹟的出現，因爲沙成山那一聲「啊」給了她無比的安慰——沙成山有救了。

是的，沙成山是沒有死。

他本來是死定了的，因爲方寬厚的一掌有隔山擊牛之力，但沙成山的反應奇佳，他是一流的殺手。

就在方寬厚圈臂「嘿」聲裏，他雖然無法閃躲，本能的便立刻把胸腹運功僵硬起來，這才未被方寬厚一掌把心肺震碎，但他還是被打得昏死過去。

現在，沙成山經過丘蘭兒用水

擦拭，他醒過來了，迷迷糊糊裏，沙成山道：「妳……是……蘭妹嗎？」

丘蘭兒忙湊近沙成山耳邊，低聲道：「沙大哥，你別多開口，你被姓方的老賊傷得不輕，要靜養……」

緩緩的伸手抓緊丘蘭兒一手，沙成山道：「妳沒有殺了姓方的吧？」

丘蘭兒立刻搖搖頭，道：「我打他不過，祇得背你離開了。」

點點頭，沙成山喘着氣又十分安慰的道：「那……那就好……」

丘蘭兒聞言一怔，不知沙成山是甚麼意思？

沙成山聞得丘蘭兒的話，臉上展現一片冷酷，接着，他又咬咬牙，喘息的道：「蘭妹，我……我……要……親手搏……殺姓方……的，因……爲這樣的……人，實在太可怕了……」

「玫瑰毒刺」丘蘭兒同意的點着頭，道：「是可怕，這老人若是不死，他日必成江湖大患！」

沙成山喘了幾口氣，覺得胸口十分難受，便又對丘蘭兒喘道：「這……是甚麼地……方？」

丘蘭兒站起身來四下裏看了一遍，道：「我不清楚，不過……方家集在我們的東面。」

提起方家集，沙成山立刻又道：「方家集……距離……沙河……兩百里，我們……」

丘蘭兒安慰的道：「沙大哥盡放寬心，就算妹子背也要背你到沙河。」

沙成山一聲苦兮兮的笑，道：「蘭妹，我……感激，但……妳何不……再折回……折回方寬厚的宅子……前面，把我……的馬……騎來？」

「玫瑰毒刺」丘蘭兒一想，點點頭道：「對，我順便再買些用品帶回來，還有你的傷藥……」

附近一片荒林，「玫瑰毒刺」丘蘭兒又把沙成山背到林子裏安置好，這才展開身法往方家集方向奔去。

是的，方寬厚眞的以爲自己一掌震死「二閻王」沙成山，便他的女兒方小雲也是如此以爲……

沙成山死了，方剛也死了。

當然，方寬厚本人也死了，江湖上的傳言，他一家遭到了滅門。就在丘蘭兒背起沙成山躍出方寬厚的那所大宅院不久，方小雲扶着方寬厚走入二道大廳一邊。

方老太沉聲道：「寬厚，我實在不願見你剛才所爲，那……」

方寬厚冷嘿一聲，道：「我的行爲，江湖之上到處都有，人的一生如想飛黃騰達，躋身頂尖，就必須時刻要掌握契機，把握住那曙光一現的良機……」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原本沒有搏擊姓沙的念頭，更沒有想要再奪取這兩件寶物，因爲憑我的武功，絕非姓沙的對手，更何況各門各派正往此地集中，我有自知之明，自己絕對無法與任何一派相抗衡……」

方老太沉聲道：「可是你還是殺了姓沙的，更掠來這兩件東西……」

方寬厚又是一聲冷笑，道：「沙成山該死，他爲我製造那種再好也沒有的機會，如是錯過，眞太可惜，殺了他，我們遠走高飛，這裏放上一把大火，往後也就斷了各門派再來方家集尋寶的念頭。

「嘿……就等我把功夫練成功了……哈……」

方小雲忙接道：「爹，我們放走丘姑娘，這事你可曾想過？」

方寬厚重重的哼道：「都是妳，如果當時妳不橫身攔阻，姓丘的女子必會第二次撲擊，爹自信必能將她一掌擊斃。」

方小雲搖搖頭，道：「想起丘姑娘在地牢呵護我們，女兒就心中有愧……」

方寬厚沉聲道：「壯士有斷腕決心，我們武林中人，該到狠心的時候便絕對不能仁慈，往後妳跟着爹一起練功，我會時時開導妳。」

方老太憂愁的道：「我們今往何處去？這裏眞的住不下去了。」

方寬厚一笑，道：「這兒當然也就住不下去了，等到天黑之後，我一把大火燒光宅子，然後領你們到一個誰也找不到我們的地方。

「哼！那地方本來祇有方剛知道，如今他死了，普天之下便祇有我一個人知道了，哈……」

方小雲抬頭看看天色，道：「爹，我們到甚麼地方弄些吃喝，家裏怕是甚麼也沒有了，便水也難以找到。」

方寬厚想了一下，道：「你把臉用紗遮起來，去方家集買些回來，如果是方便，也買些傷藥，今夜我們便要離開這裏。」

方小雲走入內室，她找了一塊黑紗幪在臉上，便立刻拿了個袋子往鎮上走去。

就在方家集，方小雲買的可眞齊全，一應吃喝外，更買了許多刀傷藥，沒有人看出她就是方捕頭的女兒。

反倒是方小雲發現方家莊不少人，他們正在趕辦喪事，傳言——一夜之間死了七個人，莊主是其中之一。

於是，不少人猜測，這是江湖仇殺。

方小雲繞道轉回凶宅後面，斜刺裏她全身一震，從高牆轉角處，

她發現一個人正在大門一邊的瓦棚中牽馬。

方小雲並不知道那就是「二閻王」沙成山的馬，然而拉馬的人她不陌生，因爲那人正是丘蘭兒。

方小雲心中暗忖，沙成山死了，丘蘭兒這是轉回頭來騎回沙成山的馬了。

不錯，是丘蘭兒來到凶宅，她並沒發現方小雲，騎上馬便往鎮上走去……

方小雲匆匆回到後廳裏，她把看到丘蘭兒的事說出來。

不料，方寬厚驚楞的道：「糟了，姓丘的丫頭騎的是沙成山的馬，那匹馬我認識，這麼看來，姓沙的可能沒有死。」

方老太急切的道：「姓沙的武功了得，他如果沒有死，我們就活不長了，老伴呀，這可如何是好？」

方寬厚鼻孔哼了一聲，道：「我們躲起來，姓沙的又能怎樣，且等我把武功練成，他不找我算他運氣。」

方老太忙又問：「躲到甚麼地方？」

不料方寬厚戟指槐樹坡，道：「就在這槐樹坡。」

方寬厚此言一出，便方老太也驚奇的搖着頭，道：「老伴，要遠走高飛，怎麼又是這槐樹坡？」

哈哈一聲笑，方寬厚道：「一把火燒光大宅子，別人一定不再追尋，然而，他們絕對想不到我方寬厚一家三口尚在這槐樹坡，哈……」

方小雲把吃的送過去，憂慼的問：「爹，我們仍在這槐樹坡，一旦被人發現就慘了！」

「發現？」方寬厚一聲冷笑，道：「孩子，妳放一百二十個心，沒有人會發現我們的。」

方老太撕吃着大餅，邊問道：「你說說看，槐樹坡甚麼地方能把我們三個人藏起來呢？」

方寬厚得意的笑道：「你們可知道山後有個七丈瀑吧？」

方小雲立刻點點頭，道：「知道，槐樹坡有條山泉，長年泉水不斷，那條飛瀑下面是個深潭……」

方寬厚點點頭，道：「不錯，飛瀑下面是有個深水潭，我同方剛小時候就經常去那兒抓小魚。」

他一頓又道：「就在飛瀑中間有一個三丈方圓的山洞，因爲那地方石滑懸空，根本就沒有人到過山洞中，祇有我同方剛……」

方小雲接着問道：「爹是怎麼進去的？」

方寬厚撫摸着傷處，道：「已經二十多年了，我與方剛已練就一身武功，這才一齊進入山洞中探查，那裏面還眞夠大，天然的洞加上人工的開鑿，裏面乾淨極了。」

方老太沉重的道：「今夜我們進山洞，一定要多帶應用之物，這一進去，就不知甚麼時候才見天日了？」

她語音包涵凄蒼！

方小雲叫了一聲：「娘！」

方寬厚哈哈笑道：「放心吧，老伴，等我把『百竅神功』練就，我們立刻出洞，日子不會長的。」

不錯，日子是不會長，方寬厚又怎麼想得到他所……

* * *

騎着黃驃馬，「玫瑰毒刺」丘蘭兒緩緩來到方家集，就在平安客棧門口下馬，有個年輕伙計直瞪眼。

丘蘭兒冷叱一聲，道：「你看甚麼？」

伙計指着黃驃馬，道：「這匹馬……」

丘蘭兒雙目厲芒一閃，道：「這馬怎樣？」

伙計期期艾艾的道：「這馬好像……好像是一位客官騎的馬……」

丘蘭兒對伙計的眼力暗中佩服。

她嘴巴一緊，道：「天底下不祇一匹這種馬，伙計，快給我包些吃的喝的，我立刻要上路了。」

伙計忙點點頭，道：「姑娘，妳稍等，我馬上給妳送來。」

那伙計眞夠快，沒多久便雙手捧了一大包吃喝走出來，丘蘭兒把袋子拴在馬鞍上，剛要騎馬而去，從店裏，猛古丁衝出個女子。

祇見這女子望了丘蘭兒一眼，緊接着又仔細的望向那匹馬，她重重的「咦」了一聲。

丘蘭兒瞪了女子一眼，便立刻拍馬疾馳而去。

忽聞得姑娘對身邊的伙計道：「進去對我房中幾位同伴說一聲，我去去就回來。」

她話聲出口，人已在五丈開外了。

騎在馬上的丘蘭兒，絕對想不到身後面會有人追來，她拍馬直往荒坡馳去，八里路不算遠，她很快的便衝入林子裏面。

「沙大哥，我回來了！」

一堆枯樹枝葉後面，沙成山伸頭引頸的道：「蘭妹，我在這兒。」

黃驃馬拴在樹幹上，丘蘭兒解開鞍上的吃喝走過來，她併肩坐在沙成山的身邊，打開袋子。

沙成山道：「蘭妹，眞辛苦妳了！」

丘蘭兒一笑，道：「沙大哥，快吃吧，我還替你買了內服傷藥，吃完了藥我們就往沙河走。」

沙成山沒有動，他祇是張着嘴巴，一口一口的咬吃着，丘蘭兒小心翼翼的往他口中塞，光景可眞夠

體貼入微得令人羨慕，否則，又怎會令那追來的女子尖聲怪叫：「好不要臉的一對狗男女。」

聲音來自斜坡石堆邊，沙成山一驚，因爲他聽出來人的聲音——那該不是「毒蜘蛛」柳仙兒吧！

不錯，來的正是「苗疆百毒門」的「毒蜘蛛」柳仙兒。

柳仙兒對於沙成山的黃驃馬十分熟悉，她曾與沙成山共騎在山陰道上，那種光景雖是假鳳虛凰，却也値得柳仙兒迴腸蕩氣的。

就在平安客棧外面，柳仙兒認出毒玫瑰騎的是沙成山的坐騎，她是恨透了沙成山，當然，也有那麼絲絲愛，然而她清楚，落花有意，流水無情。

此刻，柳仙兒看到丘蘭兒那麼溫柔體貼的餵着沙成山，醋海加上恨意，便一股腦的流露出來了。

沙成山果然看到柳仙兒往自己走來。

他冷沉的攔住丘蘭兒，便直起上身，道：「柳仙兒，妳的命可眞夠大，那麼一刀妳竟然沒有死，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柳仙兒柳眉倒竪的雙手叉腰，道：「你很想殺死我？沙成山！」

沙成山冷冷道：「柳仙兒，妳看錯沙某了。」

柳仙兒尖聲冷叱道：「你這話甚麼意思，難道你不是兩手沾滿血腥，殺人不眨眼的『二閻王』沙成山？」

沙成山平靜的道：「我是沙成山，但我祇在有人妨礙我的事情時候方才動手殺人，當然，有時候如果出現不識相的人物硬是找上我沙成山，少不得也祇好動動刀子了，譬如說妳柳姑娘，就不該這時候來到我跟前窮吆喝……」

柳仙兒重重的看了丘蘭兒一眼，道：「她是甚麼人，爲何對你如此體貼？」

沙成山一聲笑，道：「她是個女人，一個眞正不失女人身份的女人，也是一位深得男人心的女人。」

柳仙兒怒叱道：「還不是披着一張女人皮，與我有甚麼不同？」

哈哈一聲笑，沙成山道：「她與妳大大的不同，她善體我意，心地善良，從來就不想坑害我，而妳……嘿……」

是的，柳仙兒曾對沙成山投懷送抱，但終其目的，祇是一件事——要沙成山的命。

柳仙兒美麗的臉龐一緊，叫道：「那是因爲你身帶之物，我又必須聽命於大奶奶，沙成山，你不要以爲我一定對你不懷好意，其實……」

沙成山冷冷道：「怎麼不說下去？其實怎樣？」

柳仙兒一跺脚，道：「其實我也會侍候你，而且比之她還要細膩，如若不信，你可以叫我試一試。」

沙成山眞怕柳仙兒走過來，他如今內傷不輕，又不知丘蘭兒打不打得過柳仙兒，更擔心的是柳仙兒會不會有同夥來到此地。

於是，他暗中吃力的抖出右臂，「銀鍊彎月」微微可見，沙成山沉聲道：「祇要妳敢走過來，妳就死定了！」

他重重的又道：「這一次我一定下重手，柳仙兒，不信妳試試！」

柳仙兒跺着脚吼道：「沙成山，我那一點比不上她？你說呀！」

沙成山臉色寒寒的一副冷酷模樣——其實他重傷在身，本就臉色泛青，想咳，但他強忍着，重重的道：「柳仙兒，今天我本不想殺人，妳最好快走，當我數到三的時候妳還站在這裏，就別怪我出手無情了。」

沙成山的話甫落，便開始數一……二……

柳仙兒忙搖搖手，道：「沙成山你等等，我有話問你。」

沙成山立刻停下來，道：「妳有甚麼話好問的？」

柳仙兒想近前來，沙成山警覺的道：「夠近了，妳該問了！」

柳仙兒精芒畢露，眼神溜轉的道：「沙成山，你大概已經知道我們是『苗疆百毒門』的人了吧？」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早就知道了！」

柳仙兒一笑，道：「是秦百年那個老不死說的？」

沙成山冷然一哂，道：「誰說的也是一樣，重要的是我已經知道了。」

柳仙兒語音坦然的又問：「那麼，你這位道上的大鏢客也知道我們的目的了？」

沙成山嘴角一牽，道：「不錯，你們大批潛入中原，爲的是秦老爺子的兩件寶物！」

輕點着頭，柳仙兒道：「旣然你已經知道，我也不再瞞你，不錯，我們是爲了那兩件東西而來。

「不過……那是我們的目的，但在達成目的的過程中，百毒門已擬定出手段，我很欣賞你，沙成山，所以我提醒你，且莫插手這件事情……」

臉無表情的一聲乾笑，沙成山立刻又數着：「一……二……」

「三」字尚未出口，柳仙兒已躍出三丈外，她去得快，隱隱傳來她的吼叫：「沙成山，我還會找你的。」

就在柳仙兒一路往荒林外奔去的瞬間，沙成山猛古丁張口噴出一溜鮮血，他雙目一暗便又昏了過去。

一邊，丘蘭兒大驚，忙又爲沙成山推拿撫臉，指掐人中，半盞熱茶後，沙成山悠悠醒來。

丘蘭兒急得掉下淚，道：「沙大哥，你感覺如何？能上路嗎？」

沙成山剛才聚着一口眞氣與柳仙兒對話，他努力的不讓柳仙兒看出自己受傷，如今柳仙兒懾於沙成山的威勢而遁，沙成山丹田一口眞氣立散，便再難控制的昏了過去。

此刻，沙成山伸手拉住丘蘭兒，道：「蘭妹……我……們快走……此地不能……久留……」

「玫瑰毒刺」丘蘭兒點點頭，道：「剛才若非大哥暗示，我早已出手殺了她。」

沙成山搖頭喘氣：「不，妳不知道百毒門的厲害，萬一動手，一個不留神，我二人全完了。」

丘蘭兒冷笑的望向柳仙兒遁去的方向，道：「沙大哥，比用毒我丘蘭兒也非泛泛！」說着，便起身把東西包起來，更把沙成山扶上馬。

丘蘭兒躍上馬背，沙成山無力的却拚命自後攔腰抱緊丘蘭兒，他甚至連抬頭的力氣也沒有的把頭倒到丘蘭兒的右肩後。

黃驃馬馱着二人一路便往沙河馳去。

＊　＊　＊

沙成山與丘蘭兒離開了方家集，就在當天夜晚，方寬厚的巨宅子裏可眞夠熱鬧。

先是，潛來方家集的「苗疆百毒門」，由「七步斷魂」冷若水率領着三人，二更過後便到了方寬厚的大宅子前面。

四人中除了「毒蜘蛛」柳仙兒外，另兩人正是「百毒門」的左右護法——「赤面毒虎」包可金與「白面郎君」胡幹！

這四人剛剛躍上圍牆，附近的一棵大槐樹上面，方寬厚冷冷的笑起來。

原來方寬厚已把老婆女兒送進後山的飛瀑洞中，便一應的吃用也搬進洞中，他這是趕回來放火燒宅子的，却偏偏遇上有人往這兒趕來，於是，方寬厚便決定攀上樹頂看熱鬧，倒要看看來的是何許人物。

幾乎半個時辰過去了，四個百毒門的人未見走出來，便樹上的方寬厚也有些不耐煩了。

原來，令人驚異的事情正在宅子裏面發生……

「七步斷魂」冷若水率領着百毒門左右護法與柳仙兒三人進入宅子裏以後，那冷若水便自一個檀木錦盒中取出一個拳頭大小的「寶蟾」，那蟾蜍雙目如鈴，一半擠於眼眶外，溜溜轉動，十分怕人，蟾蜍皮呈翠綠，不時把泛紅的舌頭蛇一般的伸出來。

冷若水托起巨蟾，不知餵了甚麼，便見那東西躍落地上往屋中爬去。那蟾蜍十分奇怪，牠在前院躍進大廳並沒停留，又往後面躍去，半個時辰後，蟾蜍方躍過二道大廳，立刻往院子裏跳去。

這時候已近三更天，冷若水見院子裏生出不少雜草，便命左護法「赤面毒虎」包可金燃起火摺子，小心的跟着蟾蜍走。

眞是奇怪，冷若水那錦盒中的蟾蜍竟然躍到了水井邊，牠不即停下便躍落水井之中。

冷若水立刻愉快的道：「好了，秦百年的兩件東西一定在這井中了。」

柳仙兒眨着大眼，道：「大公主，妳以爲這是眞的？」

冷若水堅定的道：「錯不了，寶蟾尋寶，古書上記載的有，應該錯不了！」

柳仙兒道：「我以爲這蟾蜍在尋找水源，因爲牠……」

冷若水雙目厲芒一現，道：「下去看了便知！」

一邊，「白面郎君」胡幹湊上前去，道：「大公主，屬下先下井去查探，就算無寶，也得把大公主的蟾蜍捉回來！」

點點頭，冷若水道：「小心下井，仔細的查看，絕不放過任何有異的地方，發現可疑，立刻告訴我！」

「白面郎君」胡幹立刻脫下了長袍，緊一緊腰帶，更扶了一把後腰帶上插的月牙刀，低頭彎腰，雙脚頂着井邊磚壁一步一錯的晃動雙肩往井中落去。

這夜月色不錯，天空中一點雲也沒有！

胡幹到了井下，先是看到那綠色蟾蜍在水面游動不已，正要伸手去抓，猛然發現井壁上有兩塊稍有凸出的磚頭，不由得「咦」了一聲便伸手去拉！

果然，兩塊磚頭是虛的，裏面現出個小洞，胡幹一聲叫，道：「在這裏了，大公主快來！」

井口三人對望一眼，冷若水立刻也沿着井壁下水井！

她到了胡幹上方低頭，見是個小洞，立刻命胡幹伸手去取，一股子興奮之色，溢於言表！

不料胡幹把大半個右臂伸入洞中一陣掏又摸，臉色一緊，半晌，他把手伸出洞外，失望的道：「大公主，我們怕來晚了！」

柳眉倒竪，冷若水道：「你說甚麼？」

（未完・八）

上文提要：陳圓圓生命中的第一個男人是江南第一才子冒襄；後被國丈田弘遇佔有；吳三桂阻擊清軍立下汗馬功勞，國丈巴結他，又將陳圓圓轉送他……李自成大軍繞過五台山北面，紅雲大師帶着張濤張風前來，告訴他：紫微星犯桃花，不是好兆頭，提醒他此去北京小心謹慎，李自成却誤以爲是告誡他少殺生，忽視了紅顏禍水這回事……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過關斬將攻北京　美女相伴駐皇宮

周遇吉道：「祇留二百人固守此關，夫人，這件事偏勞你了。」

白夫人道：「何不從長計議。」

周遇吉咆哮的指着關外，吼道：「你怎麼看不見，咱們的人馬還在外同賊兵拚殺，他們能拋頭顱洒熱血，我周遇吉怎能逃回關內閉關不顧他們的生死。」

他重重的又吼道：「兵在拚命，主帥先逃，這是殺頭之罪，夫人吶，寧爲烈士魂，不爲膽小鬼。」

一罈酒送上來，周遇吉接過酒罈仰面狂喝，他抹抹嘴巴大吼：「兄弟們，集合起來。」

他的副將走上前，道：「大人，咱們還有七千衆，可與賊兵一拚。」

周遇吉舉起了方天畫戟，大吼一聲：「兄弟們，跟我殺出關去。」

「殺呀！」

寧武關的關門又開了，寧武關內的人馬盡出，這是正規的硬拚，那白夫人見丈夫策馬出城，她拾起酒罈就是十幾口酒喝下肚，立刻奔到了關上。

白夫人再一次的擧搥擊鼓，她催動戰鼓咚咚响，關外面已是殺聲盈野了。

那周遇吉喝了酒，猶似增加了力量一般，他舉動着方天畫戟，率領着七千人馬直搗敵人心臟，迎面拍馬過來兩個人，雙方剛照面，就是兩把飛刀擲過來。

周遇吉寧願自己挨刀扎，也不叫他的坐騎有損，他用一腿去阻擋，錚的一聲飛刀扎在他的腿肚子上。

周遇吉迎頭一戟刺打過去，那人頭一偏便閃開了。

此人不是別人，飛刀手范冲來了。

別開東也來了。

祇因爲李自成聽了寧武關守將發了狠，殺進殺出的沒有把這姓周的留下來，玄機子方才又命范冲與別開東二人前來增援了。

范冲閃過迎頭一戟，側身中又是一刀打出手，這一回周遇吉與別開東對殺，他的肩背又中了一刀。

周遇吉怪叫連聲：「我要殺盡你們這些賊。」

「殺！」是官兵們的吼叫，也是農民軍的狂吼，雙方這一回殺得更慘。

遠處山頭上，李自成忿怒的道：「祇不過一個小小寧武關，令本王損兵上千，這人可惡！」

玄機子道：「大王，破了此關，咱們的大軍就可以衝出居庸關，直逼老北京了！」

李自成道：「此人殺法狂野，有必要本王親去會一會這狂人！」

玄機子道：「大王，咱們人馬

幾十萬，寧武關彈丸之地，何需大王親自出馬！」

他對身邊的封存壽道：「我命存壽去，以你手中鐵棍，擊打那周遇吉手上的方天畫戟！」

封存壽一聽之下，對李自成施了一禮，便扛上鐵棍往山坡下奔去。

封存壽原本是一根神木棍，幾次戰役早已斷了，如今他使用的乃是一根生鐵棍。

封存壽端棍衝下山坡，他一路奔到人多地方來，那周遇吉正在殺得兇又殘，忽見一個七尺大漢奔上來，周遇吉不知封存壽是大力士，他憑恃力氣足，擧起方天畫戟在馬上便往封存壽刺去。

封存壽見這周遇吉端戟就刺，他不及出棍，祇得暴出左手猛一抓，他抓牢了戟後的杆子上。

周遇吉在馬上一聲大吼：「殺！」他打算把封存壽挑刺在他的馬前！

不料封存壽抛去了手上的鐵棍，他在左臂流血中，雙手緊抓周遇吉的方天畫戟！

周遇吉的戰馬也未拖開，急的一聲長嘶，馬蹄上揚，却也把周遇吉掀下馬來！

周遇吉不放棄他的兵器，他與封存壽形成個對面的猛拉扯！

周遇吉的腿上挨了一刀扎，他齜牙咧嘴的厲聲吼：「可惡的狗賊！」

封存壽發了飆，大吼一聲猛一扭，就聽「卡喳」一聲響，周遇吉手上的方天畫戟斷了！

封存壽反手抛向周遇吉，他用戟尖扎過去，周遇吉以戟桿撥，「卡」的一聲把戟尖撥在一個漢子的背上入肉半尺，立把那人扎死在地！

封存壽張開雙臂就要抱向周遇吉，斜刺裏衝來八匹快馬，馬上有人大吼：「大人上馬！」

周遇吉騰空而躍上馬背，他抛去了手上的斷桿，接過了一把砍刀！

眼看着雙方殺得慘，周遇吉與另一漢子拍馬往外衝，不料敵軍中發出牛角號，從左右兩翼衝殺出一萬人馬，這批人使的是長槍，雙方接上手，便把周遇吉附近騎者刺下馬來，立刻擁上一堆人亂刀砍！

從寧武關殺出來的七千人馬，祇不過一個時辰的鏖戰，便全軍淹沒在農民軍那人海中了！

這時候催馬殺出重圍的周總兵心頭發火，他一手持刀一手擧鞭，左打右砍往外衝去！

不料敵人宛似潮水一般圍上來，好像越圍越多，竟然看不到邊際，認不出方向！

猛然之間，迎面一排利箭射來，先是馬上援救他的人中箭摔下馬去，再是一排箭射來，那馬也斷叫着倒在地上四腿亂蹬！

周遇吉自馬背上摔下地，發覺自己也中了五支箭！

他原本腿上被范冲的飛刀扎中，再中五支箭，自認已無生還之理了！

周遇吉見這光景，一聲仰天大叫：「皇上，罪臣周遇吉無能爲力了！」

他望老北京方向跪叩，然後擧起手上鋼鞭對準自己的頂門狠狠的一鞭打下，腦漿迸裂，死於殺場之上！

果眞是：「成仁取義好名節，萬古英雄同月日！」

李自成在山丘上得報，立刻令旗一揮，就要奪取寧武關了，忽見寧武關內有火光衝天而起！

李自成立刻派出人馬衝進了寧武關。

祇見大火起自總兵府，那原有的少數守軍，早已有一半死在街道上，另一半也不知去向！

玄機子對李自成道：「大王，寧武關已奪，下一步大軍繞過八達嶺，直搗老北京……」

正說着，有人前來報告。

「大王，總兵府燒了，周遇吉的老婆與家人盡數死在府中，而且……」

玄機子道：「快說！」

那報子道：「有人要燒糧倉，被咱們的人殺跑了，祇不過還是燒去兩間糧倉！」

玄機子道：「傳令下去，立刻起程，大順農民軍不准在此寧武關搔擾百姓，違令者立斬！」

軍令下達，李自成走上寧武關上，他放眼看向關外，祇見遍地屍體死馬處處，有的還在清理戰場，抬着受了傷的人往關內走來。

李自成對玄機子道：「這一戰祇怕我們損失上萬人馬了！」

玄機子道：「就臣得知，這周遇吉乃是一員悍將，老北京以他駐守寧武關，打算阻我大軍去路，若非我軍人多，肯拚，這寧武關實難如此輕易拿下！」

他指着關內，又道：「此地人馬一萬多人，竟然大部份死於殺戮，也算忠勇之士了！」

李自成有些憤憤的道：「軍師，先遣一批快速攻擊部隊，我們直取老北京！」

玄機子道：「大王，臣以爲派出唐大年與孫大寶兩位將軍，帶領十萬人馬直取昌平，打開通往老北京的通路，一切如果順利，另一批快速部隊便越過唐大將軍的人馬開到通縣，老北京便唾手而得了！」

李自成道：「這第二批快速部隊派何人前往了。」

玄機子道：「石將軍與方將軍率十萬人馬前往！」

李自成道：「如何攻進北京城？」

哈哈一笑，玄機子道：「那就由大王親率四十萬大軍攻進老北京了！」

他看看大順農民軍的旗纛，又道：「也應該是咱們把老北京的旗子換換的時候了，哈……」

「哈……」李自成也愉快的笑起來了。

* * *

就在這寧武關內，李自成親下命令。

他派出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率大軍十萬先拿下昌平縣，他也相信昌平縣已不會有太大的反抗了。

然後再派出石九子與方圓二將軍以超越之勢佔據通縣，兩批人馬完成任務以後，嚴防自山海關過來援軍！

而李自成便率領他的四十萬大軍緩緩往老北京進發。

於是，大明的江山已危在旦夕了。

於是，寧武關中總兵府的大火更見燃旺了，因爲這一戰，寧武關這兒死了太多人，便是老百姓也爲死去的人們落下了無奈的眼淚。

果然是，戰爭一起，人命卑賤，誠不假也！

李自成大軍出寧武關，一路上勢如破竹直趨北京，先頭部隊由別開東與范沖打前鋒，十萬大軍剛接近城垣，便有個出身東廠早已失勢的太監曹化淳打開彰儀門迎接逼近城垣的別開東與范沖的人馬。

北京城幾乎沒有打甚麼首都保衞戰便落入大順農民軍的手中了。

此時的北京城中，那批權貴富商巨賈，藏的藏躲的躲，街道上不見開門的。

就在李自成策馬緩緩進入北京城的大街上時候，已有人遞了一張清單給他。

那是一張列明了明朝權貴們的住址與財富豪門的藏寶儲金之地。

李自成把這張清單交在玄機子手中，道：「先派人各地清剿他們！」

他帶着幾分憤然的又道：「這些人祇會在廟堂上爭權奪利，天下百姓的死活，那會放在他們心上！」

玄機子道：「大王的意思……是……」

李自成一生最痛恨這種人，他冷冷的沉聲道：「這些人對百姓是沒有用處的，他們祇爲自己，所以我的想法是一個字。」

「殺……」玄機子接道。

李自成重重的點頭，道：「殺！」

玄機子把人馬調度分配，當把守昌平的唐大年與通縣的石九子兩批二十萬人馬提調回北京的時候，唐大年大將軍便帶領人馬駐進了國丈田弘遇的府中了。

唐大年與孫大寶二人發覺這田弘遇的國丈府眞排場，那是他們身在草莽所想不到的奢侈！

當大順農民軍把田弘遇的藏珍古玩玉器、金銀珠寶，以及歌妓舞女集中在大廳上的時候，有人奔到前廳來：「唐將軍，田老頭死了，嚇死的！」

唐大年淡淡的道：「拖出去埋了。」

他看看大廳上的田府中人，正在打算下手殺了他們，忽一半百老者走上前，道：「將軍，咱們這兒沒美女，想要天下最美的女人，那可不在咱這兒！」

唐大年一聽，冷冷道：「你這老奴，怎知本將軍要找美女？」

那老者乃田府管家，他以爲是人都愛寶，是人也愛美女人，他這是習慣於奉承，想找機會求個不死，且一旦順應人，或可再幹他的府中管事！

老者聞言，一笑道：「將軍，人的一生爭爭奪奪爲的是甚麼？美女與財富而已！」

唐大年心中冷笑，但他仍然問道：「天下最美的女人在甚麼地方？」

那老管事道：「大美人陳圓圓就在吳襄府中！」

「吳襄？」

「就是那駐守在山海關的吳三桂之父吳襄府中！」

唐大年最感興趣的是這老傢伙的最後一句話，吳三桂駐守山海關！

唐大年道：「美女陳圓圓美在甚麼地方？」

老管家道：「她呀，豐肌弱骨，嬌紅欲滴，明眸皓齒，芙蓉如臉，那可眞的是女人中的女人，男人眼中的仙女，再加上她唱的曲子音色俱美，舞藝絕俗，將軍，天下沒有男人不愛她的！」

忽的，孫大寶一把扣住此人，沉聲道：「帶我去找這女人！」

「可以，可以！」

孫大寶對唐大年道：「大王這些日子過的是軍旅枯躁乏味的日子，弄個美女侍候大王幾天，也是咱們爲臣的應該做的事情。」

唐大年笑笑道：「我不反對！」

孫大寶立刻率領五百部下，由那老管事帶着，直奔吳襄府中而來。

事有湊巧，何用軍師正在吳襄府中。

原來那吳襄自調回京中以後，眼看大明江山危在旦夕，他便有了自保的念頭。

等到李自成大軍殺到了北京，他立刻派人去大順農民軍營中，吳襄是有倚仗的，因爲他的兒子吳三桂仍然有一股力量駐守在山海關。

何用的到來，便是因爲山海關有個吳三桂。

現在，孫大寶率人來了。

孫大寶見了何用，施了一禮道：「軍師也在！」

何用道：「孫將軍何事前來？」

孫大寶道：「軍師，咱們一邊說話。」

他拉了何用走到廊下，細說了他來是爲了美人兒陳圓圓，何用一想，這陳圓圓祇不過一名歌妓，不以爲意的道：「這是小事，將軍可以直接向吳襄去討！」

孫大寶也不客氣，直接拉住吳襄，沉叱道：「我問你，你的府中有個叫陳圓圓的南方女子，她人呢？」

吳襄一聽要索討陳圓圓，心中大吃一驚，心想：「壞了，他們怎麼知道陳圓圓在我吳府？」

他也明白，陳圓圓已被他的兒子視同心上肉一樣，特別咐託好生照顧，如果被他們討去，兒子那面怎麼辦？

心念間，吳襄直搖手，道：「將軍，兵荒馬亂，早已送到別的地方去了！」

孫大寶一聽，出手就是一巴掌，沉叱道：「你府中別的女人爲甚麼沒逃走，偏就送走一個歌妓呀，我揍你！」

吳襄挨打，嘴巴咬緊了，道：「眞的送走了！」

孫大寶「嗆」的一聲拔出刀來。

再看那面，何用撫髯不開口。

孫大寶舉刀半空中，叱道：「你一家人我一個一個殺，殺到有人說出陳圓圓藏在甚麼地方，殺到你們把陳圓圓交出來！」

祇見他身子稍橫要砍人了，忽聽一聲尖叫：「將軍刀下留情！」

孫大寶看過去，見是一個老女人在搖手。

孫大寶收刀道：「你過來。」

那老女人急忙走到孫大寶身邊。

孫大寶道：「你叫我手下留情？」

「我告訴你那陳圓圓在甚麼地方！」

「說！」

「藏在後屋夾牆中，將軍，她是我兒三桂的寵妾，能不能換一個美人……」

孫大寶對他的隨行人員道：「把人找來！」

何用便在此時過來了：「吳大人，祇不過一個寵妾，休要爲一個女子誤了大事，不值得！」

吳襄臉無人色，後悔調進京城來，這陳圓圓一失，兒子必會發火，這後果……

他是爲兒子擔心，怕兒子爲一個女人拚命，他並不爲了陳圓圓，而是他的寶貝兒子！

其實，有許多事情天註定。

其實，有許多大事情上天有徵兆，祇不過人們忽略了上天的示意罷了！

* * *

陳圓圓走出來了，她並不驚慌，也不怕人們傳言的大順農民軍，她走到了府上，她表現出一股凡人從未見過的儀態，幾乎令何用與孫大寶二人愣然。

倒抽一口冷氣，孫大寶忍不住的對何用道：「此女祇許天上有，肉眼凡胎少見！」

何用道：「祇看一眼就叫人心神飄蕩！」

孫大寶走近吳襄，道：「本欲殺你全家，只此一女，你們一家人又活了！」

吳襄的額頭出了汗水，他看向陳圓圓，道：「紅顏薄命吶，唉，紅顏也禍水！」

吳襄的意思是陳圓圓薄命，是因爲她又落入了流賊們的手中，以後的日子不好過。

而說出禍水，乃是因爲他的兒子吳三桂。

其實陳圓圓心中明白，她是個苦命之人。

* * *

孫大寶忽的一聲大吼：「備轎！」

大廳外，他的人馬齊聲應，有人已把轎抬過來了。

孫大寶一看只是個兩人抬的小轎，他火了。

只見他奔上去就出刀，他出刀把小轎也劈了，嚇得兩個轎夫直叩頭。

孫大寶問那兩個抬轎子的人，道：「爲甚麼只抬來這麼一頂小轎子？」

一個轎夫嚇得流眼淚，道：「將軍，咱們抬轎的是講規矩呀！」

「甚麼規矩呀！」

那轎夫道：「規矩也是規定，從十六人大乘大轎，下而十二人大抬轎，八人大抬轎，四人抬轎到二人抬轎，是有身份分別的！」

「我叫你們抬的陳圓圓……」

「她是歌妓，尚未正式封爲……夫人……」他避開了吳三桂吳大將軍的名字。

孫大寶一聽火大了。

「娘的，這是誰他娘的規矩，盡是有財有勢的狗東西吃撐了，想出來的絕招！」

他忽的暴吼一聲，又道：「給我快快把八人大轎抬過來，晚一步

我要你們命。」

兩個轎夫轉頭跑，沒多久，便聽得哼呀咳的抬來一乘大花轎，果然是八人大抬轎，便轎夫們的穿着也是大紅色，好看得多了。

孫大寶走近陳圓圓，道：「姑娘，上轎吧！」

陳圓圓似乎豁出去了，她淡淡一笑，道：「將軍，這以後跟着將軍過日子，別再叫我姑娘了！」

孫大寶道：「你姑娘不是跟我孫大寶過日子，我姓孫的少福氣。」

「那你送我去那兒？」

她吐氣如蘭，聲似黃鶯，孫大寶就猛一怔。

孫大寶狠狠的咬了一下唇，道：「我送你去我們大王那裡，你可要在心理上有準備。」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若有情義，有福氣，咱們大王登了基當了皇上，你就是貴妃之流的大人物，這以後，你吃香喝辣，穿金帶銀，車馬隨從之人一大羣，光宗耀祖你是人上人了。」

「嘻……」陳圓圓笑了，笑得孫大寶又一怔！

此女天生尤物也。

* * *

孫大寶送陳圓圓上了八抬大轎，他一聲吼：「往營中抬，抬時要喝唱。」

有個抬轎的轎夫道：「將軍，唱甚麼？」

孫大寶在馬上道：「唱好聽的轎歌。」

其實那是陝北人的抬轎規矩。陝北人抬花轎會整新娘子，抬到半道上用力搖，一邊搖閃一邊唱，唱得轎內人心慌慌，有時候姑娘吃不消，眼淚也會掉下來。

孫大寶就是陝北人，他要抬轎的也唱歌，這叫喜氣歌，唱得好了帶好運。

只不過這些抬轎的是京裡人，他們不會唱。

不會唱也得唱，馬上的將軍大刀擱在肩頭上明晃晃的，如果惹火了這位大將軍，一刀砍死多冤枉。

於是，轎夫頭當先開口了。

他唱的歌兒似哼哼，聲音可也夠好聽。

「閃呀閃來跳呀跳喲！」

立刻，另外七人和聲道：「閃呀閃呀跳呀跳喲！」

轎夫頭心中想：「跟上唱了，好嘛，唱就唱吧！」

於是他又是一句：「姑娘要上天子家呀！」

轎夫們立刻又和唱：「姑娘要上天子家呀！」

轎夫頭再唱：「天子一見哈哈笑喲！」

轎夫們又和：「天子一見哈哈笑喲！」

轎夫頭喝道：「姑娘嫁到了富貴家呀！」

「姑娘嫁到了富貴家呀！」

「閃呀閃呀，跳呀跳喲……」

轎夫頭就是這麼四大句，他們一路唱到了皇宮大門外停下轎，可也把個陳圓圓搖晃得頭昏腦脹想嘔！

孫大寶在馬上，道：「唱得好，你呀！看不出你抬轎的滿有學問。」

他身邊的軍士道：「將軍，住京城的人都是有學問的人！」

孫大寶嘿嘿笑了。

孫大寶下了馬，他對轎中陳圓圓道：「下來吧，我帶你進去見皇上。」

李自成尚未登基，他的部將們已叫他皇上了。

陳圓圓緩緩的走下轎，有紅氈已鋪在地上了。

是抬轎的人帶來的，因爲，八人抬的轎是要照規矩在地上鋪紅氈的。

陳圓圓頭一回受到這種厚待，她走在紅氈上看前面，祇見那正面一座皇宮大院中，正有人在四處巡視。

孫大寶已大步奔過去。

他迎着一位壯碩的人物跪下了。

陳圓圓立刻注意到那個人，那人必是風雲江湖的大順國王李自成了。

也不知孫大寶向李自成說了甚麼，只見李自成點點頭，他站在原地未動。

孫大寶走過來：「姑娘，來吧，見過皇上。」

陳圓圓平淡的攏了一下秀髮，她輕移蓮步走上了台階，走過了長廊，走到李自成身邊，未抬頭却柳擺細腰般的跪在地上了。

「叩見皇上。」

李自成初時並不以爲意，但當他伸手托起陳圓圓下巴時，雙目一亮。

李自成有些震動的半天才放手。

只看李自成的表情，孫大寶就已明白，大王是看上了陳圓圓。

果然，李自成對孫大寶道：「孫將軍，她就是人們傳說美若天仙的陳圓圓？」

孫大寶道：「皇上，此女正是陳圓圓！」

「好，她確實很美，哈……」

孫大寶道：「皇上，屬下把她送來，暫解軍旅中苦悶，皇上暫留她在身邊。」

李自成道：「孫將軍此言差矣！」

孫大寶聽得一震：「皇上明

示！」

李自成道：「她非一般俗物，乃上天之傑作，咱們不可存有輕視之念！」

他再細看陳圓圓，又道：「不能把姑娘當成玩物，怎可說暫解苦悶，本王要把她留在身邊，永遠！」

孫大寶對陳圓圓道：「快叩謝皇上恩寵呀！」

陳圓圓欲跪叩，早被李自成攬進懷中了。

李自成大笑：「好，好，哈……」

眾人見李自成高興，大家也笑了。

李自成便是這一步棋走錯了。

* * *

大順農民軍自進入老北京以後，北京城中的土豪劣紳，皇親貴戚就慘了！

天下鬧災幾年，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老北京却又是歌舞昇平，那想到路有凍死骨這種地獄景象。

如今農民軍是不會饒了有財有勢人，自入北京城，便根據人們的報告，各處尋找挖寶，當然皇宮的存寶也最多不過。

這一年也是大明朝思宗十七年，也有人呼之謂崇禎十七年甲申之變。

李自成還以爲崇禎逃了吶，忽有人前來報告了。

衝進宮的不是別人，乃飛毛腿萬里是也！

萬里奔到宮門口，雙目一亮，因爲他發現一位絕色佳人在李自成的身邊。

萬里從未見過這麼美的女子，一時之間他幾乎忘了前來報告甚麼了！

李自成哈哈一笑：「萬里，甚麼急事呀？」

猛然醒悟過來，萬里單膝一跪，道：「啟稟大王……皇上，那崇禎帝死了。」

「死在那兒？」

「就在紫禁城北邊的煤山！」

「怎麼死的？」

「吊死的，身邊還有個太監也死了！」

李自成聽得雙目一厲，他忽的朝北一跪，叩首道：「皇上英烈，李自成無意坑殺皇上，可是……」

這或許是他內心的話，江山已奪，何需戮殺皇帝？

李自成忽的起身，他對下面下達命令，他且對玄機子說道：「屠盡大明的那批貪生怕死而又爭權奪利的權臣。」

人云：「怕死者必死」便是這道理了。

於是，北京城中立刻間陷入了恐怖之中。

李自成的人馬超過六十萬人，進城的就有四十萬，那些大明朝守城的禁衛軍，早不知逃往甚麼地方去了。

北京城落入了李自成農民軍之手，李自成並未找上皇宮內的嬪妃，他只要一個陳圓圓。

思宗龍床他不睡，皇宮內他另外支起一張床。

李自成似乎忘了一件事，忘了在陝西長安城中還有一位正欲爲他生個兒子的紫衣女馬紫瓊。

其實這在當時李自成的心中，仍然懷念武功高的紫衣女，他對陳圓圓在身邊，總覺得自己就將成爲新朝的皇帝了，而皇帝身邊多一個女人應不爲過。

李自成把一切的軍務交在兩位軍師之手，他自己帶着陳圓圓在皇宮之中各處瀏覽。

那眞是看不盡貴族的風光，賞不完一室的古玩寶物，二人幾乎眼花撩亂了。

李自成最後拉了陳圓圓走進他的臨時皇宮中，他看了又看，覺得十分滿意。

陳圓圓更是驚訝於內宮深院的華貴，她是從來也不敢想像的。

是的，出身貧寒家的陳圓圓，她爹是個走街穿巷的貨郎，手上搖着波浪鼓，肩上背着木箱架，細布兩三疋，胭脂針綫與染料，那能賺得多少呀！

陳圓圓如今開了眼界，大內皇宮果然寶物多。

李自成見陳圓圓已目迷十色，驚喜莫名，他隨手取了一串光芒四射的珍珠套在陳圓圓的脖子上。

陳圓圓感激的呼叫一聲：「皇上。」

李自成尚未龍袍加身，人已稱他皇上了。

李自成聽得陳圓圓的呼叫，他果然大笑，也許人們以爲那是龍心大悅的表現。

李自成把他的寢宮選在崇禎皇帝寢宮的右面，寢宮的門外，除了封存壽、侯飛與萬里在內廳侍候之外，調派在皇宮的衛士選自唐大年與孫大寶兩將軍的部屬。

要知唐大年與孫大寶、方圓與石九子，四人乃是白雲和尚的徒弟，白雲和尚又是紅雲大師的師弟，他們等於就是師兄弟。

由他們選派的五千人馬，便駐守在皇宮，保護着李自成的安全。

李自成的這座臨時寢宮，其實也算華麗的宮室，裡面的一切擺設，有一半來自寶庫。

例如桌上的一套金杯，四隻雕龍玉盤，一雙滾龍金筷，那隻翡翠透剔的酒壺，均是自寶庫中取來應用的工具，再加上一對龍鳳喜燭，這座臨時寢宮便也非比尋常了。

李自成決心關起寢宮門，他要忘却一切煩憂，安靜的同陳圓圓在這臨時的寢宮中住幾日。

李自成相信，他的兩個軍師必會爲他把一切事情安排妥當，他只是等着登基當皇帝了。

* * *

有酒，很醇的酒，有菜，四色大菜四碗鮮湯，陳圓圓侍候李自成一曲，還以她那南國的風儀爲李自成舞了一曲，而她的一顰一笑，擧手投足，均會令李自成忍不住的大喝一聲「好」。

她的歌聲婉轉悅耳，帶着幾許的無奈與挑逗。

無奈，乃是她已是要侍候第四個男人了。

挑逗，更是她的本性，一個絕色的美女，天生就有一股挑逗人的意味。

陳圓圓舞至李自成身邊，她側身擺腰斜目凝視，滿口的貝齒在輕咬她的朱唇！

李自成再也難以忍受了，他猿臂一伸，摟抱住陳圓圓的柳腰。

「嚶嚀」一聲，陳圓圓倒在李自成的懷中了。

李自成是個雄偉的大男人，這時候如果叫他比一比這陳圓圓與他的高貴貞誰美，李自成肯定會說，當年他是處在那種環境，高貴貞已是美人兒了。

如果叫他再與紫衣女比較，李自成必會以爲，馬紫瓊的武功好！

而陳圓圓，她才是一位眞正的女人，美得叫人以爲天下只有她一個女人了。

如果天下只有她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就會人見人愛。

李自成不聽陳圓圓唱曲子了，他更不要陳圓圓再跳下去了，他對於唱曲，只是覺得陳圓圓唱得很美，但曲的意思他不懂。

對於陳圓圓的舞姿，那也只是令他看了更覺心猿意馬而難以自己。

他此刻就難以控制的托起了陳圓圓，大步走到了紅羅帳前。

雖然那是個臨時寢宮，但床上的設備並不亞於原來的龍床。

當然，如果崇禎不是上了吊死了，而是逃走了，李自成就會睡上崇禎的龍床。

這光景不是李自成怕鬼，但他不想遇上鬼。

他抱着陳圓圓，他也當先躺在床上。

陳圓圓一見，她是善於體解人意的。

秦淮河畔的美女，都有一手侍候男人的本事，當然，美麗的女人加上善解人意而又會侍候男人，這個女子便會很快的紅起來。

陳圓圓現在就爲李自成脫去了蟒袍，解開了玉帶，脫掉了李自成常常穿在身上的銀絲軟甲。

李自成微笑，他征戰多年，到如今也只有此刻才享受這眞正女人的侍候，他以爲這本不過份。

李自成以爲，他攻進了北京城，並未掠奪美女，甚麼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他根本不打算擁有。

他祇是一個陳圓圓，他已覺得滿足了。

陳圓圓開始爲自己脫掉衣衫，很快的露出了她那十分光潤而有彈性的玉體，看得李自成猛吸氣。

陳圓圓的動作細膩，她爲李自成先行按摩着，指壓着，貼着李自成游動着，發揮了她在蘇州時的技藝，爲李自成的全身推捏。

當陳圓圓吐氣如蘭的巧笑，李自成忽的一個餓虎撲來，陳圓圓果然像羊一般的仰臉任由李自成「宰割」了。

於是，李自成的這座臨時寢宮中傳出了異樣的聲音，那是很醉人的聲音。

偶爾李自成似一頭狂獅，陳圓圓便如同一頭羊。

偶爾陳圓圓像發了性的母獅，而李自成却又變得宛似一頭老牛。

就在半夜三更天，這臨時寢宮中忽然間發出「呼通」一聲响，聲音之大，引得臨時寢宮外傳來幾聲呼喊。

「皇上，發生甚麼事了？」

「皇上，咱們進去侍候皇上了。」

祇一聽，便知道是封存壽與侯飛二人的聲音。

臨時寢宮內，忽然發出一陣哈哈狂笑，祇一聽便知道是李自成的笑聲。

李自成笑着回應：「你們去睡吧，本王不用你們前來侍候，哈！」

李自成忍不住又是一聲大笑。

封存壽看看又退走了，李自成能笑出來，還會發生甚麼不測呀。

封存壽木然，但侯飛却伸舌頭，他輕聲的對封存壽道：「必是玩過興了，咱們皇上在這方面很了不起的，走吧，別打擾他們。」

這二人又走回室內了，誰也不再多問。

* * *

那一聲「忽通」是怎麼發生的？

爲甚麼會有那種聲音？便是李自成也想不通，他與陳圓圓二人擁抱在一起，紅帳大床垮了，這也許是李自成的動作太過粗野，才會把臨時龍床弄垮。

初時，李自成與陳圓圓二人吃一驚，但當兩個赤裸的男女抱在一起而看着垮下去的龍床，二人反而笑了。

李自成並不以爲着這是甚麼不

祥的徵兆，他祇是覺得好笑。

陳圓圓就以爲這麼一個插曲，挺有意思的。

於是，這二人又抱在一起了。

於是，龍床貼上了地面，龍床上方的男女二人又在翻江倒海了。

* * *

果然如同李自成的所言，他與陳圓圓在臨時寢宮中住下來，就是不走出來。

就在第三天過午，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匆匆的來了。

玄機子站在臨時宮門外，他大聲的道：「大王，軍情十分緊張，請大王裁奪。」

李自成與陳圓圓還在逗趣吶，聽了玄機子的話，他忽然有所清醒。

「圓圓，妳在此住着，我出去料理事情。」

「皇上，軍情大事是重要的，快去吧！」

李自成套上了銀絲軟甲，穿上戰袍，提着金刀走到了外面，他不祇看到了玄機子，更看到何用身後的唐大年、孫大寶幾人。

「好像事情十分嚴重。」

玄機子道：「本來很順利，大明駐守在山海關的吳三桂，已有意投降，可是……」

「他怎麼？」

「他聽了他父吳襄投降，便打算前來歸降。」

「這事不是成功了嗎？本王正等他的到來。」

「可是大王呀，咱們把吳襄府中的財物也拿走了，令吳三桂有了疑慮。」

李自成道：「咱們也運去幾十萬兩金銀去犒賞他的軍馬，並打算封他王位，難道……」

玄機子道：「所以他帶人馬仍然回京，可是……」

李自成道：「又怎麼樣？」

玄機子道：「當吳三桂問及他的寵妾陳圓圓的時候，聽了人的話，說是他的女人被大王所奪，便一怒率人奔回山海關去了。」

李自成一聽，道：「軍師，他爲個女人？」

玄機子道：「吳三桂年輕氣盛，他以爲大丈夫連個女人也難以保全，何如行屍走肉，他回頭了。」

何用道：「大王，把陳圓圓用八抬大轎抬去，不能爲了一個女人弄得不利形勢。」

李自成道：「本王連一個女子也難擁有嗎？何況這時送去，也不一定能把吳三桂找回來。」

他此言一出，每個人面面相覷。

玄機子道：「爲今之計，快調重兵截殺了。」

何用道：「二十萬兵馬已往通山海關的要隘佈防了。」

李自成道：「就不信這吳三桂不爲他老父着想。」

他對玄機子與何用二軍師又道：「若非爲了關外女眞，一個吳三桂又何懼哉。」

李自成怎知吳三桂的火爆脾氣。

* * *

先是，吳三桂獲其父吳襄來書：

「國失君王，大明氣數已盡，吾兒獨臂難撐大廈，接書速上表，投歸大明軍，仍不失爲忠孝兩全也。」

簡單數語，令吳三桂不知如何是好。

送信人見吳三桂在猶豫，便進言道：「將軍，令尊已歸新主，將軍盡早下決心轉投大順軍，也好落得個有功在朝，以享世祿之貴。」

吳三桂道：「且先在驛館稍歇，明日再說。」

於是，事情巧合的又有人來了。

來人仍然勸吳三桂應盡快歸降大順農民軍，且把帶來的五十萬兩銀子呈上吳三桂。

吳三桂見了這些銀子，他動搖了，便帶領一萬人馬徐徐往北京進發。

對於北京的一切情形，吳三桂早派人暗中前往打探，他之所以遲遲行軍，便是在等候他的人回來向他報告，他才會有所行動。

從山海關到北京，路程約有三百里，吳三桂帶領人馬往北京，頭一天他們走了五十里，便有個家人奔回來。

這個家人見了吳三桂，他嘆口氣道：「大順農民軍的作風，一切的金銀財寶要交出來，所以……」

吳三桂道：「我們吳府的財物？」

那人道：「也一樣全數充公了。」

吳三桂聽得雙目一厲。

但他又想，這也許不盡然，他父是有功的人吶。

雖然有了壞消息，但吳三桂仍然繼續往北京行軍。

吳三桂的大軍已到了玉田，那兒幾乎已走了一大半的路了，却又遇上他派出的另一家丁匆匆的奔來。

吳三桂在馬上問那家丁：「家中可好？」

那家丁道：「將軍，家人是平安，未被賊帶走。」

吳三桂這才笑笑道：「大概等我回去之後，一切的封賞就會發出來了。」

他笑笑，又道：「至少，先把

我吳家的財寶先行歸還，那是最起碼的事情。」

那位家丁却在此時又道：「祇不過陳夫人却被送進宮中去了。」

吳三桂一聽，幾乎自馬上摔下來。

他全身一緊忿怒了。

就在馬上他拔出寶劍指天高呼：「我吳三桂與李賊誓不兩立。」

當即以咬破的手指在戰袍上寫道：「寧爲忠臣，不爲孝子，兒與父決裂……」

吳三桂出劍割戰袍，他把血書拋在地上，對那來使道：「我不殺你，把此血書送交家父。」

那前來爲說客的人見這光景，豈敢再多說，便低頭下馬拾了吳三桂的血書，急急的回北京城了。

吳三桂揮劍大吼：「兄弟們，撤回山海關，準備與李賊決一死戰。」

眾官兵立刻應聲大吼：「殺！」

於是，吳三桂的人馬又奔回山海關了。

* * *

吳三桂的拂袖而去，實乃是天意使然。

李自成以爲祇不過一個女子，可他却忽略了吳三桂的個性，吳三桂甚麼都可以不要，甚至同他老父決裂，也要爭回他的圓圓，果然應了那句俗話：「人爭一口氣，佛要一爐香。」

吳三桂自視甚高，誰敢從他的手中奪走他的女人，他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吳三桂在怒火中回到了山海關，他已下決心，不顧一切後果與李自成週旋到底了。

* * *

玄機子便是得到這消息，匆匆的與何用一起進了皇宮，找上了李自成。

李自成稍稍一頓，便對玄機子道：「派大將軍左丘長兄弟，率兵馬二十萬逼近山海關，告訴吳三桂早早來降，否則先殺他一家三十七口，再攻上山海關，到那時他就悔之晚矣。」

何用道：「皇上，吳三桂割袍血書，已是不認他的老父了，殺其家人，已不足逼其來歸了。」

李自成道：「二位軍師，你們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吳三桂血書與他父決裂，那是給我們看的，實則他更關心他的家人。」

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再對望，何用道：「那就依照皇上的意思，由左氏兄弟三人帶領兵馬二十萬，立刻趕赴山海關。」

李自成道：「再帶二十萬銀兩作爲來歸犒賞，並封予王爺尊號，勸他且莫違天行事。」

何用領命而去，李自成並對玄機子道：「加派重兵，嚴守吳襄府邸。」

他以爲一切均已安排妥當，心中愉快。

當李自成再回到臨時寢宮時候，陳圓圓打扮得像花一樣的嬌艷，正在等着他吶。

李自成摟着陳圓圓，指着那張垮在地上的龍床，道：「本王就是奇怪，爲甚麼這麼好的龍床會垮倒？」

說着，他低頭看地上。

陳圓圓笑瞇瞇的道：「皇上忘了，皇上當時太用力了，把床晃倒的。」

李自成哈哈笑，道：「是這樣的嗎，那他們就應該殺頭，辦事不力。」

陳圓圓道：「皇上，那是臨時支起的龍床，此時不好向他們追究的。」

李自成一聽，立刻又笑了。

祇不過他還是走到龍床之前，雙手托起垮在地上的龍床低頭一看，不由一怔。

「這是怎麼一回事？」

陳圓圓聞言也低頭看，心中一沉，她幾乎很難相信會是這樣。

祇見支撐龍床的柱杆很粗，那是不可能會垮的。

再看上面鋪的板子與固定支架也是穩固的，可是八支柱爲甚麼會斷？

而且是一齊斷了，李自成與陳圓圓二人再是狂放、再是粗野動作，也不可能會使八根床腿齊聲斷裂。

「不可能，不可能。」李自成喃喃，有些迷惘的又道：「怪事情。」

陳圓圓道：「皇上，這種事祇有看到的人才會相信，祇有親身體會的人才會吃驚。」

李自成道：「本王就覺怪事，我找玄機子來合一合，看這是怎麼發生的。」

陳圓圓道：「軍師？」

李自成道：「玄機子有道術，他也對法術有研究，便是不祥之兆，他也能加以破解。」

陳圓圓道：「臣妾迴避。」

「不，你不用迴避，咱們聽聽老道的。」

於是，李自成對宮外道：「傳玄機子軍師進來。」

宮門口有回應，不多久，玄機子便在臨時寢宮前道：「臣，玄機子向皇上叩安。」

李自成道：「進來，進來。」

玄機子走進那間臨時寢宮來，他跪叩，然後站起身來，却也大吃一驚。

李自成却淡淡的道：「我的軍師，你看看，你看看這張龍床。」

玄機子道：「垮了。」

李自成道：「睡到半夜就垮了。」

玄機子心中猛一沉，他走近床前：「皇上，應叫他們趕快支起來。」

李自成道：「你再仔細看看，如何支呀？」

玄機子托起大床低頭看，又令他全身不自在。

「斷了。」

「是的，斷了，而且八根床腿盡斷，這是爲甚麼？難道是甚麼不祥之兆？」

玄機子道：「絕不是吉兆，皇上。」

李自成道：「你乃道家高人，何不設個法子，化解化解這不祥之兆。」

玄機子道：「臣當得效勞。」

他忽的看看陳圓圓道：「臣在此施法，皇上應與陳姑娘暫避。」

李自成拉了陳圓圓道：「我說過，我的軍師法術高，甚麼疑難雜事他都有本事破解，走，我們出去觀賞這大內的風光去。」

陳圓圓跟着李自成走出了他的臨時寢宮，心中仍然一片歡暢，就等着四海歸心，他便舉行登基大典了。

李自成的心中還想着一個人，那個人便是張獻忠。

如今他攻佔了老北京，張獻忠是否打算找上門要分一杯羹呀。

玄機子見李自成與陳圓圓二人愉快的走出寢宮，他急忙把門關上，轉身跌坐在垮了的床前捂臉大哭。

當然他並未哭出聲音來，那會驚動別人的，他祇是咽啞着聲音落淚。

哭不出聲而落淚，那比之痛哭更傷心。

多年的南北奔殺，爲的就是這一天的到來，想不到竟出現了這種兆頭。

玄機子心中帶着些許憤怒與無奈，他喃喃的道：「褒似一笑失天下，西施離間在吳國，那貂蟬女拆散呂布與董卓義父子情，楊貴妃誤國吊死馬嵬坡，如今……大王呀，歷史是一面鏡子，血的教訓才是眞，這陳圓圓……」

他再看那八根斷了的床腿，不由又是一聲長嘆：「這是天意，唉，百步已走九十九，祇差一步到頂峯，這不正是人們說的，看祇看蓋高樓，看祇看他樓塌了！」

他在室中踱方步：「大王，天意難違，臣無能爲力了，祇不過多年的併肩打拚，臣即使知道這是天意，也不會棄大王而去！」

他猛吸一口氣，開了臨時寢宮的門：「來人呀！」

立刻間奔來十二個近衛軍，封存壽也來了。

萬里也在旁邊站定。

玄機子對萬里道：「萬將軍，辛苦你走一趟山海關，如有任何消息，盡快回報。」

萬里聽了玄機子的吩咐，也不多問，立刻就走。

玄機子面對進來的人，他指着垮在地上的臨時龍床，道：「你們可知道這張臨時搭起的床，是從甚麼地方抬過來的？」

有個大個子指着後宮，道：「臨時把一個寢宮中的大床拆了移過來的。」

玄機子道：「這床不合用，大王不喜歡，斷了床腿，叫人再換一張前來。」

他不能說是無緣無故的床腿斷了，那會立刻謠言四起而影響士氣人心。

玄機子祇說是李大王斷了床腿。

眾人一聽不怠慢，立刻動起手來。

玄機子站在內宮門，祇見李自成與陳圓圓二人正自一片花叢之中走出來，二人還嘻嘻哈哈的笑。

李自成見玄機子站在門外，便招手道：「我的軍師，你爲本王消災解難了嗎？」

玄機子道：「施法已完，天下太平！」

「哈……」李自成大笑，他對陳圓圓道：「聽到了嗎？本王的軍師是能人呀，哈……」

玄機子却重重的看了陳圓圓一眼，看得陳圓圓好不吃驚，這老道的眸子在噴火。

* * *

玄機子暗中憂心，他與何用二人商議，不如提前宣佈檄文，不等南方響應，以及大明幾路人馬來歸，先宣佈大順國在北京建都。

何用一聽便與玄機子二人來見李自成。

玄機子把他二人的構想先說出來，李自成一聽就贊成，隨之便由玄機子二人寫下了檄文！

「大順國奉天承運，皇帝詔曰：天下災荒連年，民不聊生，幸有我主振臂登高一呼，四方豪傑響應，大明無能，劫數當終，今我主已據北京，擇日登基，爾等尚未歸順者，望早日來降，免遭誅連殺身之禍。」

檄文一出，各地張貼，不料就在第三天，便有消息傳來，山海關吳三桂與左丘兄弟的大軍幹上了。

這個消息由玄機子帶進內宮，李自成一聽也火了。

「軍師，你二人如何打算？」

何用道：「招降已是不可能的了！」

（未完・卅二）

上文提要：包文通連夜急趕，在景陽鎮的悅來客店找到了張博天，於是一行人又連夜回轉。白堡主帶來兩個兒子等五人；大王莊的莊主帶來兒子、女兒等九人；飛雲堡堡主巴耀東帶來七人，諸葛明謹慎的週旋於三方面，使得昔日的敵人變朋友，並準備携手對付宮舫上的人……另一方面，諸葛明吩咐張博天等四人冒充褚倫手下，扛着三箱石頭當黃金上宮舫……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　公　豹・文
可　飛・圖

龍蛇干戈

復明保國朱王爺　一舉殲滅衆流寇

諸葛明神秘一笑又道：「識時務，分清敵友，是咱們當前最為要緊的事，等一會他們雙方接上火，動上刀子，咱們能幫則幫，活命要緊，因為他們雙方可算得是一丘之貉。」

王大壽與巴耀東微點着頭，却又聽諸葛明道：「話我不能說得太露骨，各位斟酌着辦吧！」

他有些神秘兮兮的對這大艙廳中人看了一眼，一閃身又退出去！

諸葛明為甚麼要臨陣說上那麼幾句話？

他似乎倏然間變成了個神秘人物！

然而，漢江上的刀聲將起，這不正是他諸葛明的傑作？

宮舫大船上，氣氛開始僵寂起來！

突然間，一聲金鐘脆響……

「噹噹！噹噹！噹噹！」

這是宮舫大船上報時辰的！也正是二更天已到！

於是，就聽一陣脚步聲，由這十丈大廳的另一端傳了進來，剎時間，就見一溜的快步走進十名武士打扮的壯漢，全都是一色的大砍刀，標悍的露出凹凸不平的全身肌肉，一個個雙手抱刀，分成兩列，站在大廳正中那個碩大虎椅兩邊，臉無表情的望着正前方，對於大廳另一端的張博天八人，直如不見！

正在張博天幾人望去，感到驚奇又好笑的時候，突然間，對面人影打閃，祇見一個錦衣大漢，青紗罩頭，緩緩的走入這間大廳，一搖三擺的坐到那張虎皮大椅子上，他的後面，正有一個藍衫大漢，雙手捧着一個錦盒。

祇見他一坐下來，便高聲道：「二更已到，怎不見褚倫前來！」

張博天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在下正是褚倫特使，生意買賣，我可以全權處理！」

「唬」的一聲站了起來，一面戟指張博天道：「你是何人……你……」

張博天像個幻影，更像個幽靈，一飄而到了蒙紗人不過三丈的距離！

但護着蒙紗人的十個大漢動作也快，反應更捷，祇見原本分成兩行的人，却一下子連成一行，舉刀站在蒙紗人的正面，而擋住了張博天的去路。

突聽蒙紗人厲聲叫道：「殺！」

他殺字出口，正面的十個大漢如同築了一座刀山一般，十把大砍刀帶着「咻咻」之聲，朝着張博天揮去！

於是，張博天身後的四武士與包文通、左不同、高磊，立刻揮刀迎上！

一時間刀光霍霍，叮噹之聲不

絕於耳！

張博天雙手抱刀，「閻王刀聲」絕招盡出，當即就叫他劈死兩個！

蒙紗人一看，扭身朝第二層梯階急退，却不料張博天凌空一連兩翻，已擋住蒙紗人的退路，一面冷笑，道：「朋友！你走不掉了！」

蒙紗人嘿嘿一陣冷笑，刷的一聲，同樣的大馬砍刀一揮而去，張博天一楞，想不到這蒙面人竟也有這麼高的武功！

於是，他一緊手中大馬砍刀，直欺而上，「閻王刀聲」的威勢確實不同凡響，它劈砍掃剁，撥挑擋砸，不但又狠又猛，更且是虛幻莫測，變化萬千，他沒有一招是守，盡是攻勢！

然而，迎面的蒙紗大漢却似乎也非弱者，祇見他雙手揮動大砍刀，屹立如山神般，對於張博天的每一招式，封擋得那麼的恰到好處。

刀聲驚動了兩船上面所有的人，也驚動了「江上廬」大艙中一莊一堡的人。

突然間，方木船一攏而靠到了大宮舫邊上，那麼恰到好處的一彎而靠了上來。

原本是個看上去裝運貨物的方木船，如今竟自大方木船上，像螞蟻搶窩，羣鴨爭食般，殺過來四十個嘍兵！

祇見這些嘍兵們，吆吆叫着揮刀直上，雖說一上來，就被大宮舫上守衛的人，砍落江中七八個，但終於還是被這些嘍兵們殺上了這艘宮舫大船上！

於是，就在宮舫上的人正要抽回搭在「江上廬」上面跳板時候，守在「江上廬」上面的二三十名嘍兵，也及時的殺了過去！

刀聲「咻咻」不停的在這漢江水面上響着，與悠悠吹來的江風，成了一個協奏曲，刀聲中，夾雜着哀嚎與慘叫，刀劈肉聲血花飛，悶嗥哀叫襲人心，這不正是人為財死的最明顯例證。

喊殺之聲，配合切刀聲，哀號哭喊與叫罵，帶起的血肉散落，早已把這艘宮舫大船又加上了一層顏色。

看來半個時辰過去了，金鐵交鳴之聲却有增無減。

祇是，大刀寨來的一衆近七十名嘍兵，看樣子死的還眞不少，因為祇要仔細向倒在甲板上的屍體看去，一大半是頭纏紅巾的人，那正是大刀寨的表記。

也就在這時候，「江上廬」大廳艙內的一莊一堡人，約莫着情況，正要一衝而出，殺過去的時候，艙門邊，却被諸葛明擋住。

祇聽諸葛明笑道：「各位稍安毋燥，待一會自然要殺過去，祇是時辰尚未到，何必過去替他們賣命？」

王大壽點頭，道：「那你就這艙門等着，祇要時機成熟，你打聲招呼，我們就殺過去。」

於是，一莊一堡的人，又全都退了回去。

突然間，諸葛明望見兩艘三桅大船，朝着這宮舫大船上衝過來，他知道那一定是白家堡的船，不由露齒一笑。

如今的情形，正如所諸葛明所預料，那艘宮舫大船上的每一個人，全都是武功一流的高手組成，因為，大刀寨家的嘍兵，在一股兇殘無比的奮力砍殺中，即算是兩個封殺一人，也是無法討到便宜。

祇是這大刀寨的嘍兵中，不少兇如虎狼之輩，在他們身上掉肉淌血的時候，不但不退，相反的，往往會兇性大發，形同拚命一般，一衝而上，奮力抱住對方。

也因此，宮舫大船上的武士，不少人就是與敵同歸於盡而倒下去的。

宮舫大船上的外面，砍殺與吶喊之聲，震動江面，而上層大艙廳中，却更是到了慘不忍睹的地步。

首先就是左不同的狂叫聲，因為這位「陰司判」左不同，他面對的神秘蒙面人的衛士中，一個個的武功也都十分標悍，一上來，左不同的大馬砍刀所招呼的敵人，其身法十分靈活，左不同所揮出的大馬砍刀，不是被阻，即是劈空，過不多久，左不同已大為不耐，他鷹目怒瞪，魔鼻抽聳不停，尖嘴巴不停的喝叫。

而對面的敵人，却祇是一個勁兒咬着牙齒，在「咯咯」的齒聲不斷中，與左不同糾纏在起。

也許二人在拚鬥一久之後，力氣有些放盡的樣子，所以刀法上均已有着遲鈍的現象。

就在這時候，「陰司判」左不同雙手一緊手中大砍刀，一面高聲大罵，道：「去你娘的！」

就聽噹的一聲大震，對面敵人的大砍刀，竟然一下子被左不同砍飛。

左不同齜牙咧嘴，正準備一刀活劈這個大個子，却再也料不到對方也十分兇悍的非但不退，反而像個幽靈一般，一衝而抱向左不同。

本來，在這種情況下，大砍刀既被砸飛，本能的應該躲閃或逃走，然而却大出左不同意料之外的，對方竟然不退反進。

這時候，左不同的雙手已把大馬砍刀高高的舉起，正準備砍下呢！突然被這大漢一環雙臂，抱了個結結實實。

論身材，二人差不多，論狠勁，算得是半斤八兩，因為左不同

的刀，在被抱之後，已無法再劈下來，而對方竟在環抱以後，竟毫不遲疑的張口朝着左不同的喉管咬去。

左不同無法用力，却擋不住他使用刀把。

祇見他開氣吐聲，就在對方一口咬住脖根的時候，豎在空中的大馬砍刀的刀把頭，施力的砸向對方的頭頂上。

就聽「彭」的一聲脆響，刀把頭正砸在對方的腦殼上，祇是由於那人的頭偏着，左不同的那一砸，並未把對方砸昏，相反的，就在那人頭上冒血而一哼之間，順勢又把咬在左不同脖子上的大嘴巴，又向裡移進一吋。

於是，左不同又急又痛，「哇哇」大叫，而刀把頭在對方毫不鬆口中，不停的，奮力的，狂砸一通，直到對方大漢的腦漿流在左不同的前胸。

左不同砸死了對方，但自己也正在「洩氣」，因爲他這時候正用力扭開那大漢的雙手也無力施出，而咬在他脖子上的那人，依然的咬着不放。

就在一陣喘息過後，左不同才奮力把對方推開來。

那人是倒了下去，但那人在口離左不同的脖子時候，却狠狠的帶走左不同脖子上一塊肉，而使得左不同的喉管自外面也看得一清二楚，一股血箭，也自左不同的脖子向外面冒。

高磊正與一個大漢拚鬥得十分慘烈，他本來還有傷在身，如今發覺左不同像個血人，朝自己這邊衝來，立刻高聲叫道：「左頭目，快退出去，包紮要緊！」

左不同夜梟一般，尖叫一聲道：「老子非把這個船放火燒了不可。」

就像陰司裡冒出的幽靈一般，左不同一扭身，攔到與高磊搏殺的大漢，那大漢以爲左不同要退出大廳呢，却不料左不同突然大喝一聲，大馬砍刀反手劈砍，就聽「咻」，緊跟着那大漢扭頭一半，已無力的垂下了手中大砍刀。

原來左不同一刀把攔腰劈斷，而高磊却及時的一脚把那人踢倒在毛氈上面。

高磊及時的去扶左不同，却不料左不同像瘋了一般，一張蒼白的臉上，盡是血滴，脖子上像山石中的血泉一般，一股一股的往外冒血。

祇見他推開高磊，大叫一聲：「殺！」

像獅吼，更像一頭受傷的熊。

祇見他揮動手中大馬砍刀，又拚命而上，迎着就近與歐陽泰劈砍的大漢。

「咻！」大馬砍刀在閃動中，一束刃芒一圈而撩向左不同，但却被左不同一把拖住那人的左臂，而對方的大砍刀，正劈在左不同的左臂下方，看樣子是砍到左不同的胯骨上方了。

左不同死死的拖住那大漢不放，歐陽泰罵道：「我操你祖奶奶！」一刀片下對方的一顆大腦袋。

於是，就聽「砰」的一聲，左不同與那大漢，雙雙纏着倒在毛氈上面，祇見那沒頭大漢脖子上冒的血，正灌向左不同的脖子裡，祇是左不同並不領情，因爲他已經鷹眼凸出，尖下巴仰得高高的死去了。

歐陽泰一聲斷喝，立刻朝着另一個與令狐平對殺的大漢撲去，二人這時候合殺一人，似乎應該勝算在握，但在對方的刀法變化莫測中，也祇能把令狐平原本處於劣勢扯個平手

却是包文通，在對方的糾纏中，一時間還眞的拿對方沒轍，看來蒙紗人的十個武士，全都非泛泛之輩。

也就在這時候，突然一聲極爲淒厲的慘叫，高磊適時的望過去，却正發現司馬山斜着身子，向壁邊倒去，司馬山的一條右臂，連肩被劈砍下來，大量的鮮血，立刻就是一大片。

高磊大怒，高聲罵道：「狗娘養的，吃高爺一刀！」

祇見他連竄帶跳，一下子衝到那大漢身邊，正遇上那人揮刀斬向司馬山。

一束耀眼的芒彩，在窒人的刀聲中，倒了下去。

但却不料與上官中對殺的那人，在揮刀中，刀背却是那麼恰到好處的，竟莫名其妙的搗在高磊的腦袋後面，於是，高磊大叫道：「我的眼！我的眼！」

他不辨東西南北，揮刀亂砍一通，在別人看來，他仍然是圓睜雙眸，然而，他却東撞西竄，那樣子就像個睜眼瞎子，跌跌撞撞的，高磊在別人無法顧及的情況下，衝出了宮舫大船的艙門，他仍然揮動手中大砍刀，但也不過才衝出不到十步，却一頭鑽到漢江中。

高磊跌落水中，在暗處，諸葛明看得眞切，不由一聲冷然的笑。

就在這時候，宮舫大船上的最上面甲板上，雙方仍然在七彩燈光與漢江的月色中，殺得十分慘烈，對方倒下去的人，與大刀寨的嘍兵，成了三與一之比。

於是，六十多名嘍兵，眞正全身的，已不過十名而已，而宮舫大船上的守衛，也已不過五六人了。

時機已到。

契機必須把握。

守在暗處的諸葛明，立刻一揮手，召來了一堡一莊的人，大叫着衝殺過去。

適時的，白家堡的兩艘大船，也靠了過來。

於是，三方面的人，全扭結在一塊了。

那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尤其是在這個時候，更是一股千眞萬確的生力軍。

祇是，當這二十多名雄據一方的武林高手，衝殺過去的時候，他們全都遵照着諸葛明的指示。

那個令人驚奇不止的指示。

因爲，就在這「江上廬」上的大艙房中，諸葛明當面露出一塊玉牌，且對一堡一莊的人，笑道：「我姓朱，不姓諸葛，但我的全名叫朱戈，也是先帝的堂弟。」

一面又一正臉色，道：「漢室天下，就淪喪在這批自私自利，喪心病狂人的手裡，凡我炎黃子孫，都有消滅他們的義務，重振漢室江山，需先把這些流寇餘孽除盡。」

朱戈的聲音鏗鏘而有力，單鳳眼環視着長方桌四週的人，一字一淚的又道：「諸葛明，諸葛明，其實我叫朱戈，明室後裔，各位如果有復漢決心，就請等他們雙方拚至最後，咱們再一擧圍殺他們，一個也不留。」

朱戈話一完，王大壽當即道：「稟王爺，我們大王莊願效前驅。」

巴耀東也一抱拳，道：「王爺，眞難爲你了，飛雲堡全聽你指揮了。」

這眞是令人無法想像的大轉變。

誰會想得到，諸葛明竟然是明室遺孤？

就在宮舫大船的戰鬥熾烈進行中，而在大船尾部，却有一個藍衫大漢，手上捧着一個錦盒，朝着遠處的一個小船尖叫招手。

於是，那小船却一搖三晃的划到了宮舫大船的尾部。

奇怪的是那宮舫大船上的打鬥，對於那個小船上的搖船人直如不覺一般。

祇聽大船上的持錦盒大漢，先是向小船上的搖船人丟下一個金元寶，急急的道：「快送我下船！」

搖船的接過金元寶，立即往懷裡一揣，然後點頭笑道：「你這位大爺，準備到那兒？」

「岸上！快！」

祇聽那人笑道：「好！那就快把東西先傳下來。」

大船上的大漢，立刻彎腰向下面遞，邊低聲道：「小心點！」

小船上的人接住那個錦盒，還眞的小心放在船板上。

於是，就見宮舫大船上的大漢跨過船欄杆，一長身，就往小船上落去。

然而，就在他身落中途，突然間，小船上的漢子冷冷一笑罵道：「他媽的！」

緊接着，「呼」的一聲，打橫裡揮來一鋼鐧。

就聽「叭」的一聲，一隻十六斤半，三尺半長的鋼鐧，正砸在那落下來大漢的腦袋上。

小船上的漢子，並未讓落下來的大漢掉在小船上，像踢一堆棉花一般，船上漢子狠聲接着罵道：「去你媽的！」

於是，噗通一聲，水花四濺，落下的大漢已被他踢落在江中，悠悠的朝着下游漂去。

這條小船又是甚麼來歷？

小船上的漢子又是誰？

這好像是個謎，然而甚麼謎也全是人弄出來的，因爲它是人弄出來的，在沒有人知情下，要想解開這個謎，大概祇有出謎的人才解得開。

而這個解謎的人，大概就是朱戈了吧！

那隻小船悠悠的離開了宮舫大船，却保持在一定的距離內，守着宮舫大船的船尾附近。

也就在這時候，宮舫大船上的最上層外面，突然間喊聲大震。

「殺！」

「殺！」

原來已接近尾聲了，大刀寨的人所餘不過十多人，而宮舫大船上的衛士，也不到六七名，全都已精疲力盡，刀出已不再掀起刀聲，掄砍已沒有銳芒。

突然間，又由「江上廬」上衝出這些一堡一莊的生力軍來，十幾個嘍兵，正自高興，而對方六七個衛士大驚之下，王大壽領的大王莊的勇士，與飛雲堡巴耀東率領的勇士，在朱戈的激厲下，一個個士氣大振，抱着光復漢室社稷的精神，一衝而殺了過去！

適時的，白家堡的人也一衝而上，朝着上面殺去！

於是，這三方面的人，在一個「消滅禍國殃民流寇餘孽」大前題下，全都奮不顧身，一衝而上。

刀聲「咻咻」！不停的撩撥出陣陣血花！

嗥聲不斷，哀號淒厲而令人毛髮悚然！

也不過一瞬之間，一衆十多名嘍兵，與六七名宮舫大船的衛士，全都被砍殺在這頂端的甲板上面。

於是，一衆人等，分兩批，把宮舫大船的前後兩個出口全堵了起來。

王大壽最是高興，因爲他大王莊的護莊武師諸葛明，竟然就是大明先朝的遺孤朱戈王爺！

當然，這時候他拉住白家堡主白慕堂，急快的道：「白堡主！我不說你還不知道！」

白慕堂道：「王大莊主！甚麼事啊？」

哈哈一笑，王大壽一捋鬍子，道：「我大王莊的地勢可是建在龍系山脈的彎當中，所念先朝的王爺，竟然會在我莊上當了護莊武師！」

白慕堂一楞，道：「是那一位？」

得意的一笑，王大壽道：「他叫諸葛明，其實是大明朱戈呀！」

白慕堂一驚，但也奇怪的道：「那諸葛明不正是大刀寨的軍師嗎？」

「皺眉，王大壽道：「誰說的？他身上帶着皇家玉牌，我們全看過了！」

白慕堂不由嘆道：「如果眞是這樣，咱們大夥可得戮力協助他一臂之力才是呀！」

「對！咱們這不正爲他效命嗎？他對我們說過，就連大刀寨的人也全不能放過！」

其實，放不放過，已經不是問題了，因爲這時候的宮舫大船的這間足有十丈長的大廳上，已經是血肉橫飛，躺了十多具屍體。

而包文通與另一個蒙面人的武士，正喘着大氣，有氣而無力的，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

最讓人驚心的，二人誰也不躲不閃，只拿厚臂往上面迎，那已不是甚麼浴血奮戰，而是拿人肉當猪肉，因爲，當對方的刀吃力的舉起來的時候，另一方的人，却無法及時的揮刀阻擋，只能把頭一偏，用身子去承受一刀之苦！

力量用盡了。

也因此，雖砍對方一刀，但那缺口連連的大砍刀，或包文通的魚鱗紫金刀，已無力帶起一陣狂飆那般的威勢，也因此，二人有時甚至互推互蹭在一起，而無法及時分開來！

這眞是最慘烈的砍殺了。

另一面，張博天鬚髮怒張，與蒙紗人圍着那張巨大的虎皮玉面太師椅，追砍有致的砍殺個沒完沒了。

「閻王刀聲」張博天不住口叫罵，一陣揮刀狂劈！

然而，蒙面人却每每在一陣劈砍後，抽腿疾閃，他似乎對張博天的刀法，甚爲瞭解一般，每在張博天將施殺着的時候，總是及時的閃躲開去！

時間一久，張博天開始定下心來！

一個猛烈搏鬥的人，一旦能把心定下來，立刻就會作愼密思考！

其結果，往往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成果。

「閻王刀聲」張博天就是這樣，因爲他在思考以後，發覺面前這個蒙紗人，必然認識自己，甚至他可能是自己人，否則，他不可能在初見到自己的時候，立刻二話不說就下令搏殺！

張博天在胸中起伏加快，力量又損耗一半的時候，他才發覺，對面這蒙紗人是自己同路人！

當然，這也是蒙面人一而再的能輕易躲過張博天的致命殺着，才引起張博天的這項思考！

於是，張博天雙手握刀，不再狂砍猛劈，而是一步步的開始進逼，因爲他也發覺，蒙紗人力量已放得差不多了，比起自己，也差不了多少！

一進一退，二人就在巨椅週圍對峙着！

突然間，附近一聲巨響！

「轟！」

只見在那厚厚的毛氈上面，包文通與那個與他死拚的大漢，雙雙摟在一倒了下去！

二人沒有一個能動！

二人全是刀未離手！

然而，二人的刀，却彼此插在對方的腹中。

就像是兩個自紅色染缸裡爬出來的人一般！

包文通的繞腮鬍連胸毛，全染了血！

那壯大的武士却雙目凸出眼眶外，似乎不信邪的味道，讓人不敢正視！

也就在這時候，「閻王刀聲」張博天突然大喝一聲，雙腿奮力彈起，有如雁落平沙一般，暴伸雙手，大砍刀伸向側面，像是要抱向蒙紗人一般，撲向蒙紗人的正面！

蒙紗人冷哼一聲，却雙手抱刀，筆直的戳向張博天的前胸！

「閻王刀聲」張博天平凡的身子，突然在半空中一個平翻，賣弄了一個險招，却是右手快不可言的一圈大馬砍刀，他削去了蒙紗人的面紗，尚帶掉一束頭髮下來。

於是，燈光下，張博天驚得幾乎手握不住手中的大馬砍刀來。

就聽他結結巴巴的戟指着對方，鬼嗥一般的叫道：「你……你……怎麼會是你……」

忽然間，那大漢狀似張飛般的哈哈大笑……

其聲如夜梟，但比夜梟還要淒厲……

其狀如瘋子，但比瘋子狂十分！

張博天戟指對方道：「你！你沒有死？」

又是一陣狂笑……

張博天突然狂吼道：「戈正！你爲甚麼？難道你被埋在朝陽峯上，還會再由坑裡爬出來？難道你……」

不錯，這個蒙紗人確實是戈正，他沒有死，而且他活得好端端的！

不信嗎？

這世間原本就有許多難以令人相信的事！

而且是每天都在發生！無時無刻！

如果有人大驚小怪，那才是沒見過世面的人！

當然，張博天如今却正在一頭霧水，他實在想不通，戈正怎麼會沒有死？

雙手抱刀，「閻王刀聲」張博天道：「戈正！咱們本來都能安享餘年，知道嗎？那是永遠也花不完的財富，而你却是這麼的貪心，爲甚麼？」

戈正戟指張博天，抗聲道：「十多年的刀口生涯，我太瞭解你了，當你在埋寶以後所表露出來的眼神中，我姓戈的看得出你有野心，那是想獨佔的野心！」

張博天大怒，罵道：「放屁！如果我要對你下手，豈會等到挖寶的時候？」

哈哈一笑，戈正道：「你永遠不知道，那個與你同在一起，甚至同你登上朝陽峯的戈正，並不是我吧？」

張博天急問道：「那會是誰，爲甚麼長得那麼像？」

戈正有些得意的道：「他是我弟弟，我戈正的孿生親弟弟！」

張博天這時候不由大嘆自己是個驢！

只聽戈正又道：「我兄弟戈勇，一直在家鄉陪着老母，但當我暗中回家探望老母的時候，就把我的計劃設計出來，讓我的兄弟，扮做我，一直陪在你的身邊！」

張博天道：「然後你却私自一人，把四大箱寶物金磚全運走？」

一面搖頭，張博天又道：「既然你已盜走寶物，爲何還要你兄弟跟我上朝陽峯？」

戈正一抹汗濕的毛臉，道：「爲了除去你的疑心，不能不採這個步驟！」

事情似乎已經敞明了！

張博天不由大罵戈正，眞的不是個東西，害得他有如喪家之犬，害得他幾乎一頭撞死朝陽峯！

他越罵越氣，不由一掄手中大砍刀就要衝上去！

突然，戈正一搖手，道：「張兄！如果咱們現在合作，寶物我全拿出來，咱們二一添作五的重分，你看如何？」

張博天大罵，道：「放你娘的屁，你已經全軍盡墨，還想要甚麼好處？」

一面一指大廳艙中地上的屍體，又道：「你該看到了，如今你已經成了一個人，還有甚麼可討價還價的！」

戈正急又道：「如果我告訴你，寶物只有我一人知道，你沒有我就難以找到那批寶物，你是否還會殺我？」

張博天似是不防戈正會有此一說，不由一楞。

但旋即哈哈一笑，道：「戈正！過去我總以爲你是個猛張飛，頭腦簡單四肢發達，却不料你還眞有兩下子，那好！咱們兄弟坐下來，好好談談那批寶物的事！」

一面，張博天把大馬砍刀向着右膀臂後面一豎，招呼戈正的往大椅子上坐，完全一副老朋友多年未碰面，如今又扯糊在一起一般！

戈正嘿嘿一笑，抬步朝着大椅上坐去！

適時的，張博天慢慢在彎腰，而且是背側對向戈正！

突然間，像地裂一般，張博天倒背在右臂後的大馬砍刀，疾如地裂時候向上空噴氣一般，「咻」的一聲！

戈正原本防着張博天突然下手，只是當張博天側身的時候，他鬆懈了防備！

也只是那麼一剎間，張博天的大馬砍刀風掣電擊一般，刄電一閃

而滑過戈正的脖子！

「咻！」一股血雨，自戈正的肩上向上、向外、向四週噴洒！也噴了張博天一身！

適時的，諸葛明領着二堡一莊的人，一衝而進到這艘宮舫大船中。

諸葛明還手持寶劍，向大廳中四下查看，這才一下子跑到張博天的身前！

張博天有些虛脫，一屁股坐在戈正的那張虎皮大玉石椅子上喘着氣！

緩緩的，諸葛明把手中劍點在張博天的咽喉！

張博天一驚，怒睜雙目，道：「難道你也想學戈正，來個爲財不顧友？」

冷冷一笑，諸葛明道：「如今二堡一莊的人全在，我朱戈要爲民除害！你早該死的，只是你幸運一時，但你不能永遠幸運！」

一面緩緩掏出玉牌，又道：「你該知道，我究竟是誰！」

張博天看得仔細，那玉牌上刻着「朱戈」二字。

「你既然是先朝皇室的人，爲何也幹流寇？」

哈哈一笑，朱戈道：「爲了設法消滅你們！」

張博天突然揮刀上撩，但朱戈的劍尖，卻及時的刺入張博天的咽喉！

於是，一個眞正的流寇殺人魔，就這麼死了！

* * *

就在這宮舫大船上，諸葛明動員二堡一莊所有的人，每一個地方，每一寸木板，甚至船底，全都找遍，但沒有找到張博天所說的失寶！

也許戈正說的一點不錯，只有他，只有他戈正，才能找到那些寶物，他死了，寶物也將永遠不再出世了。

諸葛明深深知道自己的處境，既然暴露身份，他就無法再與衆人一同離去！

但他却給了一張圖，交給二堡一莊的人，去到景陽鎮附近的朝陽峯後峯的大刀寨，那兒有他們借給大刀寨的金銀，有多少就取回多少吧！

* * *

這時候，就在四五里的江面上，方氏父女二人，正在把一個漂游在水面的人，往他們的小船上拖拉！

燈影下，只聽方圓圓哭叫道：「舅舅！」

那個被拖上小船的人，正是高磊！

江水把他沖醒不少！

而後腦的大疤，像個鵝蛋，因而使他雙目失明！

但是，雙目失明却換來了他的心明！

只聽他低嘆一聲，道：「是圓圓嗎？往後舅舅恐怕要連累你們了！」

方老丈急問道：「你傷在那兒？」

「雙目失明……」

高磊突然一笑，又道：「如今遇到你們，我突然覺得很平靜，難道眞的是『眼不見爲淨』嗎？」

遙望着五光十色的大船，兩艘極遠的大船，方圓圓心中祈禱：「讓諸葛明平安無事吧！上天！」

* * *

朱戈來到了船尾，却見那隻小船，適時的划了過來！

緩緩的登上小舟，朱戈雙手抱拳，道：「各位！爲了復我大明江山，往後還望各位多加協助！」

揖了一個羅圈禮，又道：「如果有緣，朱戈當會前往你們住處一敘！」

王大壽却極力的道：「王爺！我王大壽高攀，望你有暇去看看來鳳！」

遙遙的，就聽朱戈道：「我會的，叫來鳳姑娘多加保重！」

於是，越見那個小船上的撐槳大漢划得更起勁了！

於是，二堡一莊的人全走了！

* * *

好一陣子，石泉鎮大王莊的大小姐王來鳳，總是一個人來到漢江邊的蘆葦岸，默默的望着遠去的流水。

如今，已不再有殺戮……

如今，漢江的刀聲已消失了……

而王來鳳，却不時的低唱着一首哀傷的歌：「微風吹白雲悠悠！

一江春水東流！

就在這沿江的小船上，盼望和你重見！

我願化成一縷輕煙，飄繞在你的身畔！

但願時光重回，何堪往事回味！

層層相思堆心扉，望君早來歸！

每當歌罷，王來鳳總會雙肩聳動，淚眼婆娑！

啊！癡情啊！

（全文完）

玉釵盟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步步爲營皆殺戮　財迷心竅入陷阱

上文提要：千毒谷谷主帶來兩件水獺皮衣，長眉老人指出暗門之後，他與上官婉倩一齊下激流，長眉老人却帶徐元平等坐進棺材般的船渡過激流……到達孤獨老人之墓地，發覺已有人進入，且有人向他們施襲，結果金毛猩猩中了硫磺火，幸虧被徐元平救下，長眉老人視徐元平爲知己，便把駕馭猩猩之法告訴徐元平。此際，耳邊傳來一女子之聲……

金老二微微一笑，道：「好吧！我和你一道去，也許要拖累於你……」微一頓，接道：「如若你發現情勢不對，就快些回來……」壓低了聲音，接道：「不到必要，最好不要和對方動手，那位上官姑娘，仍對你一往情深，江湖之上，人心太過險惡，不妨利用她的牽扯之力，借用千毒谷主之能……」

徐元平搖搖頭，接道：「這個，這個不太好吧！平兒堂堂男子，怎能利用一個女孩子情感上的矛盾，從中漁利。」

金老二說道：「據我觀察，她似乎是有着極深的痛苦，答應嫁給千毒谷主之子，實非出於本心。」

徐元平心中對金老二極是尊重，雖然不願聽他這些無謂之言，但也不願發作。

當下微微一笑，說道：「我要去看看了，那呼叫我的女孩子，似是正在受着難以忍受的迫害。」

金老二知他甚不願聽自己這等尖銳之言，長長嘆息一聲，道：「平兒，不是叔叔用心險惡，實是我看得太多了，歷練愈豐，愈覺江湖上的險惡可怕，你去吧！遇事謹慎小心一些就是。」

徐元平微一點頭，急步對那發聲呼叫自己的方向走去。

金老二諄諄相告，加上他近來經歷的風險，使他生出了甚大戒心，暗中運功戒備。

這是一條寬僅數尺的夾道，那呼叫之聲傳來的方向，剛好和暗飛來的方向，背道而馳。

徐元平走出了三四丈遠，仍然不見動靜，心中暗暗忖道：奇怪呀！難道她已經遇害了？當下高聲道：「剛才哪一位要找在下？」

祇聽夾道中回音傳來，不聞那女子答應之聲。

徐元平運足目力，向前看去，祇見三丈左右之處，夾道的兩側，似是又有一道橫穿而過的夾道，心中暗暗奇道：這條夾道乃激流通道，此刻突然又有一道夾道橫穿而過，顯然墓中的機關已經被人發動了。

心中忖思，人却仍然放步向前行去。

夾道中幽寂得像一道死巷，徐元平落足雖然很輕，但仍可自聞步履之聲。

突然間，由那橫穿的夾道中，傳出來一聲厲喝，一條人影疾閃而出，迎面奔來。

徐元平霍然停下脚步，閃到一側，本想放他過去，但又忽然想起數丈之外，就是金老二和那長眉老人停身之處，當下又舉步跨回，攔在路中。

那迎面奔來之人，行速極快，

徐元平剛剛跨回夾道中間，他已衝到前面。

那人一見有人攔路，不問青紅皂白，舉手一掌拍了過去。

徐元平右掌一推，硬接了那人一掌，冷冷喝道：「怎麼出手就要傷人？」

但聞「蓬」的一聲，雙方掌力接實，那疾衝而來之人被震得後退了兩步。

徐元平凝目望去，祇見來人是一個身軀矮小，環目方臉的中年人，一身短衣，背上斜背着一個長長的包裹，也不知藏的是甚麼兵刃。

那人被徐元平一掌震退了數步，不禁微微一怔，心想：對面之人，不是三谷二堡中首腦人物，亦將是武林中甚得盛譽的高手，那知凝目望去，竟然是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年，不禁臉色一變，怒聲喝道：「你是甚麼人？」

徐元平淡然一笑，道：「你又是甚麼人呢？」

那人剛才接了徐元平一掌，已然吃到了苦頭，心知對方年紀雖然幼小；但武功却是不可輕侮，當下暗中提起眞氣，準備出手一擊而斃了對方，口中却故意說道：「咱們素不相識，你爲何攔阻我的去路？」

徐元平呆了一呆，吶吶的答不出話來，祇覺對方之言甚是有理，無法反駁。

突然間，又是一聲慘叫傳來，聲音厲凄短促，顯然是一種死亡呼號。

緊隨着響起了一聲長笑，搖曳在夾道之中，傳播開去。

那矮小中年人似是被那慘叫之聲擾得心神震盪，全身微微一顫，不由自主的回頭望去。

就在他回顧之間，忽然大喝一聲：「蛇……」探手一把，向下抓去。

不遠處傳過一聲陰沉的冷笑，道：「絕毒之蛇，死亡之口……」餘音未絕，那矮小中年人突然倒地而斃。

徐元平凝目看去，祇見他手中一條小蛇，猛的一竄，躍飛開去。

顯然他探手一把，已然抓住那小蛇，祇因蛇毒發作太迅速，他還未及用力揑斷毒蛇，人已毒發而死。

黑暗中，雖然無法辨識那小蛇的顏色，但徐元平想到定然是千毒谷谷主身帶兩條毒蛇之一，心中暗自駭道：不知甚麼毒蛇，毒性竟然如此之重，毒性發作得這般迅快……

心中念頭電轉，口中却高聲說道：「冷老前輩，還未走麼？」

遙遙的傳過來一聲冰冷的聲音，道：「目下這古墓之中，步步充滿兇險、殺機，老夫看在我那兒媳面上，饒你一次不死，咱們再遇上時，我就要你的命了。」

徐元平忽然想起上官婉倩來，不知身在何處？何以不聞講話之聲。

一想起上官婉倩，就不自禁的想起來這數日中相待的恩情，不禁心頭一急，高聲叫道：「冷老前輩慢走一步，在下還有事請教。」一面急急向千毒谷主停身的地方奔行過去。

但聞回音在夾道中飄盪，不聞千毒谷谷主的回應之聲。

他行動迅快，倏忽之間已到了那橫過的夾道口處。

祇聽一個冷峻聲音由那橫穿的夾道中傳了過來，道：「甚麼人？」隨着那喝問之聲，傳過來一股強猛絕倫的掌風。

徐元平早已留神戒備，回臂拍出一掌，人却飄然閃向一側。

兩股掌力相接，旋起了一陣急風。

但聞一聲冷哼，罵道：「老毒物二十年未入江湖，掌力果然又強了不少。」

顯然，對方竟然把徐元平當作了千毒谷谷主。

徐元平心中一動，暗暗忖道：不知對方是何等人物，竟然把我當作了千毒谷谷主，想來他定然聽到了千毒谷谷主的聲音。心念一轉，側身貼在牆壁之上，默不作聲。

過了一陣工夫，冷峻的聲音重又傳了過來，道：「老毒物，你縱然不肯開口，也別想瞞得過老夫。」

徐元平聽那聲音充滿急躁，想是心中早已等得不耐。

徐元平暗中提聚眞氣，緩步移到那橫穿而過的巷口。

數日以來，連番遇上兇險之事，對江湖上人心的險惡，早已有了認識，尤其這陰森幽暗的古墓之中，現下正在展開着慘酷的屠殺，不論何人，祇要一進入這古墓，在這古墓之中相遇，彼此就算沒結過不共戴天之仇，或是素不相識，但也以毒手相向。

他聽到過幾聲震耳的厲凄慘叫，那每一聲呼喚之中，即有一個人失去了性命。

他親眼看到了千毒谷谷主施放毒蛇暗中殺人的毒辣手段，在這等黑暗之中，那毒蛇却是攻擊人最好的方法。

這些慘酷的殺人之術，使徐元平提高了警覺。

那人呼叫了兩聲之後，仍然不聞人相應之聲，心中似是難再忍耐，祇聽步履之聲傳了過來，想是那人已大步行來。

他似是有意讓人聽到他已緩步走來，故意落足甚重。

片刻之後，那步履聲忽然停了下來，一條人影疾躍而出。

徐元平右手一抬，正待伸指點去，心中忽然一動，暗道：他邁着沉重步子走來，分明是存心想誘我中計……

祇聽蓬然一聲，那人影撞在對面的石壁上，倒了下去。

徐元平先是微微一怔，繼而恍然大悟，那條人影原來是一具屍體，被人運用內力投擲出來，如若適才冒失出手，勢必被隱身在轉角之處的强敵暗算。

他暗自吸了一口冷氣，忖道：江湖中人當眞是詭詐得很，一不小心，就將有殺身之禍。

忖思之間，忽見火光一閃，一個火摺子投了過來，落在那屍體旁邊，熊熊的燃燒起來。

幽暗的夾道中，驟然間出現了一片光明。

徐元平迅快移動身軀，向後退出了二丈多遠，避到火摺光芒照射之外。

一個高大的老者緩步走出那橫過的夾道，站在兩條夾道的交叉路中。

這人胸垂白髯，身軀高大，虎頭環目，生相威猛至極。

祇見他雙目轉動，望過兩側夾道之後，突然仰臉大笑三聲，說道：「老毒物，你這般藏頭露尾，算得甚麼人物。哼！老夫如能出了這孤獨之墓，非得捽了你們千毒谷谷主的招牌不可。」

對面的夾道中突然響起了一聲尖叫，一個黑衣少女散披着長髮，急急衝出。

那高大的白髯老者忽然伸手，一把疾向那黑衣少女抓了過去。

不知是她有意讓那老者抓住呢，還是已累得筋疲力盡，被那老人一把抓住右臂，老鷹抓小鷄般的提了過去。

火光映射之下，徐元平看出黑衣少女正是鬼谷二嬌中的丁玲，不知受到了甚麼驚嚇，急急如喪家之犬般狂奔而來。

丁玲似是自知難再逃脫，索性一閉雙目，不言不語。那白髯老者隨手一指，點了丁玲的穴道，放在暗影之處。

就在他一轉身的工夫，對面夾道中疾飛來一道光芒，「叭」的一響，打熄了火摺子。

夾道中又恢復了原有的黑暗。

徐元平提聚眞氣貼壁急行，倏然之間又回到那夾道口處。

祇聽那長髯老人宏亮的聲音，叫道：「甚麼人？」呼的一股拳風，直向對面夾道中擊過去。

一個陰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要命的來！」蓬然一聲大震，夾道中急風回旋，想是那人拍出一掌，硬接了白髯老人的拳風。

徐元平凝目注視，趁那老人轉身迎敵的當兒，疾快絕倫的閃入橫過的夾道中。

但聞拳聲帶起的呼呼風響旋蕩在夾道之中，想是兩人已經展開了全力搏鬥。祇聽拳勁掌風的威勢，就可知道搏鬥的兩人，都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

徐元平抱起了丁玲之後，反而猶豫起來，古墓中岔道縱橫，一不小心，就難免有迷失路途之危，他必須早回到金老二的身側去，但要穿過兩人拳、掌所發內力封鎖的夾道，縱然不致受傷，亦將被兩人發覺。

他爲人堅毅，略一思忖，決定冒險一試，解下丁玲腰間的絲帶，把丁玲縛繫在自己的身上，然後一提眞氣，貼壁向前行去。

凝神望去，祇見兩人拳來掌往，打得激烈無比，雙方武功似是極爲接近，使這一場勢均力敵的惡戰，觸目驚心。

徐元平提聚內力，護住了身子，緩步前行，竟然被他衝過那激蕩的勁力，而未爲兩人發覺。

他急步奔行到那棺材一般的怪船所在，放下懷中的丁玲，舉手拍活她身上的穴道。

祇聽丁玲長長吁一口氣，問道：「你是誰？」

徐元平道：「在下徐元平……」

祇聽丁玲「嚶」的一聲，轉身撲入了徐元平的懷中，道：「哎呀，這幾天他們把我整治慘了！」

徐元平道：「甚麼人這樣對你？」

丁玲道：「楊文堯和易天行。」

徐元平道：「他們幾時進入了這孤獨之墓？」

丁玲道：「時間已不短了，約略算一下，大概有四個時辰之久了。」

徐元平道：「他們可曾被困到水中麼？」

丁玲搖搖頭，道：「我倒聽到震耳欲聾的翻騰水聲。」

徐元平略一思忖，道：「這麼說來，進入這古墓之中的武林高手，當眞是不少了。」

丁玲道：「易天行不但選出八大高手隨行入墓，而且入墓的要口處，都派有武功高强之人守護，每人都配帶很多絕毒的暗器，在這等幽黯的古墓中，實叫人防不勝防……」她微一停頓，喘了兩口氣，接道：「除了易天行和他的屬下之外，還有楊文堯、查子清、查玉等，一齊來啦！」

祇聽一個宏亮的聲音，喝罵道：「不用打了，那女娃兒被老毒物

帶走了。哼，咱們兩個鷸蚌相爭，叫別人坐得漁利。」

一個陰沉、冷漠聲音答道：「誰要你出手就要揍人呢？」

那宏亮的聲音喊道：「老毒物，別人怕你用毒，老夫就是不怕。你現身出來，試試老夫的拳頭如何？」

徐元平低聲問道：「二叔父，你可聽出這人是誰麼？」

金老二道：「見人之後，或可相識，但憑聲音却是聽它不出。」

丁玲接口道：「我雖然在他們的强力壓迫之下，但仍然留心了他們的舉動，據我觀察所得，易天行深入這古墓尋寶，不過是借作掩飾而已，他眞正的用心，是想借這古墓，一網打盡武林高手，楊文堯、查子清，都已經中了他的圈套，欲罷不能了。」

她輕輕嘆息一聲，接道：「這座幽黯的古墓之中，即將展開一場兇殘的屠殺，不知有多少武林高人，要埋骨這古墓之中。」

徐元平道：「出手相搏，生死之機各佔一半，易天行怎能穩操勝算？」

丁玲道：「易天行處心積慮，每闖過一道機關，就暗中指派一人看守，必要之時，他祇要一聲令下，古墓中大部份機關，都將爲他的屬下破壞，那時，凡是進入這古墓之人，縱然不被殺死，亦將活活餓死在古墓之中。」

徐元平無限感慨的說道：「『名利』二字，當眞是害人不淺。這古墓中的兇險，無人不知，祇因這墓中存放了富可敵國的財寶，和那流傳於江湖的玉蟬、金蝶，引得無數人甘冒奇險……」

話至此處，突然被一聲慘叫打斷。

緊接着響起一陣兵刃相擊的聲音，由遠而近。

丁玲抬頭望去，祇見幽暗的夾道中不時閃動着兵刃的光芒，逐漸向幾人停身之處而來，顯然兩人的搏鬥，一强一弱，弱的一方，被對方迫得直向後退，不禁低聲說道：「咱們再不離開此地，就要和人家碰上了。」

那久久不發一言的長眉老人突然出口接道：「這猩猩已經醒過來了，你快些試試看是否能夠運用自如？」

徐元平凝神望去，祇見那金毛猩猩正緩緩挺身而起。

幾人和那猩猩相距甚近，雖在黑暗之中，亦隱隱可見那猩猩的猙獰面目，怒目圓睜，白牙森森，直似要攫人而噬。

丁玲不自禁把嬌軀向後收縮一下，道：「這猴子好生難看。」

徐元平的耳目在幾人之中最是靈敏，雖在那兵刃交響之中，仍然聽到一縷輕微的步履之聲傳了過來。他心中正在思索那老人之言，一聞那步履之聲，本能的唔呀一聲，揮手指去。

他從那老人處學得指揮這猩猩之言，別人也聽不懂他說的甚麼。

祇聽一聲厲嘯，那猩猩突然疾躍而起，快如流矢般直射過去。

祇聽傳過來一聲怒喝道：「好畜牲！」緊接着蓬然一聲大震。

徐元平怕那猩猩受傷，奮身一躍，直掠過去。

徐元平目睹前面黑影幢幢，翻飛不停，趕忙一沉丹田眞氣，疾向前衝的身子突然沉落實地。

凝神望去，祇見那猩猩雙手張舞，厲嘯不停，直向前面猛撲。

對面强敵雖然不停的劈出凌厲的掌風，但仍然無法阻擋住猩猩狂衝猛撲，被迫得直向後退。

搏鬥中，徐元平無法看清楚那人面貌，但隱隱所見的高大身材，似乎像是那長髯老叟。

祇聽丁玲高聲叫道：「徐相公，快退回來……」

徐元平劍眉一聳，高聲答道：「你們守在這裏，不要離開。」口中說着話，人却疾向前面追了去。

金老二輕聲說道：「他要去找易天行，咱們一起去吧！」

丁玲道：「假如咱們當眞的找到了易天行，誰都別想活了……」微微一頓，接道：「他不肯聽我的話，你快些叫他回來吧！」

抬頭望去，哪裏還有徐元平的影子。

但聞猿嘯凄厲，由遠而近，分明那猩猩遇上了勁敵，又被迫退了回來。

長眉老人霍然警覺，站了起來，輕輕說道：「猩猩遇上了勁敵，祇怕就要退回來了。」

丁玲道：「我身受內傷，已無拒敵之能。」

金老二豪壯的接道：「生有處，死有地，我金某人走了一輩子江湖，遇上的兇險難以計數，但都履險如夷，仍然未死，如若命該死在這古墓之中，那也無可奈何，不論來人是誰，咱們也不能坐以待斃。」

丁玲突然放低了聲音，道：「金老前輩，晚輩倒是有一個拒敵之策，但需憑仗金老前輩相助。」

金老二怔了一怔，道：「能進入這古墓之人，大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祇怕我金某人難以是人家的敵手，姑娘如想憑仗於我，那可是找錯人了……」

丁玲道：「晚輩身受內傷，行動之間極是緩慢，祇要老前輩能拒擋强敵的豪氣，晚輩隱在你的身後，出其不意，施展迷魂藥粉，在這等幽暗的夾道之中，或可制服來人。」

金老二道：「好啊，我倒是忘了你們鬼王谷的迷魂藥！」

祇聽悲厲的長嘯傳入耳際，想是那猩猩受人重擊而發出的嘯聲。

金老二已知那長眉老人不會武功，急急說道：「老前輩請躲入這渡船之中，由在下和這位丁姑娘設法拒敵。」

那長眉老人一沉吟，道：「好吧！如若你們打他不過，那就設法把他引入到這棺材旁邊，讓我來收拾他！」

金老二淡淡一笑，道：「好吧！」「呼」的一聲，把那燃燒的火摺子吹熄，大步走到那棺材後面，撿起了把單刀。

這時，那逐漸後退的猿嘯之聲，突然停了下來。

丁玲牙齒緊咬，暗中提聚眞氣，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玉瓶，緩緩把身體移靠在石壁上。

夾道中幽暗如夜，雖然練武之人目力大異常人，但也難見五尺以外的景物。

金老二握刀在手，大步走了回來，輕輕歎息一聲，說道：「我自被楊文堯引入這古墓中，斷臂之後，一直在生死邊緣中掙扎，但不知是否能躲過今日之劫。」言語之間，充滿着無可奈何的凄涼。

丁玲輕聲說道：「老前輩不用擔心，祇要你擋得來人兩招，我就有機會施展這迷魂藥粉了。」微微一停頓，接道：「這古墓之中，一片黑暗，對咱們大是有利……」話至此處，突然重重的喘息幾聲，倏然住口不言。

金老二見聞何等廣博，聽得心中一動，道：「孩子，你怎麼啦？」

他對鬼谷二嬌向無好感，但此時此地，已成了患難相共，不知不覺間生出了關懷之心。

丁玲緩步走了過來，道：「我被他們嚴刑迫害，受了很重的傷，說話一多，傷勢就疼痛難忍……」

她又喘了兩口氣，接道：「這玉瓶之中，藏的解藥，你抹在鼻子上，就不怕那迷魂藥粉了。」

金老二接過玉瓶，低聲歎道：「江湖上都說你們鬼谷二嬌陰沉險惡，手段毒辣，但今日看來，並非如傳言那等可怕。」

丁玲道：「此刻我們生死與共，雖然我生性毒辣，也不致對你施展毒手……」

祇聽拳風盈耳，一團黑影緩緩向兩人停身之處退來。

丁玲迅快的閃到金老二的身後，道：「老前輩豪壯一些。」

金老二打開玉瓶，抹上解藥，橫刀而立。

眨眼之間，那團黑影已退至兩人身側，果然是那金毛猩猩。

這時，那金毛猩猩，似是已累得無力嘯叫，雙爪護在胸前，緩步而來。

緊逼那猩猩，是一個身軀高大的長髯老人。

祇見他神情凝重，滿頭大汗，隱隱可聽到喘息之聲。他雖然迫退了猩猩，但亦似累得筋疲力盡，是以不肯妄發一拳。

金老二讓過猩猩，沉喝一聲：「站住！」揮手一刀，直劈過去。

那白髯老人全神貫注在那猩猩身上，聽得金老二的喝聲，刀光已到身前，左手斜斜拍出一掌，一股潛力逼住了刀勢，正待開口說話，忽見一隻素手由敵人身後伸出，不禁微微一怔。

就這一緩，丁玲已彈出「迷魂藥粉」。

那長髯老人話還未說出口，人已被藥粉迷倒，「蓬」的一聲，倒摔在地上。

金老二單刀一揮，直劈而下。

丁玲急急叫道：「老前輩不要傷了他。」喝聲中，右手全力向金老二臂上推去。

她身負內傷甚重，全力一推，雖把金老二推了開去，但却震動傷勢，吐了一口血，跌坐在地上。

金老二被丁玲全力一推，單刀砍在石壁上，「噹」的一聲，激起了一串火星。

丁玲右掌緊緊的按住前胸，吃力的說道：「別傷他。」

金老二緩步走了過來，說道：「孩子，你先運氣調息，不要忙着說話。」

那躲入舟中的長眉老人突然站了起來，接道：「傷得很重麼，讓老夫看看。」跨出木舟，大步走到了丁玲身側，也不問丁玲同不同意，抓過右腕，伸手就按在脈門之上。

夾道中恢復了原有的幽寂，那經過劇戰的猩猩，也疲累得倒臥在地上。

大約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那長眉老人突然歎息一聲，說道：「孩子，你傷得很重，老夫身上雖然帶有成藥，祇是毒性重了一些，不知你願不願服用？」

丁玲道：「我還想多活幾天！縱然要受盡痛苦，我也不怕。」

長眉老人敞聲笑道：「好啊！你想活多長時間……」

金老二接口說道：「老前輩，咱們處境險惡得很，隨時均可能有武林中一流高手來襲，你這般敞聲大笑，豈不是把我們停身之處，告訴別人麼？」

丁玲嬌喘幾聲，接道：「我想再活十天……」

長眉老人道：「那太容易了。」

伸手從懷中摸出幾粒丹藥，道：「你自己收着吃吧！如若能把幾粒丸藥吃完，吾道又多一人了。」

金老二道：「你又想多製造一個毒人出來。」

長眉老人道：「如若老夫早出道幾年，今日武林當又是一番形勢了。」

金老二對他把徐元平變成毒人一事，心中一直耿耿於懷，當下冷笑一聲，道：「你要創出一個毒人派來。」

長眉老人道：「不錯，可惜時不我與，已經太晚了。」

丁玲緩緩捏起一粒丸藥，輕聲對金老二道：「他這丸藥，當眞能療治傷勢麼？」

金老二道：「能療傷勢，確實不錯，祇是無異飲鴆止渴，傷勢療好之後，劇毒也侵入了內腑之中。」

丁玲自知傷勢難再支撐下去，聽金老二說能夠療治傷勢，立時吞下一粒。

金老二看出丁玲的內傷已到了萬分險惡之境，也不再勸止，站起身來，把那長髯老人抱了過來，心中害怕那藥物效力過後，此人突然醒了過來，想問丁玲如何處置，但見她服藥之後，正在運氣調息中，又不便驚擾，祇好用單刀架在那人頸項之上，祇要他一醒過來，立時揮刀斬下。

那長眉老人一語不發，靜靜的坐在一側，雙目凝注在丁玲的臉上，似是等待丁玲服藥後的反應。

丁玲坐息約一刻工夫之久，忽然睜開雙目，笑對長眉老人說道：「你這藥物很靈，我覺得傷勢已好多了。」

長眉老人道：「如若說藥到病除，當時見效，老夫敢誇當今之世，唯吾獨尊……」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長歎一聲，回顧金老二道：「也許這世界還有一個人可以和老夫相比。」

金老二道：「甚麼人？」

長眉老人搖頭說道：「不知道，好像那人還是一個婦道人家……」

丁玲接道：「如若那人是女人，定然是南海門下那個鬼丫頭……」

遙遙的傳過來一聲輕笑，道：「背人之後，說長說短，不怕嚼爛舌根子麼？」柔音細細，分明是女子口音。

丁玲呆了一呆，道：「甚麼人？」仔細聽去，那聲音似是從一側石壁傳出。

再不聞回答之聲，那人說完一句話後，似是已掉頭而去。

長眉老人罵道：「這陰風森森的所在，當眞都是些鬼鬼祟祟的人物……」

金老二道：「這古墓建築靈巧，到處是密室夾壁，隔壁傳音，算不得甚麼稀奇之事。」

丁玲目光一掠躺在身前的長髯老人，道：「你沒有傷了他麼？」

金老二道：「沒有，但你要留下他來，不知有何作用？」

丁玲道：「此人武功很高，殺了他未免可惜……」

金老二道：「好吧！那就留着他醒來之後，殺咱們吧！」

丁玲笑道：「老前輩且莫心急，我說他武功高强之意，是可以幫助咱們拒敵。」

金老二道：「這個祇怕不容易吧！」

丁玲道：「晚輩自有妙策，讓他甘心受命。」說話之間緩緩站了起來，走向那長髯老人的停身之處，蹲了下去。

金老二緩緩收回架在那人頸上的單刀，說道：「你最好先把他降服之後，再給他嗅上解藥，要是被他先醒過來，咱們誰也別想活了。」

丁玲道：「老前輩儘管放心。」突然伸出了纖纖玉指，點了他雙臂、雙腿上四處要穴，然後從懷裏摸出一瓶解藥，塗在那長髯老人鼻孔之上。

祇聽那長髯老人打一個噴嚏，緩緩睜開雙目，望了丁玲、金老二等一眼，挺身坐了起來。

他雙臂、雙腿要穴被點，除了腰幹之外，四肢難動，右手一抬未起，立時緩緩的躺了下去。

丁玲俟他躺好之後，才冷冷說道：「你如妄想運氣自解穴道，那可是自找苦吃。」

長髯老人冷冷的望了丁玲一眼，默然不語，他雖在生死關頭，仍然有一股倔强之氣。

丁玲用手撿起單刀，冷冷說道：「現在，你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長髯老人冷哼一聲，道：「龍遇水淺遭蝦戲，虎落平川被犬欺……」

丁玲單刀一揮，一股冷芒疾掠那長髯老人前胸掃過，一綹長髯應手而飛，接道：「不論你如何罵我們，但眼下你已無反抗之能，我祇要一揮手間，立時可以要你身首異處，魂遊鬼府。」

長髯老人怔了一怔，道：「那兩條路，先容老夫忖思一陣，才能答覆。」

丁玲道：「簡單得很，一條是你答應受我指揮，不得有絲毫違抗之心，一直到咱們離開這古墓爲止，我就解開你的穴道，還你自由之身，另一條路就是拒絕我，我一刀把你殺死。」

長髯老人怒道：「老夫是何等

身份之人，豈肯受你這個黃毛丫頭支使。」

丁玲冷笑道：「那你是選擇後一條的死亡之路了？」緩緩舉起手中單刀接道：「我現在先斬去你一條右腿。」刀光一閃而下。

長髯老人急急搖頭，說道：「且慢動手！」

丁玲收住刀勢，笑道：「你可是想活命麼？哼！能伸能屈，才是英雄人物，何況你出了這古墓之後，還有一雪此辱之機，如是被我一刀殺死，你就永遠無法洗雪此辱了。」

長髯老人道：「老夫出了這古墓之後，必要把你迫作奴婢，以雪此辱。」

丁玲笑道：「那你是答應了。」

長髯老人無可奈何的點點頭，道：「就算答應了吧！」

金老二急急說道：「孩子，江湖上人，極少信義，你放了他，他如不肯履行承諾之言，怎生是好？」

丁玲道：「大丈夫一諾千金，我相信這位老前輩答應了，決然不會反悔。」

金老二道：「你相信，我可不相信……」

丁玲右手一揮，拍在那長髯老人的「曲池穴」上，推活他左臂穴道。

金老二心頭大急，獨臂一伸，奪過了丁玲手中單刀，對着那長髯老人，作勢欲劈。

丁玲緩緩從懷中取出一粒丹丸，歎息一聲，說道：「老前輩，晚輩雖然很信任你，但無法取得這位叔叔信任，也是枉然。」

長髯老人目注金老二手中高舉單刀，緩緩說道：「你們要老夫如何才能信任？」

丁玲道：「祇要你服下這粒丹丸就行了。」

長髯老人凝目望着金老二手中的單刀，喃喃自語的說道：「老夫英雄一世，豈能就這般無聲無息的死去……」

丁玲幽幽接道：「以老前輩高强的武功，足可和當世武林高手一爭短長，這樣悄然而死，那實在太可惜了。」

長髯老人回顧了丁玲一眼，說道：「你手中的丹丸是何等毒物？先說給老夫聽聽再說。」

丁玲笑道：「這丹丸名叫百步斷腸散，乃五種絕毒之物混合而成，服用之後，行上百步，毒性就要發作，斷腸而死……」

她舉起丹丸，嫣然一笑，接道：「不過，我帶有解毒之藥，你吃下這粒藥丸之後，立時再服下一粒解藥，一個時辰內毒性就不會發作了。」

長髯老人似是異常留戀生命，搖搖頭說道：「一個時辰之後呢？」

丁玲道：「我再給你服用一粒。」

長髯老人道：「如此輪服不息，你那藥丸，總有服完之日。」

丁玲道：「你服用一十二粒之後，其毒自解。」說話之間，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玉瓶，打開瓶塞，倒出一把白色丹丸，數出一十二粒，把餘下丹丸捏得片片粉碎，灑在地上，接道：「我現在手中祇餘一十二粒解毒丸，祇要我再毀去一粒，你就別想再活。」

長髯老人一皺眉頭，說道：「你這般毀去解毒藥物，不知是作何用心？」

丁玲道：「最是簡單不過，祇要你一有背叛我的舉動，我立時毀去一粒丹丸，那時你可能把我殺死，但你也難再活命，落個同歸於盡。」

長髯老人目光一掠金老二道：「此人可也要算進去麼？」

丁玲一皺眉頭，道：「這個，這個……」

金老二道：「想不到你還看上金某人這條命了。」

長髯老人道：「一個換一個，老夫未免太吃虧了。」

金老二道：「好吧！你先說出用甚麼方法，把我們生命限制於十二個時辰之內？」

長髯老人說：「我用獨門手法點你們五陰絕脈，十二個時辰之內，不得解救，百穴凝結而死。」

金老二抬頭望着丁玲說：「孩子，咱們答不答應？」

丁玲笑道：「晚輩的看法，咱們都無生離這古墓之望，答應了可助他一臂之力。」

金老二道：「姑娘口中之他，可是指平兒麼？」

丁玲說：「是啊！不是他是誰呢？」

金老二笑道：「好！好！祇要對他有助，咱們死了也不冤枉。」

丁玲兩指挾着丹丸說道：「老前輩，相約已好，你可以吃下去吧！」

那長髯老人果然不再推辭，張口吞下了丁玲手中的丹藥。

丁玲雙手齊揮，拍活他雙臂雙腿的穴道。

長髯老人突然一挺而起，揮手一把，抓住了丁玲右腕。

丁玲左手一伸，把一粒丹藥交到金老二的手中說道：「老前輩，好好的拿着，他一殺我，你就捏碎那粒。」

金老二遠距那長髯老人手臂可及之外，大部份藥丸又在丁玲手中，氣得長髯老人頓足，牙齒咬得格格作響。

丁玲迅快的一揚左手道：「你不用打壞主意，快吃下一粒藥吧，再晚了毒性就要發作。」

長髯老人接過丹丸，冷冷說道：「轉過身去，老夫要點你五陰絕脈。」

丁玲一面轉動嬌軀，一面笑道：「我這裏還有十粒藥丸，我那位叔叔那裏一粒，你祇要一下子不能把我們兩人殺死，你就也無法活了。」

長髯老人道：「別說你們兩人，就是十條人命，也不值老夫一命。」說話之間，右手揮動，連在丁玲身後點了數指。

他每指點下之時，丁玲就覺得全身一震，數指點過，半身酸痲難耐。

長髯老人放過丁玲，大步向金老二走了過去。

丁玲急聲說道：「喂！你這點傷五陰絕脈手法，傷人之後，半身痲木，如何還能行動。」

長髯老人冷冷說道：「片刻之後，那酸痲即將消失，十二個時辰內，無礙你的行動。」

金老二自行轉過身子，讓那長髯老人點了五陰絕脈。

長髯老人似是意猶未足，大跨兩步，伸手向那長眉老人抓去。

丁玲怒聲道：「住手，咱們訂約之時，並未連他計上，你一動他，我就捏碎解藥，乾脆都別活了。」

長髯老人年紀雖大，但他似是對生命仍有着無比的珍惜，聽得丁玲喝叫之言，果然不敢再動。

那長眉老人正在低頭爲他的猩猩療傷，對強敵準備施襲一事，彷無所覺。

丁玲一面運氣調息，一面又服了兩顆毒丸，果然精神大好，當下高聲說道：「咱們守在此地，實非長久之策，早些走啦！」目光一瞥那長髯老人道：「你走在前面開路。」

在這些人中，丁玲的年事最幼，但她機智過人，才氣縱橫，幾番料事談話之後，隱隱成了主宰大局的領袖。

長髯老人冷冷的橫了丁玲一眼，大步向前走去。

丁玲低聲對金老二說道：「你要毒老人帶着猩猩走中間。」急邁一步，搶隨在那長髯老人身後而行。

走了十丈遠，仍然不見一處岔道，那長髯老人却是愈走愈快，似是要一口氣走完夾道。

丁玲停下身子，喝道：「站住，不要走啦！」

長髯老人冷笑一聲，回頭說道：「爲甚麼？」

丁玲道：「這夾道乃行水之路，穿越孤獨之墓而過，咱們再往前走，那將離開心臟地帶了。」

長髯老人縱聲大笑，道：「老夫受命行動，心中不樂得很，哪裏還管得水道旱道？」

丁玲道：「哼！不論咱們是否出墓，我已存必死之心……」

長髯老人道：「你倒是還有自知之明。」

丁玲道：「在十二時辰之內，你最好不要妄動惡念，等十二時辰已過，你服用劇毒化解，再動妄念不遲……」

長髯老人乾咳兩聲，欲言又止。

丁玲道：「你在石壁上敲兩拳，看看這一邊有沒有暗室夾道。」

長髯老人果然揮手一拳，擊在石壁之上。

但聞砰然一聲，回音震耳。

丁玲道：「聽石壁回音，裏面不是夾道，就是暗室，你想法子把這石壁敲開吧！」

長髯老人怒道：「石壁堅硬，我赤手空拳，如何能夠撞開？」

丁玲冷冷說道：「那是你的事了，反正我最多能活十二個時辰，早死一些時間，打甚麼緊。」

長髯老人突然向後退開兩步，探手從長衫之下取出一把鐵鑿，冷冷說道：「除非你遇到老夫這等細心之人，誰也不會帶着開鑿堅壁之物。」

丁玲看他，神力驚人，想到他用的兵刃，定然也十分沉重，故意逼他取出兵刃，擊打石壁，却未料到，他竟帶了專以開石壁鋼鑿，心中大喜，微微讚道，老前輩智謀絕人，超異羣倫，竟然能事先帶備此物。」

長髯老人隨手一鑿，擊在石壁上，一片碎石應手而落，口中却冷冷答道：「老夫一時失神，受你暗算，心中實在不服得很。」

丁玲笑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這也算不得甚麼大憾之事。」

長髯老人似是被丁玲幾句頌讚之言說得大爲高興，手中特製的鋼鑿不停的揮動，耳際一片碎石落地之音，不大工夫，已鑿開一個兩尺見方的石洞，一片清輝由洞中透射出來。

丁玲走了過去，探頭一望，不自禁的讚道：「這建築當眞是巧奪天工……」忽然住口不言，一躍穿入。

金老二急行兩步，搶到那洞口之處。

洞口裏映射出一片濛濛的青光，照亮了數尺方圓。

那長髯老人突然一伸右手，按住了金老二的後背「命門穴」，低聲

說道：「想要命，就把你手中的解藥給我。」

金老二重重的咳了一聲，道：「我祇要大聲一叫，她立時可以毀去手中部份解藥，你的武功，雖可以把我們殺死，但却無法在一刹那間搶到所有的解藥。」

長髯老人冷哼一聲，緩緩收回右手。

金老二身子一側，道：「你先進去吧！」

長髯老人冷冷的看了金老二兩眼，掄動手中特製鋼鑿，又擊裂一些石壁，才探首而入。

原來他身材高大，不似丁玲那般嬌小，可以一躍而入。

金老二回頭對那長眉老人，道：「老前輩看看壁洞，那猩猩能不能過？」

長眉老人冷冷道：「人都能過，猩猩自然能過了。」

金老二知他生性孤癖，也不再理他，身子一側，穿過壁洞。

這是一座寬大的暗室，足足有四五間房子大小，四壁間，各嵌着四顆龍眼大小的明珠，屋頂上却垂懸着一盞琉璃長明燈。

奇怪的是那長明燈仍然火焰熊熊，四壁明珠，吃那燈光一照，反映出一片濛濛的青光。

祇見丁玲凝神站在一堵石壁之前，仰望着一幅壁畫，那長髯老人就站立她身後兩三尺處。

金老二一皺眉頭，暗暗忖道：這孩子畢竟是經驗不夠，在這等險惡的環境中，竟然還有心觀賞壁畫。

凝目望去，亦不禁爲之一呆。

祇見那壁上畫着一座廣大的墓園，夾道縱橫，好像就是這孤獨之墓的全圖。

祇聽丁玲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呀！奇怪……」

那長髯老人也似爲那壁畫吸引，緩步向前走去。

金老二似是被丁玲的聲音所動，霍然警覺，趕忙叫道：「丁姑娘！」

丁玲回頭一笑，緩步走了過來，說道：「這室中陳設得富麗堂皇，哪裏像座古墓……」

金老二道：「那孤獨之墓既能把玉蟬、金蝶和無數的珠寶搬入此墓，這些陳設自非難事。」

丁玲目光一抬，望了那琉璃長明燈一眼，道：「難道那琉璃燈中之油，也燃燒了百年之久麼？」

金老二呆了一呆，想不出回答之言。

丁玲淡淡一笑，又道：「這富麗堂皇的陳設不奇，奇在那纖塵不染，似是這室中經常有人打掃。」

金老二心頭一震，目光環掃了全室一週，但見錦墩玉案，金盃銀器，果是淨潔如洗……

但聞丁玲長長吁一口氣，道：「唉！神秘的孤獨之墓，祇怕是一場曠絕千古的騙局。」

金老二和那長髯老人同時聽得一怔，齊聲問道：「爲甚麼？」

丁玲擧手理一理鬢邊垂下的散髮，緩緩走到一座錦墩旁坐了下來，目光緩緩由兩人臉上掠過，微微一笑，道：「兩位年齡都不小啦！」

長髯老人道：「老夫今年已八十有二。」

金老二道：「在下也五十出頭了。」

丁玲凄涼一笑道：「好啊！你們這些年紀都已白活了，要是我早生三十年，絕不會令孤獨之墓的騙局，流傳於武林之中。」

那長髯老人冷哼一聲，道：「你說了半天，老夫仍然是聽它不懂。」

丁玲格格大笑，道：「如果你一聽就懂，也不會被我迷藥迷倒了。」

長髯老人怒道：「你笑甚麼？老夫戰至筋疲力盡，以致耳目失靈，才被你迷倒，乘人之危，有甚麼可得誇耀之處。」

丁玲道：「我笑你們這些蠢人，財迷心竅，中了江湖上流言之毒……」

（未完・五十三）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武林情未了

上文提要：孫二娘開了間黑店，西門開想大小通吃，結果被曹大個子殺傷，石一刀帶着一郎一旁觀看，等西門開走後他才出來，他知道母女倆不是好東西，放西門開逃走可以威脅她們，才能在此安心過年……一郎無意中聽到石一刀說出他的身世……西門開帶人來燒孫二娘的房子，一郎頗具俠義心腸，臨危施援手，救了母女倆……



天可憐見石二郎　脫離苦海遇高人

對方一人聽得哈哈笑，道：「好，拿來吧！」

祇見那馬上漢子取了一個小布包，他並不把布包一齊拋，而是伸手去取包中的銀子。

他每取就是五兩銀子，銀子握在手上他又開口了：「朋友，接着！」

他拿銀子當石頭擲，立刻間迎面的十幾個人分兩邊閃，沒有一人去接銀子。

銀子落地噹噹響，仔細看，銀子也全變了形。

十幾個人發一聲喊，分散開了，不見了。

馬上的漢子冷冷笑：「甚麼東西？」

於是，他一聲吼叫，花轎又抬上往前走，祇不過走了五里遠，祇見山道上打橫蹲着六個身披狼皮戴翻毛大帽子的漢子。

六個灰蒼蒼的漢子不稍動，抬轎的人一聲叫：「去，去，別擋道！」

緩緩的，六個披狼皮的漢子站起來了。

六人回過身來，灰蒼蒼的臉皮是猙獰的。

有個騎馬漢子一聲驚呼：「桐柏山六匹狼！」

另一人也一怔：「他們怎麼會下山來？」

又見那個擲銀子的漢子拍馬過來了。

「霍老大，還認得在下嗎？」

對面六人正是桐柏山區的惡狼，江湖人叫他們六匹狼，有的叫全名「桐柏六匹狼」。

六人之中一人抬頭一瞪眼：「我認識你是老鷄巴老蛋！」

這句罵人話可是道地的當地山區土話，表示十分看不起對方，把對方當成了男人襠裡的那一串了。

馬上的那人也火了，他反手抽刀，叱道：「可惡，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飛馬幫的申屠十方見了我貝長庚也得見個小禮問聲好，你們六匹狼又是甚麼東西？」

對方突然發出狼嗥一般怪叫輕笑，那發話的正是六匹狼中的老大霍長山。

「姓貝的，你是三江大義門門主，江湖人稱你鐵掌寶刀震三江，咱們也並不打算招惹你姓貝的，祇不過你今天就不太光棍了。」

「怎麼說？」

「劉家寨不給兄弟們面子，兄弟們知道劉家寨有親事，咱們派人去道喜，姓劉的如果也關心山上兄弟們處境苦，封上個千二八百兩銀子是應該的，他娘的，去了五個好兄弟，一杯水酒就了事，這……成嗎？」

貝長庚道：「如果要銀子過

年，那就好辦。」

他又把那一袋銀子取在手上了。

貝長庚仍要挾技震退這六匹狼了。

「好，銀子有，你們接着。」

銀光疾閃，便往六巨狼砸過去了。

六匹狼也不含糊，他們伸手照接，而且全部接在手中，沒有一塊掉下地。

貝長庚把小袋的一百兩銀子擲盡，他忽然拔出寶刀來，大吼一聲，道：「你們是不是不打算過年了？」

貝長庚準備往馬下跳了，他身邊三人也拔出了刀。

對方，霍長山突然大吼一聲，祇見從草林之中跳出二三十個擧刀大漢來，可也把這批迎親的圍上了。

貝長庚一見這光景，他冷冷一哂：「早就料到中途有事，咱們也早有了準備。」

說着，他大吼一聲：「抄傢伙，砍了他們！」

桐柏山六匹狼發動了，他們的動作就是表明他們早就把每一個人要找的對象分派好了。

那霍長山迎上了三江大義門門主貝長庚，雙方就在迎親隊前方幹上了。

大義門中三位把頭中「千手掌」和艮堵住了奔殺而來的李度山，二人對砍在一片石地上，一經交上手，地上的石子兒發出沙沙的响。

大義門「鐵彈子」申方一連三彈打傷奔來的三個怒漢，他也拔刀堵住了徐大壯。

大義門的快刀李一中，打橫攔住了王天笑，兩個人繞着兩棵大榆樹追逐狂殺。

六匹狼中的尹七與毛六二人，在混戰中分別找上大花轎與騎馬的新郎倌。

尹七咧嘴哈哈狂笑，他伸手去挑大花轎，道：「尹大爺先看看，這新娘長得是不是賽天仙。」

祇見轎帘剛挑起一半，「咻」的一聲，一把尖刀抖閃而出，尹七一聲尖叫：「哎喲！」

尹七立刻掛了彩，他的右臂一道血口子半尺長。

這光景很明顯，他若是用手去掀轎帘子，這穿胸一刀他是躲不過的。

尹七甩動手臂大聲叫：「上當了，上當了，轎中不是新娘子，轎中坐了個羅刹婆！」

就在這時候，馬上面的新郎倌已自馬背上飛身而下，人未落地，手上已多了一把尖刀，這年輕人刀法夠辛辣，一聲厲吼，刀已到了毛六的人頭上。

毛六擧刀殺個空，急忙縮頭打橫滾出一丈外。

這毛六乃六匹狼中最狡猾的一位，他大叫：「新郎也是冒牌貨！」

這時候，迎親隊伍全變了，攬大旗的拋下大旗拔出刀，吹喇叭的放三眼子衝天炮的，抬嫁粧的擱下了箱櫃打開來，箱櫃中不是新人的陪嫁物，箱櫃中藏的是刀槍劍叉全有了。

這批人抓了傢伙迎上去，盡是會武的人。

會武功與山上的土匪不一樣，雙方一旦交上手，土匪除了人多佔便宜之外，立刻就會處下風。

那尹七對付的是轎中新娘子，他殺了三個回合便發覺，這新娘子他似乎見過。

尹七邊殺邊在想：「這個女人她是……她是……」

猛古丁一聲大叫：「尹七呀，那個女子是七虎山莊的水小小，我知道。」

尹七這才想起來，他高聲叫：「老大呀，七虎山莊的人吶，這一票上當了。」

那新娘子出刀有緻，口中尖聲笑：「哈……眞的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六匹狼也知道我水姑娘。」

原來這一隊迎親的不但有大義門協助，還有七虎山莊的人在裡面。

這就是人家劉家寨大善人劉一仁的交情夠，便是七虎山莊也派來人馬相助。

桐柏山六匹狼知道這次買賣不順心，可也發了火，那霍長山狂吼如野狼：「兄弟們，給我狠宰啊！」

貝長庚嘿嘿笑：「宰不了咱們你自己挨宰。」

「我砍了你這老匹夫。」

「你沒那個本事。」

這二人邊殺邊對吼，四下裡戰爭面在擴大，地上已有人死在血泊裡了。

那水小小果然刀法高明，尹七被她先是一刀傷了右手臂，如今帶血拚命幹，可也處在下風了。

殺到後來，人們殺入林中去了，現在祇有六匹狼在拚命，好像雙方殺了個旗鼓相當。

就在這時候，高處林中有了笑聲，那是一大一小二人發出來的笑。

就聽小的道：「他們雙方殺死光，爹再出面呀？」

「放屁！人死光了，找誰要銀子。」

「那要怎麼才能要到銀子？」

「現在。」

「現在他們還在殺，誰會送銀子給我們？」

「小子，你跟爹走，看我的。」

他這人是個藍鬍子漢，往那兒

一站就叫人以為他是少林寺門口兩邊的守護神來了。

他，就是地煞石大年。

跟在石大年後面走的也正是石二郎。

石二刀對石二郎道：「小子，以後跟爹走江湖，要記住多學習，要知道如何為自己製造良機，這機會一旦來到，更要記住，要把握住機會，機會失掉就後悔，後悔多了人倒楣，你想倒楣嗎？」

石二郎道：「我聽爹的，把握機會。」

二人走得快，一路到了山道邊，那石大年把他的砍刀往肩上一擱，再看石二郎，嘿，他學樣，也把二尺寶刀擱在他的肩頭上。

石二郎一副大人樣，學得還眞像。

「別殺了，住手！」

他這麼一吼，雙方人馬往外閃，抬頭看，這兩個傢伙是幹甚麼的。

石大年吼道：「你們這叫甚麼殺法呀，一邊殺，一邊退，一邊閃，殺到天黑也殺不完，那就別殺了，都滾！」

霍長山大怒：「你是甚麼東西？下來，與你家霍大爺大戰三百回合。」

石二刀冷哂，他對身邊的石二郎道：「兒子，過去，教訓他！」

「是！」

石二郎大步走，走了幾步又回頭，道：「爹，你認為兒子成材嗎？」

「記住五字訣，閃展騰挪殺！」

他為甚麼要提醒石二郎？祇因為石二郎還小，八歲娃兒怎能同大漢霍長山對殺，那就如同以卵擊石，但石二郎有奇招，祇要不硬拚，他必勝。

石二郎點頭，道：「閃展騰挪殺，兒子記住了。」

他拔身如飛，一溜煙似的到了雙方搏殺的前面站定了，石二郎神色輕鬆的指着霍長山道：「你披個狼皮當野狼，人不當去當狼，眞混帳！」

他這是叫陣，也算一奇。

霍長山大怒：「不知死活的小鰲娃兒，莫非找死！」

「你不是要大戰五百回合嗎？我陪你。」

霍長山乃六匹狼老大，幾曾被個孩子逗罵，他若一刀砍不死這小子，一張老臉無處放。

石二郎又開口：「來呀，你怕甚麼？」

石二郎這麼不在乎，石二刀在乎。

石二郎如果完蛋，石二刀就得死，因為石二刀無法向風月宮的冷風香交代。

石二刀也到了路邊了，他站在一棵大樹下。

石二刀哈哈笑，如果石二郎危險，他就會及時出刀。

霍長山一聲吼：「滾一邊去，霍大爺殺你不成，你小子才多大？」

石二郎道：「有本事不在年事高，少年兒郎……兒郎……」他忘了下邊的詞，回頭問石二刀：「爹，下邊怎麼說？我忘了。」

石二刀道：「少年兒郎會用刀。」

「對，少年的我會用刀。」

「殺死你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

霍長山旋刀怒斬，石二郎偏身猛一閃。

霍長山反手再回殺，石二郎單足點地平着展雙臂。

霍長山收刀直着刺，打算一刀刺死石二郎。

石二郎忽然騰空三丈高，刀自他的足下掠過。

霍長山雙手握刀猛一切，石二郎的身子小挪得巧，他的人已到了霍長山身邊了。

石二郎的寶刀二尺長，忽然一閃而過，他人已跳在兩丈外，霍長山的左臂在流血。

石二郎果然聽他爹的話，閃展騰挪殺，不多也不少，眨眼之間用上了，而且完美無缺。

「好！」

這是誰在拍手叫好？

乃大義門門主鐵掌寶刀震三江貝長庚是也。

貝長庚道：「看看人家才多大呀，出刀絕不拖泥帶水，人家乾淨俐落，高明！」

霍長山火大了，他揮刀再殺，貝長庚怒道：「眞不要臉，挨刀耍賴！」

霍長山已發覺帶來的兄弟們不見了，大概是逃入山中去了，身邊祇有兄弟六人了。

霍長山嘿然抹去鮮血，他送到口中舐，尹七大聲道：「大哥，收兵，咱們不算丟人，人家有大義門，又有七虎山莊撐腰，咱們這一回認了。」

霍長山道：「行，兄弟們早晚討回公道的。」

李度山與王天笑提刀走到大樹下，二人看向石二刀，毛六也走過來了。

徐大壯怒吼一聲：「敢不敢留下閣下的大名，容咱們他日回報？」

石二刀仰天哈哈笑，厲吼一聲：「滾！」

六匹狼傷了兩個，他四人仍然想出刀。

六匹狼這是放過劉家寨的人

了，但他們人多，想合殺樹下的石二刀，因為石二刀多事。

江湖上多管閒事是一件危險的事情。

石二刀見這些人披狼皮，早就火大了。

但他却是個會製造機會的惡客，江湖人人聽了喪膽的殺手。

石二刀嘿嘿笑，他忽然雙手抱刀振起雙臂，照準那樹幹一刀砍。

就聽卡喳一聲響處，隨之嘩嘩啦啦一聲樹倒了，那麼粗如人腰大樹，被石二刀一刀砍斷，倒在大道上。

李度山四人閃得快，閃在幾丈外。

霍長山大聲叫：「扯呼，扯呼！」

於是，桐柏六匹狼拔身往林中竄，走得不見了。

石二刀收刀哈哈笑，貝長庚也笑，他在路的另一邊，抱拳道：「莫非是天地雙煞老二嗎？貝長庚誠意邀請你，一同上劉家寨吃酒。」

「我帶有酒！」

「吃肉。」

「我帶有肉！」

貝長庚一聽，心中直叫：「麻煩了！」

他看看擋在路上的大樹，抬也難以抬得動。

石二刀指着武勝關方向，道：「眞正的花轎在後面，你們還不快呀，誤了拜花堂的佳期良辰是不吉的。」

說着，他走到了大樹上，那樹踩在他腳下。

石二刀對石二郎道：「小兒，準備替爹謝賞呀！」

石二郎大聲應：「是，爹！」

七虎山莊的水小小走到貝長庚身邊：「貝門主，這是他娘的甚麼架式！」

「討銀子！」

就在這時候，果見又一頂花轎抬來了，一匹馬上是新郎倌，好像很急的樣子。

由武勝關到劉家寨，全程正好十八里，午時拜花堂，走了一半才九里，還有九里要趕路。

花轎到了大樹前，怎麼辦，這樹上還站個藍鬍子漢，一把砍刀擱肩上。

貝長庚心中明白，江湖上誰遇上天地雙煞誰倒楣。

「各位，快把你們口袋存的銀子取出來，今天是年三十，咱們求個平安，回去劉家寨，劉大善人是不會叫咱們白白損失的。」

新郎倌也過來了！

「各位，良辰最重要，一切損失我擔下了！」

於是，有人開始收集，果然弄了幾百兩銀子，這中間包括那媒婆袋中一百兩謝媒銀子在內，新郎的那封是老丈人送的壓歲銀子一百兩，全部湊上了。

有了銀子好辦事，有了銀子鬼推磨。

貝長庚把手一抬，他對石二刀道：「咱們這是來迎親，不是做生意，眼下也只有這些了，你笑納！」

石二刀笑笑，道：「夠意思，貝門主，若是平時，石大年收刀就走，一分銀子也不要你的，可是，一方面你們辦喜事，咱們也得沾個喜氣，另一方面，咱們也出了刀，這是年三十，出刀要彩頭的，對不對？」

「對！」貝長庚心中罵：「對你娘的蛋！」

石二刀對石二郎道：「小子，還不大聲道謝呀！」

「謝……」石二郎的聲音大，但是娃娃腔。

石二郎也接過了一包銀子上了山，他回頭，只見他爹石二刀揮刀砍大樹。

咿呀嘿的石二刀連揮七八刀，他扛起了刀，大聲道：「好了，好了，樹砍四五段，你們推開也方便！」

他說完就走，奔入山林中與石二郎一齊走了。

就是這麼幾刀砍，倒的大樹已成段，貝長庚又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罵又罵不出口，因為今天是大喜日子。

沒多久，這一隊迎親的又放了三眼子衝天炮，敲起了大銅鑼，舉起了八大旗，再抬上陪嫁的，浩浩蕩蕩護着眞正的大花轎急步走向劉家寨去了。

貝長庚本來計劃得萬無一失，不料中途殺出個程咬金！石二刀碰上這件事。

石二郎很高興，扛了那包銀子跟着石二刀往深山中的老山嶺奔去。

石二刀剛與石二郎上了山坡幾百丈，忽見一條白影閃過來。

石二郎幾乎以為是山中白雲掠過來，等他發現，立刻大吃一驚。

那是個女子，她仍然長得美。

她是甚麼人才叫石二郎吃驚。

江湖上只有風月宮的人才會叫天地雙煞害怕。

不錯，來的正是風月宮二宮主冷月嬌。

石二刀拉了石二郎忙迎上去。

「小子，快給冷二姨媽叩頭！」

石二郎雙目一亮，忍不住的道：「你好漂亮！」

那冷月嬌聽得微微笑了。

她只笑了兩聲忽然臉色一寒：「石老二！」

「二宮主！」

「你怎麼把他帶下山了，你甚麼目的？」

石二郎急忙，道：「上覆二宮主的話，石老二帶他去城中，為他弄件新衣裳，辦點過年的夜夜景，這小子又長一歲了！」

「年紀不重要，刀法如何了？」

「二宮主，除了石老二的旋風踢他小腿不濟之外，刀法已算練成了。」

冷月嬌看看石二郎，道：「他成嗎？」

頓了一下，又道：「把他身上的東西接過去！」

只一聽，就知道冷月嬌要對石二郎下手了。

石二刀一邊接過背在石二郎身上的兩個包袋，一邊低聲對石二郎，道：「冷二姨要試試你的功力、刀法，別怕，全力使為，二姨媽會指導你的。」

石二郎一聽猛點頭。

拔刀，刀指天上，右腿提起，那是起手式金雞獨立。

石二郎道：「二姨媽，你來吧！」

「誰是你二姨媽！」喝聲中一團白霧罩過來，石二郎不閃讓，連人帶刀撞入那片白影中。

只那麼一個衝刺間，傳來咚的一聲響，石二郎一跤跌在石地上，他手中的寶刀不見了。

寶刀落入冷月嬌的手中，冷月嬌臉上一片祥和之色，她愉快的笑了。

石二郎摔得不輕也不重，他挺了一下站起來，道：「你的本事比我爹的大。」

一聽，冷月嬌更是大笑。

石二刀不笑，他的心中一沉，風月宮的武功奇詭無匹，剛才這一手好像是神仙一把抓，又好像葉底偷桃，自己也無法閃得開。

「拿去，你的刀……嗯，刀是一把好刀！」

石二郎上前接過刀，這刀他喜歡，接過刀他心中一寬，道：「二姨媽……」

「不許叫我二姨媽。」

「那要叫妳甚麼呀！」

「二宮主，我們之間不沾親帶故。」

「二宮主呀，行，我以後叫你二宮主！」

冷月嬌對石二刀，道：「石老二！」

「二宮主，你指教！」

「你如果不把你的絕招傳給這小子，你會後悔。」

「是，二宮主，石老二必盡力！」

「二年後帶他上君山，唉，你帶的這小子有一股衝勁，可惜刀法差一截！」

「二宮主，我不但把石老二的三絕殺傳他，石老二的旋風踢也一併傳他。」

「你聰明！」冷月嬌又道：「風月宮中兩個女娃兒，她們的輕功就叫人喜歡。」

「兩個女娃兒？甚麼娃兒？」

石二刀不知道，風月宮中已有兩個女孩子，在冷風香與冷月嬌二人親自調教下，已經十分了得了。

冷月嬌道：「別問那麼多了，兩年後帶他上君山！」

冷月嬌幾乎對石二刀喝叱如主子對下人一般，她的白長袖忽的一振，人已如山中白雲般飄然而去。

那身法就叫石二郎看得一呆，行雲流水呀，真好看。

石二刀半天才開口，開口就是一聲罵：「你娘的，吃定人了！」

是的，江湖上天地雙煞誰不怕，誰敢惹呀，風月宮拿他兄弟當成甚麼人了！

石二郎道：「爹，你好像怕她呀！」

「爹討厭她！」

「她很漂亮呀！」

「漂亮有屁用，殺人很殘忍……」

「爹，你打不過她呀！」

石二刀道：「若是殺得過，風月宮老子去當家做主了！」

「風月宮，甚麼地方？」

「過兩年爹帶你去！」

他又把幾包東西交在石二郎的手中，又道：「背着，咱們回山中過年去。」

石二郎跟着石二刀往山中走，他不時的看遠方，看那冷月嬌去的方向。

石二郎以為，冷宮主的武功真高，白袖一抖，自己手中的刀是她的了。

*　*　*

石二刀帶着石二郎，年三十回到了他們住的地方，那是個大山洞連上了一棵老松樹。

老松樹斜過崖懸半吊在空中，枝葉茂盛的堵住了山洞口，往這兒看不見洞，白雲片片在洞下飛掠過。

石二刀進了洞，他對石二郎道：「小子，你是怎麼搞的，一招就叫人把刀奪去。」

石二郎道：「我怎麼會知道。」

石二刀道：「如果刀被奪下，下一步就是人頭落地了，你小子要牢記。」

石二郎道：「記有屁用。」

「你小子造反呀！」

「不是啦，我怎麼敢造爹的反呀，我是說我也沒辦法閃過人家一把奪，光是知道沒有用。」

石二刀道：「那行，我教你三絕招，人如果奪你的刀，就叫他斷

手。」

石二郎一聽笑了。

「行，我學爹的三絕招！」

「現在不行！」

「甚麼時候你教我？」

石二刀道：「今天年三十呀，學的甚麼三絕招，去，山上去給爹打來幾隻野兔子，咱父子二人一邊吃酒一邊烤兔子肉，快去，快去。」

石二郎一聽，道：「咱們帶回的肉也不少嘛！」

石二刀叱道：「叫你去你就去，忘了爹告訴你的話了，上山追打野兔野狼，也是練功呀，忘了！」

石二郎這才剛進洞，很想躺下去睡一覺，睡到天黑，睡到二天一大早更妙，但聽了石二刀的話，他帶着那把齊大妹子送他的那把刀，匆匆的出洞去了。

從松樹上跳下山崖，溜下十九丈才到山溝中。

石二郎的心中不知是個甚麼滋味。

似他這種年紀，應該受到大人們的呵護，細心的照料，尤其是在過年除夕，更應興高彩烈的玩，無憂無慮的歡笑，可是，石二郎可憐，他踩着山上的積雪，還得為石二刀打幾隻野兔下酒。

這一帶的兩座山頭他熟悉，山上甚麼地方有野兔，甚麼林中有野狼，他清楚。

他要為了二刀打野兔，這還是近一年的事情，八歲以前他年紀小，追不到野兔，如今他還是拚上命才追得到。

往日追兔用石頭砸，他也是練飛石，如今他手上有一把刀，一把寶刀。

一刀在手他膽氣壯，一路翻山越嶺去找野兔。

怪了，是不是下了大雪野兔躲起來了。

石二郎越找越慌，回頭看是荒山，層巒叠嶂，不知跑了幾座山。

西北風開始了，刮得山上嗚嗚響。

石二郎打算回去了，再不回去天就黑了。

他不忘今夜是年三十夜晚呀！

就在石二郎轉身掠過一道斷崖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叫：「小友，小友！」

石二郎聽得吃一驚。

他不動，豎起耳朵再細聽，風聲中有蒼老的聲音：「小友！小友！」

「誰？」

「小友，你往左走十丈。」

石二郎一聽就開始走，忽又聽得叫喊聲：「不對，不對，你走反方向了！」

石二郎忙改道，他往右再開始走，傳來蒼老的聲音，道：「對了，對了，走十丈。」

石二郎心想：「二人之中有一人迷糊，方向也弄不清楚了，不知是甚麼人。」

石二郎走了三丈遠，又聽蒼老聲音道：「再走，再走就快到了。」

石二郎走了十丈遠，蒼老的聲音傳出來：「孩子，過來，老夫已多年未見別人了。」

石二郎循聲走過去，那兒有個石縫，巨石斜低，洞有半尺，他急忙問道：「你是誰呀，怎麼不出來？」

「我呀，我太高興了，哈……」

石二郎道：「你應該高興，因為你很多年未見到人了，是不是？」

「不錯，老夫終於等到了，哈……」

石二郎道：「你老人家等到甚麼了？」

「等到有人來到，哈哈哈，你雖是個孩子，但也總還是人，所以，老夫並不違背誓言，哈……」

石二郎道：「恭喜你呀，老人家，我走了，我得打幾隻野兔子才能回去！」

「不許走！」

一怔，石二郎道：「我的出現，幫你達成誓約，我不走呀，誰為我打兔子，我回去挨揍呀！」

「小子，你如果跟老夫一起，你將是天下無敵。」

石二郎一聽，全身緊繃，人家冷二宮主一把解奪了自己手上的寶刀，那才叫天下無敵，這老人吹牛，他若是天下無敵，也不會被人關在此地多年了。

心念間，石二郎道：「老人家，你少吹牛吧，我見過許多吹牛皮的人，能吹得天花亂墜，結果是放屁！」

他這話甫落，就聽得轟的一聲大響，那塊巨石幾千斤，轟的一聲朝向山谷之中滾下去了。

巨石大極了，石二郎可以在石頭上翻觔斗，不料却被人推落下山谷，天下誰有這麼大的力量呀！

石二郎看得一瞪眼，忙閃身跳在五丈外，他攀住樹身看過來。

只見雪飛沙揚土飄，西北風發出嗚嗚響，漸漸的，那個洞口清楚的露出來了。

那是個二尺見方的石洞，先是，洞中有一顆蒼白的人頭，瘦小的人頭慢慢的看洞外面。

也許是久未見到外面的光線了，瞇成了一條縫還是看不清楚！

石二郎走過去，他取了一把雪花為那老人把一臉的灰土擦乾淨！

雪花變水木又涼，老人漸漸的看清楚了。

老人一把扣住石二郎，他把石二郎往洞中拉。

石二郎被這老人抓得全身力道盡失，寶刀幾乎落地上，他大叫：「喂，你幹甚麼？」

老人哈哈笑，道：「進來進來。」

石二郎不進去也不行，他發覺石洞有彎道，轉個九十度的彎，便是個石洞室。

石二郎被老人帶入洞室中，有些看不清，因爲洞室之中沒有燈！

洞室中不但沒有燈，而且也荒涼得還在一邊的山泉附近生了許多香草！

洞室地上不是舖的棉被之類，而是舖了許多野兔皮！

石二郎道：「老人家，你住這兒？多久了？」

「山中無歲月，不知道，忘了！」

石二郎道：「你爲甚麼不早幾年破石而出呀，外面是花花世界，山洞多枯燥！」

老人道：「人無信不立，我是受到誓約的約束，不得不自囚荒山！」

「囚多久？」

「當年發過誓約，囚到有一天這兒來了人，祇要有人來，老夫就自由了！」

石二郎道：「如果我不來呢？」

「老死在此洞中！」

「乖乖，守信守到你這般走火入魔，眞的是天下少有的了！」他一頓，又道：「可是，你不出去吃東西呀！」

「不出去！」

「你吹牛，你不會餓呀，三天就把人餓死掉！」

老人呵呵一笑，指着水泉附近的一片香草，道：「老夫，祇吃兩種東西！」

「兩種甚麼東西？」

老人道：「兔子肉與香草。」

石二郎一聽，哈哈笑道：「我追殺兔子累死了，你守在洞中就有兔子肉呀，你說謊像拉稀，噗叱一聲就脫肛而出呀！」

老人不但不火，反而哈哈大笑：「你這小子很滑稽，對了老夫的心，哈……」

他笑着，走到一處小洞邊！

那兒有兩個小洞並在一起，老人對石二郎，道：「小子，你過來，過來聽了就知道！」

石二郎急忙走過去，外面一片白色，那老人對石二郎道：「這山中最寶貴的山草就是那一片香草，山上的野兔把這些香草當成寶，兔子也生病，兔子生病就會到處找這種香草，於是，老夫採上一把香草由此洞伸出一半去，祇一手在另一邊的小洞捉牠們，哈……萬無一失呀！」

石二郎驚訝得張大了嘴巴，他對老人道：「我爹等着吃野兔子呀，老人家，你幫我捉兩隻，我拿回去！」

老人一聽，道：「你爹不是東西！」

石二郎道：「你老罵人呀！」

老人道：「你爹如果疼你，愛你，你這麼小就叫你荒山上亂跑呀，老夫還想當面罵人吶！」

「你罵我爹你挨刀！」

「甚麼？老夫祇有殺別人！」

他冷厲的一哼，又道：「你爹是甚麼人？」

石二郎道：「我爹人叫藍鬍子石二刀。」

老人雙目一厲，道：「還有個紅鬍子？」

「我聽我爹說過，那是他哥，我的大伯。」

「不可能，不可能！」

石二郎道：「甚麼不可能？」

老人道：「天地雙煞不可能有結婚，你絕不是他們的兒子，所以他虐待你！」

「爹教我武功。」

「他們的武功狗屁不如！」

石二郎一聽，笑笑道：「你老子吹牛。」

老人把三尺長白髮挽在頭頂上，他舉着雙手，道：「小子，你見過穿山指沒有？」

「甚麼叫穿山指？」

老人不開口，他的十指伸又屈，口中沉吼：「看清楚了，老夫叫你見識，甚麼才是眞功夫！」

祇見這老人雙目烱烱，雙手十指往山壁上猛力的插去，但見碎石粉碎的往外溢出，老人的一指已插入山石之中有一寸那麼深。

這光景看得石二郎大叫一聲：「我的媽呀！」

老人收起雙指，石二郎還用手去摸老人的手指頭，祇覺得老人的指頭似鋼錐。

「老人家，你這穿山指功夫眞厲害！」

「還有更厲害的！」

石二郎道：「看樣子我爹必打你不過！」

「他兄弟二人合起來也難在老夫手下走出五七招！」

石二郎忽然想起了風月宮！

風月宮的武功，江湖上人人怕，二宮主祇一飛，自己的刀就落在她的手中了。

石二郎立刻問道：「老人家，我說個地方，你一定聽了會害怕！」

「那裏？」

「風月宮呀？」

老人全身猛一震，大叫：「甚麼風月宮？」

石二郎道：「甚麼風月宮我就不清楚了，祇不過我知道風月宮是女人的天下，她們有兩位宮主武功十分了得，我才出刀，刀就被她奪去了！」

老人用力的平靜一下起伏的胸口，道：「那女子有多大年紀了？」

石二郎道：「我看不出來，可是很漂亮！」

老人道：「必是她的兩個女兒長大了，那兩個丫頭我早年就知道，十分的孤傲不羣！」

他頓了一下，又道：「小子，老夫當年自囚荒山的時候，也曾許下心願，有一天有人前來此地，我完成了誓言而出去，必傳他武功，叫他天下無敵！」

他拉過石二郎，雙手在石二郎的身上用力的摸，摸到癢處，摸得石二郎也忍不住的哈哈笑起來。

「哈……好癢，好癢！」

「忍着點，別動！」

石二郎咬牙忍住不動，他笑在嘴巴裏。

那老人從石二郎的頭頂摸到了脚底板。

忽的，老人大叫：「如此奇葩，跟那粗人一起，實在是暴殄天物，拿奇玉當擦屁股石頭了。」

石二郎道：「老人家，你說甚麼？」

老人道：「孩子呀，你不是石大年兄弟的兒子，跟他們混在一起，早晚會挨刀！」

「跟你在一起就不會挨刀了？」

「跟老夫在一起，你將來天下第一。」

石二郎道：「老人家，天下第一打得過風月宮的人嗎？她們人見人怕！」

老人似是嗤之以鼻的道：「打得過！」

他拉緊了石二郎，又道：「小子，咱們應該知道彼此之間的名字了吧！」

石二郎道：「老人家，我叫石二郎。」

「你也姓石？」

「我爹說我叫石二郎。」

老人道：「你絕對不姓石，憑那兩個紅毛藍毛小子呀，他們生不出你這麼好的骨架！」

石二郎道：「其實我也不想姓石，可是我又不知道自己應該姓甚麼！」

老人道：「你先答應，以後跟在老夫身邊學功夫，好不好？」他有些乞求的味道。

石二郎道：「跟你在一起，吃甚麼呀，跟你老吃生兔肉嚼那香草呀！」

老人道：「不用了，因爲我已完成了誓願，自己開了洞口，咱們以後抓了兔子烤着吃！」

石二郎道：「老人家，你叫甚麼名字呀？」

老人低頭，道：「我得想一想。」

「想甚麼？」

「想我叫甚麼名字呀！」

石二郎哈的一聲笑，道：「人的名字還要想？」

老人道：「多年來未曾提過自己名字了，馬上叫是叫不出來的，我……好像叫……」

石二郎道：「叫甚麼？」

「唔，對了，老夫我叫司馬龍，有個外號叫『天南奇叟』就是老夫！」

「老人家，你打算收我爲你的徒弟嗎？」

「你幹甚麼？」

「祇要能打過風月宮的女人，我就幹！」

「好，我保證，祇不過你以後不許叫石二郎！」

石二郎道：「我應該改叫司……二郎？」

「司馬是複姓，你也不用叫，老夫以後叫你徒兒，你的二郎名字也省了！」

石二郎道：「如果別人問我，我說我叫甚麼呀！」

司馬龍聽了以後直搖頭，道：「我這是又回到江湖上了，立刻遇上麻煩事，甚麼名呀姓的多討厭！」

他想了一下，又道：「你就叫二郎吧，我老人家實在不想多花腦筋了！」

他連想個姓名也覺麻煩，果眞是腦袋眞空了！

石二郎想了一下，問道：「我得向你老叩三個頭吧，你收我才有名份！」

「又是麻煩事，叩的甚麼頭呀！」

「拜師呀，我爹……不，應該叫石二刀了，是他說的，學本事要拜師，我學本事佔便宜，不但不向他叩頭，他還得把本事全部教我！」

司馬龍道：「憑他那幾手三脚貓功夫呀，祇夠攔路打劫當土匪而已，眞正高手，他差遠了。」

二郎道：「就憑你老人家指頭插入山石中，我就相信你老不是吹牛的！」

他說着爬在地上連叩三個頭：「師父。」

「呵呵呵！」司馬龍笑了。

「好了，徒兒呀，你以後跟師父學功夫了！」

二郎道：「還望師父成全！」

「放心，當我司馬龍的徒弟，當然要有眞本事，學不好本事別下山！」

他把滿頭長髮抖起來，又道

：「先叫你再看看，為師的是不是亂吹牛！」

二郎道：「師父，你打算表演甚麼呀！」

司馬龍不開口了。

他拿了一塊面盆大小的石頭放地上，先是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雙腿弓又挺胸，忽的他把頭髮在頭上旋開來，就在咻咻聲中，司馬龍大吼一聲：「打！」

就聽刷的一聲響，祇見地上的石頭被他那一頭白髮掃飛出一丈餘，滾動中石頭也裂了！

二郎看得臉色大變，道：「師父，眞厲害呀！」

司馬龍哈哈一笑，道：「雕蟲小技！」

「甚麼叫雕蟲小技？」

「就是沒有甚麼了不起，小玩意。」

二郎道：「我看這就不得了！」

司馬龍道：「咱師徒打從明天起，我開始教你功夫，記住，學功夫要靜清明，靜者忘煩憂，清者無雜念，明者會貫通，切記，切記！」

二郎道：「明日我是先練刀法還是拳脚？」

「靜清明先修練，然後由師父對你施以通穴導脈大法，這對武功是必要的一關！」

他忽的冷傲的又道：「一般人以為祇要打通任督二脈，這人的功力已至頂尖，其實並非如此，重要的就是十六經脈，三十二穴道的交互暢通，能達到那種境界，這人就不怕任何人點穴斷脈了！」

二郎仔細聽，他却從未聽過這些。

祇不過，石二郎改名叫二郎，他與司馬龍在這絕嶺高山之上不出洞！

為了不被人找到，司馬龍再把洞口用大石堵住，二郎在洞中打坐練內功，那司馬龍天天把功力往二郎的體內去輸送，這麼一住就是一個月。

年節早已過去了！

石二刀快急瘋了！

是的，如果不見了石二郎，他的命就活不長！

石二刀在大山中拚命的找，他甚麼也沒發現，他的心中想：「是不是這小子逃走了！」

石二刀在四週大山中找了二十多天沒找到石二郎，急了，他忽然想到一個去處！

那個地方也許可以幫他找到石二郎！

那個地方是雲夢，齊大妹子開的酒館兼副業，為人打聽必要的消息！

於是，石二刀在焦急中奔向雲夢了！

雲夢那地方過年要過半個月，從年三十到正月十五，然後再加上個十六號了故事才結束。

就在十七日剛過午，藍鬍子石二刀自己提着刀進城來了，他的臉上不自在。

不自在就是不如意。

石二刀實在不如意，說句老實話，他此刻還眞的懷念石二郎！

是的，好不容易從不足兩歲帶到七八歲，便是無情也有情了！

這就是人在不覺得，人走才思念起來。

石二刀大步走入齊家酒館，二個伙計還認得他，他是年前帶了個孩子來過的。

上前招呼他，石二刀找了一張桌子坐下來。

怪了，他又坐在當年獨孤無名坐的那張桌子上。

這好像是倒楣的人專門愛坐的地方！

石二刀他也把刀豎在一邊：「酒！」

就在這時候，二門彩影一閃，齊大妹子風擺柳搖的扭着身子出來。

「哎唷，那不是石爺嗎，對了，紅鬍子是石大爺，你是藍鬍子，你就是石二爺了！」

石二刀看看齊大妹子未開口！

齊大妹子左右前後門口看，口中「噫」了一聲：「噫，那孩子呢？怎麼他沒來？」

齊大妹子顯然說的是石二郎！

「甚麼孩子？」石二刀道：「孩子在那裏？」

石二刀也往門外看，齊大妹子道：「過年前你不是帶來個孩子嗎？你忘了，我為他換新衣戴新帽，包吃的還送了他一把寶刀，怎麼他沒來？」

石二刀道：「就是為了那孩子，我的兒子，我才到你這兒來！」

齊大妹子一聽，急問：「怎麼了？」

「丟了，不見了，趕回山裏當天就不見了！」

齊大妹子一震，那娃兒是獨孤無名的兒子，人家失父失母多可憐，你這刀客，把人家那麼好的孩子丟失掉！」

心念間，齊大妹子道：「怎麼會丟失的？你說說，我聽聽！」

石二刀道：「老子叫他上山捉幾隻野兔三十夜裏好下酒，娘的，他一去不回頭了！」

齊大妹子道：「山區大雪天，山上最危險，你怎麼叫孩子去抓野兔，你怎麼不去！」

石二刀道：「那是對他的一種訓練，你懂個屁！」

齊大妹子道：「我不懂，可是

孩子呢？」

石二刀咧嘴苦笑，道：「齊大妹子呀，所以我來求你幫幫忙！」

齊大妹子道：「我能幫你甚麼忙！」

石二刀道：「你這兒專賣消息的，對不對？」

「對！」

「替我找找我的兒子石二郎！」

「要我為你打聽你兒子的下落呀！」

「不錯！」

齊大妹子道：「那可是要花銀子的呀！」

「多少？你開個價吧！」

齊大妹子道：「你得先告訴我，你怎麼肯花銀子找你失踪的兒子，而你又在山中虐待他！」

石二刀道：「你他娘的問這幹甚麼！」

齊大妹子道：「很重要！」

「這話怎麼說。」

齊大妹子道：「我們對上門求助的人，都是看對方的事情輕重緩急，來頭背景，身份高低，以及是否關鍵人物，均需仔細評估，詳細琢磨以後再要價，所以我們開出來的價碼公道而不打折扣，同時最要緊的是先收一半定金，事成之後收全部，不成便而不欠了！」

石二郎道：「你他娘的說了一大堆，我是一個字也沒聽進去，乾脆，多少！」

齊大妹子道：「先說說，這孩子對你的重要性！」

石二刀一聽，咬牙切齒，道：「若非是風月宮，娘的，老子才不會管這小子的死活，早死老子早輕鬆！」

齊大妹子道：「天爺，怎麼扯上君山風月宮去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石二刀道：「齊大妹子，我說了以後，你可要答應幫我打聽到孩子的消息！」

「應該的，老實說，那孩子挺惹人喜歡的！」

石二刀道：「其實他不是我兒子，我兄弟沒結婚，當然也沒有女人，那裏來的兒子。可是，風月宮那兒的女人呀，她們吃定我兄弟了，把人家的娃兒分由我兄弟二人抱走，要我兄弟把這兩個孩子養大且要把一身的功夫傳他們，定期帶往君山她們驗收！」

這刀客大吐苦水，又道：「齊大妹子呀，你看看，我兄弟惹不起她們，祇好帶走兩個娃兒，如今娃兒不見了，你看怎麼辦？」

齊大妹子哈哈笑了！

果然是獨孤無名的雙胞兒子，可也叫人心酸酸的，想那獨孤無名，為了尋找妻兒，最後還是落了個生死不明，不知甚麼下場，而他的兩個兒子……

齊大妹子猛吸一口氣，道：「石老二呀，我以為你還是快找地方遠走高飛的躲起來吧！」

「躲到天邊也會被找到！」

「放手一搏呀，你們天地雙煞含糊誰了！」

石二刀道：「能拚早拚了，還等你說呀！」

齊大妹子道：「那你再去大山中找找看！」

石二刀道：「老子幾乎把山上石頭全踩過，連個鬼影子都沒有！」

齊大妹子道：「怪了，風月宮為甚麼叫你兄弟二人把一身的功夫傳授這兩個娃兒，她們存的是甚麼心？」

石二刀道：「你就別問了，快幫我打聽這孩子的下落，老子出銀子！」

齊大妹子道：「好，你先出銀子五百兩，有了消息送給你，你再交出另外五百兩銀子！」

石二刀一聽，叱道：「幫老子找個孩子，也要一千兩銀子呀，哦操！」

齊大妹子道：「就這呀，比聽你石二爺賺銀子，咱們可是辛苦多了！」

「你們辛苦？」

齊大妹子道：「石二爺，你祇要用刀砍斷一棵大樹，往路上一擋，人家貝老爺子照樣送你銀子近千兩，對是不對呀？」

石二刀一聽，雙目一厲：「娘的，這件事你是怎麼知道的？」

「嘻！」齊大妹子道：「石二爺，難道你忘了，齊家酒館的副業就是搜找各路消息，蒐集各種情報！」

石二刀道：「娘的，我好像找對地方了！」

齊大妹子道：「也是叫你對咱們產生必要的信心！」

石二刀道：「好吧，生意成交了！」

齊大妹子手一伸，道：「先拿五百兩銀子！」

石二刀聳動鼻子冷冷笑，道：「江湖上誰都知道，祇有我天地雙煞向人伸手拿銀子，祇有你，齊大妹子，祇有你敢向我拿銀子！」

齊大妹子道：「而且還要你心甘情願的拿出來！」

石二刀道：「你這個女人呀……唉，我兄弟這一輩子就是鬥不過女人，操！」

齊大妹子道：「女人有甚麼好鬥的，女人祇不過是你們男人的玩物！活玩物，而你兄弟却玩到了扎手的女人，所以你兄弟倒了楣！」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連蓮被石綿綿制穴擒走，幸好遇到朴覺曉，二人聯手才打敗她，不料朴覺曉一離開，石綿綿又出現，幸虧燕雁解圍。燕雁强迫石綿綿與乃父動手，目的在求證她與譚起鳳苟合之事……燕子翔等人遇到連蓮，正欲捉她回去，唐耕心等衆人聯袂而來，燕子翔祇好率人退走……辛南星找到女友，道觀中與燕子飛兄妹相遇，其母燕雨絲見子女前來，匆匆逃脫……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借口爲由滅白道　心願難償疾撤退

「好哇！你小子早就該成家哩！我還以爲是甚麼大事哩。你可眞有出息！是哪一家的閨女呀！」

「大叔，她……她是個婦人……」

「婦人？怎麼？你才三十出頭一點，就遷就二手貨哩！」

「大叔，你別開玩笑，這件事並不可笑，而是個大痲煩！」

「怎麼？中了人家的『仙人跳』哩？」

「不是的，大叔，她可能是……可能是……」

「哎呀！我的天哪！你是男人還是女人？」

「大叔，如果這個女人是一個大人物的妻子呢……」

「大人物？」龍不忘臉色一肅，道：「你小子八成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哪，是甚麼名人的老婆？」

「大叔……」他放低聲音，道：「據龍三師弟說，那美婦可能是『人間天上』的幫主燕雨絲……」

龍不忘木然坐了一會，大步走近辛南星，他本以爲龍大叔要賞他兩個「鍋貼」(耳光)沒想到他的手放在他的前額上摸了一下道：「你沒有發燒呀！」

「大叔以爲我胡說八道？」

「不但是胡說八道，簡直是癡心狂想！」

那知這時院中有人道：「不然，這件事有可能是眞的。」

「堡主……」龍不忘站在門口哈腰，辛南星上前行禮。

三人進屋入座，龍不忘去弄茶點，龍潛道：「不必張羅了！坐下來談談這件事。」

龍不忘道：「辛南星，說吧！你這一傢伙，戳出名堂來了……」

龍潛臉色一變，龍不忘連連收起戲謔之態。

屋中靜了一會，龍潛道：「我知道你的爲人，南星，發生的事一字也不要瞞我，爲師爲你作主。」

辛南星說了一切，這種遇合的確很奇妙，而且是發生得合情合理，不能苛責辛南星。

當然，也包括在那小道觀中的一切，以及被師弟龍三暗暗援手脫身的事，祇是男女溫存的事，祇好讓他們推理一番。

龍潛忽然攤攤手，道：「八成是燕雨絲！」

龍不忘道：「堡主，燕雨絲大約四十了吧？而且有兒女，這怎麼會？」

龍潛道：「不正常的事一旦發生了，繼續發生的事也一定不會正常，可靠消息，石綿綿被『人間天上』的人追緝，燕雨絲和她的丈夫鬧翻，而石綿綿在一月間武功增加了數倍……」

龍不忘吶吶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龍潛道：「石綿綿居然會勾搭上那主兒？眞是人小鬼大，膽大妄爲！」

屋中祇有龍潛語音的迴響。辛南星不敢出聲，龍不忘瞇着眼盯住辛南星，是在羨慕他，抑是佩服他？居然能一躍而爲那個一幫之主的女人的「身」上人？

龍不忘一生未娶，心想：這小子眞行！

「恩師，弟子不肖，爲恩師丟人！」辛南星跪了下去。龍潛道：「也不能怪你！在那情況之下，差不多的人都會那麼做的。」

龍不忘道：「堡主，『人間天上』那主子會嚥下這口氣？」

「嚥不下也要嚥！」龍潛道：「難道他會到此興師問罪，說是我的徒弟和他老婆如何如何？」

龍不忘哈哈大笑道：「的確不會……」笑聲反被龍潛的目光切斷，那目光像一柄利剪。

「如果他已知道了此事，」龍潛道：「他雖不會公開來此找我算帳，却會暗中下手，不過在目前，雙方早已攤了牌，有沒有這件事，似乎都差不多，起來吧！」

辛南星這才站了起來，自他進入潛龍堡門下，一向本本份份，規規矩矩，今日這份難堪，眞是終生難忘。

「你暫時不要離堡，記住！你錯了第一步，但値得原諒，却不能再錯第二步！」

「是的，恩師……」這工夫龍潛已經負手踱出。

當龍潛聽了這件事未發怒時，辛南星以爲，師父也許會像龍大叔一樣，放聲大笑，敵人出了這種事，他應該娛心的吧？

龍潛沒有大笑，甚至壓根兒沒有一絲笑意，辛南星內心十分慚愧，也體會到師父的偉大，師父是一位君子。

過去他不諒解師父護犢，十分不敬，以後發現師父對於龍三失去一手之事，態度非常嚴正，他甚至還常常誇讚小唐和顏學古。

* * *

「鬥牛坪」上，月色淒迷，松濤陣陣之外，萬籟俱寂。

譚起鳳負手站在絕壑邊緣，足足站了一個更次，此刻在絕壁棧道上有一人飛掠而來。

譚起鳳立刻精神爲之一振，來人顯然是石綿綿。

石綿綿眞的要和他長久繼續下去嗎？這問題也祇有她自己可以回答。

每月的十五月圓之夜，她必然回來，所以他期盼月亮幾乎比期盼一統武林還要殷切。

自燕雨絲和他翻臉之後，守衛這「鬥牛坪」的主腦人物改爲「兩節斷魂」霍金了。

此人上次率衆到武當去屠山，數十招內挫敗掌門人長春子及數名護法。功力不在歸鄉之下。

霍金雖然也稱是譚的忠僕，那是客氣，朋友的情份居多，有他看守「鬥牛坪」，比歸鄉還可靠，原因是歸鄉對夫人也十分敬重。

歸鄉對這件事，比較同情夫人。

此刻，石綿綿又在他的懷抱之中了。這個小女人不單純，她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佔了多大地位，就盡量施展媚術。

在男人和女人的這個戰場來說，勝方往往是女人。石綿綿自武功大成之後，到武林中兜了一匝，的確已爲有數女高手之一了，但是，要拔尖還是不夠。

她要的是第一，第二也不成。

「起鳳……」在纏綿的緊要關頭，她顫聲道：「我要爲你生個孩子……不論男女，祇要是你的……」

這句話產生了重大的作用，由不太信任而變爲全信。

本來，他一直以爲她之所以肯和他這中年人，甚至如此熱絡，不過是爲了他的武功。

現在似乎他已不可否定這種看法了。至少，他的武功和人品可以補年齡太大之缺點。

「綿綿，我要把我最最拿手的絕技傳給妳……」

「好好！可是你還沒有回答我，你要不要我爲你生個孩子嘛！」

孩子，他已有三個了，他並不希望要孩子，祇不過他希望聽這句話。這種話比千百句「我愛你」都眞切。

「要要！不論男女，祇要妳生的就成。」事後，他又傳了她幾手。

「起鳳，你說這是你最最厲害的絕活？」

「正是。而且是近來創研的，連燕雨絲都不會。」

「起鳳，你對我眞好。」

「綿綿，由於妳對我好，我還要告訴你另一秘密！」

「甚麼秘密，比你爲我種下一粒種子還重要？」

「綿綿，妳聽我說，這秘密太重要。」

「重要到甚麼程度？」

「知此秘密，即可統御天下！」

「這果然重要。可是我一個女人，統御天下幹甚麼？祇要你能統御天下就成了。」

譚起鳳已完全信任了她，他發現她沒有野心，她的最大野心也不過是爲他生個孩子而已。

「我要告訴妳一個秘密，還要送妳一樣妙藥仙丹！」

「起鳳，你會煉丹？」

「對，我會煉丹……」事後又送她少許仙丹。他告訴她服用少許就能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天亮前，石綿綿又自棧道上離去。譚起鳳打坐調息，每一夜的纏綿，他都必須調息五七個時辰才能恢復。

他很愉快，尤其是這一次，以他的年齡，能得到一位紅粉知己，夫復何求？

剛用過送來的午膳不久，燕雁來到「鬥牛坪」。

「丫頭，妳怎麼到這兒來了？」

「怎麼？這兒我不能來？」

「丫頭，說話不可以那麼衝！」

燕雁道：「爹，我本來是恨你的。」

「恨我？丫頭，妳的膽子不小。」

「爹，石綿綿是為何成為一流女高手的？」

譚起鳳一窒，燕雁道：「算了！爹也不必為難，作女兒的也不便揭你的瘡疤！爹喜歡她，而她又願意……」

譚起鳳道：「丫頭，妳來到就是要說這幾句話的？」

「不是，我現在又不太恨你了……」

「為甚麼要恨我？」

「試問爹的武功傳了我們兄妹多少？傳了石綿綿多少？」燕雁道：「爹眞以為她喜歡你？」

「妳的看法呢？」

「她喜歡的仍是唐耕心！」

「那個唐耕心？」

「就是『咆哮劍客』唐雲樓和嚴如霜的兒子。」

譚起鳳道：「據爹所知，唐耕心和連蓮已經成了親。」

「石綿綿可不管他和甚麼人成親！」燕雁道：「爹，至少，我相信石綿綿是為了你的武功！」

譚起鳳笑笑，他不能和女兒談這種事，他以為女兒幼稚，不懂男女間的事。一心一意要為男人生個孩子的女人會靠不住？眞是笑話。

「丫頭，妳如果要來學武功，爹就教妳幾手。」

「當然，爹肯教，女兒怎會不學，學了之後，女兒要告訴爹一件大秘密。」

「甚麼大秘密，妳丫頭不會有正經事的。」

「爹，這一次你以為女兒不正經，那就大錯特錯了。」

譚起鳳傳了她幾手近來研成的，道：「請吧！」

「怎麼？爹不想聽這大秘密？」

「妳會有甚麼正里八經的事？」

「喏！」燕雁手中捏着一支金步搖，道：「請爹鑑定一下，這是誰的頭飾？」

譚起鳳臉色一肅，看了一會才接過細看，道：「這是妳娘的。」

「爹確定了？」

「當然，這是爹在金陵為她訂製的，款色都是我設計的。這金步搖怎麼會在妳手中？」

「爹，我眞不忍說出來，可是攷慮再三，我以為這是恥辱，不能不說。」

「甚麼恥辱？」譚起鳳臉色微變。

「我以為這恥辱比爹和石綿綿的事嚴重得多！」

「到底是甚麼事？」

燕雁就把小道觀中的事說了一遍。譚起鳳道：「你們都不認識那個人？」

「不認識，但必是幾個大門派中的人，有點像潛龍堡的『龍爪十三式』功夫，人品嘛！普普通通，不醜也不俊。」

譚起鳳負手踱着，狀似平靜，內心却是翻騰不已。

誰的膽子長了毛？敢動他的老婆？他自己的出軌帶給別人多大的衝擊？他似乎很能原諒自己的過錯。

「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宋儒戴東原的名言，道學先生奉之為金科玉律。

譚起鳳略一思索，就猜出那個情敵的身份了。

「潛龍堡」，三十多歲，武功甚高，不醜不俊的男人，八成是「神行太保」辛南星。

如果要勉强論輩份，辛南星似乎晚了一輩，當然，這種輩份，無戚族可尋，只因為上一代齊名而已。

「丫頭，妳們兄妹相信對方不知妳娘的身份？」

「可能，也可能我娘也不知對方的身份。」

「妳娘知道他是誰，他是不知道妳娘是誰，尚待查証，據我所知，辛南星是潛龍堡下一代中較為正派而穩沉的人，他雖非被動，至少不會主動勾引……」

「爹是說我娘主動找他的？」

譚起鳳背轉身子，道：「人在情緒激動之下，甚麼事都可以做出來，她只是要報復我，未必眞正動了心！」

「爹，你要如何對待我娘？」

「一切都還談不上，還不能証明這件事千眞萬確對不？」

「是的，爹，不過有許多巧合湊在一起，就使人不能不這麼猜疑了！第一是這金步搖，爹已証明是娘的。其次，那人說他的妻子是天仙下凡，三十出頭一點，雖然他不肯說出姓名，已可猜出大半，這都

符合我娘的條件。」燕雁偏頭想了一會，又道：「似乎是我娘聽到我們兄妹二人在前殿或後院中講話時才溜走的，可能辛南星當時未注意我娘自後窗走了，所以我們兄妹進入屋中，才可能發現枕邊金步搖，如果辛南星有備，一定會把它收藏起來的。」

「對，就是這樣。」

「爹會追殺我娘嗎？」

譚起鳳搖搖頭，道：「不會。」

「爹會殺辛南星對不？」

「也不一定。」

「爹有那麼大的度量？」

譚起鳳道：「當然，首先爹要找到辛南星，瞭解一下他的心態和事情發生的經過。」

「所謂『心態』是甚麼意思？」

「也就是他是喜歡妳娘還是玩玩……」

「如果是眞正的愛慕呢？」

「……」譚起鳳沒有出聲。

＊　＊　＊

丐幫自司徒勤這次有傷回來，戒備森嚴。夏乾也時時不離左右，幾位長老日夜監督部下，小心防守。

今夜，風大雨小，長老何士魁輪班值夜，三更稍過，進入司徒勤屋中。

此刻司徒勤已睡着，夏乾連夜看守，十分疲倦，也伏在床邊桌上睡了。何士魁低呼了兩聲：「幫主……幫主……」都沒有反應。何士魁目光中有火燒似的厲芒在閃爍。他緩步來到床前，噙着一絲詭笑，突然伸出利爪。

何士魁學的是鷹爪功，不在首席長老崔昆之下，那知就在這時，司徒勤睜開眼，道：「士魁你……」

一爪抓下，司徒勤傷勢稍好，却根本未愈，自非敵手，但不能不全力自救。這一爪閃過心窩要害，抓中了「乳根穴」附近。

何士魁用了八成以上的內力，即使未中穴道，傷得也十分嚴重。司徒勤口鼻中立刻噴出鮮血。

這工夫夏乾醒來，矇矓間發現此一可怖的情景，他也中了一爪。他知道這是怎麼回事，這必是內奸。他們怕的也正是這一種情況。

夏乾掏出一個竹哨猛吹，這是告警的暗號，何士魁再向司徒勤攻出一爪，却因夏乾在後冒死進攻，他不敢大意，立刻穿窗而出。

不久就來了人，包括長老崔昆在內，道：「是誰？怎麼回事？」

夏乾道：「何士魁是內奸施襲……」立刻倒下昏迷。

何士魁被「人間天上」所收買，不過是三百兩黃金而已。眞正的節操無價，某些人的節操却是有價的。

在此同時，華山上却是既無風也無雨，內院無燈，但幫主的院內屋中却有人在低語。

張克誠是掌門人的表弟，掌門人呂介人和各大門派集會研商對付「人間天上」之法還未回來，呂的續弦巧雲，就和張同床而眠。

張克誠工於心計，他收買了不少的部下，內外總管都聽他的，因為他出手大方。

此刻二人正在纏綿之際，突然發現床前站着一個人。

屋內無燈，也隱隱可見這人頗似呂介人。呂早已風聞二人的奸情，只是沒有認眞，這次他出遠門，已有了計劃，他早在三天前就回來了，却在附近藏着。

今夜終於親眼看到這二人在一張床上，立刻自窗中進屋。

當張克誠經巧雲告訴他床前有人時，往下一翻，床頭的一柄名劍已操在手中，但呂介人是主動，一劍刺到，十分凌厲，仇恨的力量，往往遠超過內力。

張克誠的身手比呂還略高些，却無法閃過這一劍，左肩被刺中，另一劍，已貫入巧雲的胸中。

但在這一面倒的情況下，黑暗的屋中突然又多了一個人。

呂介人一怔，這人赤手空拳就貼上來，呂介人一劍刺到，這人閃過，繼續往上貼，呂介人大驚，道：「你是甚麼人？」

「救人的人……」

「尊駕要救誰？」

「張克誠或你……」雙掌翻飛，全是攻擊，沒有防守，張克誠全力施為，只拖延了十多招，劍被擊落。

這人的話是甚麼意思？如果此人視張克誠為友，就是他的敵人，若說此人是他的友人，自不容於張克誠的。

就在這時，張克誠道：「朋友，你來得正是時候！」

這人道：「一點不錯，正是時候……」

一滑而至，一指戳向張克誠的「結喉穴」，張克誠扭頭閃避，仍被戳中。立刻死亡。

呂介人驚得一呆，居然有此俐落犀利的武功。

這人道：「呂大俠，為你除去此獠，只想交你這個朋友。」

呂介人抱拳道：「小可至感盛情，不知閣下的大名如何稱呼？是哪一派的人？」

這人道：「在下姓霍名金……」

呂介人心頭一凜，原來是這個人，到崆峒及武當去屠山的頭兒，正是此人。欠此人的情等於被鬼附體。

「原來是霍大俠，家門不幸，出此淫婦，讓你笑話了！」

霍金道：「為人處世，誰也不

敢說自己永遠處於父慈子孝，母德妻賢之中！」

此人滿口仁義，行爲却大爲走樣，聽他和張克誠對白，分明早有勾結，應該是張克誠早和「人間天上」互通聲氣，但緊要關頭，此人又助他殺了張克誠向他施恩討好。

這種首鼠兩端的人如何能交？呂介人也知道，自己在此人手中，只怕擋不過三十招，明哲保身，不必充好漢。

他提起張克誠的屍體，來到莊外，霍金也跟了出來，道：「呂大俠，把此人的屍體交給在下順便帶到數十里外丟了吧！就不會和貴派扯上關係了！」

呂介人道：「多謝霍大俠，在下可以處理的。」

霍金抱拳道：「呂大俠，在下這就告辭了！希望由在下援手開始，今後貴派和本幫常來常往……」

呂介人抱拳道：「霍大俠，後會有期！」

霍金走後，呂介人在山溝中埋了張克誠。回去把巧雲也裝了棺，然後，他對後窗外道：「兩位進來吧！」

後窗外沒有聲音，呂介人道：「內外總管，我知道二位在窗外，請進來，呂某有大事交代。」

果然，內總管陳瑛和外總管姚建中走了進來，陳瑛躬身道：「莊主，我們二人對張克誠的惡行，實在是敢怒而不敢言。」

姚建中道：「是的，惡奴欺主，天理不容，只不過我們實在不敢招惹他，不免愧對莊主……」

「嗨！這也是我用人不當，平常太馬虎所致。」呂介人道：「至於巧雲這女人，近來才知道她不安於室，你們大概也在暗中看清了！殺她的是張克誠，大概想滅口，至於張克誠之死，却又是『人間天上』的人幹的。」

「嗄……嗄……是的。莊主，這二人可以說死有餘辜，莊主，夫人的後事如何料理？請吩咐！」

呂介人道：「我懶得看這賤女人，你們二人把她的頭飾爲她插到髮上，然後蓋上棺蓋落了釘，連夜埋掉算了！」他指指桌上的金簪、耳墜，和戒指、手鐲等等。

「是，莊主……」二人互視一眼，各自桌上拿了兩三件金飾，來到棺邊，探身爲巧雲弄飾物，在此同時，「吭」地一聲，內總管陳瑛後腰上中了一腳。

這一腳當然用了力，陳瑛只呼了一聲，腰像斷裂一樣。

姚建中猛一回頭，見呂介人一掌劈來，急切中一閃，未正中，仍然挨了一下，踉蹌退了三四步，正要撤出匕首，由於他在後窗處，此刻窗外突然刺進一劍，劍尖自姚建中的胸腹之間探出兩寸多長，呂介人此刻已殺了陳瑛。

原來此人是呂介人的門徒楚勝，久已知此奸情，但不敢報告師父。

如今師徒相對默然。良久，呂介人才道：「楚勝，你早知這一對狗男女之事？」

「是的師父，弟子早想報告師父，又怕師父受不了這打擊，而且也早知陳瑛和姚建中二人被張克誠收買了，徒兒所能作的也只是暗中保護師父。」

呂介人喟然道：「楚勝，你保護不了師父，但你這份心意是可嘉的。處理了這些人之後，咱們師徒要收拾細軟，暫時離開山莊。」

「到那裡去？師父？」

「到潛龍堡去避一避。『人間天上』不會放過我們，犯不着和他們硬碰。這不是怕事，是爲武林保留一份力量。」

「是的，師父。」

「呂介人……」二人背後門外，突然傳來到極不客氣的口音，道：「給你路你都不走！眞是自尋死路！」

呂、楚二人凜然回頭，是霍金去而復返，站在門外。

呂介人知不可免，冷冷地道：「呂某好歹也是一派之主，豈能任人擺佈？」

「這麼說，你是陽奉陰違了？」

「呂某可曾答應照你的意思去作了嗎？」

「很好！是你挑明了不與本幫合作，這可不能怪我了！」

「在下誰也不怪，只怪自己學藝不精！」

「我看你們師徒自絕了吧！」

「我們師徒可以戰死，絕不自絕……」首先撤出長劍，楚勝却是長刀。師徒二人同心協力，絕招盡出，十招內就招架乏力了。

霍金道：「呂介人，現在改變主意還不算晚。」

呂介人不出聲，他不能不難過，對手不用兵刃，師徒二人刀劍在手，看來不大可能拖過四十招，至少二人之一會倒下。

呂介人道：「呂某不學無術，死不足惜，希望不要累及無辜，讓楚勝走吧！」

「師父，此刻你老人家叫徒兒去逃命，欲置徒兒於何地，徒兒決定與恩師共存亡。」

「嗨！楚勝你還年輕，不必跟師父一道走。」

霍金冷笑道：「呂介人，你眞是個老天眞，他走得了嗎？」

呂介人道：「霍金，以你的身份殺死這等年輕後輩，你不以爲有失身份嗎？」

霍金道：「呂介人你少來這份片兒湯，霍某在你們這些自詡爲白道俠士的心目中，還有身份可言嗎？」一掌就把楚勝的刀砸飛。

楚勝徒手狠攻，未出兩招半，又中了一腳。

呂介人全力掩護，怎奈華山派的技藝是幾個大門派中最弱的一派，呂介人也開始失招，他實在並不怕死，祇是不甘心而已。

霍金陰笑道：「幾個大門派之中，先垮的是丐幫和華山派，崆峒也差不多了，至於少林和武當，相信他們也拖不久。這局面一目瞭然，你們居然看不清。」一掌劈中楚勝，竟被劈出七八步外，倒地不起。

呂介人又苦撐了八九招，連續中了兩掌一腿，倚在門上，口鼻中淌下大量鮮血。霍金一步步地走近，道：「霍某送你與巧雲淫婦一起上路。」

那知這時「卜」地一聲，巨燭一搖而熄。

今夜星月無光，室內立刻漆黑一片，而且有人道：「未必吧！」語音冷峭，字字鏗鏘有力。

「甚麼人？」霍金識貨，因爲這人話中有金鐵聲，而且已進屋中，他居然事先未有覺察。

「你還不配知道本人的身份。」

「少賣狂，霍某不配，這世上配的人就不多了。」

「你的主人還差不多。」來人道：「你這奴才太囂張，自卸一臂，滾出華山，如要本人代勞，你狗命難保。」

「老子不信！」霍金俗稱「兩節斷魂」，是因爲他用赤銅兩截棍，威力驚人，此刻已撤棍在手。

當今武林之中，能使他自動撤兵刃的少之又少，帶着銳嘯金聲砸了過去。

呂介人避在屋子一角，這是一個敞廳，甚爲開闊，兩人打鬥可以施展。他隱隱看出，來人身法詭異，霍金等於在打空氣。

似乎棍影佈滿了敞廳，來人應該無處掩護才對，但二十招內，霍金沒有看清來人是如何趨避的。

二十五六招，第一截銅棍被人家揪住。二人一掙，中間的鋼鍊拉斷，兩截棍眞的變成了兩截。

「自斷右臂，可以保命！」

「你作夢！」霍金再上，祇一招半就被抓住了這殘棍的尖端。霍金正要全力往上一送，利用敵人之力傷敵。那知銅棍奇熱，尖嘶中鬆手時，掌心冒起一股淡淡的青烟。

這是甚麼武功？這人還拿着這一截銅棍，道：「本人再重複一遍：自斷一臂，可以保命。」

霍金夠狠也夠絕，也可以說一發如雷，一敗如灰，右手往左肘上一抓一扭，「喀察」一聲，左肘已折，道：「尊駕可以告大名嗎？」

「還是那句話，你不配！回去稟告你主人，他會猜出我是誰的。」

霍金掉頭出屋而去。呂介人深深一揖，道：「如果呂某未猜錯，尊駕可能是唐雲樓唐大俠。」

那知室內已空空蕩蕩，沒有回應，人家已經走了。

*　*　*

石綿綿在飯館中剛吃過飯，正要離去，忽見小二持一紙條上樓，道：「姑娘，一個小孩子交給小的這紙條，他說交給姑娘就成了。」

「見字到鎮西柳林中一見，有急事相告。金羅漢。」

石綿綿對金羅漢和她的父親一點好印象也沒有，她眞不想去。但看在「有急事相告」份上，祇好勉爲其難去一趟了。

時近黃昏，鎮外柳林景色甚美，祇是林中三個人的面孔並不好看，他們正是燕子翔、燕子飛和燕雁。

他們兄妹三人已知母親不貞了，在父母都已不貞的情況下，似乎對母親不貞再難以理解，也就是更難以原諒。

這種心態，大概是受了宋儒戴東原「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影响了吧。

石綿綿面對這兄妹三人，也沒有甚麼話好說。

燕子翔道：「石綿綿，眞的有那回事嗎？」

石綿綿道：「我如果說沒有，你們可能不信，你們要瞭解眞相，何不回去問令尊？」

燕子飛道：「好一個刁滑的女人，咱們上！」

石綿綿哂然道：「奉勸三位，以不上爲妙。」

燕子飛道：「怎麼？妳威脅我們？」

石綿綿道：「不是威脅，而是奉勸，我目前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抓破了臉大家都不好。」

燕子翔道：「妳似乎吃定了我們。」

石綿綿道：「當今之世，沒有幾個人敢對令兄妹三人說這句話。」

「妳說了這句話，正顯示妳的不平凡。」

石綿綿回頭要走，衣袂聲破空而至，三人把她包圍起來。石綿綿嘆口氣道：「你們太不聰明了。」

燕雁道：「怎麼樣才算聰明？」

「凡事留點餘地。」

燕子翔厲聲道：「妳爲別人留了餘地還是爲自己留了餘地？」

石綿綿道：「我現在正在爲自己以及爲別人留餘地，祇怕別人不

領這份情。」

燕子翔冷峻地道：「妳把我們一家人整得四分五裂，妳難道不知道？」

石綿綿不出聲，三兄妹已出了手。兄弟二人用劍，燕雁用刀。這兄妹三人雖然單挑任何一個都非敵手，三人聯手，非同小可。

近來譚起鳳又傳了些絕學給燕雁，都是新研的，所以石綿綿也撤出了劍刀，也就是很像劍的刀。

兄妹三人一條心，想把這個小女人剮了，但是全力施爲之下，他們發現並不容易，甚至於三人在百招內是否能保持不敗，也在未定之數。

他們當然是越打越火，越火就越不濟事了。

因爲石綿綿以前的底子，他們兄妹都很清楚，如今三人打不了她，自然是父親偏心。可是武功高低，一點也勉强不得，三人在七八十招上還落了下風。

這也是因爲，最近石綿綿去鬥牛坪，又學了些更新更絕的，這些新的，才是他們兄妹三人招架不住的原因。

就在這時，附近傳來一聲狼嗥。怪的是，這狼嗥一起，尾聲未落，三兄妹已經收招向後疾退三丈。

甚至於他們都仆在地上，幾乎同時，狼嗥的方向飛來一個比石榴略小的物體。石綿綿反應夠快，要全身而退却已不及。

就在石綿綿迴避不及，祇好就地倒下一滾，尚未滾出時，人影一閃，有人居然接住了那東西，却向狼嗥那邊擲去。

「轟」地一聲，烟硝土石激濺，一個人狼狽地滾出爆炸點以外兩丈餘，眞正是灰頭土臉，「你是何人？能接住本人的『雷公石榴』？」

來人身材修長，五十左右，長眉朗目，俊逸中眼神懾人，道：「事已發生，你們三兄妹的心情自是値得同情，但你們不責老的，爲何苛責小的？」

燕子翔道：「你是何人，敢管本幫中的事？」

中年人道：「就憑你問話的態度，本人就不屑回答。」

燕雁道：「這位伯伯，以前我以爲，這世界上除了我……再也沒有更俊逸英雄的男子了，今日見了伯伯，這想法祇怕要稍稍修正一下了。」

她本要說出「除了我爹」，又臨時打住。當然，這是瞞不了這位高人的。甚至她即使不揭穿，這位紳士也知道她爹是誰？

中年紳士道：「姑娘的身手，似乎是令兄妹三人中稍高一籌的，看來令尊必然有點偏心。」

燕雁道：「伯伯不肯告知你的大名嗎？」

燕子飛忽然深施一禮道：「晚輩可以猜出來，前輩必是傳說中的絕世高人『咆哮劍客』唐大俠！」

燕子飛對小唐有一份特殊情感，印象深刻，他注意之下，看出唐耕心很像此人，所以對這位紳士十分敬重。

事實上燕雁也是如此，祇是她沒有揭穿而已。

中年紳士道：「正是在下。」

原來學狼嗥的正是「火神」魯純。他一直和燕雁在一起，他們事先商量好了，引來石綿綿，三人明上，如不成，就以一聲狼嗥爲暗號，三人疾退，他就以「雷公石榴」招呼。

這玩藝的爆炸力十分强大，如果趨避稍慢，輕者遍體鱗傷，重者喪命或嚴重殘廢。

乍看是夠狠，如果設身處地爲他們三人想想，却又無可厚非，唐雲樓道：「石綿綿，妳走吧，至少妳該知道，今後妳如何自處。」

石綿綿並不知道自己該如何自處？却道：「晚輩知道！」行禮後便走。

燕子翔道：「前輩放走石綿綿，不是表示和我們『人間天上』對上了？」

「哪一派沒有和你們『人間天上』對上？你們『人間天上』沒有和哪一派對上？你說！」

燕子翔道：「上次我娘召見各大門派主兒，龍、蕭、嚴以及喇嘛等人，你爲甚麼不去？」

「不是不去，而是有事不克分身，你至少應該相信，天下沒有第一高手。你母親不是，你父親也不會是。」

「你爲甚麼不去印証一下這件事？」

「這一天爲時已不遠，但那不是印証甚麼，而是『人間天上』該如何面對他們所作所爲而帶給武林中的災禍。」

唐雲樓已飛掠而起，其實那不是掠，簡直是飛，一閃就消失於林中。

燕子翔道：「你們兩個爲甚麼要對一個偏袒我們仇人之人如此尊敬？」

燕子飛道：「因爲他是唐大哥的父親。」

燕雁回答的就更乾脆了，道：「我喜歡！」

燕子翔看看魯純，道：「你呢？」

「我？」魯純當然不敢和燕雁唱反調，道：「我算老幾？那敢有意見。」

燕子翔跺跺脚，掉頭就走，道：「你們眞沒出息。」

＊　＊　＊

嚴如霜和馬大風住在這家客棧中，她們要回山。

這次各大門派開會，嚴如霜把她所知的秘密告訴了各大門派的掌門人，當然，龍、潛、蕭笠等人也對她說了些「人間天上」的秘密。

此刻主僕二人剛在外面用過晚膳，在這跨院的水池邊飲茶聊天，馬大風道：「那消息會是眞的？石綿綿那小浪女會和那主兒有一腿？」

嚴如霜道：「十之八九，反之，石綿綿爲何能在一兩個月之內武功驟增，金、石二人居然接不下她三十招。」

「那不是和燕雨絲的功力差不多了？」

嚴如霜點點頭道：「應該是差不多的。」

「燕雨絲怎能忍下這口氣？」

「正因爲忍不下，所以她才會走錯一步路。」嚴如霜嘆口氣道：「晚節不保，眞是令人扼腕。」

馬大風還不知道那件事，燕、辛二人的事是龍潛告訴嚴如霜的。馬大風道：「主人，燕雨絲怎麼哩？」

嚴如霜道：「不知道就暫時彆一段時間吧！」

馬大風正要膩着主人告訴她這件秘密，院中突然落下二人，前面的婦人正是燕雨絲，後面的是歸鄉。

歸鄉很醜，所以極少到江湖中去。但他對夫人很忠心，這件事發生後，霍金站在譚起鳳一邊，歸鄉同情夫人。

當然，歸、霍二人雖然各自同情男女主人，却並不排斥另一位主人，比喻說，歸鄉同情夫人，却並不表示要背叛男主人，霍金亦同。

嚴如霜起身接待，道：「稀客！大風，看座！」

馬大風道：「一說曹操，曹操就到，這可眞巧啊！」

「大風不可無禮！」

馬大風立刻去張羅座位，燕雨絲道：「不必假惺惺了，今夜，咱們要好好算算這筆帳！」

「甚麼帳？」嚴如霜道：「至少，我並不欠妳的。」

「妳的漢子唐雲樓欠我的。」

「他？」嚴如霜微愕，道：「他更不可能。」

燕雨絲道：「我的子女行將生擒石綿綿，是唐雲樓插手，放走了那浪蹄子，我找不到姓唐的，找妳也成。」

馬大風扯着破鑼嗓子道：「怎麼？傳說中，妳的漢子和石綿綿有一腿，這件事是眞的呀！」

嚴如霜沉聲道：「大風，說話文雅點！」

馬大風是粗線條作風，但並非胸無點墨，粗聲道：「老是說話文雅，行爲不文雅有個鳥用。」非但不文雅，連粗話也出口了。

嚴如霜知道她的爲人，道：「果眞是我的外子雲樓放走了石綿綿的，我也可以負責。」

歸鄉道：「那就好，亮傢伙吧！」

「不必！」嚴如霜道：「燕女士，妳就是爲此事而來的？」

「不錯，嚴如霜，上次沒有結局，這次我們應該拚出個結局來。」

嚴如霜道：「我看沒有必要。」

「嚴如霜，妳如果交不出唐雲樓來，妳非接着不可。」

歸鄉道：「屬下進屋看看，唐雲樓有沒有窩在這兒。」

馬大風道：「醜老小子，老娘不好看，你比老娘也好不到那裡去，你給我站着。」

歸鄉那兩手不在燕雨絲之下，那會把馬大風看在眼裡，撩出一掌，誠心想給她點顏色看看，那知嚴如霜鑑於武林中風雲緊急，她也是最惹人注目的人，可以說被「人間天上」列爲第一號敵人，豈能不心生警惕。

於是她把「乾坤指」傳了馬大風，當然也傳了唐耕心。馬大風外型粗俗，却有內秀，頗能吸收其精髓。

歸鄉以爲，至少可以把她震退兩三步甚至更多些。那知馬大風祇退了半步。

歸鄉不由一愕，自然不服，再次出手，二人打在一起。此刻燕雨絲也出了手。

馬大風雖已學了「乾坤指」，却是初學乍練，火候談不上，比之歸鄉，還是差些。所以五六十招之後，馬大風就左支右絀了。

這當然在嚴如霜的意料之中，因而她緩緩移向馬大風，希望助她一臂。

燕雨絲自然知道她的用心，就死纏住她，使她無法援助馬大風。祇不過她雖全力死纏，似乎仍無法擋住嚴如霜。

馬大風在七十招左右挨了一掌，好在她皮厚肉粗，能挨兩下。祇不過歸鄉的掌力渾厚，挨了一下眞不是滋味。

就在這時院中又飄落一人，竟是「火谷老人」崔永泰。這老小子一到就出手，和燕雨絲雙雙攻擊嚴如霜。

這局面十分清楚，表面上是爲唐雲樓放走石綿綿的事找場，骨子裏却是想先除去白道的領袖人物。

如能除去這位白道的偶像，造成的聲勢就不同了。

嚴如霜上次藏了拙，和燕雨絲

打了個平手。但今夜她一人獨接燕、崔二人合擊，却再也不能藏拙了。

在不能藏拙的情況之下，絕學盡出，燕、崔二人居然未佔到便宜，燕雨絲心頭駭然，這些年來她一直不服嚴如霜，不僅是武功，在姿色上也不服。

自石綿綿事件之後，她才漸漸地體會到，自己老了，而且年輕時，自己也不如人，祇是弄清這一點爲時太晚了而已。

現在看起來，樣樣都不如人，心情之惡劣，無以復加。

馬大風越來越不濟，對付歸鄉，她當然還不夠，連連挨打之下，堪堪不支。此刻嚴如霜要去支援她，就力不從心了。

「火谷老人」崔永泰的身手幾乎不遜燕雨絲，等於是在兩個燕雨絲的合擊之下，雖無敗象，已無餘力助人。

「蓬」然大震之下，馬大風被重擊倒地。歸鄉一脚踏在馬大風的肚皮上道：「妳想怎麼死？」

馬大風罵道：「X你娘！我怎麼死都成……」

歸鄉脚上稍一加動，馬大風臉孔泛紫，眼珠子都突了出來，道：「歸老賊……我X你娘……」

就在這時，歸鄉突聞身後有衣袂破空聲，似乎自院牆外剛剛瀉進一人。他收脚迴身，不由微怔，竟是「一瓢山莊」莊主顏君山。

「顏君山，你何必淌這渾水？」

「歸鄉，你不以爲『人間天上』的想法過於天眞，也過於殘忍了？」

「我倒不覺得！」

「那你就自衞吧！」

「顏君山，你比武當、崆峒及丐幫等派主事人又高明多少？」

「夏蟲不可語冰！對你說也是多餘……」顏君山出了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此人終年在外流浪，消極頹廢，武功荒廢，身手有限。至少和龍潛、蕭笠、班達喇嘛及嚴如霜等人差得多。

甚至有人以爲，他不如朴覺曉，也就是江豪。

歸鄉接了十二三招之後，大爲意外。他幾乎以爲顏君山非但不遜龍、蕭等人，甚至還可能稍高些。

最重要的是，顏君山似乎知道「人間天上」武學上的秘密，總能在緊要關頭上避重就輕。

馬大風道：「歸鄉老賊，滋味如何？」馬大風帶傷上了，又道：「我看你八成要歸鄉了！」

那邊嚴如霜力戰燕、崔二人，還是未分勝負，儘管招術上勝負未分，在信心上却已見了高下。燕雨絲打得心灰意冷。

以前她自己也不知自己有多高？因爲少有敵手，現在才知道自己有多低了，和崔永泰聯手，百招未見起色。

歸鄉目前至少不能不承認，他自己不比顏君山高明。顏君山穩沉的招式中，蘊藏着殺機，可是他仍然不願相信這個事實。

正如燕、崔二人差不多，儘管已領教了嚴如霜的厲害，却又昧於事實，全力反撲。

此刻燕雨絲一掌攻向嚴如霜的左後腰，崔永泰凌空下擊，眞正是泰山壓頂。這種密切配合，他們不信嚴如霜能接下來。

嚴如霜的確心頭微凜，但她的反應是一流的，不接燕雨絲這一招，身子上昇四五尺，凌空施展大擒拿手。

表面看來，這是大擒拿手，事實上是「乾坤指」。

寓「乾坤指」於大擒拿手之中，很少能有人識破，崔永泰又何能例外，當他以大擒拿手來破解時，「奪」地一聲，「肩井穴」附近中了一指。

他這才知道，「人間天上」高估了自己多少？又低估了別人多少？身子落地，吐了一口血，道：「夫人，撤吧……」他自己却已經越牆而出。

此刻嚴如霜突然收手，道：「燕女士，妳請便！」

看看人家氣定神閑的樣子，燕雨絲眞是無地自容。

那邊的歸鄉目前獨戰顏君山一人，因馬大風傷得頗重，在一邊觀戰。顏君山收手一嚷道：「歸鄉，希望你能冷靜思考，是否仍要蠻幹下去？」

歸鄉一言不發，他隱隱體會到，可能顏君山也未出全力，立刻和燕雨絲離去。

嚴如霜道：「顏大俠，若非你來相助，今夜祇怕十分凶險了！」

「嚴女俠客氣，燕、崔二人聯手，都不是妳的敵手，再多一個歸鄉，應能接得下來的！」

嚴如霜搖搖頭道：「顏大俠太誇大了！老實說，我接下燕、崔二人，已是盡力而爲了，絕對不能再加上一個歸鄉，大風，妳的傷不輕吧？」

「不碍事！小災難！」

顏君山道：「目前『人間天上』的家務事鬧得不可開交。」

嚴如霜道：「顏大俠也知道？」

顏君山道：「是雲樓兄和龍潛對我說的。」

馬大風道：「我來燒茶，顏大俠坐下來聊聊吧！」

顏君山道：「在下要回莊一趟，不能久留……」

（未完・廿四）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